

紫竹院历史文化经纬

董军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竹院历史文化经纬 / 董军梅著. -- 北京 :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25. 11. -- ISBN 978-7-5402-7359-0

I . K928.7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WD7072 号

紫竹院历史文化经纬

作 者: 董军梅

责任编辑: 战文婧

封面设计: 1 × 1studio

印 刷: 北京诚信嘉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琉璃厂西街 20 号

邮 编: 100052

电 话: 86-10-65240430 (总编室)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376 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2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7359-0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淀史地丛书》编辑部

主 编：马龙虎

副 主 编：赵习杰

执行主编：田 颖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坤	王静宜	宁葆新	刘江英	张莞笛
陈智慧	林 琳	钟 冷	徐支燕	曹沛函
董 震	戴金胜			

执行编辑：周 勇

一、画卷中的紫竹院



《明宣宗行乐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出警入辟图》中万历游船在长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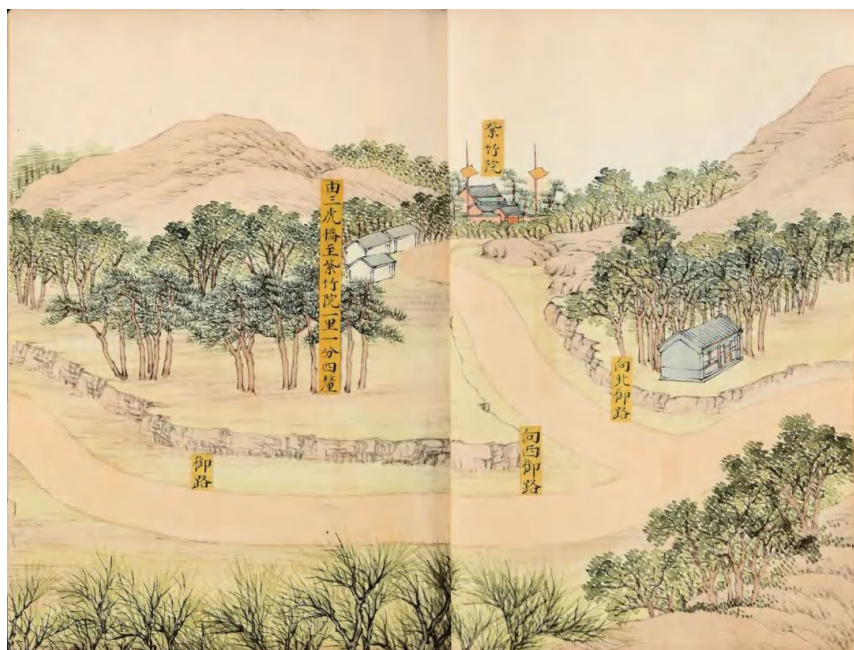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六年《胪欢荟景图》册之《香林千衲》(故宫博物院藏)



清常印《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全图》中的紫竹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西山名胜图》中的紫竹院（首都博物馆藏）



《香山路程图》中的紫竹院（颐和园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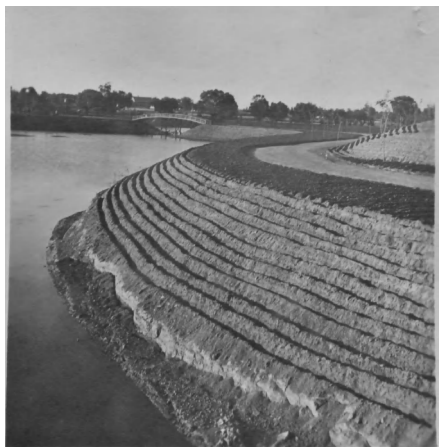


《西郊诸园图》中的紫竹院

二、紫竹院公园旧照



紫竹院公园建国前双林寺塔



20 世纪 50 年代挖湖后紫竹院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紫竹院公园



长河



紫竹院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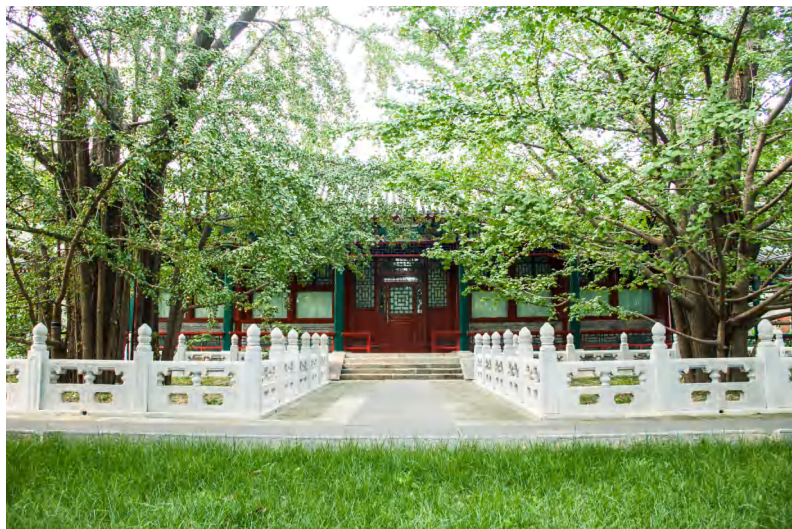
三、今日紫竹院



东门秋色



紫御湾



银杏树

四、书画选



齐白石作品



齐白石作品



李苦禪、刘继卣等合作作品



刘玉楼等画家合作《春满乾坤》(紫竹院档案室存)



许麟庐作品



溥杰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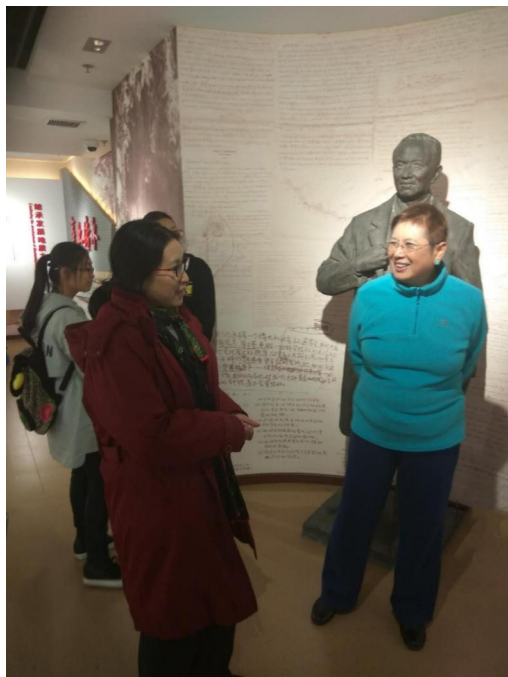


李远作品

五、工作合影



作者与张伯驹外孙楼开肇先生合影



作者与李四光外孙女邹宗平女士（右一）在李四光像前热情交流



作者与张宝章先生（右一）合影



海淀区政协文史研究员座谈合影



作者与文友参观中法文化展

《海淀史地丛书》总序

海淀区地处京城西北部，水山形胜，人杰地灵，自然和人文特色资源丰富。依出土文物考证，距今 5000 年左右，海淀一带就已有人类文明的踪迹。海淀一词，最早见于 800 年前的元代。辽、金、元、明、清五代，海淀成为畿辅之地。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代帝王在此兴建离宫别苑，自清代康熙年间陆续建成著名的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以及上百处王公贵宦的私家宅园。皇帝经常在这里居住、理政，海淀遂为紫禁城外又一全国政务中心。

自 1920 年起，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和其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在海淀地区开展革命活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源于海淀，清华园、燕园、西山等地有多处革命遗址。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香山工作约半年时间，海淀又成为继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之后新的革命圣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入驻海淀。海淀区域内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数百家科研机构和几十所高等院校云集于此，知识、智力、技术、人才密集，成为闻名中外的科技教育发达区。与此同时，在长达 40 多年的时间里，海淀始终是北京重要的副食品供应基地。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 1988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从 1999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到 2009 年 3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批复同意海淀园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四十年探索，四十年飞跃，海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已成为自主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地，令中国领先，世界瞩目。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海淀区紧紧围绕“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列，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这一目标定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海淀高质量发

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贡献硬核力量。

国运昌，史志兴。1996年至2004年，海淀区编修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海淀区志》。在此期间，《海淀区志》编委会组织收集整理了许多具有存史资政价值的海淀地情史料，陆续出版了26本《海淀史地丛书》。2020年7月，海淀区第二轮修志工作完成，《海淀史地丛书》又增加了24本新成员。这套丛书成为海淀区挖掘区域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亮点。为更好地抢救、挖掘、保存和利用海淀区丰厚的史志资源，繁荣海淀文化，提升海淀软实力，今后我们将继续整理出版该丛书，积极为第三轮修志积累素材。

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与发展的时代。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使人明智。我们期望并相信，《海淀史地丛书》能为您了解海淀、认识海淀、热爱海淀、建设海淀提供帮助。

《海淀史地丛书》编辑部

2025年10月

序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在喜迎紫竹院公园建园七十周年之际，《紫竹院历史文化经纬》的面世，是献给紫竹院公园建园七十周年庆典的一份文化厚礼。

紫竹院公园最初由紫竹禅院而得名。因竹而名，享有“华北竹园”的美称。历史上紫竹院有着“远山近水”“塔影桥堰”“荷塘鸟语”“夹岸高柳”的胜景，亦具“千年风景，百年竹韵，皇家禅院，人间福地”的美誉。侯仁之先生认为，紫竹院曾是高粱河的源头。紫竹院水系经千年的积淀，成为今日紫竹院公园千年风景的依托。

“十四五”规划提出“以国家文化公园为引领，大力推动三条文化带建设，高水平保护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设目标和建设要求。紫竹院公园位于大运河文化带上游，是其重要的一环，是京城水系游必经的重要景观之一——长河观柳区域。2021年“水利遗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学术论坛上，北京市文物局、市水务局发布的《北京市第一批水利遗产名录》中有紫竹院西侧的广源闸，它联系着从昆明湖到北海的京城水系。广源闸、苏州街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桥梁闸街，广源闸、白石桥、三虎桥这三个地标性建筑，基本确定了紫竹院的大致范围。本书主要介绍紫竹院公园的历史沿革、人文逸事、自然景观和公园文化建设，并延展至紫竹院这一地理区域的历史概貌，是目前比较全面反映紫竹院地区历史概貌的一本书。研究这些历史地理、人文文化及其历史变迁，拓展了公园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抚今追昔，追忆历史，是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紫竹院。经几代劳动者的努力与付出，今日紫竹院公园，翠竹累万，荷香益清，留下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题匾、刻石书法、逸事等，为优美的自然景观增添了无尽的人文底蕴。讲好紫竹院的故事，让陈列在这片土地上的遗产、收藏在展览室中的展品、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将有形的文物与无形的人文典故有机结合起来，展现出内在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人来做。历经时间淬炼方能拂去历史的烟尘，我园董军梅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查阅、收集、梳理历

史文献资料，对紫竹院的起源有新的认识，突破传统，以理性的逻辑，提出紫竹院名称早于乾隆年间的新观点。作者十年磨一剑，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原了紫竹院地区的历史概貌。

园林浓缩美学和艺术，笔墨溢出心灵境界。知来路，方能识归途，知园爱岗，学史力行，“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增强公园文化自信，助力公园文化传承，对标优秀的历史人物，让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创新交融碰撞。新时代的紫竹院肩负着传承优秀文化，打造诗意栖居环境，重塑公民道德修养，泽被一方百姓的重任。

于辉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篇 历史篇

紫竹院名称缘起辨析·····	13
紫竹院水源考·····	16
紫竹院历史位何乡·····	23
福荫紫竹院·····	35
慈禧、光绪与紫竹院行宫·····	40
紫竹院位列宫廷孤本《香山路程图》·····	46
乾隆、慈禧与广源闸·····	49

第二篇 景物篇

白石桥畔古园林·····	55
白石桥与白石闸·····	58
广源闸趣话·····	64
元明清皇家御用码头·····	68
元大都肃清门·····	73
漫话京西海淀历史名街苏州街·····	75
关于三虎桥的两个疑问·····	78
白石桥畔郑王园寝·····	81
元代皇家敕建大护国仁王寺考辨·····	85
金水河畔昭应宫·····	93

金水河西云岩观·····	98
兴教寺寻踪·····	101
高粱河畔极乐寺·····	106
昌运宫史话·····	116
西域双林寺的历史变迁·····	120
明代艺术的殿堂大慧寺·····	129
慈寿寺玲珑塔·····	131
文献中的明清寺庙园林·····	132
园林建筑的表情·····	137
——紫竹院公园园林建筑的意境美	
金辉灿烂映禅院·····	145
禅院吹拂雪域风·····	147
——“雪域星生珍藏唐卡艺术展”开幕	
崇尚自然 和谐交融·····	150
——紫竹院公园“天人合一”的意蕴	
朱樱塔旁樱桃园·····	155
——明清诗人咏樱桃、荷花之妙	

第三篇 名人篇

赵孟頫撰书《胆巴碑》·····	161
宋褰与金水河及广源闸别港·····	165
万寿寺下院：这里曾留下徐光启历局同仁的脚印·····	167
释道忞紫竹院放生记·····	170
王熙父子邂逅紫竹院·····	173
刘诚印与福荫紫竹道院·····	179
潘祖荫与福荫紫竹院碑·····	183
清代文人诗咏紫竹院·····	187
郭沫若紫竹院观鱼·····	193
张伯驹夫妇情系紫竹院·····	196

李四光结缘紫竹院·····	200
擦肩而过的遗憾·····	205

第四篇 事件篇

紫竹禅院与明代皇帝替僧·····	209
寺庙上下院之别·····	212
高粱河之战·····	215
王怀庆及其京畿花园别墅·····	219
民国昌运宫·····	223
双林寺庙产地契案·····	226
沧海桑田紫竹院·····	228
只言片语紫竹院公园·····	231
难忘昔日紫竹院活鱼食堂·····	237
郑王府惠园与紫竹院公园聆涛亭·····	240
水产办公室曾经的辉煌·····	244
问月楼的故事·····	246
紫竹院游园活动小忆·····	249
紫竹院公园陶瓷商店·····	251

第五篇 林苑琐谈

嵌入风景的《诗经》·····	255
西式行宫畅观楼·····	257
莺歌鸣啭听鹂馆·····	259
春漫樱桃沟·····	261
海淀万泉河名称的传说·····	263
“来今雨轩”匾·····	265
中轴线上的景山寿皇殿·····	267
贝家花园的如烟往事·····	269
金山寺三绝·····	271

七王坟——消失的香水院..... 273

凤凰岭上石佛殿..... 275

“廓然大公”物顺自然..... 277

附录 历代咏紫竹院地区诗词集锦..... 279

后 记..... 328

引言

时光不语，每在不经意间悄悄溜走。记住一个春天，有时是会意于一首诗，有时是因为一个人，有时是遇见一处胜景，或许仅仅是为这处胜景。30年前，因科技灯会邂逅紫竹院，自此挥汗扎根于紫竹院公园，在岗位上默默值守三十余载，已届退休，于岁月流变中，惊诧于紫竹院公园及周边地区（本书泛称紫竹院）的蝶变，遂有意于探索和研究紫竹院区域或紫竹院地区的历史演变，探究其部分历史经纬。

人们常说的紫竹院，不仅仅指的是紫竹院公园，但紫竹院公园无疑是该地域的地标性景区，也是紫竹院地区历史的主要承载者。历史上的紫竹院公园有着“远山近水”“塔影桥堰”“荷塘鸟语”“夹岸高柳”的胜景。如今的紫竹院公园有三湖两岛，南长河和双紫渠穿园而过，水面碧波盈盈，“苍碧老竹参天立，葱翠新篁挺嫩竿”，清风摇曳，竹影月痕，诗情画意。两湖的荷花，朵朵红莲，扇扇绿叶，“高翠捧珠光”，荷香飘来，沁人心脾。一遇风雨，有着“风翻荷叶全湖色变，雨过初晴叶叶捧珠玑”的美景，别有一番情趣。

历史是曾经的现实，当今的现实则是通达未来的历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要在历史中把握一地区或地域的发展脉络，须继承和深入了解该地区或地域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让我们走进历史与诗画中的紫竹院，探索紫竹院区域的前世今生，感受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魅力……

一、曾经，西直门外，一幅江南好书画

紫竹院公园具有“千年风景，百年竹韵，皇家禅院，人间福地”的美誉。紫竹院公园一带，湖畔小山连绵，造园布局舒展，景色幽深。可荡桨于湖中，饱览湖光山色。远山青黛掩眉，近水潺潺，可谓“西出都门眼界空，远春凝望泻蓬蓬。云迷古寺无穷碧，日拥高林分外红。烟水迢迢尘迹扫”^②。然而在古人眼里，这里“……一出郊垌景便殊。树色迎来青欲滴，波痕漾处

①（清）龚自珍：《定庵文集·续集·尊史》，本书所引古文凡参考网络资料的不再一一列明出处，后同。

②（清）汪由敦：《松泉集》。

碧平铺”^①。

翻开紫竹院的历史，就像打开一部厚重的线装书，散发出独特的人文气息，令人流连忘返。可查的文献中对紫竹院的记载可追溯到元明时期。

明袁中道《西山十记》记：“出西直门，过高梁桥，杨柳夹道。带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见沙石。蕴藻紫蔓，鬣走带牵，小鱼尾游，翕忽跳达。亘流背林，禅刹相接。绿叶秾郁，下覆朱户。寂静无人，鸟鸣花落。过响水闸，听水声汨汨。……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觴，最为胜处矣……”^②

明代诗人、书画家李流芳在游记里记：“出西直门，过高梁桥，可十余里至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夹道皆古柳，参差掩映，澄湖百顷，一望渺然。西山矍矍，与波光上下……如在江南画图中。”^③

清宝鋐《出西直门途中绝句》描述：“几曲高粱碧玉流，野桃含笑柳丝柔。熙熙景物春明媚，记得当年翠辇游。绣罽芃芃长麦苗，如酥好雨望天瓢。”^④

清金德瑛在《郊西柳枝词八首》中说：“御沟婀娜自舒腰，隔岸楼台酒旆飘。浮萍一夜齐铺绿，衬出红阑小板桥。”^⑤

明孙宝瑄写京师西直门外，“群峰峭立，河流清泚，大有江南风景”^⑥。

二、紫竹院地区的历史隶属

走进紫竹院，几乎每一步都踩到一个典故，每到一处都有一个故事。紫竹院地区厚重的文化内涵，来自其漫长的历史演变。历史上紫竹院地区河湖遍布，泉涌不断。侯仁之先生认为，该地区的河湖曾为高粱（梁）河的源头。历史文献及出土墓志中对该地区的历史地名多有涉及，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紫竹院地区的隶属关系。

今天的紫竹院地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辖区，东至中关村南大街，与北下关街道相邻；南至双紫渠，与甘家口街道、八里庄街道相邻；西至长河，与曙光街道相邻；北至北三环西路、长春桥路，与海淀街道相邻。

①（清）钱应溥：《甲申浴佛日偕同直出西直门至极乐寺看海棠归途偶成》。

②（明）袁中道：《西山十记》。

③（明）李流芳：《游西山小记》，《李流芳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76页。

④（清）宝鋐：《文靖公遗集》。

⑤（清）金德瑛：《诗存》。

⑥（清）孙宝瑄：《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02页。

现辖社区 24 个，行政区域总面积 6.23 平方千米。

紫竹院在唐代属于幽州幽都县保大乡樊村，辽时属析津府宛平县，金时属中都路大兴府宛平县，元时属宛平县，并出现了地标性建筑广源闸。明代紫竹院属宛平县香山乡，香山乡“广源闸之原”作为地理标志，常为时人使用，在出土墓志中多有发现。清代紫竹院周边有郑王坟、胡家楼、白石桥、广源闸、万寿寺、松林村、三虎桥、七贤村、潘庄等地名。

三、紫竹院历史文化研究的地理范围

夫出乎史者，入乎道也。一个地区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地区生命的一部分。坐落于宛若江南美景中的西直门外的紫竹院，便是那长河链中的一颗明珠，彰显了该地区的人文特色，增强了城市空间风貌的整体性和文脉的延续性。

研究紫竹院历史文化，把区块文化放到整个西直门外地区大环境，西山风景区范围，及整个长河链中，其涵盖广义的紫竹院地区文化，不仅仅局限于目前紫竹院公园的 53.76 公顷（0.5376 平方千米）。因公园及地区面积是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的。

紫竹院公园因庙得名，庙因山水而兴，自古高粱河穿行而过。东汉时期永定河改道，所以有“高粱河无上源”之说，紫竹院泉是其“微薄潜流之源”。从金代疏通瓮山泊至高粱河，再到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建广源闸，长河岸堤成为古人常常游览的重要景观。从元代起，城里人去西山瓮山泊一带游览，常沿长河而行，而长河道路主要在河的北岸。从那时起，长河不仅成为出行的要道，长河两岸更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

研究紫竹院历史文化，绕不过“三湖两河”。长河堤岸经历代修缮和增筑，承载了数百年来的世事变迁，是长河文化的重要载体。由高粱桥到极乐寺前的一段，主要为河堤，河堤的南面为长河，北面为稻田、水塘，长堤行于水中，曲折迂回，垂柳婀娜，宛若江南景色，是京城人踏青、游览的胜地。由五塔寺到万寿寺，就是紫竹院段长河，多为岸坡，柳荫低垂，清流潺潺，紫竹院犹如长河链中的一颗珍珠，泽被百姓，熠熠生辉。

明程文德《随堤行》有诗云：“逢人都说西山好，未到西山已自嘉。廿里长堤交柳荫，一溪流水漾荷花。”^① 乾隆御制诗谓：“长河廿里轻舟进，蓄眼清和霁色新。”

^① （明）程文德：《程文恭公遗稿》。

清汪由敦有诗云：“一湾碧水凤城西，高柳成阴蘸水齐。较射倦来看洗马，底须携酒听黄鹂。”^①清汪学金诗：“一渠新水活双眸，片片飞花扑酒楼。我与春山同一笑，不知何处着闲愁。”^②写活了长河。

长河杨柳阴疏碧水隈，樊增祥《春游》写出了它的可爱：“风吹罗縠粼粼水，山抹燕支淡淡霞。柳叶鱼来噉柳叶，桃花马驻访桃花。云中楼观金鸂鶒，知是昆仑阿母家。”^③

关于紫竹院公园文化内涵与外延问题，我曾与专家学者进行过多次交流。在北大岳升阳老师看来，研究紫竹院历史文化，要高位放眼，范围北至魏公村，南至三虎桥，东到白石桥，西至广源闸、苏州街区域。在张文大等老师的鼓励下，综合专家学者的观点，本书的研究范围西起苏州街、万寿寺、广源闸，东至白石桥、极乐寺（不含万寿寺、五塔寺。因万寿寺、五塔寺作为个体园林，多有介绍和研究，本书不再涉及）。这大概就是今天紫竹院街道的范围，紫竹院地区名称可能亦源于此。

关于大运河文化带，2021年北京市文物局、市水务局发布的《北京市第一批水利遗产名录》中含有昆明湖、北海、白浮泉、广源闸、八里桥、清代自来水厂、澄清下闸遗址共7处，其中的广源闸等处是本书的研究内容之一。“广源闸水绿弥弥”，广源闸等古代工程已成为水利遗产，得到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保护古代的河湖水系，就是保护城市的文化血脉，维护城市特色文化景观，延续水利遗产的生命就是传承城市历史，赋予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

广源闸、苏州街、三虎桥、白石桥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桥梁闸街。研究这些古代工程的历史，拓展了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析津志辑佚》记载，白玉石桥，金代建，三拱，是方圆数里内最早的建筑。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建白石闸，闸上有桥，名白石闸桥。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广源闸，明代建三虎桥，清代建苏州街，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地区地标性建筑。本书中还介绍了“出肃清门，英宗文宗御舟广源闸别港”的元大都肃清门等当年景象。

清祝德麟诗《自高粱桥步至万寿寺游眺》^④曰：

旅客动春愁，东风吹草绿。那能骀荡辰，裹茧自蜷局。

①（清）汪由敦：《松泉集·出西直门口占》。

②（清）汪学金：《静厓诗稿·出西直门》。

③（清）樊增祥：《樊山续集》。

④（清）祝德麟：《悦亲楼诗集》。

讨春呼胜侣，出郭命我仆。宝刹傍华林，往来幽兴熟。
 南人官北地，如鱼集之陆。得水已足佳，明清况可掬。
 镜奁莹瘦铜，织室落纤縠。滌洄西城西，破碎玉泉玉。
 常年奉辇路，夹岸罗珍木。彤云翼朱楼，灵籁蹇翠箔。
 竖峰出玲珑，横约安断续。行行惑故术，物物逞新貌。
 沿堤遵沼沚，并阜徕坡麓。有时形影嬉，凭槛照空渌。
 有时腰脚倦，藉草坐芳褥。似随云将游，不畏逻卒督。
 景延赏未已，趣转兴犹蓄。举首见山门，翻疑来径促。
 闸溜走潺潺，林飙飞谡谡。或雷霆砰訇，或车马轳辘。
 或伯牙鼓琴，或渐离击筑。喧中寂意存，动极静理足。
 入门不礼佛，径访枞栝族。俨如七大夫，绅佩具朝服。
 见者不敢指，威仪何闲肃。又如竹林贤，科跣在岩壑。
 望者不敢攀，风神自缅邈。涛声卷碧霄，盖影漏红旭。
 地尊上界偏，福妒老僧独。上人亦好事，待客挚而朴。
 酹茶浇我肠，白粲果我腹。手持一卷诗，分得松风穆。
 已酌参寥泉，复坐齐己屋。回车历逦迤，得境妙缁属。
 衣裳减午暄，风景增暮淑。活翠尽净心，纷红剩娱目。
 好补修禊帖，载考春明录。中途忽枝櫟，寺榜标正觉。
 五塔一阶基，千佛一函牖。贾勇奋欲登，济胜力难助。
 留题纪姓名，二叶苏吴祝。回首夕阳明，西山衔一角。

这首诗，对自高粱桥至万寿寺一带的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诗意化了区域盛景。

清法式善《梧门诗话》收录戴文灯的《玉河纪游》，诗文聚焦白石桥、广源闸，对“极乐寺外长河迤西一带景趣”进行了描述：

秋色西来好，因之谢吏人。叩须金马客，容裔玉河津。
 柳拂沙头老，虫鸣草际新。转怜斯路熟，未得及侵晨。
 系马曾游处，青帘白石桥。曲栏依窈窕，古塔郁嵯峨。
 画本才横幅，花枝尚短条。银河通尺五，未敢问轻桡。
 细水才如涧，涛奔怒不流。虹梁收别壑，雪瀑溅高秋。
 但少香茆屋，从添白酒筇。何时携钓具，真作漫郎游。

四、紫竹院地区文化特色

美国学者霍姆斯·韦尔奇认为中国寺庙有“三种公益功能：公园、旅舍

和休养所”。另一美国学者韩书瑞提出，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演剧、市场、慈善救济、士大夫讲会、节庆进香、藏书、出版、艺术与休闲等活动都在寺庙中进行，这些公共活动有助于构建共享的都市文化。在文化种类上，紫竹院地区有皇家文化、宗教文化、乡村文化、民间文化等多种类型。

紫竹院地区历史上有皇家敕建寺院，如元代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兴教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有光绪皇帝和慈禧的行宫。慈禧在紫竹院早膳、小坐，光绪帝在紫竹院“少坐”达29次。该地区寺院、别业蜂拥，多样文化并存，明代达到鼎盛。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寓居极乐寺，白尔亨在极乐寺会晤袁中道，明光宗朱常洛青宫赐书昌运宫“存善”等，不一一列举。又如，明景泰中司设太监王助建兴教寺，内官监太监韦芳请建朝真观，故御马监王钦为司礼监太监黄中建悯贤祠，司礼监太监张雄创建大慧寺，司礼太监张永建混元灵应宫。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在紫竹院地区陆续建成的有兴教寺、朝真观、永禧寺、悯贤祠、延庆寺、昌运宫等。

“碧构珠林照城郭”“行尽园林荒沼存”，明代西郊园林庙宇达到鼎盛，明王廷相《西山行》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九州珍宝集京都，遂使私门敌内帑。人间富贵尔所有……土木横起西山妖，忍见苍生日憔悴。”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太监们“不虑生前虑身后”，挥金如土，“假借佛宫垂不朽”，大建寺庙的历史。当时“京城内外以及郊垌边地，僧寺约千所，半是前明太监所建”。“如宛平一县，版图仅五十里，而二氏之居已五百七十余所。此五百七十余所之中，其徒凡几万千。……盖今天下二氏之居，莫盛于两都，莫极盛于北都；而宛平西山，实尤其极盛者也。”^①

据明王樵《方麓集》记载：“燕都西直门外，多中贵人别业。园亭之胜，一人一意，竞极新巧。”白石桥畔，紫竹院诸多故事特别与万历年间紧紧勾连。仕人郊游在明代达到鼎盛，万历年间尤为鼎盛。万历朝共四十八年（1573—1620），是紫竹院地区大兴土木、别业盛起时期。万历四年（1576）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建双林寺。万历五年（1577）敕建万寿寺、万寿寺下院紫竹禅院。万历十三年（1585）李太后所生万历帝同母妹瑞安公主下嫁万炜，在白石桥畔建万驸马白石庄。万历十年（1582）三月，明神宗册封九嫔，郑氏被封，四年内晋封为德妃、贵妃、皇贵妃，其家建郑戚畹园等。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兴胜庵、三笑庵，重修混元灵应宫，更名昌运宫。三虎桥夜逸一虎而得名的故事，亦是在万历年间。

①（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文中二氏指释、道，两都指北京、南京。

清代此风亦盛。秦嘉谟《月令粹编》记录，白石庄、高粱桥外皆贵戚，花场好事者，邀宾客游之。清法式善描写白石桥烟火景象：“水东万柳围，水西诸寺拥。净绿草根齐，远黛山腰拱。茅茨三两家，一竿酒旗耸。幽鸟那嫌孤，寒鱼莫弃冗。杉桧卧墙阴，犹抱寒雪肿。”

紫竹院地区文化特色还在于，其众多历史景观位列长河两岸，星罗棋布，像珍珠一样被长河串起。明清寺院从地理位置看，从东至西，依次是极乐寺（《宛署杂记》云：极乐寺俱在白石桥）、兴教寺、白石庄、昭应宫、双林寺、镇国寺、朝真观、郑戚畹园、紫竹禅院、昌运宫、延庆寺等。

如果以长河为界，长河北岸有极乐寺、白石庄、镇国寺、朝真观、延庆寺、万寿寺、三笑庵。长河南岸有永禧寺、兴教寺、昭应宫、双林寺、昌运宫等。而慈寿寺与紫竹禅院同样供观音像，有今天仅存不多的观音石刻像，虽不在紫竹院地区，亦列入内。大慧寺距李东阳墓仅十步，又与兴教寺有特殊关系，也同列于本书中。

五、诗歌中的紫竹院

（一）在诗歌中寻觅紫竹院名称的起源

关于紫竹院地名的来历，《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如是说：紫竹院一名源于紫竹禅院。清乾隆年间，在万寿寺以西苏州街南口建一座苏州建筑形式的酒楼，取名杏花村。又挖河堆阜，将对岸形成一处天然河港，并在东西河口开辟大片河滩，建成仿照苏州城外的江南水乡意境，在河滩南岸叠置青云片石高低起伏的群峰。河边遍植芦苇，并取名“芦花渡”，又称“小苏州芦花荡”。原河港南山坡上，有明建庙宇一座，清乾隆皇帝修建芦花渡时，改为紫竹禅院，并归内务府管理。

更有甚者，以此延伸，紫竹院当时并无紫竹，由于这里的芦苇移自江南，名叫“马尾兼”，北京俗称为“江南铁竿荻”，较卢沟桥西所产的铁竿荻还坚数倍，每到秋末冬初，苇秆经霜后呈现出紫黑的颜色，放眼望去，宛如一片茂盛的紫竹林，此时又因改为僧刹，添供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住的地方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紫竹林，故据景寓意，就更名为“紫竹禅院”。

这一段文字因广泛出现于各类书籍，让我认为，紫竹院的地名因乾隆时期造景而名^①，因景而庙，因庙而名，因名而竹。

^① 《“紫竹” 原为铁竿荻》，载于 2014 年《景观》。

当查阅到王熙的诗《紫竹院》：“紫竹禅关迥，虚亭老树前。槛低花影静，林密鸟声传。钟梵闲清昼，池塘遍野泉。夕阳楼影下，归骑破春烟。”读该诗如置身于静谧的花影下，赏古树，听鸟鸣，阅闲书。在沉浸于诗词的美好的同时，也带出了我心中的疑问：紫竹院这一名称最早何时出现？

第一，王熙，1628年生，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直隶宛平人，1703年卒。那么在乾隆之前的顺治或康熙年间，已有紫竹院这一名称。推翻了“芦花渡”铁竿获的名称之源。多一份困惑，就多一份思考；有多少疑问，就有多少故事；有多少起点，就有多少故事；有多少神奇，就有多少故事。诗歌中的一缕曙光，促使我更加勤勉地查阅资料，努力追寻答案。当我再读《北都城西紫竹院放生社序》，其作者释道忞，浙江天童寺住持，于顺治十六年（1659）进京，被授予弘觉禅师，顺治十七年（1660）出京，由此知，最晚不迟于顺治时期，已有了紫竹院这一名称。

第二，翻阅资料，每一个寺院下院都有自己的本名，作为万寿寺的下院，紫竹院这一名称应早已存在，潘祖荫撰写的《福荫紫竹院碑》碑文中说：“兹有福荫紫竹院者，庵罗旧苑，坚固贞林，溯创置于当年，纪营修于今日。”如果是万历五年（1577），万寿寺下院为始，自会言明。未提始建，不言而喻，紫竹院历史应早于明代。

（二）历代名仕浅唱低吟紫竹院

历史上，京师文人热衷于西郊游，并多有吟咏。元代宋褰诗咏别港“郊扉亭榭皆沾酒，石岸湾埼半鬻薪”“凫茨映草花轻小，鸿茭遮萍大叶匀”。明王慎中《镇国寺与张子对酌夜谈》：“松栝枝团广岫阴，仲冬凉月静萧森。”清代王熙咏紫竹院、释道忞放生紫竹院、英廉有三过紫竹院，法式善晨起过紫竹院，漫步青松坪，独坐昌运宫老桧下，“仿佛旧相识”。斌良花朝日游紫竹院，泛舟长河，晓出西郭游紫竹禅院。叶名沅西郊游紫竹禅院，相约荷花时。宝廷傍晚寻幽紫竹院，感慨“长河发何处，依旧水流东”。怡亲王弘晓（怡贤亲王爱新觉罗·胤祥第七子），郊外远眺，过昌运宫有感，此处“风景最幽然”。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亦有“虚亭老树更苍苍”之句。诸多文人游览赏花，感慨古树，留下佳诗名句，其中尤以咏荷最为瞩目。清周广业《过夏杂录》中载：“今京师西直门外植荷甚多，荷藕之称与南方无异。……凡物皆先花后实，独此花实齐生……”清叶映榴《双林禅院观荷诗》：“宿红窥镜影，高翠捧珠光。”清汤右曾有诗云“乍落槐花秋梦冷，自翻荷叶午风喧”。李渔说以芙蕖之可人，并可借喻人生。明清两代诗人，以及现代收藏家博闻风雅的张伯驹等皆有咏诗，脍炙人口，文脉相承，延续了古代文人这

一传统。

六、口述实录是紫竹院历史资料的补充

口述实录可述史之无、详史之略、补史之缺，亦是本书中重要的一部分。从1953年建紫竹院公园至今已有70年历史。今天的紫竹院公园竹翠荷香，这是几代公园人智慧的结晶与财富，是几代人的付出与汗水，记住他们，就是记住历史，记录他们，即财富。本书口述实录部分就是记录紫竹院人的故事。听任师傅讲发生在五塔寺之战中枪炮隆隆声、电光石火中的紫竹院故事。听紫竹院公园守护者、公园派出所原副所长、第一代紫竹院派出所民警李义忠讲述惊心动魄的巡园故事。听紫竹院公园老主任崔占平讲紫竹院公园景点与文化名人的浪漫故事等。听紫竹院公园老主任史震宇讲聆涛亭的得名，听高淑清大夫讲活鱼食堂的故事。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从索伦托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写信，信中吐露：“如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是的，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以文字著书，以文字立言，以文字言志，是意之言永存长传的手段。“这就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和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习惯。”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努力和奋斗。没有人能替你承受，也没有人拿得走你的坚强。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事实，而是有温度的故事。那些熟悉的寻常地方，因为有了故事而变得不再寻常，因为有了敬仰的人在此流连，而变得有了一种神圣感。也许，这就是故事存在的意义。本书中如英廉、斌良等不畏权贵、敢于直谏，马中锡、王士骥等刚直以终，程从龙不仕以终等，以及诗文劝谏的明大学士费宏，还有园居乐道的明后七子吴国伦等，他们皆宦海浮沉，写作不辍，他们写樱桃、记碑文，咏的是诗词凡物，却更像是人生。

狄金森诗曰：“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在逆境中，不畏强权，拥抱生活。每一位诗人皆是过往先贤，生活的哲人。这里写的是历史，叙的是奋斗，探索的是规律，启示的是当下，烛照的是未来。古人留下的那些灵动诗句，穿越时空，字字句句，似云间落笔，直击心灵，给人启发。掩卷遐思，在平凡的日子里，仰望蓝天，俯听流水，生发些许莫名感动……致敬每一位先贤。

第一篇 历史篇

紫竹院名称缘起辨析

紫竹院公园是北京市属十大公园之一，园内呈三湖两岛一堤的基本格局，长河、双紫渠穿园而过，风景优美，声名远扬。与之齐名的陶然亭公园之名来源于“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句；颐和园是慈禧太后重建清漪园，作为自己颐养天年的地方，取自“颐养冲和”之意。那么紫竹院名称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是源于紫竹吗？又始于何时呢？

有媒体曾以《紫竹院得名原来是个误会》为题，介绍紫竹院的来历：清乾隆十六年（1751）至二十六年（1761）时，清高宗弘历为其母亲崇庆太后（孝庄圣后）庆祝六旬及七旬寿，为满足其母喜爱苏州风景的愿望，乃自万寿寺西墙外至畅春园建苏州街。长河南岸上，仿照苏州城葑门外朝天桥港汊“芦苇深处”的“水乡风光”，在大片河滩上垒砌太湖石，遍种芦苇，取名芦花渡，俗称“小苏州芦花荡”。乾隆修建小芦花荡时，建“紫竹禅院”，在“紫竹禅院”的西侧建“福荫紫竹院”行宫。作为帝后皇亲乘船游颐和园中途休息之处，两岸日渐繁华。紫竹院当时并无紫竹，由于这里的芦苇移自江南，名叫“马尾兼（兼）”，北京俗称为“江南铁竿（杆）荻”，较卢沟桥西所产的铁竿（杆）荻还坚数倍，每到秋末冬初，苇秆经霜后呈现出紫黑的颜色，放眼望去，宛如一片茂盛的紫竹林，紫竹院的地名遂由此诞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紫竹院中的“紫竹”二字源于乾隆年间“芦花渡”的芦苇，源于人们的视觉误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有类似的描述，《紫竹院公园志》沿用了此说。那紫竹院得名于乾隆时期吗？源于江南铁竿（杆）荻这一美丽的视觉误会吗？

一、清“顺康”时期已有紫竹院名称

从清初大臣王熙的诗句可知，紫竹院名称在“顺康”时期就已存在：

紫竹禅关迥，虚亭老树前。

槛低花影静，林密鸟声传。

钟梵闲清昼，池塘遍野泉。

夕阳楼影下，归骑破春烟。

王熙，字子雍，顺天宛平人，清初大臣。尚书王崇简之子，顺治四年

(1647)进士，累擢弘文院学士，十五年(1658)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四十二年(1703)卒。作为宛平人的王熙，熟悉京城的山水风景。这首诗不论是顺治还是康熙年间所作，紫竹禅院都早于我们所知的乾隆建芦花渡、种植“马尾兼(兼)”的时间。

王熙的父亲王崇简，康熙二年(1663)中元节，拜谒魏公村祖茔，也有《七月十五日展墓憩紫竹院》的诗，互为印证。

二、清高僧释道忞的作品佐证了清顺治时已有紫竹院名称

释道忞是清代禅宗高僧，俗姓林，字木陈，号山翁，广东潮州府人。他幼习儒学，因读《金刚经》《大慧语录》等而信仰佛教，于庐山开先寺出家，后继承天童寺住持之位，因精通儒、释之学，且擅长诗词、书法，故声名鹊起，顺治皇帝因慕道忞之名，顺治十六年(1659)下诏天童寺召其进京，释道忞三辞未准，赴京，受赐“弘觉禅师”法号。释道忞六十余岁进京，居京八个月之久，游临紫竹院，撰《北都城西紫竹院放生社序》，收入《布水台集》。释道忞开紫竹院放生之先例，影响深远，延续至今。所以紫竹院在顺治时期已名噪远近。

三、明末万寿寺下院的名称出现在官方史料中，而下院通常有自己的名称

在明代官方出版物中，万寿寺下院的称谓赫然其上。

徐光启的《新法算书》中记载了李天经“查得替僧法宝已故，遗有钦赐绝产万寿寺下院香火地二十顷”，奏请皇上“破格柔远，以励勤劳”，赐给罗雅谷、汤若望等紫竹院田房，以光大典事。

明代官方文件中存有万寿寺下院的称谓。“下院”指的是大寺院的下属庙宇。如潭柘寺的下院奉福寺，双林寺曾为故宫中正殿喇嘛下院。每一个寺院的下院都有自己的名称。

从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二十年间，从明末官方典籍中的万寿寺下院，到民间文集集中的紫竹院，紫竹院名称在民间早已流传，随着明灭亡，万寿寺下院的官称消亡，清代民间称谓逐渐流传更广、更深、更久。

四、唐代万寿寺称聚瑟寺，与之隔河相望的紫竹院小庙同时有之

紫竹院的名称最初是因有形的建筑而得名的。有资料显示，唐时已有紫

竹院小庙，与聚瑟寺（万寿寺）隔岸相望。紫竹禅院、紫竹道院几经变迁，然庙前古树浓荫，碧波粼粼，风景秀丽，远眺西山，淡黛如画，自然与建筑融为一体，建筑映衬自然，虽历尽沧桑，难掩其华。“柳荫深处是蓬莱”，乾隆笔下紫竹院宛如仙境。据考证，紫竹院是因古刹内供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住的地方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紫竹林，清陈淏子著《花镜·卷五·藤蔓类》写道：“紫竹，出南海普陀山，其干细而色深紫，段之可为管箫。”故据景寓意，称为紫竹院，其后连带周边地区都以“紫竹院”相称，体现了情和景、形和神、意和象之间的高度统一，是紫竹院名称来源之根本。今天，紫竹院享有“千年风景，百年竹韵，皇家禅院，人间福地”的美誉。

（发表于2017年《北京晚报》，收录时有删改）

紫竹院水源考

紫竹院有悠久的历史，其初为天然湖泊，湖底有泉，积水成泊，是古高粱河的流经地。高粱河原是古永定河的一条河道。随着历史上永定河几次摆动，高粱河断流，淤积成湖。三国时期，开掘车箱（部分文献中写作“厢”）渠，引永定河水流经此地，使其水量大增。后车箱渠断流，高粱河道逐渐变窄，湖水变少，湖面萎缩。侯仁之先生考证，紫竹院曾是高粱河的发源地，金元时始引西山水源，以利灌溉、漕运。紫竹院地区之水主要来源于三方面。

一、自身涌泉

高粱水最早出自《魏土地记》：“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漯水（今永定河）。……漯水东入渔阳，所在枝分，故俗谚云：‘高粱无上源，清泉无下尾。’盖以高粱微涓浅薄，裁足津通，凭藉涓流，方成川圳。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为微津，散漫难寻故也。”

高粱水“出蓟城西北平地，高粱无上源……”侯仁之先生考证今西直门外紫竹院湖泊，在其未经开浚前，永定河改道后，即是高粱河的上源，在北京西郊的潜水溢出带上。高粱河凭借平地涌泉的水量补充保持了原有河道的模样，因而形成了“高粱无上源”的局面。尽管漯水（永定河）在东汉以后开始改道南迁，但由于有今紫竹院附近泉水（其实也是古永定河河道地下水的浅层溢出）的不断汇入以及原有水体残存形成的湖泊，从今紫竹院以下的河道并没有断流。因此，古高粱河有两段河道。西段河道是从永定河在石景山附近分出的一段支流，由于永定河南移，这一段河道淤塞。古高粱河东段在今紫竹院湖处，它从紫竹院出来经过白石桥、高粱桥、西直门，到德胜门分为两支：一支东流沿北护城河，经坝河进入温榆河。另一支向南过积水潭、三海大河，经前门，过左安门、十里河东南，流入永定河。在斜穿过整个今天的北京城后，于当时的蓟城东南再次汇入当时的漯水。

元马祖常《高粱河》诗云：

天上名山护北邦，水经曾见驻（注）高粱。

一觞清浅出昌邑，几折萦回朝帝乡。

和义门边通辇路，广寒宫外接天潢。

小舟最爱南薰里，杨柳芙蓉纳晚凉。

紫竹院曾为高粱河的源头，自身涌泉不断。有资料显示，1934年时，紫竹院湖尚有泉水。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疏浚紫竹院泉水档案^①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春夏之交，天气特旱，北海缺水，奉令将淤泥甚厚、淤塞的紫竹院湖凿打自流井，以增水流，同时派工疏浚下游。1937年中华凿井局承揽北平市工务局凿井工程，在福荫紫竹院（当时的天然疗养院）前河滩内原有泉眼处开凿，4月正式开工，首先凿一最大泉眼，后续共凿七眼，“四吋铁管井五眼，六吋铁管井二眼，河底深由二十英尺至三十英尺不等”，“以览涌泉为度”，经整理，尚能畅旺。7月完工，10月全部结清。又有民国三十三年（1944）档案资料显示：1944年北京市特别工务局关于“结核疗养所请拨给紫竹院水池”卷宗，“经启书兹糠财团法人，北京厚生医会会长田中三男，购买西郊紫竹院1号，原万寿天然疗养院作为结核疗养所房屋之用，兹因该院前面贵府所有之水池，如做疗养所患者养鱼、鸭之用，极为适宜，因拟请求拨给该池等，酌前来相应函请”，当时，由市民洪荣佑租用该地养鱼，以“筑埂蓄水，有碍水流”，当即令其退租，只准其用水灌田。又以该所“情形特殊”，对租户用水尚无碍，“似可不征租款，唯予免费使用”，只要求其在“池东小桥下安装铁丝网，不得挡坝堵实，以利水流，不淤泉眼，内利城内三海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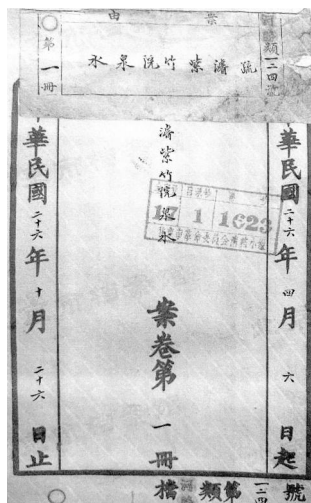


图1 民国二十六年（1937）疏浚紫竹院泉水的呈

① 北京市档案馆档案。

20 世纪 50 年代，公园大湖仍不时有泉水涌出。1953 年 3 月 12 日，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组织施工，改造紫竹院，废田还湖，建进水渠和退水渠。设进、退水闸各一座，湖水与长河相连。同时疏浚整个湖底，将湖底标高挖至 46.35 米，挖出淤浅土方 133000 立方米，弃土堆成几处土山；疏浚了湖底五口泉井，挖湖面积为 121.658 平方米，可容蓄水量 337.32 吨。湖中央堆起两座小岛。建环湖路，环湖路与小岛间有三座小桥相连。据亲历公园建设的老职工回忆，清挖湖底时，靠近湖西北的泉眼汨汨而出，为抽干湖水，人们找来两个大铁锅，倒扣其上，第二天清晨，湖水复盈盈。1958 年，北京水源三厂在紫竹院地区创建之初，调查显示，紫竹院地区地下潜水流量 2.25 立方米/秒以上，水源厂拟取水量 1.5—1.8 立方米/秒，足以证明地下水源充足。但 1978 年时，地下水位已下降到距地表 7—11 米。

二、源于三国开凿的车箱渠

早在三国时代，北京近郊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工灌溉工程，这就是戾陵遏的建造和车箱渠的开凿。

曹魏时期驻兵蓟城、负责防御北边的“征北将军”刘靖为了就地解决军队用粮的需要，计划在蓟城郊外屯田种稻。为此他亲自跋涉，寻找水源，勘察地形，规划工程。《水经注·鲍丘水》记载了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刘靖组织军士千人修建戾陵遏和车箱渠一事。

戾陵遏修在古梁山山麓，山上有个陵墓称作戾陵，拦水坝因此而得名。戾陵据称是汉武帝的儿子刘旦的坟墓。刘旦曾受封为燕王，驻蓟城，因谋反未成自杀，国除。他死后的谥号是燕刺王，“刺”乃是“暴戾无亲”的意思，所以他的坟墓就叫“戾陵”。

工程是在今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上筑坝拦水，开凿一条车箱渠，引水东注高粱河上源。然后利用高粱河干渠，以灌溉近郊稻田。“立遏于水，导高粱河，造戾陵堰，开车箱渠。”其中“导高粱河”是主体，“造戾陵堰”是重点，“开车箱渠”是关键。

东汉以后漯水已经改道，其主流由蓟城南郊而过，刘靖利用东汉以前的漯水故道加以筑坝开渠，导水灌溉。因渠形似车箱而得名，即渠称“车箱”，渠道较宽较直，两岸较陡较深，形似车厢。车箱渠的起点是戾陵堰的北水门，终点在高粱河的源头，即蓟城西北平地泉。车箱渠是从戾陵堰的北水门向东北到紫竹院间连接漯水与高粱河的一段人工开凿的渠道。有了这段渠道，才能导引戾陵堰之水流入高粱河，以灌溉蓟城南北土地。沿高粱河两岸

再开支渠，使受益的土地面积多达两千顷。在山洪暴发时，还可以部分疏泄猛涨的河水，减少洪水的威胁。因此，车箱渠引水成为紫竹院地区的一个重要水源。

戾陵遏的修建和车箱渠的开凿，对解决古代北京的水源和郊区的农田水利灌溉问题，成效显著。此后，这项灌溉工事又屡有维修和扩建。

在魏景元三年（262），樊晨又出动兵士两千，用工四万多个，重修了戾陵遏，从而把更为丰沛的河水注入高粱河，并在高粱河的上游，自西而东，增辟了一条水道，东趋潮白河（古潞河）。又进一步扩大灌区，“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经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①这一水利设施，不但大大增加了农田灌溉面积，而且沟通了蓟城东西相去40千米的两大天然水系。

西晋元康五年（295），戾陵遏因为年久失修，被山洪冲毁了四分之三。刘靖少子骁骑将军刘弘重修车箱渠，并在车箱渠南岸立刘靖碑。车箱渠和高粱河沿岸灌区终得恢复。

曹植《艳歌》有“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的诗句。诗中描绘了蓟城北郊即今玉渊潭、紫竹院一带，河湖纵横，桑麻葱茏的优美风景。

两百多年以后，北魏熙平元年（516），裴延俊任幽州刺史。当时灾害频繁，裴延俊认为疏通车箱渠的旧渠道，便可以避免水旱灾害。他亲自查勘地形，测量水道，因势利导，恢复车箱渠。

565年，北齐幽州刺史斛律羨，在修筑北边沿山长城之后，“导高粱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

虽然戾陵堰年代久远，早已湮废，但在西郊八宝山北麓一带仍有干河床一道，已为大量河卵石淤填，应是古代车箱渠的遗迹。因为元、明两代都曾利用过，所以仍有残迹。1953年6月，在紫竹院出土一枚4千克的战国偃家刀印。1975年，在紫竹院公园管理处东侧距地表5.5米深的黄沙层中出土一柄铁口木锛，其年代在东汉末到北朝时期，从年代及地理位置看，专家推测，应是车箱渠水利工程的遗物。

经过1700年，1956年，永定河引水工程期间，新挖一条自双槐树到紫竹院的支渠，长5100米，渠底宽1.6米，是依这条古代渠道的干河床的北岸开凿的，大致与之平行，开辟了紫竹院的第二水源。1966年，京密引水

①（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36页。

渠建成，在长春桥建8米宽的长河闸，由京密引水渠向紫竹院湖和长河输水，京密引水成为紫竹院湖的第二水源。自此，双紫渠完成了向南长河和紫竹院湖输水的使命，双紫支渠改为农田排水渠，只起排泄、引水的作用。紫竹院公园的基本格局“三湖两岛一堤一渠”中的一渠即双紫渠。

三、源于金元时期玉泉西山水系

素享盛名的玉泉西山水系，千百年来孕育着京城大地，古都北京是在玉泉西山水系上成长、发展、繁荣起来的。

可以说，没有玉泉西山水系，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玉泉西山水系是由天然水源、人工河湖组成的河网。曾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和排水河道。玉泉山是西山东麓支脉，也正是永定河冲积洪积扇的山前溢出带，地下水短暂露出，流泉密布，“水清而碧，澄洁似玉”，故称玉泉，玉泉水原是一组出水量很丰沛的泉群。“万叠燕山万叠泉，飞流千里挂长川”“百道泉光飞宝地，万年松影静瑶坛”“飞注粲成帘，激射喷为雪”等诗句生动描绘了玉泉水的壮观景象。山亦由泉得名。玉泉山泉水，原是清河的上游。玉泉水开发的历史较早，大约在辽代，人们开凿“海淀台地”，使玉泉水与天然的高梁河相接。

当北京城一跃而为金的都城后，和历代王朝的都城一样，解决漕运问题成为金统治者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金代海陵王建中都城，粮食运输以陆运为主。金代的漕运虽然沿途都是利用天然河道，但是在运输线的末端通州以西没有天然河道可以利用，必须开凿一条人工运河接运，才能使这条水上运输线畅通无阻，直抵中都城。中都城地势比通州约高出二十米，流经通州的潞河之水不能西引，必须在中都城一端另外寻找水源，顺地势高下开凿运河以接潞水。到金世宗时，决定引卢沟水扩大水运。至大定二十七年（1187），因担心永定河水患，为中都城安全，堵塞金口。

金世宗开凿的金口河漕渠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为了保障金中都的物资供应，金朝廷并没有放弃开辟漕河的努力。《金史·河渠志》记载：“金都于燕（指中都，今北京），东去潞水（今潮白河）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高梁河）、白莲潭（今积水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指中都）。”漕船可自通州直驶到中都城下。成功原因主要是韩玉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放弃了以金口河引浑浊的卢沟水为漕河水源，而改引高梁河、白莲潭（今积水潭—什刹海一带）等各路清水作为水源。二是在通州至中都的漕河中设置数座闸以调节因河床坡度过陡而致使河中存水不足的问题，因此这次开凿的漕渠也被称为“闸河”。实际上，这次

工程不但接引了发源于紫竹院的高梁河及白莲潭为闸河水源，而且还远引了瓮山泊（今昆明湖）的水来增强后劲。对此，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校证》中曾做过推测：“京师至通州闸河，本元时郭守敬所开……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韩玉传》载，泰和中，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工既成，玉升两阶。是此河实自玉始。……盖玉所开河本用一亩泉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①

到元代时，据《元史》中的《河渠志》和《郭守敬传》等史籍记载，元朝杰出的水利专家——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查，提出导引温榆河上源诸泉水济漕，开挖白浮瓮山河，引昌平白浮泉水西行，从上游绕过沙河、清河谷地，循西山麓转而东南，沿着平缓的坡降，并汇集沿山泉流，聚入瓮山泊（亦称西湖，即今昆明湖）；再从瓮山泊扩浚长河，至紫竹院、和义门。^②

元代建大都城时导引了昌平白浮泉的泉水，汇入瓮山泊入大都城，接济漕运。郭守敬解决北京城市用水问题的思路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他沿着北京西山考察，发现北京西北郊山前泉水资源非常丰富，尤其是沿着山前地段，山泉涓涓流淌不息。郭守敬修白浮堰，引泉水从最北的昌平顺着西山山前汇集，形成人工运河，这就是今天的京密引水渠。当时的泉水汇集到瓮山泊，又引一渠，将紫竹院湖开浚，设广源闸，作为调节水量的人工水库。后来，为了重开漕运，利用瓮山泊开渠引水，转向东南，直接与高梁河上源相接。这就是今天的长河。《析津志辑佚》记载“京闸坝之源，来自昌平白浮村，开导神仙泉。西折南转，循山麓与一亩泉、榆河、玉泉诸水汇合，自西水经护国仁王寺西”。《析津志辑佚》记载：“肃清门广源闸别港，有英宗、文宗二帝龙舟。”《燕石集》记载：“英宗、文宗两朝御舟，藏广源闸别港。”此处元代时即为皇室御舟的别港。

明代时，这个水库逐渐淤浅，而水流清澈，“深不盈尺”的玉河依然存在。明永乐初年维护修理被水冲毁的白浮堰闸坝。成化年间疏浚通惠河，因受白浮堰过十三陵前的思想影响，废弃了双塔以上温榆河河段，只修高梁河段。《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上言：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出西北，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青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余则汇于城濠。且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明嘉靖六年（1527），巡仓御史吴仲建议全线疏浚通惠河。仍然利用白浮、一亩等泉

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38页。

② 参考吴文涛《长河水系的历史探源》（网络资料）。

水，走高粱河道。汪一中为《通惠河志》撰写的序言中，记载全线治理白浮堰：“因寻元人故迹，以凿以疏。导神山、马眼二泉，决榆、沙二河之脉，会诸泉汇而为七里泺；东贯都城，由大通桥下直至通州高丽庄，与白河通，凡一百六十四里为闸二十有四，不数月而工告成。至今舟楫通利，直达京城。都人免陆挽之劳，岁省浮费不下四十余万。”《帝京景物略》记载：“嘉靖丁亥，御史吴仲请修通惠河，三月告成功。上登舟观之。”^①

清乾隆初年，又整理西郊水道，开辟水源，扩浚瓮山泊，改称昆明湖。明清两代，常有帝王乘龙舟赴西郊各行宫御苑，去西山登高、观禾看柳，长河逐步成为通往西郊风景区游览的御用河道。明代帝后乘龙舟游览西郊，当时的广源闸桥大船无法通行，必须设法绕过广源闸，于是在南岸另外开凿一条河汉子。

始自辽金时代，建于元代，经明清经营形成了以玉泉山泉水为源头，以通惠河为尾间的玉泉水系。玉泉山泉水分两支：一支向东流入昆明湖再入南长河；一支向南汇入高水湖、养水湖（侯仁之提到两湖曾是元代金水河的源头）。长河自昆明湖绣漪桥起，经长春桥、紫竹院至城西北角护城河。玉泉西山水系是古都北京的“生命印迹”，也是紫竹院水系的重要源头之一。

千年水系演变，印证着朝代的更迭、环境的变迁。今天的紫竹院湖水依然清澈碧绿，不仅是人们赏景、泛舟的场所，也是北京城市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形成北京市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水系的蓄水调节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发表于2017年《海淀史志》，收录时有删改）

参考文献

- [1] 北京市海淀区水利志编辑委员会编：《海淀区水利志》，1993年版。
- [2]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 [3] 蔡蕃：《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① 参考张文大《韩玉、吴仲对京都水系的贡献》。

紫竹院历史位何乡

今天的紫竹院公园竹林叠翠，水波潋潋，鸟鸣花香，位于海淀区西南部紫竹院街道辖区。1978年9月，此地区始以紫竹院命名街道。那么历史上的紫竹院位于何乡？

《北京古今地名源流考》提到海淀区：秦汉至北魏为“蓊县”“军都县”地。东魏至隋为“蓊县”地。唐为“幽都县”“昌平县”地。辽、金、元、明、清及民国皆为“宛平县”“昌平县”地。

一、唐代属幽都县保大乡樊村

唐代的城市城内分为里坊，城外分为乡和村两级管理体制。根据北京出土的唐墓志及其他材料，唐代的幽州城应有二十六里坊，当时的幽州城南北有九里，东西有七里，共开有十个城门，城周共计达到三十二里（16000米）。

唐幽州下辖二县，即幽都县和蓊县。幽州城外大体上是由幽都县管辖城的西部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蓊县管辖城的东部及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载，蓊县共有二十二个乡，幽都县共有十二个乡，但没有记载乡名。现今根据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铭及其他记载，已经得知十二乡的乡名，有礼贤、房仙、归义、太平、丰乐、幽都、正统、美锦、保大乡等。^①

1949年后，海淀出土唐贞元□□□太夫人吴氏墓志，据墓志记载：“终于幽都县遵化里之私第……迁窆于城西北保大乡之原。”海淀区一部分在保大乡的范围内。据唐代墓志记载的在今北京市境内的唐代幽都县所属的部分乡、村，可推测保大乡的大致范围。

幽都县保大乡北线与昌平区安集乡交界：

清乾隆年间，北京地区出土的唐崔载墓志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十六日，窆于幽州幽都县保大乡杜村北一里之原”，铭云“保大之乡，桑干之湄”。据《北京出土唐代崔载墓志考释》考证，清代的海淀镇就在今日

① 鲁晓帆：《北京出土唐代崔载墓志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8期，第68—77页。

中关村西区广场西侧一带，即今天的北京海淀中关村广场南侧的丹棱街一带，应是唐幽州幽都县保大乡的杜村所在地，而今天的善缘街北口以北数里大致就是唐代幽州幽都县保大乡与昌平县安集乡的交界线了。

幽都县保大乡东线与礼贤乡交界：

1969年，北京西直门拆除南城墙时发现的唐侯元弘志云：侯氏葬“于幽都县界礼贤乡刘村之原”；民国初年西直门外出土的唐常俊墓志云：常俊“葬于蓟城北高梁河南礼贤乡之原”。北京西直门外有属于幽都县十二乡之一的保大乡。清代北京西直门外出土唐阎好问墓志云：好问“厝神于幽州之乾十里高梁岸保大原”。清代北京西直门外出土的唐王晟夫人张氏墓志云：张氏“礼葬于幽州幽都县界保大乡樊村之原也”。可知西直门外有唐礼贤乡和保大乡两个乡。2008年，北京西城区金融街丰盛胡同西口出土唐李正纶墓志记载李正纶“葬于幽都县礼贤胡村”。1956年，北京新街口外冰窖口出土唐张建章改葬志云：“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高梁河北原。”即今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一带也归礼贤乡管辖。1984年，北京西城区二里沟进出口大楼院内出土唐茹弘庆墓志云：“奉迁府君于幽都县刘庄□□。”这里刘庄与上述刘村应为一地。二里沟以东一带应属唐幽都县礼贤乡，即今北京西直门及外高梁南北到二里沟属于唐代幽都县礼贤乡。根据历年北京出土的唐墓志考证，鲁晓帆认为，幽都县的礼贤乡与保大乡之界线大致是在今西直门外动物园以西的二里沟路南北一线，即保大乡的东界。

隋、唐、五代时的村庄地名，直接见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者不多。从已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可知唐代幽州地区的一批村庄地名。^①在阜成门外甘家口一带有樊村，海淀一带有杜村，这两个村属幽都县保大乡。2005年，北京海淀区三虎桥一带出土唐阎晋及夫人马氏墓志载阎晋“改卜地于府城西北樊村，先茔在西北一里之原”。1959年，在西直门外紫竹院出土的唐范阳卢公夫人赵氏墓志铭云赵氏“葬于府城西北十里樊村之原”。1952年，阜成门外甘家口北京钢丝厂出土唐姚季仙墓志，谓咸通五年（864）“葬于幽都县界保大乡樊村之原”。1966年，在北京西郊八里庄出土唐耿宗倚墓志，载广明二年（881）十月二十七日“葬于幽都县界保大乡樊村”。综合以上诸志所记，唐代在今甘家口、八里庄、三虎桥之间有个樊村，属幽都县保大乡。唐代幽州保大乡之樊村范围较广，今天的海淀区紫竹院大致在樊村的范围内。

① 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辽金隶属宛平县

(一) 辽代属析津府宛平县

后晋石敬瑭为逐鹿中原、争当霸主，向契丹求援，割幽云地区于契丹。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分置西京道和南京道，以云州为西京、幽州为南京。

938年，辽太宗将幽州（今北京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定为“幽都府”，《辽史·圣宗本纪》记载：“开泰元年（1012）十一月甲午朔……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析津府，名称来自“以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宛平县，取《释名》谓“燕，宛也，宛然以平”之义。

如海淀文管所收藏的海淀出土契丹国银青崇禄大夫行秦国王府校尉兼监察御史武骑尉丁公墓志铭记载：“清宁三年（1057）岁次归葬于析津府宛平县礼贤乡北彭里村先令公之莹。”

1. 辽初沿唐部分旧名

辽初多沿用唐代旧称。辽代析津府即唐与辽初的幽都府，唐与辽初的幽都县即辽之宛平县。

据《契丹交通史料七种》中宋路振《乘轺录》记载：“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这证实了辽南京城内的多数坊名直接沿用唐代的。辽南京城内的设置和管理基本上承袭了唐幽州城的规制，也以两个附郭县（直属县）分理东、西界，最初称蓟北县、幽都县，后来改称析津县、宛平县。“唐分蓟县，置幽都县，同为幽州治。辽改蓟县为蓟北县，建为陪都，为析津府治，领州县若干。析津、宛平二县依郭，为府治。”^①

而辽初，地名常常是保留唐幽都县旧称。如西城区新街口豁口出土的辽太师尚父张俭之子张嗣甫墓志由其弟张嗣宗撰文：“重熙五年（1036）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燕京幽都县礼贤乡胡村里，就太傅先莹北吉地礼也。”辽太师尚父张俭志载，张氏远祖是汉代大相张良之后代。张嗣甫的堂伯（叔）父的葬地张琪墓志记载：“太平四年（1024）葬于幽都府幽都县礼贤乡北彭里之先莹。”^②

2. 辽名称混合唐旧县名及辽新生乡名

辽初沿用唐代旧称。例如，海淀文管所收藏一块海淀出土唐大中……卫大将军墓志铭：“葬于蓟城西幽都县幽都乡石槽之原。”

① 彭雪开、王殿彬：《北京古今地名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② 齐心：《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考》，《考古》1983年第11期。

1990年6月，丰台区永定路石榜村附近出土辽李熙墓：李熙“统和六年（988）十二月二十四日寝疾，终于燕京通坊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八，葬幽都县衣锦乡石曹村仁化里从吉兆也”^①。

石槽村由唐代的幽都县幽都乡石曹村改为辽代的幽都县衣锦乡石曹村。

3. 西直门内外地区隶属宛平县仁寿乡

1969年于北京西城桦皮厂出土辽张俭墓志，谓重熙二十二年（1053）正月二十九日“启手足于圣宗皇帝所赐之第”，“以其年五月十日归全于析津府宛平县仁寿乡陈王里”，是知辽代在今北京西直门内桦皮厂处有村名陈王里，属宛平县仁寿乡。又在西直门外百万庄曾出土丁洪墓志，谓天庆元年（1111）六月“即归葬于宛平县仁寿乡陈王里”。又1958年百万庄出土皇辽故太子左卫率府率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县商铁都监云尉丁公墓志，谓其卒于官所，“夫人以其年（天庆三年，1113）八月十二日葬公于宛平县仁寿乡陈王里，先茔之左”，可见陈王里占有今西直门内外地方。

（二）金代属大兴府宛平县

金代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金代在今北京地区的政区地名，与辽、宋相比，新设的地名有燕京路、中都路、大兴府等，废弃的政区地名有南京道析津府、析津县等，相沿不改的政区地名有宛平县、良乡县、昌平县、潞县等。

1956年，海淀区百万庄二里沟出土金故宣威将军宣徽使张汝猷墓志，谓泰和七年（1207）六月“葬于宛平西陈村”，引海淀区百万庄出土的辽末丁文道墓志，知这里在辽代有个陈王里，属宛平县仁寿乡。金张汝猷所葬之宛平陈村，当即辽之陈王里。

三、元代属大都城宛平县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通惠河开通，广源闸成为帝后京郊游易舟的别港。水面十顷余，相当于紫竹院公园的面积。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广源闸在西直门西七里，通惠河第一闸广源闸的修建，成了此地的标志性建筑，在元之后的文献中，可见广源闸之原、广源闸不远、广源闸之北等叙述，广源闸和白石桥成为此地的指代性标志。

元代里社制度较为严密。《元史》云：“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

① 孙勖、胡传耸：《北京出土辽代李熙墓志考释》，《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今仍有元代村名的孑遗。《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据明初编纂的《图经志书》记载了北京地区各州县。

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一生经历了世祖、成宗、武宗、英宗、泰定帝和文宗数朝。其《归田类稿》析津陈氏先茔碑铭载：于京师闲过所寓，析津春秋九十有三卒，改兆“宛平漆园之樊村”。

邓文原《巴西集》载：畿都漕运司判官元凯之父早居燕卒，“葬于宛平县之樊村”。

元翰林直学士、拜侍讲学士袁桷所著《清容居士集》载：开府同三司太傅上柱国、追封蓟国公、谥忠哲梁公，是夕薨，年四十有六，“葬于宛平之樊村”。

元儒四家之一黄溥著《金华黄先生文集》载：“故奉议大夫同知，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事傅公，既卒……奉祖父及母吴氏之柩，葬城西十里樊村漆园之原。”

从文献看，元初依然保留唐时的樊村名称。

高粱河畔，紫竹院北，自元以后逐渐成了一个新的村落——“畏兀村”。

元朝时，西域人地位较高，是军事、工商与宗教的支柱，而畏兀儿更是西域人中的佼佼者，当时在朝中做官的大部分人，都是畏兀儿人。他们很多人就在元大都娶妻生子。

元代程钜夫《雪楼集》记载，忽必烈身旁有一位近臣，名孟速思，此人先仕于元太祖成吉思汗，又辅佐忽必烈。孟速思死后，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出内帑、买地京西高粱河之土，以礼葬焉，特谥敏惠公”。后来，孟速思的儿子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阿失帖木儿死后，也与其父同“葬高粱河之滨”。由此，元朝时期高粱河畔作为畏兀儿人墓地的传统开始出现。

孟速思的女婿，名为廉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深得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忽必烈甚至称他为“廉孟子”，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葬于宛平之西原”。关于“魏公村”说法的由来，有人认为是为纪念廉希宪父子。逐渐地，以畏兀儿人陵墓为中心，很多畏兀儿人生活在这周围，形成了“畏兀村”。^①

^① 周泓：《魏公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四、明代属宛平县香山乡

明代北京村落数量激增，村落类型也呈现多样化。如军屯、民屯、皇庄、陵庄、戍营等，其主要因素是大批移民的充实。移民主要从事屯田牧养或土木营建，基本上都落户平原地区。

明清时期是海淀主要地名基本定型的阶段。海淀区所在的部分地域，自明代开始成为北京西郊的园林风景区。明代紫竹院地区水面虽有减少，但迎来了寺庙的鼎盛期，寺庙集中的地方，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园林风景区，周边村落逐渐增多。

（一）从墓志看香山乡

1949年后海淀出土明弘治尚膳监太监黄瑜墓志铭：“葬于都城西宛平县香山乡海甸之原。”

1949年后海淀人民大学出土明正德尚膳监太监傅锦墓志铭：“于都城西香山乡南海甸（淀）之原。”

1997年理工大学出土的明正德神宫监太监李瑾墓志铭：“榑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小南庄之原。”

1949年后海淀索家坟出土明正德御马监太监李公墓志铭：“外北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广源闸之原。”

展览路胡同出土的明嘉靖丁恭墓志铭：“都城之西属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广恩之则。”

2002年海淀北洼路摩托罗拉大厦附近中国新兴建筑集团工地出土明嘉靖明内官监左少监庆墓志铭：“宛平县西直门外香山乡广源闸之原。”

1987年国家图书馆银杏树附近出土明正德内官监太监彭喜墓志铭：“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镇国寺之原东左……香山之原水深土厚。”

海淀白石桥五塔寺村真觉寺出土明成化年间御用监太监钱义墓志铭：“敕建真觉寺于都城西香山乡。”

1949年后出土明嘉靖神宫监右少监台村杜江墓志铭：“城西宛平县香山乡广源闸之原。”

1949年后海淀出土万历年间御马监太监萧准墓志铭：“葬于出西直门外香山乡白石桥之侧。”

1949年后出土明正德御马监太监王钦墓志铭：“都城西宛平县香山乡悯贤祠左……终湖山之东广源之北千载佳城悯贤祠侧。”

1949年后出土明弘治尚膳监太监刘公墓志铭：“葬于西直门外去广源闸不远永禧寺之傍地。”

魏公村出土明嘉靖李明道墓志铭：“葬于西直门外广源闸之原。”

综上所述，明代的“香山乡”大致范围是今天海淀区山前的绝大部分，也包括石景山区东部的一小部分。在历史上可谓大“乡”，其范围远远超过今天香山街道办事处和四季青镇所属辖区。也可以说历史上“香山乡”曾是一个面积广大的行政区。^①

此时墓葬基本定位于紫竹院周边，香山乡广源闸之原。广源闸作为著名的地理标志，进一步为人们广泛使用。

（二）从文献及墓志看紫竹院周边的村落

在北京郊区各区县的村落记载中，时间跨度较长又较连续的是明、清及民国间的宛平县，明代的《宛署杂记》、清康熙《宛平县志》《光绪顺天府志》等书对明清宛平县属村庄都有记载。

特别是明代《宛署杂记》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对北京城内外县、乡、村皆有记载，但地名略有异同。这两部著作都记载了京城西半部的情况。

明代的大兴、宛平是京师的两个倚郭县，县的衙署都在京城之内。大兴县署在教忠坊（今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大兴胡同），宛平县署在积庆坊（今西城区厂桥街道办事处地安门西大街中国妇女报社所在地）。二者的辖境大体上将北京城及其郊区分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隶属于大兴县，西半部则是宛平县的范围。这样，每个县不仅包括内外城墙围起来的城区，还有城外面积更加广阔的乡村。

北京西城区二里沟出土张公墓志。国家图书馆存墓志拓片，墓志记载：“钦差守备紫荆关兼提督易州等处都知监太监张公以疾卒于官。上甚悼恤之——命有司具脚力送棺柩还京以葬酬其劳也。侄斌卜于都城西直门外香山乡昭应村之原，营公之墓将于七月十二日葬焉。”^② 成化年间，昭应宫附近，以其为名的村落，昭应村曾经存在过。

2001年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6号（中国气象局）出土明弘治处士静庵邵公与何氏“合葬于西直门香山乡之乖狗村”；海淀文管所存□□□赐冠带吴公墓志铭：明弘治六年“葬西直门外乖狗村之原”。明中期（弘治、正德年间），至晚至嘉靖年间，气象局周边为乖狗村。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是一本类似地名录的薄册子，写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作者张爵是锦衣卫的指挥使，“由于职责所在”，“予见公

① 户力平：《历史上的京西“香山乡”》，详见海淀区党史地方志网站。

② 图见《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摭成编，名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书中所记的街巷胡同具有较高的完整性与可靠性。据记载，“阜成西直关外，共七铺……北中路八里庄、西家店、西张华、半边店、东田村、东张华、西田村工村、石井村黄村、平果村、狼山、杨家庄、北营村、磨石口、北新安、畏吾村、南营儿、小营儿、小西门、乖狗村拐山、下庄儿、广源闸、麦庄桥”。

至少明嘉靖以前，紫竹院周边有北边的畏吾村，东北的乖狗村，西边的麦庄桥、八里庄等。

《宛署杂记》问世于张爵写出《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33年之后，它不仅记录了几十年间城区西半部街巷数目的增减及其名称的发展变化，而且提供了关于北京西部乡村聚落的系统记载，成为区域历史地理和地名学研究的宝贵资料。

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沈榜担任顺天府宛平知县，他关心时事，搜求掌故，撰写了《宛署杂记》这部著作，并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将其刻印出版，留下了关于明代北京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第五卷的“街道”部分，实际上就是一部宛平县街巷村落的地名录，再加上简要的方位、里距等记载，全县街巷村落的地理分布历历在目。这些村落显然并不是明朝才产生并命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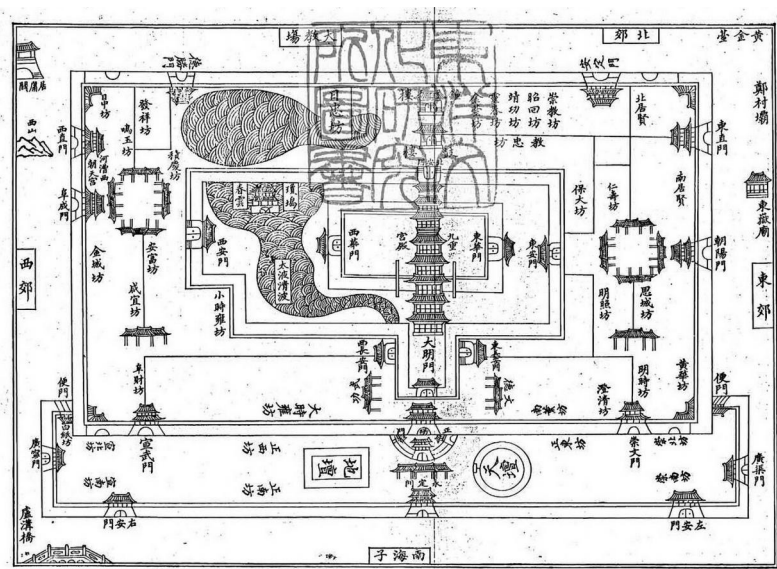


图1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图

《宛署杂记》显示北京五城中的西城全部属于宛平县，中、北、南三城与大兴县分治。除了北京城的西半部之外，宛平县所辖的地域还包括京西的广大乡村。沈榜著录的 328 个村落，就成了迄今所见最早的系统记载京郊村落的宝贵文献。

宛平县

1. 县之正西有二道：一出阜成门，一出西直门。

(1) 自阜成门二里曰夫营（西城区阜外南、北营房），又一里曰二里沟，又二里曰四里园、曰钓鱼台、曰曹家庄、曰三虎桥，又四里曰八里庄。

又分二大道：一道二里曰两家店、曰松林村、曰阮家村（东、西冉村）、曰田村，又七里曰黄村、曰黑塔村、曰七家村、曰新庄村、曰北下庄村、曰撅山村，又八里曰磨石口，又二里曰高井村，又五里曰麻峪村，又五里曰五里坨，又五里曰三家店……

一道自八里庄八里曰南田村、曰羊望店、曰拱扒村、曰宛家村、曰核桃园、曰朱哥庄、曰枣林村、曰沈家村、曰魏家村、曰打靛厂、曰要哥庄、曰田哥庄、曰张义村、曰吴家村、曰瓦窑头、曰东安庄、曰鲁国、曰南下庄、曰八角庄……

(2) 自西直门五里曰白石桥，又三里曰豆腐闸（广源闸），又三里曰麦庄桥（麦钟桥），又四里曰南务村（南坞），又五里曰小屯村、曰馒头村……

2. 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郎桥（高粱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魏公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海淀镇），其旁曰小南村、曰八沟村、曰牛栏庄、曰中务村、曰北务村、曰普安店、曰卧佛寺、曰碧云寺、曰香山寺、曰瓮山寺、曰白家滩、曰小石窝、曰新庄村、曰高丽村、曰周家巷、曰南安河、曰北安河、曰幞头村、曰大觉寺、曰孟窝村、曰东山村、曰香芋沟、曰杨家坨、曰寨口村……

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到《宛署杂记》，紫竹院周边地名显著增多。

2015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海淀区潘庄三期开发项目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明代竖穴土圜墓，墓葬位于海淀区三虎桥 6 号院，志盖阴刻篆书“敕封承德郎户部山东清司主事继房公，元配赠安人陆氏，继配赠安人姜氏高氏合葬”，万历三十年（1602）启原配三位夫人之墓而合葬于“七贤村祖茔之次”。

以上文献及墓志铭显示，紫竹院周边地名有我们熟知的白石桥、广源闸，南边的三虎桥村、七贤村，北边的苇孤村（魏公村），西边的麦庄桥、

松林村、八里庄，东边的乖狗村、二里沟等，经过几代发展，北京周围的村落总数逐渐在增加。

五、清顺治年间现“紫竹院”名称

海淀区所在的部分地域，自明代开始成为北京西郊的园林风景区，到清代形成了以“三山五园”为标志的极盛时期。最晚在清初顺治年间有“紫竹院”地名。

清初八旗圈地现象严重。清初征占的大量官民田地，一部分作为皇室官地，设立皇庄；其余按照身份的不同，分配给满洲王公大臣和八旗官兵，设立田庄、庄屯。例如，顺治二年（1645）题准：给亲王、贝勒、贝子、公等大庄每所地一百。如清初郑王园寝的建设等。德国参谋处制量部绘监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印北京图，已显示王爷坟、万寿寺、潘庄。

白石桥附近出现村庄。清法式善写《白石桥》：“近河三五家，生计鱼虾贱。”清宝廷有诗句：“石桥值村肆，足疲聊小住。”“过桥寻旧径，河畔有人家。村落带疏柳，亭台杂乱花。芳田随水曲，粉壁逐山斜。小憩呼儿伴，空林鸟不哗。”^①

清钱载《荦石斋诗集》：“白石庄西路，寻诗步履偕……肥割花猪肉，鲜和豆腐羹。”农家村舍生活气息浓郁。位于紫竹院西侧的松林村，“在昌运宫西半里许，地名松林庄”。

六、民国

民国时期，村落总数逐步增加。

民国四年（1915）《实测京师四郊地图》记有郑王坟、胡家楼、白石桥、广源闸，西边的万寿寺、松林村，南边的三虎桥、潘庄等地名。《北平大学农学院建设试验区工作区域略图》（1927—1937）有七贤村。

民国三十六年（1947）《北平市城郊地图》有白石桥、紫竹院、胡家楼、广源闸，西边万寿寺、昌运宫、松林村，南边三虎桥、潘家庄、七贤村等。

①（清）宝廷：《偶斋诗草》《上巳同公玉伯从野步遇又章白石桥村肆小饮》《上巳后十日携二儿富寿白石桥闲步用去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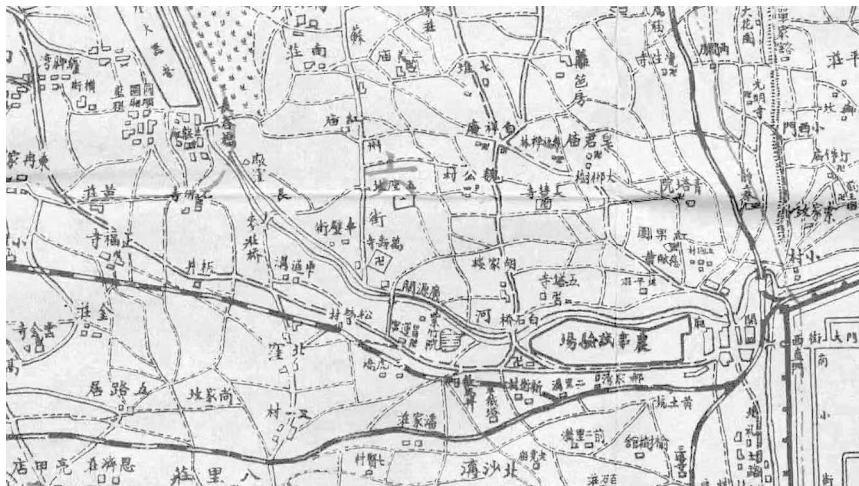


图2 民国三十六年（1947）北平市城郊地图

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郊六区分局法华寺、昌运宫、紫竹院、红庙村户口调查表》^①，显示了民国时期的紫竹院村。

胡家楼村出现。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工务局、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等关于修筑西直门至青龙桥公路、涵洞、白石桥等工程及市民关于被占房产事宜的批、通知、函、呈》^②提到王诚彬在西郊西直门外白石桥以北大道路东路边胡家楼村移坟请求补贴一事。《京师警察厅西郊区署关于白石桥之于得水请领该村铁瓶的呈》^③，当事人于得水白石桥村的村民。

七、寺庙对村落的影响

明代王廷相（1474—1544）一生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明史》称他“博学强记，精通经术、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王廷相针对社会弊端大胆提出改革主张并予以推行。其《西山行》：“西山三百七十寺……碧构珠林照城郭……九州珍宝集京都，遂使私门敌内帑。”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太监们“人间富贵尔所有，不虑生前虑生后”“假借佛宫垂不朽”而挥金如土，大建寺庙，“释迦释迦尔亨会，慈悲反受豪华累”的历史真实。因此，出现“碧殿琳宫，三辅林立……虽三家村，莫不有梵焉”的盛况。京

①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J181-006-02552。

②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J017-001-01426。

③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J181-018-17744。

城内外以及郊垌边地，僧寺约千所，半是前明太监所建。“如宛平一县，版图仅五十里，而二氏（指释、道）之居已五百七十余所。”当然，这么多寺庙并非全是明代太监们的新创，有些则是旧寺重修的。

这种现象对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必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寺庙建筑本身使原有村落规模扩大，村容改观，村名变更，并为村落发展带来活力。这是先有寺庙，后建村落的情况。比如万寿寺、五塔寺、紫竹院等地名的先后出现等。因此，紫竹院因庙而名，因寺庙建筑而名。因名而竹，并非因竹或似竹而名。

厘清历史上紫竹院位于何乡，是研究紫竹院地区历史文化的关键和基础。地区文化发展，离不开其地区历史变迁的大环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明确研究目标。

参考文献

- [1] 尹钧科、孙冬虎：《北京地名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年版。
- [2] 彭雪开、王殿彬：《北京古今地名源流考》，中国社会出版社 2021 年版。

福荫紫竹院

福荫紫竹院位于紫竹院公园西北侧，主殿风景秀丽，庙前古树浓荫，碧波粼粼，在民间享有一定的声誉，曾被老百姓称为“官庙”，即皇家行宫。清乾隆十六年（1751）至二十六年（1761），清高宗弘历为其母亲崇庆太后（孝庄圣后）庆祝六旬及七旬寿，在“紫竹禅院”的西侧建“福荫紫竹院”行宫。行宫规制不大，宫门三楹，全盛时，门上端悬挂横额一方，上书“福荫紫竹院”五个大字，及九楹两层楼阁一座，庄严雄伟，中悬匾额一方，上书“报恩楼”三个大字，两匾额相传为乾隆御笔。

光绪九年（1883）至十一年（1885），刘素云等对福荫紫竹院进行重修，改名为福荫紫竹道院。国家图书馆存有样式雷紫竹院地盘全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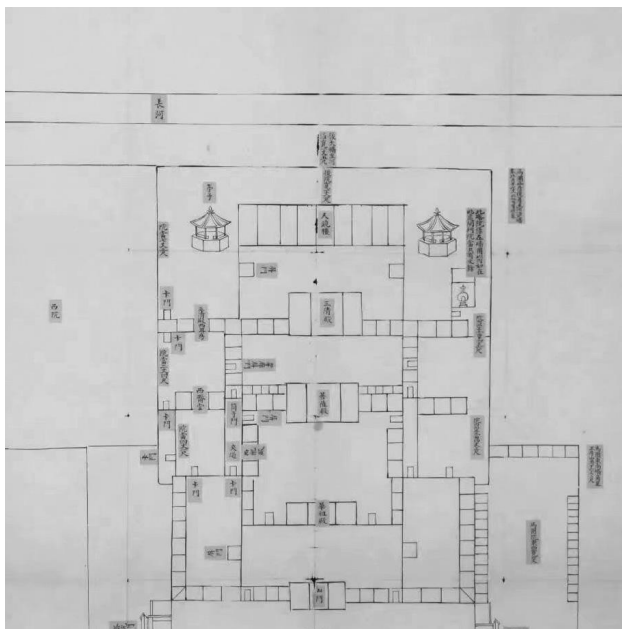


图 1 样式雷紫竹院地盘全样图

“兰若依芳渚”“烟月澹鸥波”，如此美景使紫竹院成为帝后皇亲乘船西郊游的中途休息之处，两岸更因此成为繁华之地。尤其是光绪时期，紫竹院

是慈禧、光绪的少坐休憩之所。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二十四日领侍卫内大臣处有咨文，题名为《皇太后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至紫竹院少坐等行程事宜事致内务府》^①，是目前查到的慈禧、光绪最早到紫竹院的记录。据文献记载，从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光绪皇帝到紫竹院“少坐”29次，慈禧早膳或少坐紫竹院约10次。

一、紫竹院官员设置及管理

作为皇家行宫，紫竹院设相应的管理官职。

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二十日《紫竹院备差官员苑役单》记载：“苑丞钟林、文斌，苑副启昌、福集，以上均各赏银二两。委署苑副文伸、文廉，柏唐阿吉英、吉恒、钟麟、恩连，以上各赏银一两。备差园役等三十六人共赏银三十两。”^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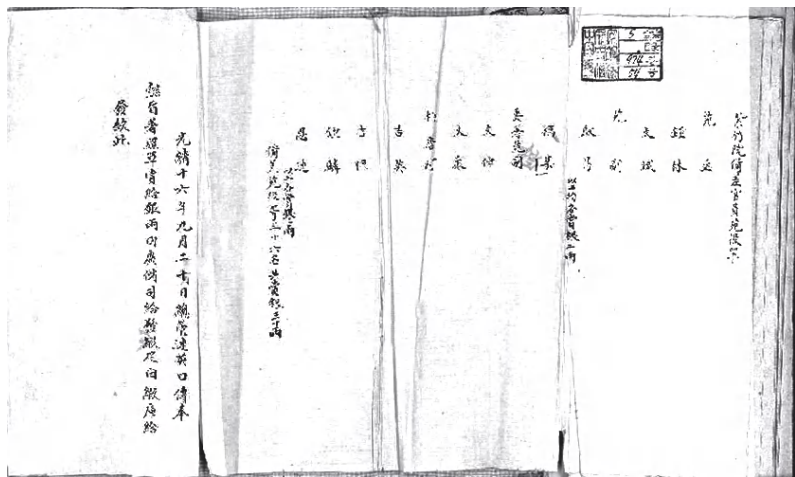


图2 紫竹院苑役单

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初九《奏为紫竹院问到备差官员等银两代奏谢恩事》记载，奉宸苑晋祺等代奏紫竹院苑丞钟林、苑副、委署苑副等“仰沐天恩”。

紫竹院隶属奉宸苑，苑丞为钟林，七品官职。苑丞，官名。内务府所属奉宸苑及园囿、行宫等处属官，于行宫、园囿等处设置，分掌各园庭看守、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13-002-000321-0052。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3-01-000-0005554-0204-000，光绪十六年（1890）呈赏紫竹院备差官员苑役银两数月清单。

值宿、管理、修缮等事。原名“总管”，乾隆十六年（1751）统一名称为“总领”，乾隆二十四年（1759）闰六月复改为“苑丞”。其品秩不一，奉宸苑所属为六品职衔，余六、七品兼用，食八品俸。拜唐阿，为满文译名，意为“执事人”“受差之人”。清各衙门、内廷、军队中无品级的办事人员均称“拜唐阿”，其称一直沿用到清末。约有四十人管理紫竹院的日常，其间经过几次役员调整。

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初四，《呈接管紫竹院拟派设官员人数清单》^①记，紫竹院酌拟派设官员园役人数：官员一员，由钓鱼台调往……四员，官役十六名。以上人员等拟由三海各处筹拨。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初七日题名《奉堂谕继园值班员役等拨归万寿寺紫竹院当差文封》^②，对紫竹院杂役进行了调拨。紫竹院杂役人员与继园杂役人员等一并由皇室调配。（继园位于北京西直门外乐善园之西，俗称“三贝子花园”，道光时期名为可园，清末改称继园，光绪年间并入皇家，后与乐善园一起改为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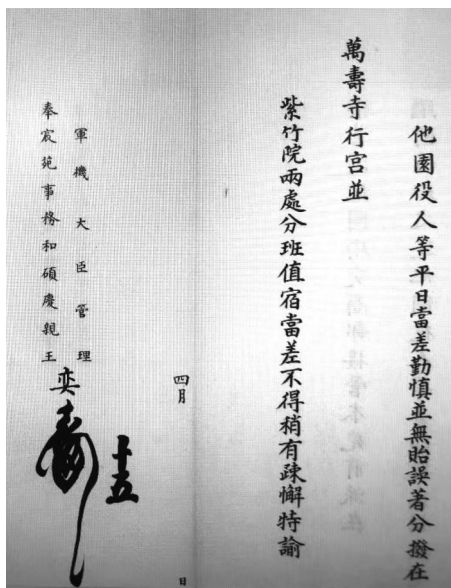


图3 奕劻签发的紫竹院园役的公文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04-002-000979-0028000。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08-032-000046-004000。

二、紫竹院内家具等物件设置及支出

光绪年间，紫竹院内房间由德兴隆木厂商人承修。光绪十七年（1891）题名《呈紫竹院香供煤炭等项添行应放各款银数单》^①，记载如下：

紫竹院香供、煤炭、蜡烛、茶药等项每年共用银五百七十两又。

紫竹院住宿官员、看守园役人等饭食每年共用银九百二十两又。

紫竹院添买家具、笱帚，培养牡丹、各种果木成做花园等项，每年共用银二百五十两。

紫竹院预备湖差、湖饰、各处殿座房间并津贴官役人等备银四百八十两。

河道挑挖、长河淤浅补打、泊岸人夫饭食等项共用银八百四十两又。

长河一带捞割杂草人夫饭食等项共用银四百二十两。

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二十四日题名为《领到承修紫竹院房间等工银两并无短少事》中提到，林阜俊领到两千两整银。^② 总计，紫竹院当年家具、茶香及杂役等项合计年支出三千余银两。加上修修补补，年花费约数千银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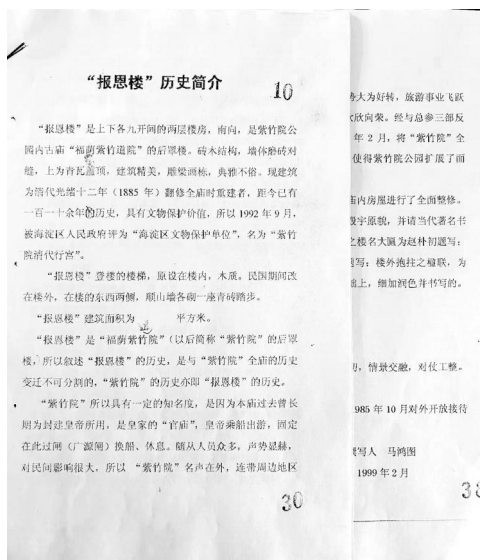


图4 公园档案存马鸿图撰写的报恩楼简介

三、报恩楼西侧九间房

在公园档案中，存有马鸿图撰写的《“报恩楼”历史简介》。简介称，报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3-5554-20400。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08-032-000031-0040。

恩楼西侧院之“九间房”是供大臣、侍卫等休息使用的。

紫竹院又是万寿寺的“下院”，万寿寺建有皇帝的正式行宫，而“紫竹院”也被称为“行宫”。一般情况下，皇帝是在万寿寺驻跸，而王公大臣等多在紫竹院落脚休息。在《清宫档案》的奉宸苑文件中记载：

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据紫竹院呈报李总管口传，奉皇太后懿旨，紫竹院迤西添盖房两所，给御前大臣、乾清门侍卫等坐落。钦此。

现今报恩楼西侧院之“九间房”，似是其中一处之遗存。

随着中国帝制结束，福荫紫竹院行宫随之荒废。后其用途几经变化，1983年2月，紫竹院公园全面接管福荫紫竹院，经过整修，1985年10月曾短暂对外开放。2013年紫竹院公园开始复建、布展。修葺一新的福荫紫竹院于2014年对社会开放。

慈禧、光绪与紫竹院行宫

福荫紫竹院在光绪十一年（1885）得到重修，潘祖荫撰写碑文，极尽为光绪、慈禧歌功颂德之能事。

光绪年间，慈禧、光绪经常往来于西郊与紫禁城之间，慈禧乘坐的船名为“镜春舫”，光绪乘坐的御船名“云水号”，御船行驶于长河之上，紫竹院在长河中段广源闸之东，为换船之所，亦是其休息之地。据统计，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期间，光绪 29 次来“紫竹院少坐”，慈禧亦约 10 次来“紫竹院少坐”，有后人称其休息的报恩楼为“慈禧太后梳妆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及《光绪帝起居注》都有关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紫竹院的记录。

一、慈禧太后于紫竹院进早膳、小憩

潘祖荫撰书《福荫紫竹院碑》曰：“……足以焜耀于兹寺者，则有报恩楼焉。所以恭祝皇太后、皇上万岁万万岁。亿万慈仪，垂裕符泰阶于三台；鸿号显扬，播徽音于万国。皇上承颜，有喜介福无疆，薄海臣民，同深欢忭。”

据传报恩楼二层，为慈禧太后梳妆楼，并遗存一古香古色梳妆镜。



图 1 修复后的慈禧穿衣镜（紫竹院行宫存）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二十四日领侍卫内大臣处有咨文，题名为《皇太后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至紫竹院少坐等行程事宜事致内务府》^①，记皇太后乘轿出阜成门至紫竹院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乘船至涵虚堂少坐，用膳毕未初，阅观水操毕，乘船至玉澜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乘轿至紫竹院少坐，乘轿入阜成门。光绪十八岁，正月大婚之后，亲政当年，慈禧与光绪乘轿早晚两次至“紫竹院少坐”。

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十八日《皇太后至万寿寺拈香等事行程单》^②记，午后，乐寿堂乘船至广源闸，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步行御座房少坐，乘轿至紫竹院少坐，乘轿入阜成门。

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十二日《圣皇太后至万寿寺拈香等事行程单》^③记，卯正二刻，太后从乐善堂乘船至广源闸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紫竹院少坐，进早膳毕，乘轿过阜成门。

光绪十九年（1893）《圣母皇太后至万寿寺并龙王庙拈香行程单》《为皇太后至万寿寺并龙王庙拈香行程事致总管内务府衙门》^④记，七月二十三日卯正二刻，皇太后乘轿……出阜成门至紫竹院少坐，用膳毕，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下轿乘船至龙王庙，拈香毕，乘船还乐寿堂，驻蹕颐和园。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二十二日《为著定皇太后至万寿寺并龙王庙拈香行礼行程表》^⑤记，皇太后从倚虹堂码头乘船至紫竹院码头下船乘轿，至紫竹院少坐，乘轿至紫竹院码头，乘船至广源闸，下船至万寿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十三日《皇太后至万寿寺拈香还仪鸾殿路程事》^⑥记，皇太后午时，由乐寿堂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步行至御座房，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乘船至紫竹院码头，下船乘轿，至紫竹院少坐，再乘轿至紫竹院码头，乘船至倚虹堂。

慈禧有时出阜成门乘轿至紫竹院，大多乘船至紫竹院，或从倚虹堂至紫竹院码头小憩，再至颐和园，或从颐和园乐寿堂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到万寿寺拈香后，再至紫竹院码头，在紫竹院少坐，用膳后回宫。特别是光绪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13-002-000321-0052。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13-002-000303-0136。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13-002-000304-0173。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13-002-000304-0165、05-13-002-000304-0075。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13-002-000315-0146。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13-002-000313-0054。

十五年（1889）三月，慈禧一日早晚两次到紫竹院少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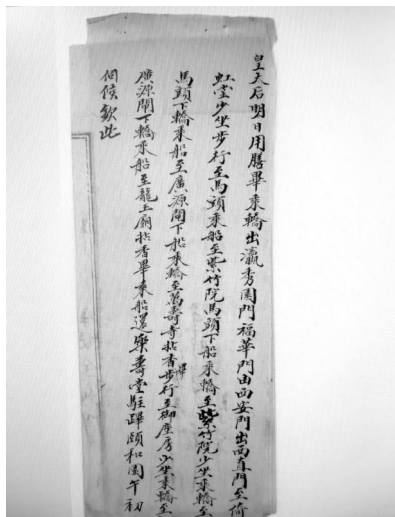


图2 慈禧“少坐紫竹院”的记载

二、光绪皇帝紫竹院少坐

《光绪帝起居注》记载光绪皇帝“紫竹院少坐”达29次之多。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光绪帝大婚并归政，慈禧加徽号“寿恭”二字。三月光绪亲政，慈禧加徽号“钦献”二字。此时徽号全称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



图3 慈禧坐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历史展）

1. 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二十五日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龙王庙拈香，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

2.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二庚寅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龙王庙拈香，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颐乐殿。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涵元殿。

3.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六日甲午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涵元殿。

4.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十日戊戌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涵元殿。

5.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十五日癸卯，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

6.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二十六日甲寅，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颐乐殿。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玉澜堂。

7.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二十八日丙辰，上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卯刻，诣紫竹院少坐，驾还涵元殿。

8. 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初八日乙丑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涵元殿。

9. 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十八日乙亥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驾还涵元殿。

10. 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初四乙未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涵元殿。

11. 光绪十八年（1892）岁次壬辰夏八月十六日辛未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

12. 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二十八日癸未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

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颐乐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涵元殿。

13. 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初八日癸巳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颐乐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涵元殿。

14.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二十七日丁未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龙王庙拈香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

15.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初四日癸丑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

16.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十二日辛酉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涵元殿。

17.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二十日己巳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涵元殿。

18.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二十九日戊寅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宫。

19. 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初五日甲申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宫。

20. 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初六日乙酉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宫。

21. 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初七日丙戌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养心殿。

22. 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初八日丁亥，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玉澜堂。侍晚膳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涵元殿。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大寿，加徽号“崇熙”二字。此时徽号

全称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同年，万寿寺修缮完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失利。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士子公车上书。后党重新占据上风。两年中光绪忙于国事，没有来紫竹院的记录。

23. 光绪二十二年（1896）岁次丙申八月初一日甲子卯刻，上诣紫竹院少坐，至龙王庙拈香，诣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驾还玉澜堂。

24.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初六日己巳寅刻，上诣社稷坛行礼（先期斋戒三日），驾还养心殿。卯刻，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颐乐殿侍晚膳看戏。戏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玉澜堂。

2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二日乙亥，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玉澜堂。

26.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五日戊寅，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玉澜堂。

27.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二十六日己丑，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殿，侍晚膳看戏。戏毕，跪送皇太后。

28. 光绪二十二年（1896）岁次丙申九月初一日甲午卯时，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殿，侍晚膳看戏。戏毕，跪送皇太后还乐寿堂，驾还玉澜堂。

29. 光绪二十二年（1896）岁次丙午九月十六日己酉，上诣紫竹院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玉澜堂。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再未踏足紫竹院，而慈禧从颐和园往返紫禁城多中转于万寿寺小憩拈香。紫竹院自此鲜有慈禧、光绪的身影。

紫竹院位列宫廷孤本《香山路程图》

紫竹院初为天然湖泊，湖底有泉，积水成泊。河风滋润土地，闪烁古老文明的光晕，沿河文明在高梁河水中孕育启蒙，激发人们对净心佛教、进德道教及智慧真理的追求。清澈的河水，荡漾着千年的历史、文化。

风景优美的紫竹院作为皇家西郊行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清光绪时期孤本《香山路程图》以传统山水画法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的地理信息，甚为罕见，是有关静宜园和三山五园的重要文物。紫竹院被清晰标注，位列舆图之上。《香山路程图》对研究北京历史、民俗、建筑、河流、园林景观皆有价值，同时对研究紫竹院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



图1 《香山路程图》(颐和园藏)

一、绘制机构

《香山路程图》当为清代宫廷绘画机构如意馆奉命绘制。当时舆图多由如意馆绘制。康雍乾三朝如意馆隶属皇帝管理，同治、光绪朝其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其又分“画作”和“舆图处”，直接承接皇帝交下的活计，是专门管理、制作图画和地图的机构。如意馆的画师，康熙朝时，有禹之鼎、郎

世宁、焦秉贞等。

二、绘制内容

《香山路程图》中绘制内容，可分“聚落、建筑、军事、交通、分界、产业、其他”等，计有百余处。其中聚落有六郎庄等，军事则绘有官兵值班房、堆拨、健锐营等，建筑有紫竹院、三虎桥等。



图2 《香山路程图》目录（颐和园藏）

三、绘制时间

根据《香山路程图》描绘的多处地点及建筑，可以判断與图绘制的时间段。如神机营、光明殿、颐和园、海军衙门、万寿宫、紫竹院、新建宫门等，结合历史时间节点信息、其中所绘图像可知，《香山路程图》绘制年代应是1894年至1895年之间，即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正是刘素云等重修福荫紫竹道院完成十年之际。

册中亦绘有龙旗船、凤船，意义颇值考据。龙旗船、凤船的绘制，有研究者认为应是慈禧及光绪皇帝的出行之御船。绘制年代与《光绪帝起居注》所记光绪少坐紫竹院的时间大致相吻合。其间，光绪曾十余次光临紫竹院。

四、以“贴黄”形式清晰标注其里程

《香山路程图》属于形象画法，此为宫廷皇家绘画和與图所特有的一种形式，突出描绘御路、桥梁、村镇、津渡、驿站、塘铺、衙门，每段道路

亦有大量“贴黄”，上面又用小楷恭书建筑名称、距离等，注记里程，反映了古今交通道路的传承与变迁。图中以山脉、河流、城池、建筑为基本要素，着重绘出联系城镇间的道路，以体现沿着道路行进时向两侧观看的亲身体验。

《香山路程图》中，路线极为详尽，距离的测量也十分严谨。图中各处标注距离准确至毫厘。如“由七圣祠至三虎桥二里八分一厘二毫”“由三虎桥至紫竹院一里一分四厘”“由紫竹院至广源闸一里三分三厘”“由广源闸至圣寿观（兴胜庵）一里二分七厘”，可窥其用心。

五、装帧形式

《香山路程图》中，途经金鳌、御河桥等地，经长河、紫竹院再到香山静宜园的“御路”，即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游玩路线。

寻常舆图如康熙时《皇舆全览图》，多尺幅巨大，不利于随身携带。故《盛京舆图》以“棋盘装”形式，将之不断分割裁剪，最后装帧。而此《路程图》的装裱形制为线装，偏向方形，形制罕见，是国内仅见的清内府彩绘舆图线装本。

《香山路程图》体量较大，七十余开，应是如意馆中资深画家所作，而当中又以传统画法绘制山水，甚富笔墨妙趣。总之，此图对研究紫竹院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

乾隆、慈禧与广源闸

高粱河是大都城区通往西郊的黄金水道。从瓮山泊到广源闸一带水位落差大，水流急下，上游河道的水不易积存，水位低难于载舟，因此建桥闸截断水流，使闸的上游积蓄水量，达到载舟的水位，实现河道行船。在紫竹院一带的广源闸，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去往西郊需在此藏舟换船，此处为历代帝王换舟之场所，乾隆尤爱吟咏之。

一、乾隆诗咏广源闸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其文治武功颇为后世称誉。乾隆帝儒雅风流，热衷诗词，一生著文吟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

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六年（1761）为崇庆皇太后六旬、七旬寿诞，广源闸两岸紫竹院、万寿寺得到重修，并留下御用贺寿图。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卷二《川至迎长》部分，再现了乾隆十六年广源闸两岸的风景。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胪欢荟景图》册之《香林千衲》图，再现了乾隆二十六年的两岸风景。在乾隆泛舟玉河的近百首诗词中，至少有以下八首提到广源闸的诗：

乾隆二十五年（1760）《万寿寺》：“广源闸隔水高下，至此长河例换船。”

乾隆三十年（1765）《自高粱桥进舟由长河至昆明湖》：“依水园存乐善名，兰堤几转面前迎。径过自是慵游览，不为忙乘风利行。广源闸限水高下，登岸因之又换舟。”

乾隆三十一年（1766）《自长河进舟至昆明川路即目得诗六首》：“广源闸限水高低，登陆易舟复进西。川路何妨较常浅，节宣原为灌鳞畦。”

乾隆三十四年（1769）《自长河泛舟至万寿山杂咏八首》：“广源闸限水高低，有事更船更向西。”

乾隆三十五年（1770）《自高粱桥泛舟由长河回御园即景》：“广源闸隔水高低，那畔兰舟傍岸蹊。易舫川途还便进，不须白业访招提。”

乾隆三十六年（1771）《御制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沿缘即景杂咏》：“广源设闸界长堤，河水遂分高与低。过闸陆行才数武，换舟因复溯洄西。”

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广源闸易舟过万寿寺至昆明湖登陆回御园沿途即景杂咏》：“广源一闸界东西，水截长河高与低。舟不可通应易进，早看舢舨候前堤。花宫窈窕枕长川，云水僧人跪道边。”

乾隆三十九年（1774）《长河泛舟入昆明湖至廓如亭登陆沿途揽景杂咏》：“一闸高低两水阑，精蓝万寿枕河干。”

乾隆关于广源闸的诗清楚告诉我们，广源闸水隔高低，必在此御舟换船，所以广源闸必有东码头、西码头，做换船之用。万寿寺前的码头，为广源闸西码头。广源闸东码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慈禧的行程单中有清晰的描述。

二、慈禧行程单中的广源闸码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十三日、六月初十、九月二十二日《皇太后至万寿寺拈香还仪鸾殿路程事》《为圣母皇太后前往万寿寺并往醇亲王府圆寓所》《为皇太后至万寿寺拈香还仪鸾殿》记，慈禧经广源闸东码头下船，乘轿至西码头。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慈禧从故宫到颐和园，往返经广源闸东、西码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十一日《为皇太后召见毕至万寿寺拈香等事宜行程事》记，皇太后乘轿出福华门西三门、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用膳毕，乘轿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轿，乘船至龙王庙。拈香毕，乘船至水木自亲码头下船，步行至乐寿堂驻蹕颐和园。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十八日《圣母皇太后至万寿寺拈香等行程单》记，圣母皇太后从乐寿堂步行至水木自亲码头，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至御座房少坐。进早膳毕，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轿，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二十七日《圣母皇太后至万寿寺拈香等行程单》记，四月初四，圣母皇太后由西三座出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船，乘轿至西码头下轿，乘船至水木自亲码头，下船步行还乐寿堂。诣佛前拈香毕，圣驾驻蹕颐和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七月，三十二年（1906）六月、七月，三十四年（1908）九月慈禧行程单都有准确的广源闸东、西码头的上下船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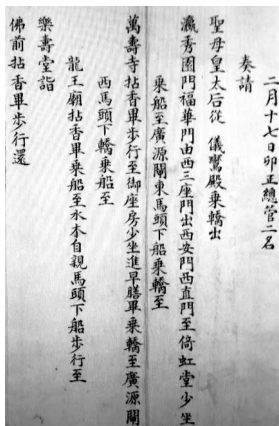


图1 光绪二十四年（1898）慈禧在广源闸东码头、西码头乘船的记载

三、紫竹院码头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二十二日，慈禧从倚虹堂码头乘船至紫竹院码头下船。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十三日午时，慈禧从乐寿堂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步行至御座房，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再乘船至紫竹院码头，下船乘轿至紫竹院少坐，再乘轿至紫竹院码头回宫。紫竹院码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已有。约是修复万寿寺后，修筑的紫竹院码头。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样式雷《紫竹院添修门罩码头等图样》，虽未标明绘制时间，但雷氏图样大约诞生于这一时期。如今在紫竹院行宫北墙外沿岸尚存有砌筑的青石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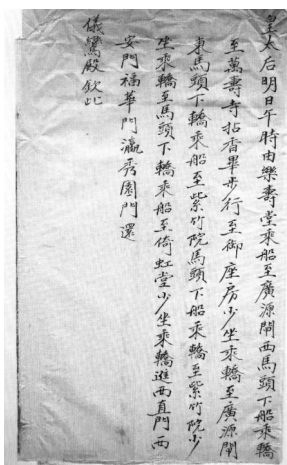


图2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慈禧在广源闸西码头、东码头、紫竹院码头上下船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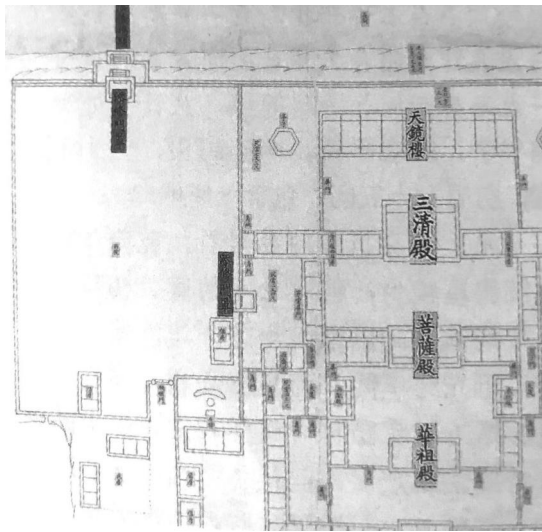


图3 样式雷《紫竹院添修门罩码头等图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的十二年间，可查到的慈禧于故宫与颐和园之间往返约有 10 次，分别于广源闸东、西码头更换船只，并数次在紫竹院码头停靠。广源闸三个码头在光绪年间曾被频繁使用。

第二篇 景物篇

白石桥畔古园林

中关村南大街曾被称为白颐路，因有桥，老百姓俗称白石桥路。《析津志辑佚》说，白石桥始建于金代，有三拱。明王嘉谟《白石桥》：“纷衍石桥路，西山野望初。中流白鹭起，两岸绿杨疏。泉贮团仙籁，钟鸣隐佛庐。所嗟尘市远，不得更踟蹰。”生动描绘了古代白玉石桥的形态特征。

《蓟邱集》云：“巴沟达于白石，以入于高粱。”巴沟水自青龙桥流入海淀丹棱汛与高粱水汇合于白石桥处。明屠侨《画景》：“白石桥西绿竹林，青松亭外白云岑。何人闲睡三万日，鳧鸭碧波江水深。”风景如画的白石桥，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去西郊御园时必经之地，也是京西重要通衢。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元以来皇家寺庙、园林多建于其畔。

一、白石桥西元代大护国仁王寺

《析津志辑佚》：“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可见护国仁王寺位于白玉石桥以北，广源闸以东，今国家图书馆及其以西大片区域。因建于高粱河畔，又名高粱河寺。“庚午至元（1270）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重门复殿，金碧交辉，巍巍煌煌，为京师诸宝坊冠冕”，营建奢华，“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元文宗泛舟玉泉，常“幸护国仁王寺”。察必皇后赐予大量资产为其永业。据《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记载，当时在全国拥有土地六万三千余顷，并有人户、林木、矿冶，寺产之巨实为罕见。为此“建总管府统于内，置提举司提领所分治于外”。护国仁王寺的专设管理机构名为会福院，院使秩正三品，专司营缮、赋税等内外事宜。不算其他水陆资产，只寺院本身就有殿宇 175 间，房舍 2065 间。按《大都图册》载，国朝都城之外西建大护国仁王寺及河南岸昭应宫，“寺宇宏丽雄伟，每岁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万民瞻仰焉”，热闹非凡。

二、白石桥畔白石庄

明代京西白石桥畔有一座花园，为驸马都尉万公的白石庄。明陆应阳《广舆记》谓白石庄在白石桥北，故取以名，其景多柳。“驸马万氏白石庄前

为白石闸，临流数柳，差存风概。”^①今首都体育馆等地，应是在明代白石庄的范围。

《燕都游览志》记载：“白石庄园中，台榭数里，古木多合抱，竹色葱蒨，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园亭当为第一。”白石庄有爽阁、郁冈亭、翳月池，是一座以山水花柳为景观的自然山水园，一年四季有景可赏。“乘闲西出郭，高柳覆沦漪”“尊酒邀清赏，名园迥不群”^②，京师仕人乘车坐轿来园赏景，络绎不绝。

“水东万柳围，水西诸寺拥。净绿草根齐，远黛山腰拱。”^③白石庄规模大，建筑不多，但每一建筑四周皆种植烟柳。园中以烟柳景观取胜，有“杨柳非花树，依楼自觉春”之意。《帝京景物略》写白石庄可谓精彩：“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闲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柳溪之中，门临轩对，一松虬，一亭小立柳中。亭后台三累，竹一湾，曰爽阁，柳环之。”山阴张学曾《爽阁》诗云：“疏雨偶然过，青山晚近人。全凭高阁爽，共仰月华新。树转尊前影，花愁暗处春。客喧无一醒，灯火觉相亲。”“台后池而荷，桥荷之上。亭桥之西，柳又环之。一往竹篱内，堂三楹，松亦虬。海棠花时，朱丝亦竟丈。老槐虽孤，其齿尊，其势出林表。后堂北，老松五，其与槐引年。松后一往为土山，步芍药牡丹圃良久，南登郁冈亭，俯翳月池，又柳也。”^④

白石庄虽以柳取胜，亦有竹湾、龙松、古槐、海棠、芍药、牡丹等，“略种名花佐柳妍”^⑤。松树姿态盘曲苍劲，多年孤槐势出林表，海棠花开红丝长坠，其中有数十亩牡丹，“雨枝苔上绿，风朵锦回文。入幕香初铤，移灯影乍纷”^⑥“分香妆阁照，择圃几瓶栽。朵朵初方蕊，垂垂今正开”^⑦的牡丹，生机勃勃，使人赏心悦目。

明姚希孟谓：“游万都尉园，崇轩曲沼，亦觉有致。”^⑧透过诗词，可窥当年白石风景，历史文献也记下了昔年的故事。

①（清）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70年版。

②《帝京景物略》载漳州张燮《游白石庄》、凉州吴惟英《白石庄看牡丹》。

③（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白石桥》。

④（明）刘侗：《帝京景物略》。

⑤（明）阮泰元：《白石庄》。

⑥（明）吴惟英：《白石庄看牡丹》。

⑦ 张学曾：《白石园看牡丹》。

⑧（明）姚希孟：《循沧集》中《游西山小记》。

明万历十三年（1585），隆庆皇帝的女儿，万历皇帝的同母妹，公主瑞安下嫁官中都尉万炜。万历赐予万驸马一处位于白石桥北岸的庄园。万驸马历经万历、泰昌（只29天）、天启、崇祯四朝。崇祯十七年（1644），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李建泰代帝出征，万炜以七十多岁高龄、宗室最年长的驸马身份祭告太庙。不久便是甲申国变，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上吊，万炜与其长子万长祚死于战乱，次子弘祚投水而死，长祚妻李氏亦赴井而死。

在白颐路（中关村南大街）邻近白石桥处，路东桥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见高高的土墙竖立，很多老人都曾见证过此景，有人推测是白石庄遗留的残垣断壁。

三、白石桥西清代郑王园寝

明代白石庄西有清代郑王园寝，即清开国元勋济尔哈朗家族的墓地。光绪年间画家常卯的《五园三山图》上标有“郑王园寝”。

郑王，清朝开国元勋济尔哈朗，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为开创清朝基业，征战有功。辅佐朝政，为年方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个辅政王之一，曾加封“信义辅政叔王”称号，颇有名望。死后赠祭葬银万两，置守陵园十户，并立碑纪功。

一些文史研究者认为，郑王坟是明代废园“白石庄”改建的陵园基地。谈迁《北游录》：“己酉朱太史以奉命上故乌金王香，时厝于白石庄。”乌金王，即郑亲王济尔哈朗。朱太史^①奉命将济尔哈朗棺暂厝于白石庄，说明郑王坟与白石庄曾同时存在。

白石桥的郑王坟，葬有济尔哈朗及其长子富尔敦、次子济度、三子勒度，还葬有他们的福晋、侧福晋，有坟墓8座。据说，慈禧太后每次西游行舟过此均起立向北致礼。

（发表于2014年《北京日报》，收录时有删改）

^① 朱之锡，号梅麓，别称朱太史，浙江义乌人，清初治河名臣，顺治时期历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等职，代表作有《河防疏略》。

白石桥与白石闸

金代紫竹院地区河流纵横，湖泊遍布，是人们从中都城去往西郊的必经之地，白石桥应运而生。《析津志辑佚》说，白石桥始建于金代，有三拱。

一、关于白石桥

据金史记载，金大定与泰和年间，曾两次大规模疏浚高粱河，其中在泰和五年（1205）曾修白玉石桥一座。1999年水利部门再次疏浚高粱河道时，在真觉寺（位于高粱河北岸，又称五塔寺）前的河道下方（动物园内）发现了不少带有人工琢磨痕迹的大石，以及古人修桥时用于连接石缝的铁锭。文物专家勘察认定，这是古代白石桥的基石。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往上游开挖河道，开通了从昆明湖到紫竹院的渠道，引水入高粱河，增辟水源，使湖水量增加。金代白石桥，建于郭守敬引白浮山泉，忽必烈修建通惠河之前，跨高粱河，方便旅人通行。

今天的动物园西墙处过去有一岔道（叉道），当地老人常常提起。兴教寺始建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兴教寺成化敕旨碑》载，兴教寺“其界东至叉道，南至大道，西至观垣，北至河岸”。岔道即从金中都出发，至西郊，跨高粱河的道路。元大都建成后，从西直门出来，大约今天动物园西墙外，斜插至白石桥路，达海淀。附近的老人也常讲，他们儿时常走这条岔道。《紫竹院志》记载，首都体育馆原为低洼三角地，曾归紫竹院管理。《清实录》记载，首体三角地位置是泊船的水泡子。

真觉寺前动物园内发现的小桥正好位于方圆大厦与动物园的交界处，笔者认为金代白石桥位置应在五塔寺前白石桥处。此路线，符合时人（金中都出城北行）的行走路线规律。真觉寺门前的白石桥应在金代白石桥的大致位置，可能是后人重复利用石板重建的。

金代为何在此建桥？这里是道路过高粱河的地方，金中都通往居庸关的古道由此经过，因而修建了石桥。这符合《析津志辑佚》的记载：“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拱，金所建也。庚午至元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其地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



图1 动物园内白石桥



图2 真觉寺前动物园内白石桥

桥的建设与金元时期的河道变迁有关，金代白玉石桥架于改道前的高梁河上，所以桥在元代高粱河南。白玉石桥建设早于护国仁王寺，元代通惠河建设拉直了河道，至元二十九年（1292），依托至元七年（1270）建好的护国仁王寺建设新的白石桥，其位置才是今天白石桥的位置。桥下河水自元始通向大都城。

今天白石桥一带的古桥遗迹至少有以下几处。

第一处是白石桥，为单孔闸桥，在桥址可以看到元代遗物。



图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白石桥

第二处是动物园内的白石桥遗迹。金白玉石桥应该是使用了汉白玉。

第三处是白石桥西国家图书馆南门前的长河中，1998年整治长河时，在河底出土了一些建筑基础的枕木。这些枕木只是在圆木的一侧砍出一个平面，并不像广源闸那样锯成木板。在河底平铺枕木，横竖两层铺设。枕木正好位于寺庙遗址的前面，有可能是寺前的桥梁遗迹。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元代护国仁王寺前的小桥（亦有可能是金绳桥，金绳为佛经用语，不一定跨于金水河之上）。

第四处是2001年，在西直门外大街白石桥立交桥工程中，于白石桥路口西近200米处的西直门外大街下面发现的不晚于元代的沟渠遗迹。该处出土有砂层、灰色淤泥、木桩和沟渠旁的建筑物夯土等，不排除附近有桥梁或水利工程的可能，^①也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横跨于金水河之上的桥，因为金水河此处必定有桥。每年二月初八举行盛大佛事活动，帝后从平则门（阜成门）出城，一定先过金水河，再过高梁河桥，然后才能到达护国仁王寺。

二、关于白石闸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郭守敬引白浮山泉至元大都，至元二十九年（1292）建白石桥，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命名通惠河：“帝自上都还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赐名曰通惠。”

^① 2010年4月20日，海淀区第三次北京市文物普查资料Ⅲ-3海-22，调查人宋晓明，海淀区甘家口街道首都体育馆南路北端，距首都体育馆西南250米，发现古建筑——桥涵码头白石桥，于1997年改造白颐路时拆除。

为保证通惠河供水充足、逆水行舟，郭守敬决定建闸控制水流，共修建了 24 座闸。《元史》中记载了所有闸的名称、顺序与数量，《日下旧闻考》对此予以引用：“通惠河之源，自昌平县白浮村开导神仙泉……至高丽庄入白河。上下二百里，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西水门外会川闸二、万亿库前朝宗闸二、海子东澄清闸三、南水门外文明闸二、魏村惠和闸二、籍田东庆丰闸二、郊亭北平津闸三、牛店溥济闸二、通州通流闸二、高丽庄广利闸二。”不难看出，二十四闸未含白石闸。那么白石闸是否是广源闸下闸呢？

至元二十六年（1289），郭守敬修建通惠第一闸广源闸。广源闸，有上下两闸。毫无争议，今天的紫竹院西，万寿寺东，尚存者为广源上闸。广源下闸，有研究者认为，即是广源上闸下游二里的白石闸。北大岳升阳教授在《中关村南大街的元代遗址》一文中指出，广源下闸在广源上闸东约 300 米处，1998 年长河通航工程施工时出土。根据此地的地势，笔者认同岳教授的观点。如果白石闸为广源闸下闸，那么它应是与广源闸同年（至元二十六年）建设，而不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建。《析津志辑佚》在记述通惠河闸时说：“自西水经护国仁王寺西。右始：广源闸二，在寺之西。”从记载知，寺址在广源闸上下闸的东面。“水经护国仁王寺西”可以印证广源下闸与护国仁王寺的大致位置。

元代修建通惠河时，已经在高粱河上建了广源闸和会川闸，为什么还要建白石闸？岳教授认为应是为大护国仁王寺的需要而兴建的。

至元二十九年（1292）白石闸修建时，已有察必皇后的大护国仁王寺。至元七年（1270）建设护国仁王寺时，元大都还未建成，寺前定会与寺院同时建成简易小桥，方便出行。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设广源闸，至元二十九年（1292）通惠河通航，同年建设新的白石桥，延续至今。建白石桥一是为方便寺院出行，二是为通惠河通航。

白石闸不仅调节来自广源闸的白浮泉水，同时调节巴沟之水。《蓟邱集》云：“巴沟达于白石，以入于高粱。”巴沟水自青龙桥流入海淀丹棱汛与高粱水汇合于白石桥处。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白颐路，东西单行道，东边是原来的老路，西边为扩建的路，东西路中间有一条小水沟，直达海淀，如果这条小沟是“巴沟达于白石，以入于高粱”的河渠，那么，白石闸可以起到调节巴沟水与白浮泉水的作用。

目前可查文献中，明代申时行《大明会典》、王鸣鹤《登坛必究》、吴

道南《吴文恪公文集》提到宛平县青龙闸、白石闸、广源闸、高粱闸、澄清闸。

明周梦旸《水部备考》、清录泽洪《行水金鉴》，都言白石闸元至元二十九年建，广源闸在白石闸西二里，白石闸在西直门西六里，高粱闸在西直门外往北一里许。

明末清初谈迁《北游录·纪卹》云：“寺（真觉寺）古槐二，门直白石桥……故驸马万炜之白石庄，花树差存，前为白石闸。”谈迁，明末清初史学家，他在顺治十年年底至十三年春（1653年11月至1656年3月）寓居北京，此间曾数次往游西山、海淀一带。可否这样理解，真觉寺前为金代建设白玉石桥，其稍西，白石庄前的白石闸（今天的小白石桥位置）为至元二十九年建。谈迁用了白石桥和白石闸以区别两桥。

《日下旧闻考》与《北游录》一致，称：“（真觉寺）前临桥，桥临大道，夹道长杨，绿阴（荫）如幕，清流映带，尤可取也。”《日下旧闻考》所记白石闸之桥今尚存，即今天的小白石桥。

三、白石桥的建设

白石桥历经几代风雨及多次维修。清官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康熙十二年浚玉泉山一带河道，增修高粱桥、白石桥诸闸坝。”

北京市档案馆存《北平市工务局、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等关于修筑西直门至青龙桥公路、涵洞、白石桥等工程的公函、呈》^①显示，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二十六年（1937）间，白石桥进行了维修，顶柱、石板等进行更换。

白石桥一建成，便成为地标性建筑，成为元明清仕人的钟爱。清代法式善写《白石桥》：“雪液松根流，烟水溪头溅。泻入杏花西，斜阳红一片。”戴文灯有诗：“系马曾游处，青帘白石桥。曲栏依窈窕，古塔郁嵒峣。画本才横幅，花枝尚短条。银河通尺五，未敢问轻桡。细水才如涧，涛奔怒不流。虹梁收别壑，雪瀑溅高秋。但少香茆屋，从添白酒筇。何时携钓具，真作漫郎游。”

今天，白石桥依然在静静地向世人诉说着过往。

^①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J017-001-01399、J017-001-01426。

四、白颐路



图4 白石桥及白颐路

20世纪从白石桥至颐和园的路称为白颐路。现分段改名为中关村南大街、中关村大街、中关村北大街。

白颐路，是阿兰·B.雅各布斯在《伟大的街道》中唯一提到的中国街道，曾是通往西北郊的公路，也是名冠京城的风光大道，被称为“一条由树木成就的伟大街道”：

在中国的北京，有许多仅由树木成就的伟大街道。在那座城市，这种类型街道的数量颇多，都具有不同的宽度与设计，但是最明显、最突出的却是经过友谊宾馆综合建筑群前的那条街道，它是一条进出市中心的干道……在街道的沿线紧密地种植树龄不同、种类不同的树木，两排甲种树木，有30年树龄，旁边是几排乙种树木，或许10—15年树龄，还有其他几排丙种树木，或许刚种上不久。

广源闸趣话

位于万寿寺东的广源闸桥建于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修建期间，为了便于把长江下游的漕粮北运，郭守敬引白浮泉，开凿通惠河，为节制水流，沿河建闸，广源闸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号称“运河第一闸”。

从瓮山泊到广源闸一带水位落差大，紫竹院地区位于“海淀台地”的东南端，水位落差很大，水流急下，上游河道的水不易积存，水上难以载舟。因此在河道上建立了桥闸，靠桥闸来截断水流，积蓄水量，使其可以载舟，实现在河道上行船。

一、豆腐闸的由来

“广源设闸界长堤，河水遂分高与低。”广源闸落闸时，闸东之水深不满尺；提闸后，可行龙船。元明清三代帝后沿长河巡幸，多途经广源闸，因大船无法通行，须在此登陆换船。元《析津志辑佚》载：“肃清门广源闸别港，有英宗、文宗二帝龙舟。”明代帝王赴西山登高、观禾，都要乘龙舟行于长河。清代帝后出宫西郊行，多过广源闸。万寿山颐和园落成，在广源闸两岸修筑码头和行宫，以便登岸休息，更换龙舟，乾隆御制诗有“广源闸限水高下，登岸因之又换舟”“有事更船更向西”之句。

紫竹院、广源闸、三虎桥三组地标性建筑，犹如近乎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坐落于这一地区。^①民间有“南有天飞，北有广源”之说，讲的是以紫竹院为核心的两座重要的河桥，即南边的“三虎桥”和北边的“广源闸桥”。《帝京景物略》记：“三虎桥亦曰神虎桥，桥四石虎，万历中，其一虎夜逸，晓得之田间，北去桥一里，不更返也。”雍正《畿辅通志》记：“神虎桥在西直门外双林寺西二里。桥四石虎万历中，一夜逸去，遂改今名（三虎桥）。”因此，民间又称之为“天飞桥”。广源闸汇集了来自西山所有的水源，经昆明湖东流至此，“广源”二字就是广汇水源的意思。桥上行人如织，桥下画船如梭，相映成趣。《长安客话》记：“出真觉寺（五塔寺）循河五里，玉虹偃卧，界以朱栏，为广源闸，俗称豆腐闸即此。闸引西湖水东注，深不盈尺。

^① 距离参考《香山路程图》。

宸游则堵水满河，可行龙舟。缘溪杂植槐柳，合抱交柯，云覆溪上，为龙舟驻处。”《日下旧闻考》记：“土人呼为斗府闸。”据说原来闸的北面曾有一座斗母宫，后转音叫“豆腐宫”，人们就把广源闸称为斗母闸，久而久之，叫走了嘴，斗母闸就叫做豆腐闸了。

关于豆腐闸的来历，20世纪90年代初，王同喜等老师傅专门寻访了当地的村民。据住地老人讲：“紫竹院的墙外，紫竹院村东北角的住户没有几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松林村合过来些住户。再早住的有张家、洪家、曹家、孙家、窦家等，这个地方曾叫豆腐闸，窦家是个大户，广源闸的大片土地都是他家的。老掌柜的早年死时，停灵11天，大出其殡。他儿子叫窦忠华，也叫窦二，有70多岁了，搬到南池子那边住了，闸归他家管，所以叫豆腐闸。窦忠华的爷爷原是在清宫里焯素菜的，在宫里做事，置了不少土地，广源闸周围的土地大都是他们家的。有豆腐闸之称，不是因为他家卖豆腐，而是因为他们窦家负责看闸。”

二、文献中记载的广源闸设管理人员

明代广源闸设闸官闸吏一人。嘉靖年间，所属衙门宛平县司吏十三名，典吏二十五名，广源闸闸吏一名。^①万历年间，广源闸闸官一员。^②

清代广源闸曾设闸官闸夫二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裁银解部广源闸夫一名，工食银五两。^③嘉庆朝曾设广源闸闸官二人，嘉庆十三年（1808），裁宛平县属广源闸闸官一人。最终广源闸闸官恢复为一人。^④

三、广源闸设闸应早于元代

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设广源闸，发现旧时砖木，“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畚鍤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得地中旧砖木，时人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⑤这说明元朝以前，广源闸处已有木闸的痕迹。

元代先设木闸，后改石闸。元宋褰《燕石集》记：“视地形创闸，附崖

①（明）申时行：《大明会典》。

②（明）沈应文：《顺天府志》。

③（清）章学诚：《（乾隆）永清县志》。

④《钦定大清会典》。

⑤（清）魏源：《元史新编》，岳麓书社2004年，第2056页。

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庆丰其一也。后二十年，当至大四年诸闸浸腐，宰相请以石易为万世利。”元各闸初建皆用木闸，武宗至大四年（1311）改用砖石，泰定四年（1327）改建完成。

四、历代的维护维修

通惠河通航后，其上游常是泥沙俱下，需不断清理河道，以保证漕运和帝后水行西郊。历史上多次疏浚、修葺。《元史·河渠志》记载：“延祐元年（1314）四月，都水监言：自白浮瓮山，下至广源闸堤堰，多淤淀浅塞。源泉微细，不能通流，拟疏涤。由是会计工程差军千人疏治。”^①清嘉庆八年（1803）三月广源闸船坞得到修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支领修理广源闸下船坞库房添买砂滚砖等项所需钱两事呈稿》记录广源闸下船坞、库房的基本框架：“广源闸下船坞库房三间，面阔八尺五寸，进深一丈，柱高八尺，前接抱厦三间，头停瓦片并天沟，进深七尺，柱高八尺，前四房檩接一檩，后五檩硬山成造头停布、筒瓦加陇。看守房三间，各面阔九尺，进深一丈二尺，柱高七尺五寸，径六寸五，檩硬山前后找檐……”

1964年，上游修麦钟桥水闸后，广源闸弃而不用。

1949年后，广源闸仍为木桥。1979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置栏杆。1998年，为了实现长河通航，并保护两株百年槐树，在广源闸南侧修建行船桥洞，将南侧的桥墩拆除了1/3，重新更换了水泥桥面，增加了汉白玉栏杆，于是，人们得以看到广源闸的建筑结构，即先在泥土中钉入大量木桩，再在木桩上横铺木板，木板上砌筑砖石桥体。

五、广源闸东龙王庙

据说广源闸过去有个大闸，闸板是四方的大方木做的，有一人高，桥底下石头上刻着“天下第一闸”字样。这个闸西边水位很高，有一人来高的水，桥底下闸板也很高，提闸时需几个小伙子在两岸桥头边往上绞，桥下闸板才能提起来。因为水位太高，如把闸板都提起来，水流下去，朝外的东八县都得被淹没了。据说东八县的人每年来广源闸进贡，到龙王庙烧香，请求不要把闸板都提起放水。

龙王庙位于广源闸东。明正德六年（1511）四月十五日在此立重修龙王庙记石碑，铭文曰：“西山玉泉注为西湖湖水中流，至广源闸之北岸立庙，

^①（明）宋濂：《元史》。

以祀龙王之神，盖欲资其威灵默佑也。”每逢京东的通惠河因天旱水浅，难以通行运粮船时，都有专职官员到广源闸桥畔的龙王庙祭祀水神，提闸放水。慈禧、光绪曾在此拈香。

（发表于 2015 年《北京日报》，收录时有删改）

元明清皇家御用码头

元大都，从莲花河水系迁徙到了高粱河水系之上。“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闸，以过舟止水”，有“天下第一闸”之称的广源闸即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流经紫竹院公园内的南长河，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上游河道，通惠河、长河及紫竹院湖都是元大都城的水利枢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大都城的城市供水、防洪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元代别港——繁华似江津

元代高粱河是大都城区通往西郊的黄金水道。郭守敬引昌平东南的白浮泉，“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今西直门）北入大都城”，然后再引向通惠河。通惠河的24座闸中，有6座在积水潭上游，即在高粱河上，用以控制水流。为便于船只去往西郊，紫竹院湖成为设坞藏舟、过闸换船的理想之所，因此在高粱河畔建广源闸别港。

元代《析津志辑佚》载：“肃清门外广源闸别港，有英宗、文宗二帝龙舟。”《燕石集》也载：“英庙文宗两朝御舟藏广源闸上别港。”《元史》有元英宗、文宗幸护国仁王寺泛舟西郊的记载。元代皇家敕建大护国仁王寺，寺建于高粱河之滨，又称高粱河寺。“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寺内西天梵相“天下无与比”。寺院规模宏大，“重门复殿，金碧交辉，巍巍煌煌，为京师诸宝坊冠冕”。其殿宇175间，房舍2065间，殿堂之多，占地之广，为元代诸寺之首。寺内有英宗小住的别殿。每年举行隆重的浴佛活动，“太后至太妃出驾于郊，施赏金帛，欢沃众心；百辟卿士，扬鞭于道约其不齐，咸蹈仪轨；士女扶老携幼，轩车接武，耸瞻如林……”场面宏大，热闹非凡。

别港亦是京师之人游息之地，广源闸西有亭临溪，一览广源闸别港风貌。《析津志辑佚》：“玉渊亭在高良河寺（护国仁王寺）西，枕河埂而为之。前有长溪，镜天一碧，十顷有余。夏则薰风南来，清凉可爱，俗呼为百官厅。盖都城冠盖每集于斯，故名之。”别港不仅气势宏阔，景色绝佳，繁华似江津，风物类南方，亦可以说是清代万寿寺苏州街的历史起源。

二、明代别港——月牙河

明初，白浮引水工程湮废，通惠河只剩瓮山泊和玉泉山泉水水源，别港水域面积收缩，广源闸上是座不能启闭的石桥，帝后嫔妃乘龙舟游览西郊必须在此下船过闸桥，然后再换乘闸桥上游的船只。为使船只畅行，在南岸绕过广源闸，另外疏通出一条河汉子，因其水面形如月牙，俗称月牙河，其东口通连长河，经紫竹院庙门前，绕过广源闸，至广源闸西的西河口再与长河通连。紫竹院区域是当时绕行御舟的河汉子。别港旁边还建有一座龙王庙，供奉龙王爷，以祈求风调雨顺，江河安澜，社稷平安。

20 世纪 50 年代，金梁先生所撰《北京城郊公园志略汇编》中称：“临近广源闸的南岸上，在明代时有一座庙，乃是明代‘别港御船坞’的龙王庙，及御船坞官员水手的办公地方。”《北京名园趣谈》也提到了明代道观龙王庙是“别港御船坞”。

《长安客话》记载，万历十六年（1588）明神宗“经西湖，登龙舟，后妃嫔御皆从。先水衡于下流闭水，水与崖平，白波森荡，一望十里。内侍潜系巨鱼水中，以标识之，方一举网，紫鳞银刀，泼刺波面，天颜亦为解颐’。水衡，是管理水利之官。皇帝出游，水衡在下游关闸闭水，水面上升，兹有“白波森荡，一望十里”的景象，“是时舳舻青雀，首尾相衔，锦缆牙樯，波翻涛沸。即汉之昆明太液，石鲸鳞甲，殆不过是”。《万历皇帝入跸图》描绘了万历皇帝乘船沿长河回宫的壮观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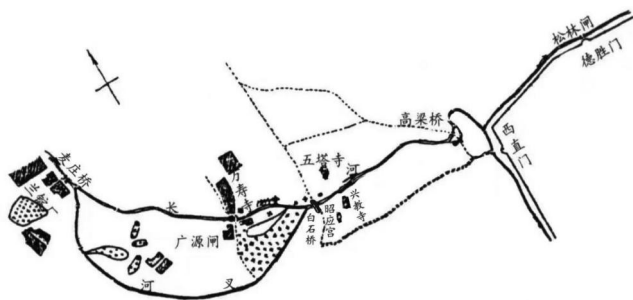


图 1 明代“别港”示意图

那么别港究竟在什么位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广源闸“距西直门七里，以今证昔，遗闾遗闸相连，可知即别港，亦可约略计矣”。遗闾遗闸即广源上、下闸。“广源闸在白石闸西二里，白石闸在西直门西六里。”广源上闸即今之广源闸，闸上有桥，下闸在上闸东近 300 米处，1998 年长河通航工程施工时挖出。

广源闸与白石闸间的地区，即今之紫竹院公园区域，广源上、下闸之间，即今天的紫竹院西部区域，紫竹院大湖，南、北小湖及长河南北岸广大地区是当年别港水域所在。

三、清代芦花渡

清代北京西北郊三山五园次第兴起，皇室泛舟出游的次数更加频繁。乾隆时期疏浚西山水泉，乾隆十六年（1751）在紫竹禅院西侧修建了一座行宫，宫门悬挂“福荫紫竹院”匾额，院内建有两层阁楼一座，庄严宏伟，中悬据说是乾隆御笔的“报恩楼”匾额。院内栽种从南方移植来的名贵翠竹，作为帝后皇亲乘船游颐和园中途小憩之所。乾隆有诗：“广源闸限水高低，有事更船更向西。万里若斯总殊致，庄生齐物盖难齐。道院禅宫郁相望，前朝创属拯人为^①。城孤窃势有如此，安得朱家社不移。”

同期建设苏州街，在“万寿寺之西路，北设关门，内有长衢列肆，北达畅春园”。出苏州街南口，临长河建了一座苏州式的茶楼，名“杏花村”，承袭了元代别港的酒肆繁华。在河滩上垒砌太湖石，河南岸遍种芦苇，仿照苏州城葑门外朝天桥港汊“芦苇深处，水乡风光”，命名为“芦花渡”，俗称“小苏州芦花荡”。皇太后游览了苏州街后，可在长河北岸“杏花村”茶楼饮茶，欣赏南岸芦花渡风光。《老北京旅行指南》记载：“紫竹林庙后有《芦花渡》之石碣，为当日遗踪焉。”

乾隆有多首关于广源闸、紫竹院及周边景色的诗：“长河廿里轻舟进，蓄眼清和霁色新。”“广源闸限水高下，登岸因之又换舟。”“画船六棹如舒翮，柳岸萦纡历几湾。”“乘凉缆急进舟轻，堤柳浓荫覆水清。”清戴文灯《广源闸观水》：“细水才如涧，涛奔怒不流。虹梁收别壑，雪瀑溅高秋。但少香茆屋，从添白酒筇。何时携钓具，真作漫郎游。”

乾隆时期，修缮一新的万寿寺两度出现在清宫绘制的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册中。乾隆十六年（1751）所绘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分四卷描绘了皇太后由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到紫禁城寿安宫的场面。在长卷中，画师绘画出沿途设置的各式各样的庆寿点景，其中第二卷《川至迎长》由长河畔万寿寺起绘，至西直门外高粱桥畔倚虹堂止。皇太后的仪仗行至万寿寺时，可见到河对岸的戏台。从万寿寺戏台图的背景可以看到烟波浩渺的水面，一眼望不到头，让人联想到《析津志辑佚》提到的“镜天一碧，十顷有余”的别港景色。

① 指明代太监冯保督建重修了万寿寺及下院紫竹禅院。



图2 乾隆十六年（1751）《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第二卷《川至迎长》中的万寿寺戏台
（故宫博物院藏）

光绪九年（1883），重建紫竹院工程开工。光绪十年（1884），挖长河的淤泥堆积于南岸成小土岗子。光绪十二年（1886），治理长河两岸，从西直门倚虹堂到颐和园绣漪桥，每隔两丈种植两棵水柳，水柳之间加种一株桃树。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下令奉宸苑在南岸小土岗子依山势遍种各色秋菊，取名九花山，驰名京城。紫竹院成为清朝帝后频繁拈香、少坐的庙宇之一，名噪一时。

慈禧太后去颐和园爱走水路，京城形成了一道风景——慈禧水道。这条河道串联了动物园、紫竹院和颐和园。一般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倚虹堂码头登船，皇帝、阿哥、格格等人随行，游船经过五塔寺，穿过白石桥，继续西行到达紫竹院。长河两岸柳枝飘逸，婀娜摇摆，轻抚水面，是著名的长河观柳景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显示，广源闸周边至少有三个码头：一是广源闸西码头，二是广源闸东码头，三是紫竹院码头。慈禧水道连接紫禁城与西山，途经诸多景点，还保留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位皇帝以及慈禧太后走过这条水路留下的人文趣事，“一条慈禧水道，半部清朝历史”讲述的就是御河与北京城的历史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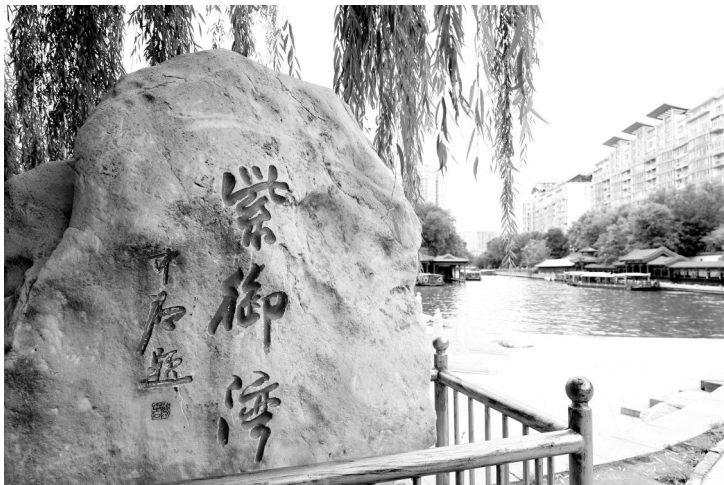


图3 今日紫御湾

1908年慈禧死后，隆裕皇太后在清王室风雨飘摇之际宣称永不幸游颐和园，长河御道因此弃用，两岸古迹随之荒废。

参考文献

- [1]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 [2] 蔡蕃：《元代水利家郭守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
- [3] 紫竹院公园管理处编：《紫竹院公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

元大都肃清门

在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会处，小月河南端，今天尚存一段 40 米长的月牙形土山，是元大都肃清门瓮城遗址。

“肃清”，有“肃杀”之意。“肃清门外春草青，背城曼衍趋郊垌，西山晓晴出苍翠，高下不断如连屏。道傍巨家乌鸟噪，寒食野祭道膻腥。沟深路狭雪泥在，缓控瘦马仍铃辔。”元吴师道描述了当年春寒料峭肃清门外踏青西山的情景。

北京旧城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指的就是明代京城内城九门，外城七门，皇城四门。而元代大都城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布局，东西城墙长 7400 米，南北城墙长 6650 米，共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有三门，北面两门。据说这是元大都设计者刘秉忠按传说中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形象设计的。其中，南面三门象征哪吒的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哪吒的六臂，北面两门象征哪吒的两足，其寓意是借用哪吒的法力，护卫都城，降伏龙王，解除缺水之患。

元大都城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其中肃清门（亦称小西门）位于都城西面，和义门北侧，是元代名将燕铁木儿的“凯旋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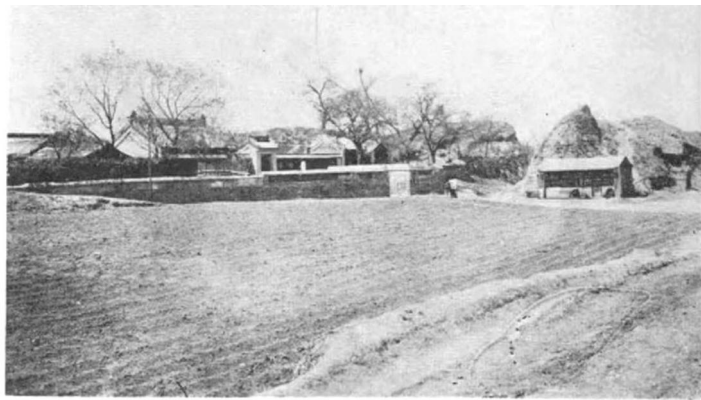


图 1 肃清门

致和元年（1328）七月十日，泰定帝驾崩于上都，泰定朝的权相在上都拥立皇太子即位，是为天顺帝。留守大都握有兵权的武宗旧臣、金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等人发动蓄谋已久的政变，奉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即位，是为文宗。

屠寄《蒙兀儿史记》：“燕铁木儿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聚观，汗召见，劳功赐宴兴圣殿。”宋濂《元史》记：燕铁木儿“是日凯旋入自肃清门，都人罗拜马首，以谢更生之惠……帝大悦，赐燕兴圣殿尽欢而罢，赐太平王黄金印，并降制书及赐玉盘、龙衣珠衣、宝珠金腰带等物”。

肃清门见证了燕铁木儿的辉煌，自此，燕铁木儿权势日盛，军、政、监察大权尽握于手。北京城内曾有燕铁木儿生活过的遗迹。据《燕京访古录》载，位于西城区北部小铜井胡同内，原有铜质井圈，外方内圆，上刻“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明正德年间重修了小铜井。自清代始称小铜井胡同，曾为正黄旗地界。

明洪武元年（1368），徐达经略元大都，缩其城之北五里，废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仍旧，改崇仁曰东直，和义曰西直，安贞曰安定，健德曰德胜。城墙最北部分在明初北墙南移时，遗存于城外，至今可见高达十余米的城墙遗迹，俗称“土城”，即今天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其西南小西门残址上，即肃清门瓮城券内，清嘉庆年间建有福庆寺，俗称小西门庙，为宝禅寺下院，供奉关帝、菩萨诸像，占地三亩，现无存。

肃清门承载了一段历史，见证了一个时代。虽然肃清门消失于流逝的岁月，而小西门作为地区名称仍沿用至今。

（发表于2015年《北京日报》，收录时有删改）

漫话京西海淀历史名街苏州街

海淀镇西南部，沿长河岸边，南北走向，在清代时，有一条帝王后妃去畅春园、圆明园的御道，长达数千米。当时沿街两侧楼堂店相连，附近为稻田水乡，颇似苏州的样貌，因名苏州街，是北京西郊历史名街。

苏州街繁华盛景的历史脉络，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别港。元代宋褫提到通惠广源闸风物类南方，“郊扉亭榭皆沽酒，石岸湾埼半鬻薪”，为清代苏州街的源头。

清代苏州街位于“万寿寺之西路，北设关门，内有长衢列肆，北达畅春园，为万寿街，居人称为苏州街”。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高宗弘历为其母亲崇庆太后庆祝七旬寿辰，自畅春园宫门外起，往南创建苏州街。大街的北口在畅春园宫门外和御路相接，大街的南口在万寿寺的西墙外，大街南北数里内的商店、戏院、饭馆、茶肆等皆仿当时苏州城内风貌而建。清代名医魏之琇惊叹：“楼馆青红百货俱，水村山郭似姑苏。小人近市真堪美，翻作人间大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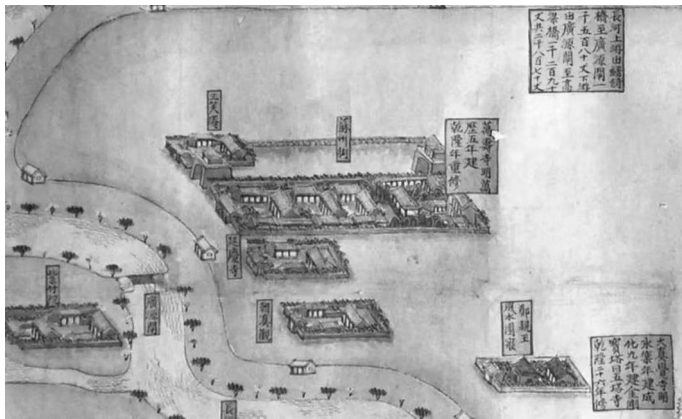


图1 《三山五园外三营地》苏州街关门（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苏州街建筑营建得豪华奢丽。街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由江浙长芦盐商建造的孔雀亭。《清朝野史大观》中提到孔雀亭始建于太后六十大寿时，十年后或许得到重修。这座亭子为重檐攒尖顶，八角形，基座用汉白玉石垒

砌，上面木结构构件全部油漆彩画，还镶嵌珠玉翡翠。两层亭顶的构件以广东外商采运来的特大孔雀翎来替代亭顶的琉璃瓦，远远望去，整座亭子金波金线，万眼花翎，宛如一只大孔雀。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载：万寿寺北“雀亭村吕姓场院之南，有一土丘，传即苏州街孔雀亭之旧址”。

这条街最初长三里，以后每年都有增长，直至乾隆末年，已延长十余里。街市中有酒楼、方亭、平台、更楼、花台、村庄土房、回子房、演武厅、乐楼、席城等建筑。肆宇栉比，坊巷毕肖。街道两旁又堆土为山丘，山上种植松柏，并添筑灰土墙九百余丈，在万寿寺西侧设关门。关门建有虎皮石城门，高约两丈，其刻面呈梯形，上有雉堞，下有瓮洞，门上嵌石额为“云闲增高”，背镌“璇源广阔”。左以虎皮城墙连接万寿寺与三笑庵两庙。日常关门紧闭，禁止百姓出入，是皇家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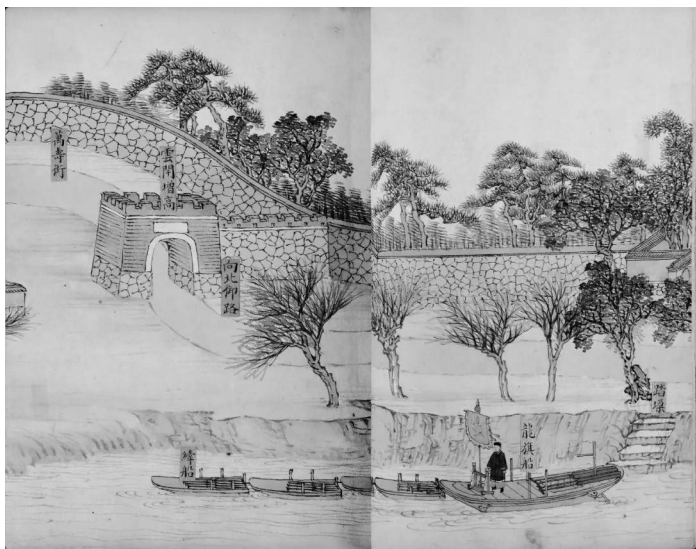


图2 《香山路程图》中的万寿街

出苏州街南口，临玉河建了一座苏州式的茶楼，名“杏花村”。玉河南岸满植芦苇，仿照苏州城葑门外朝天桥港汊“芦苇深处，水乡风光”，在河滩上垒砌太湖石，遍种芦苇，命名为“芦花渡”，俗称“小苏州芦花荡”。

同时代建造的名为苏州街的还有圆明园、颐和园及香山的买卖街。颐和园苏州街一水两街，以河当街，以岸做市。圆明园福海之东苏州街，为高宗所设，仿苏州山塘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香山买卖街，也称苏州街，

长 1000 米左右，是守卫静宜园的八旗官兵买东西的商业街。较之以上买卖街，万寿寺西苏州街规模更大，商号荟萃，百业俱全，不仅为江南格调的商业街，更是重要的交通御道，美如江南诗画。清代胡季堂《培荫轩诗集》有“帝里光华总大观”“苏市楼台画里看”的诗句。

嘉庆五年（1800），因嫌其靡费扰民，朝廷下令停止营造。及至嘉庆末年，“顺天府尹蒋之照请届万寿寺庙会之期，许乡人在苏州街自由设市”，于是禁地遂变为公共市场。京人俗称万寿街为苏州街，以后苏州街的名字就流传下来。

《万寿寺及长河史》记：清中晚期，苏州街内设有走马厂，规模虽不是很大，但也可供赛马之用。所谓赛马，并不是竞赛骑马速度，只是各自驰骋，以马行走平稳快捷为优，骑手获喝彩为乐。赛马前，由操茶棚者先期平整道路，泼洒清水。大道两侧支搭席棚，售茶货、酒食。赛马之日，万人空巷，观者如堵。庚子之乱后逐渐稀少，民国初则销声匿迹。

1860 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清兵纷纷败退。在圆明园遭受浩劫之后，苏州街亦遭焚掠。据《老北京旅行指南》载：“迨咸丰年英法联军之役，该市乃肇焚……仅小宫门村尚有篆刻之姑苏坊石表，及紫竹林庙后有芦花渡之石碣。”

20 世纪 80 年代，苏州街由南北两段路组成。南段北起万寿寺，南至紫竹院路，长 1500 米。有文件显示，紫竹院公园在此段苏州街建住宅 6000 平方米。1983 年经北京市规划局批准，紫竹院公园将在苏州街征用的土地拨给园林局绿化处 950 平方米，为绿化处和绿化一大队搬迁建房使用，即今天的紫竹院职工宿舍及绿化处宿舍。据老职工回忆，当年苏州街南段南入口立有写着“苏州街”三个大字的牌楼。北段北起海淀南大街，南至万泉河路。

今日苏州街在修筑西三环北路和万泉河路时，各占原路部分路段，后又经多次调整。南自苏州桥，北至北四环海淀桥，约 5000 米，八一中学、海淀妇产医院、城乡仓储超市等林立两侧，街景繁华不减当年。

参考文献

- [1]（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 [2]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岳麓书社 2000 年版。
- [3]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4] 田建春主编：《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
- [5] 吴延燮等：《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版。

关于三虎桥的两个疑问

紫竹院南门外有一条小河沟，名叫双紫支渠，曾有一座石桥横卧在河道的上面，人称“三虎桥”，桥下流水由西南向北穿过紫竹院公园，汇入长河。

三虎桥，明代建，原名神虎桥，桥上有四个石虎，万历中一虎夜逸，遂改今名。^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双林寺……西又二里，三虎桥，亦曰神虎桥。桥四石虎，万历中，其一虎夜逸，晓得之田间。北去桥一里，不更返也。”

石桥南边有个小村庄，因桥而得名，叫作“三虎桥村”。20世纪80年代及21世纪初，紫竹院路经过两次拓宽，三虎桥旧桥向南扩建，新建了一座暗河式公路桥，双紫支渠就从桥下的涵洞流过。

疑问一：《帝京景物略》《畿辅通志》《日下旧闻考》都云，三虎桥原名神虎桥，因万历年间夜逸一虎于田间，而名三虎桥。三虎桥为明代桥确定无疑，且早于万历年间，那么，最早出现于什么时期呢？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清缪荃孙《艺风堂文集》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掌都察院毛伯温等言宜筑外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给事中朱伯辰言：“城外居民繁伙不宜无以围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功倍。乃命相度兴工。兵部尚书聂豹等相度京城四面，宜筑外城七十余里。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基止，约计一十八里。自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明兵部尚书聂豹在度量京城西面时也提到了三虎桥村，也就是说最晚在明嘉靖时期已有此桥。

疑问二：三虎桥跨于什么水之上？

双紫渠是1956年兴建的永定河引水支渠，是北京市修建的第一条引水工程。干渠总长26千米。今天的三虎桥跨于双紫渠之上。渠首起于永定河

^①（清）李卫：《（雍正）畿辅通志》。

出山口的三家店拦河闸上游左岸，东南流经横石口、十王坟与南旱河故道相接。在五孔桥分为南北两支。北支也称双紫支渠，流入紫竹院湖，经白石桥与南长河汇合后，向东流入北护城河，经东便门入通惠河。永定河引水渠主要为西郊石景山热电厂、首都钢铁公司和各大河湖公园以及城市生活用水提供水源。该渠已成为城市河湖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虎桥最早见于明代文献，明代三虎桥下流的是什麼水呢？有专家认为三虎桥下双紫渠最早应是车箱渠之遗迹。这条古老河渠沿着古高粱河故道，由石景山地区而来，在紫竹院与白石桥下的高粱河相接，它是改道之前的高粱河上游河道。有研究者认为，在今天的双紫支渠下面，仍可以看到早期的河流沉积地层。

金元时期，紫竹院范围内有两条河床高低不同、并行东流的河道，即金水河与高粱河。

元《群书通要》：“金水河其源出宛平玉泉，止自和义门南水门，流入皇城，故名金水河。”金水河最晚应于金、元时期疏浚。其河道有很长一段，特别是紫竹院地区段是与高粱河并行的。高粱河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疏浚的。金水河的河床高于高粱河（长河）。元纳新《金台集》有诗“御沟春水已平堤”，宋褰诗云“御沟春水高于路，海岸风尘暗似烟”，乾隆帝诗云“金河高长河，玉河高倍蓰。设非次第蓄，一泻无余矣”。

《元史·河渠志》记载“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奉敕云：昔在世祖时，金水河濯手有禁”，因为金水河“濯手有禁”，悬为明令，则利用“跨河跳槽”以避免与浊水相混。金水河与其他水道相遇处，皆用“跨河跳槽”，横越其他水道之上。《元史·河渠志·金水河》记：“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中书右丞马速忽等言金水河所经运石大河及高良（梁）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今已损坏，请新之。是年六月兴工，明年二月工毕。”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是郭守敬动工开凿通惠河之时，而金水河道“跨河跳槽”工程已有损坏，可见金水河水利工程早于通惠河，最晚可能是在兴建大都城时开凿的，亦可能辽金时即有。

金水河共与三条河流相遇，侯仁之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提出，运石大河利用车箱渠的古道，又加疏浚，所漕西山木石，顺流而下，经高粱河直达琼华岛下。《元代水利家郭守敬》一书认为北洼路为运石大河，北洼路北口跨河跳槽，其路线可能是沿今北洼路的南北走向。

元代跨河跳槽是否有可能在此呢？如果运石大河跨河跳槽处是在北洼路，那么上文提到的“西河”跨河跳槽是否在三虎桥呢？三虎桥下曾流西河

之水？或者北洼路为西河，三虎桥为运石大河？

2001 年，在西直门外大街白石桥立交桥工程中，于白石桥路口西近 200 米处的西直门外大街下面，出土了不晚于元代的沟渠遗迹，有沙层、灰色淤泥、木桩和沟渠旁的建筑物夯土等，不排除附近有桥梁的可能，抑或是跨河跳槽的地基。

白石桥畔郑王园寝

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曾经的郑王园寝位于白石桥畔、长河北岸（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南馆位置），与紫竹院湖水隔河相望。1950年，其后人将其迁走。

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和硕庄亲王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第六子、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因军功受封为和硕贝勒，是努尔哈赤时期共秉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也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

“八旗”是努尔哈赤起兵时创立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联合体。明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确定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标志，从此，产生了四旗。同时，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增加到了八旗，即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和硕贝勒掌管一旗之旗务。建旗之初，努尔哈赤自领两黄旗，代善为两红旗主旗贝勒，皇太极为正白旗主旗贝勒，杜度为镶白旗主旗贝勒，莽古尔泰为正蓝旗主旗贝勒，阿敏为镶蓝旗主旗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爱新觉罗·舒尔哈齐之子，济尔哈朗的异母兄，因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天命元年（1616）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一并被封为和硕贝勒，号称“四大贝勒”，阿敏以序称二贝勒。阿敏因桀骜不驯，不遵上命，被皇太极削爵囚禁，不久病卒。阿敏获罪后，济尔哈朗继承镶蓝旗旗主地位，崇德元年（1636），以军功封和硕郑亲王。顺治帝即位后，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一起辅理国政，地位显赫，顺治元年（1644）被加封为信义辅政叔王。他死后，顺治帝为之辍朝七日，赐银万两，置守园十户，立碑纪功，称其“有贞臣之节，有良将之风”。

园寝制度在清代有详细的规定。《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四十九《工部·园寝规制·坟茔规制》记载：“顺治十年（1653）题准，亲王给造坟工价银五千两，世子四千两，郡王三千两……又议准，亲王至辅国公碑身均高九尺，用交龙首龟趺。亲王碑广三尺八寸七分，首高四尺五寸，趺称之。世子、郡王碑广三尺八寸，首高三尺九寸，趺高四尺三寸……又题准，亲王给碑价银三千两……”郑王园寝碑身均高九尺，用交龙首龟趺。

长河以北、白石桥畔郑王园寝，作为清代郑亲王府在北京郊区的第一块

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立祖。

白石桥郑王坟在康熙初年形成一定规模，在清朝的地图上，这里标明地名叫“王爷坟”，有地图上标为“郑王坟”“郑王园寝”。四座院落外边建起虎皮石围墙，还有石碑、石牌坊、石兽、石香炉等。南头开了三间大门，外边有石狮子一对，大门东西两侧有小门各一。四至约：东临中关村南大街，南临长河，西到今筠石苑，北约至今万寿寺路，占地二百亩。^①



图1 民国四年（1915）制京师四郊地图

济尔哈朗在世时，其长子富尔敦被封为世子，于顺治八年（1651）四月二十日去世，年仅19岁。济尔哈朗去世的同年，其第三子敏郡王勒度也去世了。所以白石桥共建有三座王爷坟。济尔哈朗墓地居中，墙圈呈长方形，有宫门、碑楼、享殿等建筑，只是月台上除了他的大宝顶外，东西各一福晋墓，大宝顶北侧侧福晋、庶福晋墓八座。世子富尔敦墓在西侧，砖墙与宫门相接，内有享殿三间，后边月台上除了大红宝顶外，还有西侧砖坟一座，东北角小坟一座。敏郡王墓在东侧，他的墙圈同世子富尔敦的墙圈南边都错后于济尔哈朗的墙圈，后墙为圆弧形，宝顶较小，后边有两个王妃的小坟。^②据老人讲，照看坟地的都是济尔哈朗“从龙入关”时带来的亲军后裔，他们称济尔哈朗墓为“老屋”，世子墓为“屋”，敏郡王墓为“新屋”。

济尔哈朗第二子济度，于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封为简郡王，九月封

①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

为世子。九年十月擢任议政。十一年十一月授定远大将军，出师福建，与郑成功作战。十四年三月师还北京。顺治帝派大臣迎劳卢沟桥，“始闻郑献亲王之丧，命入就丧次，上临其第慰谕之”。五月袭爵，改称号为简亲王。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初一日薨逝，年28岁，谥曰纯。他的墓地建在“新屋”东，老人习惯称为“二王坟”。墙圈与其父济尔哈朗墓相同，有碑楼、宫门、享殿，享殿内有隧道与地宫相连，未建宝顶。有人讲，简亲王济度第三子简惠亲王德塞在康熙九年（1670）去世后，因无子嗣，葬于“二王坟”东侧。

从清初以来，在紫竹院长河以北今天筠石苑地区属王爷坟村，住着任家、李家、贾家、周家、白家、王家等，东北有胡家、吴家、赵家等，共几十口人，周边人家全部为镶蓝旗满人，为看坟户。

住在郑王坟西侧的任家，是在旗满人，属镶蓝旗。任树勋老人的爷爷任松龄，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曾在万寿寺旁延庆寺内的私塾教书。当地人尊称其为松先生。任树勋老人的女儿、女婿为紫竹院公园职工。笔者专门走访了任树勋老人。据他讲，住在郑王坟周围的看坟户，有东南角的毛家，临路开了茶馆；东北角住的胡家、赵家、吴家、常家等，因地势较高，远远看去都是楼，即名“胡家楼”村。西边任家，即今天的紫竹院公园筠石苑内友贤山馆附近，及西北白家、王家、贾家、关家、田家等，这一片均为王爷坟村。

照应坟地户有四十户左右，由五位章京（俗称“衙门达”）负责，他们隶属镶蓝旗，满族旗人。清代设有“衙门达”管理陵寝事务，有养身地、宅地、莹地、菜地等，这一制度延至民国初。进入民国以后，逐渐失去俸禄的看坟户便就地开垦土地种菜、种粮，自食其力。有的人家迁走了，最后剩下十七八户。^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季青人民公社成立，下设王爷坟生产大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扩展西颐路，易名为白石桥路。

郑王坟大墙内原有红黄柏和松树，外边有杨树等，古树参天。1926年，郑亲王昭煦把这里的树卖给了木厂，其叔父乐泰不同意，所以每个王爷坟内象征性地留了四棵树。而两棵白果树得以幸存，即今天国图南馆的古银杏树。1927年，郑亲王昭煦将驮龙碑和砖瓦石片卖给了东北军。东北军拆除王爷坟时，还布置了岗哨。1931年，有人盗墓，将“老屋”的侧福晋、庶福晋墓挖了几座，正在挖“老屋”时被抓，审问方知是穷困的郑王府本家

① 王铭珍、黄兆桐：《白石桥·皂甲屯》，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人。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曾有一伙人盗墓，殿宇牌楼等地上建筑尽毁，残破的院墙低矮斑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某部在“老屋”用炸药炸开地宫顶部，盗走了济尔哈朗墓的殉葬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地已经没有地上建筑，但数处坟状土丘尚清晰可辨，原门前的两棵银杏树仍生长茂盛。1950年，与郑家后人交好的白家人，全权主导将坟迁走。1951年，皮鞋厂占地建厂，其后陆续建有绿化处、绿化处一大队、机修厂、金鱼厂等。北京图书馆筹建新馆，选定紫竹院公园东北一角及皮鞋厂作为建馆新址。经市规划局批准，1977年紫竹院公园正式将3.3公顷公园土地划归北京图书馆使用，紫竹院长河北岸部分工作用房西迁，皮鞋厂等陆续迁出。1987年国家图书馆建成开放。

此外，右安门外郑王坟，作为郑亲王府在京郊的第二块坟地，葬有简亲王雅布和简亲王德沛。右安门外郑王坟，占地约二顷，首先建立的是简亲王雅布的墓园。

广安门外莲花池东湾子村的郑王坟是革退简亲王雅尔江阿的墓地，占地一百余亩。雅尔江阿是雅布的儿子。照应坟地户是马德有家。离湾子村不远的西局村有坟地与简亲王雅尔江阿这一支有关，占地四十亩，土坟九座，呈八字形排列。坟头被众多柳树包围，因照应户姓李，当地人称其为“李家柳子”。

京西五路居郑王坟，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占地二顷二十四亩三分。在虎皮石大墙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九位王爷，依次由东向西排列。

东衙门葬有巴尔堪、巴赛、简勤亲王奇通阿。巴赛之子奇通阿在乾隆十七年（1752）承袭简亲王后，巴尔堪、巴赛均追封为简亲王。他们祖孙三人的坟由东南向西北斜线摆开，均建有碑楼、宫门、享殿、砖墙。

大山子西北并列的四座王爷坟，俗称西衙门。最东边葬有简恪亲王丰訥亨，享殿后月台上有大宝顶两座。往西即郑恭亲王积哈纳的墓地。再往西是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的墓地。乌尔恭阿大宝顶前有小宝顶两座，其一为革退郑亲王端华墓。郑慎亲王墓地是双碑楼，有光绪六年（1880）左右立的郑顺亲王爱仁驮龙碑一方，端华小宝顶下边是爱仁的小宝顶。最西边为郑恪亲王凯泰的墓地。

五路居郑王坟在清人绘制的地图上也有标为郑亲王坟的。

元代皇家敕建大护国仁王寺考辨

元代最为著名的皇家佛寺之一大护国仁王寺，由忽必烈的察必皇后倡建于都城西高粱河之滨，“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①，寺内西天梵相“天下无与比”。寺院规模宏大，“重门复殿，金碧交辉，巍巍煌煌，为京师诸宝坊冠冕”^②，其殿宇 175 间，房舍 2065 间，本外埠田地十万七千余顷，殿堂之多，占地之广，可称元代诸寺之首。大护国仁王寺无论是在建制还是在管理等方面均对元代其他皇家佛寺具有典范意义。

一、大护国仁王寺名称考辨

大护国仁王寺于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建成。十六年（1279）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以散扎尔为达鲁花赤，李光祖为总管。武宗至大元年（1308）冬十月乙巳改专设管理机构名为会福院，院使秩正三品，专司营缮、赋税等内外事宜。大护国仁王寺是否还有其他名称？

1. 大护国仁王寺俗称高粱河寺

多年前《北京文博》曾有一场关于元代大护国仁王寺的讨论。多位文史专家就大护国仁王寺的名称、地址等进行了探讨。

其一，大护国仁王寺与高粱河寺同为察必皇后创建。至元七年（1270），大护国仁王寺建于高粱河畔，寺内设有神御殿，收置以皇帝、皇后为首的蒙古皇族的御容或者画像。《元史·成宗纪》记载，大德五年正月，“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仁王寺”。昭睿顺圣皇后是察必皇后的谥号，与《析津志辑佚》记载“察必皇后（贞懿皇后）愍忌高粱河寺”一致，察必皇后创建了大护国仁王寺，在该寺祭祀察必皇后正合情理，因此，高粱河寺即大护国仁王寺。

①（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

②（元）程钜夫：《雪楼集·白鹤歌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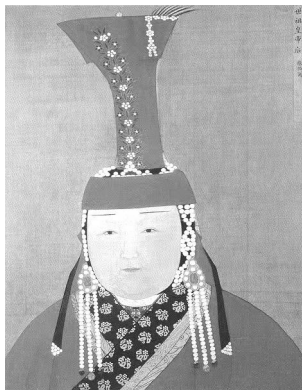


图1 元察必皇后

其二，察必皇后嫡出北安王诺摩罕像同奉于两寺。《元史·泰定帝纪》记载：“至治三年十一月……敕会福院奉北安王那木罕像于高良河寺。”《续文献通考》：“特敕奉北安王塑像于高梁河寺，即护国仁王寺也。”

诺摩罕（那木罕）是元世祖忽必烈第四子，皇太子真金母弟，出镇阿力麻里，讨叛王聂古伯等叛军，乘势败其兵。次年因兵变被蒙哥子、阿里不哥子等拘捕。至元二十一年（1284），海都主动放回被扣押的皇子诺摩罕。皇帝死后，织锦为影像，供奉于藏传佛教寺院的专设殿堂神御殿（也称影堂），每遇节日和忌日，都要举行隆重祭礼。泰定帝将诺摩罕之像供奉于高梁河寺的专设殿堂，可谓一种殊荣。

其三，大护国仁王寺是历代国师的居住地。在山东长清大灵岩寺内有一则汉、藏文合璧的法旨石刻，题名为《大元国师法旨》。其发令地用汉文书写为“高良河大护国仁王寺”^①。因大护国仁王寺建于大都城西高梁河之滨，故简称为“高梁河寺”或“高良河寺”。

2. 大护国仁王寺别称西镇国寺

清乾隆修《日下旧闻考》记载诸臣按语“西镇国寺正德八年重修……护国仁王寺今无考”。所以，有专家发出“偌大一座重要寺院，自明代以后文献上却湮没无闻”的感慨。

明以后大护国仁王寺的名称逐渐消失，但寺址尚存。大护国仁王寺即镇国寺。其一，据《佛祖历代通载》载：“帝（忽必烈）尝问帝师（八思巴）云：‘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师云：‘福荫大千。’由是建仁王护国寺以镇

^① 顾寅森：《试论元代皇家佛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以大护国仁王寺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9—115页。

国焉。”

其二，元大护国仁王寺位于高粱（良）河畔。大都城内还有大圣寿万安寺（平则门内街北）、大兴教寺（顺承门里街西阜财坊）、大承华普庆寺（太平坊），成宗兴建的大天寿万宁寺（金台坊）、大永福寺（城内）、大天源延圣寺（太平坊）、大承天护圣寺（位于大都西北玉泉山处）及武宗于大都城南修建的大崇恩福元寺。

《崇恩福元寺碑》记录至大之元建宝刹大崇恩福元寺，《元史》记录隆禧总管府秩正三品至大元年建立南镇国寺。由于创建年代一致，所以衡山英在《元代寺院财产及其性质素描》文中论述南镇国寺是大崇恩福元寺的别名，为区别于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寺）才冠上“南”字。而大护国仁王寺与西镇国寺创建年代一致，大护国仁王寺即西镇国寺，简称西镇寺。^①

其三，从二月初八的佛事活动可知镇国寺是大护国仁王寺的别称。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大护国仁王寺按《大都图册》：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寺宇宏丽雄伟，每岁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万民瞻仰焉。”《析津志辑佚·岁纪》中有镇国寺迎佛盛况的详细记录。

二、大护国仁王寺位置

《宛署杂记》记载：“镇国寺，元朝创，正德己巳（1509）太监张铎重建，敕赐新额。学士邹守益记……极乐寺……真觉寺……以上俱在白石桥。”

元代和义门外金水河上自东至西有三座桥，《析津志辑佚》记载“金绳桥在西镇国寺前”“和义门外石桥，金所建”。其中金绳桥^②、白玉石桥均在大护国仁王寺附近。

《析津志辑佚》：“自西（高粱）水经护国仁王寺西，右始广源闸二，在寺之西。”广源上、下闸都应在寺之西侧。

1987年国家图书馆建设期间出土了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太监彭喜墓碑，称其“卜以是年三月初九日，葬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广源闸镇国寺东之原”。碑记其方位为“（西）镇国寺之东原”。由此知，大护国仁王寺之地主要在高粱河北，今国家图书馆以西。

《析津志辑佚》：“昭应宫，在西镇国寺东。”《析津志辑佚》和大典本《顺天府志》俱言西镇国寺在昭应宫西。明代镇国寺应位于元代镇国寺的主体遗址之上，其址应该就在国家图书馆以西一带的元代镇国寺范围之内，其

① 中村淳、宝力格：《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1期，第26—36页。

② 金绳有桥，金绳为佛教用语，不一定因跨于金水河上，才有金绳桥之称。

规模小于元代的。1949年后，双林寺尚存数座砖塔，1975年双林寺塔被拆除。通过双林寺、昭应宫的位置，可以确定大护国仁王寺南至高粱河，东邻昭应宫，西近广源闸。

三、大护国仁王寺的规模

大护国仁王寺在元朝地位显赫、财力雄厚，寺产遍布各地。寺院始建于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于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建成。施工建设用时三年，工程量大，工程艰巨。

至元七年（1270），察必皇后建护国仁王寺，“中宫乃斥妆奁，营产业以丰殖之”。察必皇后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捐献出来投入建设，设立总管府、提举司、提领所负责管理内外事务。然而“岁滋月积府之政日以懈，田失故额，租赋不登，寺之赖以削”。此后，因总管府玩忽职守，致使该寺在财政上处于窘境。

1308年，“皇太后翼扶明圣，慨然思述祖宗之德，念昭睿顺圣经始之仁”，“遣官分道约部使者集郡县吏，申划疆场，树识封畛”，答己皇太后罢总管府，建会福院，再一次调整寺庙的四周领域。答己皇太后是真金的次子答刺麻八剌的皇后，1306年和亲生儿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一起被流放到怀州，1307年成宗铁穆耳死后，答己的长子海山即位，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答己成为皇太后。答己和察必同出于弘吉剌氏。答己的改革扩大、延续了大护国仁王寺的繁华。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九中的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翔实记录了寺产：“凡径隶本院，若大都等处者，得水地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顷五十一亩有奇，陆地三万四千四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山林、河泊、湖渡、陂塘、柴苇、鱼竹等场二十九，玉石、银、铁、铜、盐、硝碱、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粟为株万九千六十一，酒馆一。隶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者，得水地万三千六百五十一顷，陆地二万九千八百五顷六十八亩有奇，江淮酒馆百有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税务、闸坝各一。内外人户总三万七千五十九，实赋役者万七千九百八十八。殿宇为间百七十五，棧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隶官者百三十有三。”

元代的寺院因有皇家的赏赐、官员的捐赠等，一般都拥有大量的财产，经营项目众多。大护国仁王寺的内外人户总计有三万七千五十九户。除寺田官营和土地租赁外，寺院还从事其他行业经营，如服务业、手工业、商业、开采业、养殖业等。其中酿造业颇具规模，拥有酒馆一百四十一所。

四、大护国仁王寺风格

留存至今的北京藏传佛寺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受到汉藏文化双重影响。元代皇家佛寺大护国仁王寺兼有汉、藏两种文化因素。

从寺院造像看，寺内供奉的玛哈噶喇（摩诃葛剌、玛哈嘎拉），亦称大黑天神，是一尊相貌愤怒、多头多臂的护法神。以玛哈噶喇（摩诃葛剌、玛哈嘎拉）为代表的佛像充分显示藏传佛教的特色。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元贞乙未四月奉诏住大护国仁王寺，敕太府具驾前仪仗，百官护送……是年遣使诏师问曰：‘海都军马犯西番界，师于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祷摩诃葛剌，自然有验’。”贞懿皇后忧虑与海都的战事，国师建议祈祷于大护国仁王寺玛哈噶喇（摩诃葛剌、玛哈嘎拉）。

大护国仁王寺中的造像主要出自尼泊尔著名雕塑家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之手。阿尼哥因擅长绘画和雕塑而被忽必烈重用。据《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载：“其平生所成，凡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遗憾的是其作品大多没有保留下来，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只有现存于北京妙应寺内的白塔，“若护国仁王寺之庄严无上……皆公心匠之权舆”^①。大护国仁王寺“严设梵天佛像。特求奇工为之。有以元荐者。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②。刘元师从阿尼哥，两人都以塑造西天梵相闻名于世，皆参与了大护国仁王寺佛像工程。“梵天佛像”“西天梵相”指的是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大护国仁王寺内所奉佛像有相当部分是典型的藏传佛教风格造像。《元代画塑记》记载大崇恩福元寺、大普庆寺之铜幡竿皆是以大护国仁王寺之铜幡竿为模板而建的，佛像绘制所依据的原像是从大护国仁王寺和五台山的佛像中精挑细选的，角楼、幡竿皆为藏传佛教之特有。

寺内庆安塔为藏式塔。胆巴帝师舍利葬于仁王寺庆安塔。有专家说该塔“堵波”由三部分组成：下层为台基，中间为半圆覆钵体塔身，上面是塔刹，如北京妙应寺白塔^③。

《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建筑》一书在论及元明时期藏地以外的藏传佛教建筑时，将其大致分为“藏式”“汉式”以及“藏汉结合式”三种样式。所谓“藏式”，是指同西藏佛教寺院建筑的自由布局式相类似，单体建筑之间没有明确关系，通常利用地形，将主体建筑置于重要位置，与低矮的次要建筑形成对比。所谓“汉式”，是指其总体布局有明确的中轴线贯穿前后，

①（元）程钜夫：《雪楼集·凉国敏慧公神道碑》。

②（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4页。

③《补续高僧传》卷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主体建筑放置于中轴线后部。而“藏汉结合式”，其明显特征是在汉式佛寺的基础上，在中轴线的后部布置一主体建筑——藏汉结合的大经堂。

元上都的乾元寺是仿照大护国仁王寺而建的。考古发掘显示，该寺基址的平面布局有着明显的中轴线，并且僧堂的位置与元大都敕建皇家佛寺建筑模式图，以及南宋灵隐等三大寺伽蓝布局中，僧堂的位置是一致的，建筑布局显然是源自汉地传统佛教寺院，那么大护国仁王寺的布局也应大致如此。因此，从寺院的建筑布局来说，皇家佛寺大护国仁王寺更多的是带有汉地佛教的特色。除整体布局外，皇家佛寺中所设置的神御殿和太庙也具有祭祀皇灵的共同性质，这也是汉地佛教特色的表现。

五、大护国仁王寺与皇室风俗

大护国仁王寺中保存着忽必烈的白伞盖。寺“藏下有石室，以藏其盖，寺之余，累朝不开，遵祖训也”。盖顶上有泥金书写的梵文咒语，称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大白伞盖具有消弭刀兵战火，维护国家安定的功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始以佑国所举行的白伞盖佛母仪轨被认为是汉地白伞盖佛母崇拜的起源。“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仍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铁柱高数丈，以铁绳四系之，以表金转轮王统制四天下。”由于白伞盖的特别寓意，迎引白伞盖是元代皇室每岁二月举行的游皇城及浴佛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整个活动历时十六天，史称“睹思哥儿，华言白伞盖咒也”。

在《元史·国俗旧礼》中对皇城游盛会有详细的描述。每年二月望日迎引白伞周游皇城，意谓与众生袪除不祥，导迎福祉。盛大的白伞盖游皇城活动需提前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宫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笙箫、龙笛、琵琶、箏、箏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

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间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①“二月天都初八日，京西镇国迎牌出。鼓乐铿锵，銮仪导，金身佛，善男信女期元吉。白伞帝师尊帝释，皇城望日游宫室。”^②

农历二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出家日，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诞辰，“则有诏游皇城，世祖之典故也”。

二月初八，都城大做佛事。“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货，最为饶盛。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富商，海内珍奇无不凑集，此亦年例故事。开酒食肆与江南无异，是亦游皇城之亚者也。过此，则有诏游皇城，世祖之典故也。其例于庆寿寺都会，先是得旨，后中书札下礼部，行移各属所司，默整教坊诸等乐人、社直、鼓板、大乐、北乐、清乐，仪凤司常川提点，各宰辅自办婢子车，凡宝玩珍奇，希罕蕃国之物，与夫百禽异兽诸杂办，献赏贡奇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壮丽，于以见圣上兆开太平与民同乐之意……凡两京权势之家，所蓄宝玩尽以角富。盖一以奉诏，二以国殷，故内帑所费，动以二三万计。”^③



图2 20世纪初美国人甘博所摄阜成门（元代平则门）

①（明）宋濂等：《元史·国俗旧礼》，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26—1927页。

②（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

③（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

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继位后，镇国寺佛事活动盛况不减。除了《析津志辑佚》外，元周南瑞《迎佛会歌》中有详细描写：“元贞元年二月八日诏迎佛于京师大镇国寺，遵旧典也。是日，春熙风微，路不扬尘。太后太妃出驾于郊，施赏金帛，欢沃众心。百辟卿士，扬鞭于道，约其不齐，咸蹈仪轨。士女扶老携幼，轩车接武，耸瞻如林，鸾声扬于觉辇，象步由于梵衢。旌盖幡幢，交罗嶷嶷。铙鼓箫管，噉噪淫淫。紫贝之宝流精，明月之珍夺目。妙花天雨于灵域，瑞光智涌于金仪。邈乎象教之玄风，载兴于圣世也。观者踊跃，涤瑕荡垢，启谬畅诚，向风趋善，滂流万邦，化亦洽矣。”^①

翰林学士王恽诗《镇国寺观迎佛》：“九曜趋降世圣尊，象车香满绮罗尘。人传此技中宫制，上下双轮转十人。”^②大白伞盖佛事被称为“游皇城”，参加者上自皇室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逐渐成为历代元帝沿袭的春游活动，同时，已演变为京城的一个节日。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迎白伞盖游皇城”仍在延续。

《元史·祭祀志》记载，岁末元贵族在西镇国寺内以射草狗喻脱灾。“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太府监供彩币，中尚监供细毡针线，武备寺供弓箭、环刀。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之肠胃。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祭毕，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覡祝赞，赞毕，遂以与之，名曰脱灾，国俗谓之射草狗。”

大护国仁王寺作为皇室处理与佛教有关事务的机构，每年元皇室都在该寺院举办盛大活动。数万名京都民众前来观赏，高粱河沿线出现空前盛况。

明正德年间，镇国寺得到重修。大护国仁王寺的名字逐渐被人遗忘，镇国寺名称在明一代得以广泛使用。

①（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

②（元）王恽：《秋涧集》。

金水河畔昭应宫

元至元七年（1270），察必皇后建昭应宫，面南背北，“重门宏敞，闾殿森严，翬飞璇题，金采溢目，遂为京畿之伟观”^①。

一、昭应宫建设的起因

昭应宫建设起源于祭金水之神。

至元六年（1269），“都邑肇新。中宫谕旨……庐舍既营，市肆亦列”。元初，高粱河附近安置新附之民，乃以季冬十月九日庚寅，欲“祭于金水之神”。一条尺长的金头黑花背的蛇游来，“众见其灵异，骇而聚观。太府监玉牒尺不花乃率其属焚香罗拜，承之以盘”。第二天又有神龟浮在水面，“背负玄文，金碧粲错，回旋泛泳，引首向岸者久之。观者咨嗟叹息，以为昔所未见”^②。“玄龟不常见，一旦蹒跚蜿蜒并出而偕行，此又睹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昔昭应宫因二物毕至，灵宇斯建，抑亦寿宫将欲复增光旧物，此为有开之先兆邪？”^③京邑肇建即有祥瑞之兆，于是察必皇后命在见到蛇龟的地方兴建庙宇，以奉香火。至元七年（1270），庙建成仅用三个月，赐额昭应宫。

二、昭应宫位置

（一）两水之间，近二里沟

《帝京景物略》记载建昭应宫于京师和义门外。《宛署杂记》称：“昭应宫在西直门外。”康熙《宛平县志》记载：“超应宫在二里沟。”“超”应为“昭”之误。《析津志辑佚》记载：“昭应宫，在西镇国寺东。”据《元史》：“甲戌，筑昭应宫于高粱河。丙子，帝御行宫，观刘秉忠、孛罗、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④

昭应宫位于金水河与高粱河之间，坐北朝南，面向金水河。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② 同上。

③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④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8页。

张广墓志出土于北京西城区二里沟，墓志曰：“明成化十七年（1481）五月二十八日，钦差守备紫荆关、兼提督易州等处都知监太监张公以疾卒于官。上甚悼恤之……命有司具脚力送棺柩还京，以葬酬其劳也。侄斌卜于都城西直门外香山乡昭应村之原营公之墓，将于七月十二日葬焉。”张广，世为顺天府固安县人，成化年间葬于香山乡昭应村之原。昭应村因昭应宫而得名，位于昭应宫周边，昭应宫靠近二里沟。

（二）兴教寺之西

《帝京景物略》“西域双林寺”条称：“寺东，兴教寺，成化二十一年建，以居大兴法王结干领占者。西，昭应宫，元至元建也，龟蛇兆焉。正德八年修……西又二里，三虎桥，亦曰神虎桥。”北大岳升阳教授认为，“西，昭应宫”应是指兴教寺之西，而不是双林寺之西。这句话实际上是围绕兴教寺说的。康熙《宛平县志》记载：“超（昭）应宫在二里沟。”今首都体育馆南部一带在过去属于二里沟，昭应宫如在双林寺西的三虎桥附近，则超出了二里沟的范围。所以文中这个“西”是兴教寺之西，不是双林寺之西。“西又二里”用了个“又”字，显然是指昭应宫之西，而不是双林寺之西。

《兴教寺成化敕旨碑》在描述寺的四至时透露了一个信息：“其界东至叉道，南至大道，西至观垣，北至河岸。”^①“西至观垣”一句，《中关村南大街的元代遗址》一文详细分析了兴教寺及周边寺院的地理关系：“兴教寺西的道观就是昭应宫，‘观垣’就是昭应宫的大墙。”

清代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大清一统志》载：“天禧昌运宫，在西直门外三虎桥，旧名昭应宫，元至元中建，本朝康熙四十六年（1707）重修赐今额，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修，皇上屡经临幸拈香。”认为广源闸边的昌运宫即元代白石桥的昭应宫，将昌运宫与昭应宫混淆。

三、昭应宫提点

清代朱彝尊《明诗综》记：“宫人入道，朝士辄为赋诗，《花间》《尊前》词客，无不倚声填《女冠子》小令，盖风尚则尔。然自李冶、鱼玄机外，女冠之能诗者寡。由宋以降，益复寥寥。元有宫人王金莲，晚为道士，提点昭应宫，卒赠渊静元（玄）素真人。袁桷为之草制，此仅事也。”^②

元代学官袁桷在《昭应宫提点王氏金莲特赠渊静玄素真人》中提到：“寂然不动，知来去之有因；湛焉长存，宜死生之无间。辞风云之际会，竟

①（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②（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糠粃于世尘。爰加异恩，以彰殊遇。昭应宫提点住持王氏金莲，早尘椒掖，晚谢蕊宫。修崇密契于九重，锡赉屡承于三接。净如止水，斯为至道之宗；脱若太虚，实本重玄之体，尚歆嘉号，庸表将来。可。”^①

王金莲，早年为宫女，晚年出家为道士，于昭应宫任提点。朱彝尊将王金莲比作李冶、鱼玄机。这两位能歌善诗，都曾为女道士，李冶晚年被召入宫中，她与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

《守素大师女冠钱善道墓志铭》记录了守素大师女冠钱善道在昭应宫的一生。其为杭州钱塘人，吴越王钱镠之后，在南宋理宗时生，十三岁入宫，南宋灭，入朝京师。奉皇后懿旨，于其年之九月望日俾居昭应宫，以提举通妙大师为师，度为女冠。赐紫衣，愈恭谨守道，斋心奉香火，朝夕课经，祝圣寿以报答恩遇为务，缮葺琳宫，无少懈怠，赐号守素大师。至大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其徒陈某、李某等求铭以志之。^②

不论是渊静玄素真人王金莲，还是守素大师钱善道，皆先为宫人，再为女道。俾居昭应宫之人，都非普通百姓。

四、昭应宫有元、明两块碑

（一）元人王磐《创建昭应宫碑》

元代初期名臣王磐（1202—1293），初名王采龄，字文炳，号鹿庵先生，广平永年（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金朝正大四年（1227）进士，任归德府录事判官。金朝灭亡后，去山东讲学。入元后，历任益都等路宣慰副使、参议行中书省事、翰林直学士、翰林承旨、太常少卿，官至宰相，年老回乡。至元三十年（1293）卒于家，时年92岁，赠“端正雅亮佐治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洺国公”，谥号“文忠”，著有《鹿庵集》等。

（二）明大学士费宏碑

《（光绪）顺天府志》记“此碑应在京师，又云碑没入土，明万历间黄猷吉出之，未几复就湮，陈邦彦复募夫出之，俱有题字”。^③

费宏，字子充，铅山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第一，授官修撰。弘治年间，擢升为左赞善，在东宫中担任直讲，晋升为左谕德。武宗即位，擢升为太常少卿，正德二年（1507）被授予礼部右侍郎，不久转任左侍郎。正德五年（1510）晋升尚书。费宏行事慎重，顾全大局，熟知国家旧

①（元）袁桷：《清容居士集》。

②（元）蒲道源：《闲居丛稿》，《守素大师女冠钱善道墓志铭》。

③（清）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

事，多次劝嘉靖皇帝革除武宗时的弊政。费宏担任内阁首辅，加封少师兼任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费宏为人正直和顺，遭人嫉妒，上书请退。后在张璁等严苛执政之后，费宏归政，改用宽厚平和的执政措施，朝廷官员都仰慕相悦。年六十八卒，赠太保，谥文宪。

五、昭应宫诗咏

（一）宋显夫《咏御沟》

元蒋易《皇元风雅》收录的宋显夫《咏御沟》显示，昭应宫面朝金水河，背靠高粱河，即面南背北。这首诗以华美诗句描绘了金水河畔的美景，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决决穿云出涧初，千回百折到皇居。
行人不敢来饮马，稚子时能坐钓鱼。
昭应官前晴滉漾，云岩观后晚舒徐。
波漫略约通丹禁，风飏辘轳映翠裾。
三月霏烟着杨柳，九秋凉露泣芙蕖。
荒唐莫说流红怨，自是清涟解起予。

（二）明马中锡《过昭应宫》诗

马中锡，字天禄，号东田，明代文学家，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至右都御史。祖父马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马伟，曾为唐府长史，因为直谏，被囚车押送京师，并被拘禁。马中锡因幼未拘，由于他的不懈申述，最终令父亲沉冤昭雪。正德年间武宗命其巡抚辽东。马中锡弹劾贪官，惹怒刘瑾，被抓捕下狱，当其披枷戴锁出现于辽东郡时，广大军民目睹忠良遭陷，激愤于郡治城下哗变。马中锡为顾全大局，对攻城人群晓之以理，变乱方得平息。刘瑾再不敢治马中锡死罪，只是褫夺其官职，令其归家思过。

马中锡平生能诗文，成化年间过昭应宫作诗：

翠湿松梢露滴珠，洞门下马独踟蹰。
丹成勾漏知何在？花发玄都恐未知。
游客谩劳题凤字，道流不喜换鹅书。
分明也住人间世，往往相逢说步虚。^①

残破的宫苑，到处是“游客谩劳题凤字”，诗人发出“丹成勾漏知何在？花发玄都恐未知”的感慨。正德年间昭应宫得到重修。几度宦海浮沉，

①（明）马中锡：《东田漫稿》。

马中锡有“表里山河犹往日，变迁朝市已多年。渔翁勘（看）破兴亡事，独坐秋风钓石边”。

元代高粱河南侧，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流至和义门南水门，为皇家专供金水，而高粱河流经和义门北入城。“国朝之制，道院多以观名，其名宫者，特为隆重。”^①彰显金水河畔昭应宫之重要地位。

^①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金水河西云岩观

云岩观，元成宗大德年间建设，占地仅两亩，在金水河湾处，金水河西，与高梁寺相邻。是“京师王侯将相所游息之地也”^①。

一、云岩观的建设

云岩观由丘处机道长第五代徒弟黄道盈在金水河西所建。黄道盈，号天佑道人、混成子，父亲黄喜，母吕氏，平生乐善好施。

《析津志辑佚》记：

真人生于至元九年癸酉三月廿有七日，有红光照空，□即颖悟。闻胶州即墨县鳌山刘真人有道术，往师之，数年归。适关西云游，至缅历诸方。在途旅中，而以饮食制情魔战睡为务，心目开明。遇道术者张公，带黄教习书细字。每芝麻一粒，书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八字。至于方尺扇中，取方，写孝经一十八章，四畔写胡曾咏史诗一百二十首。至元三十一年，又还至鳌山，刘真人大赏异之。

大德元年，云游至大都集庆里，得地二亩，建云岩观，起三清殿，殿之后建一室，为供老人之计。至治元年三月，敬受皇后懿旨，特赐金冠法服，法号葆崇素圆明贞静真人。又奉旨赍御香往鳌山祝釐，事毕，奉掌教大真人法旨，充益都路道门都提点。至正四年春，奉特进神仙法旨，充大都大长春官诣诸路道教所详议提点事。至正十二年三月三日，于云岩观寝室，命门人诸侄孙具汤沐衣冠，端坐而逝。享年八十。黄益都东关人。黄真人则师刘云岩真人，云岩真人则师郭真人，郭师王真人，真人所师，则丘真人也。

其后，隋明德继任云岩观提点。

二、云岩观位置在大都郊区外

《析津志辑佚·寺观》记云岩观：“在金水河西，与高□寺邻。”

（一）“在京师王侯将相所游息之地也”

高梁寺，即大护国仁王寺，在元代初年，察必皇后选中环境优美的高梁

①（元）宋禧：《庸庵集·送云岩观提点隋君南游还京师序》。

河畔宝地而建设。至元二十六年（1289）广源闸的建成，进一步完善丰富此地区的基础设施设备，为别港的形成打下基础。

元代和义门外，金水河、高粱河几乎并行入和义门南北水门。广源闸别港有亭临溪，百官常聚集于此。《析津志辑佚》：“玉渊亭在高良河寺西，枕河堦而为之。前有长溪，镜天一碧，十顷有余。夏则薰风南来，清凉可爱，俗呼为百官厅。盖都城冠盖每集于斯，故名之。”

作为“在京师王侯将相所游息之地”的云岩观，必不远其左右，在金水河湾处，金水河西岸。元宋禧《送云岩观提点隋君南游还京师序》记载：“隋君明德，以黄冠居云岩观有年矣。云岩在京师，王侯将相所游息之地也。君以至正二十有三年，自燕蹈海抵钱唐，上天目，望日出于海。东过会稽，探禹穴，又登舟甬东，取海道至闽粤，然后还京师。”

（二）云岩观与昭应宫

金水河流经昭应宫前，云岩观后，两者同在和义门外。

“昭应宫前晴滢漾，云岩观后晚舒徐。波漫略约通丹禁，风颺輶輶映翠裾。”宋褰《咏御沟》收录于元蒋易编辑的《皇元风雅》。该诗显示，昭应宫面金水河，云岩观背金水河。此诗亦有另一版本，《燕石集》载：“……行人不敢来饮马，稚子时能坐钓鱼。内史府前晴滢漾，云岩观后晚舒徐……”如明宋绪《元诗体要》、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清顾嗣立《元诗选》、清张豫章《四朝诗》，大多使用这一版本。但不论是元蒋易编辑时对诗词加以修改，还是宋褰后人收录诗词有误，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元人确实看到了金水河畔相隔不远的昭应宫和云岩观水波滢漾，晚风徐来。

三、集庆里位于元大都城郊外

元大都城全城划分成50个坊，其中有一集庆坊。有学者认为，“集庆里”即为大都城内“集庆坊”，云岩观当在城内，那么集庆里是否等同于大都城内的集庆坊呢？

唐杜佑《通典》：“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里）正一人，若山谷阻远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里正）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坊）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勉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辽、金、元的行政区域常常是保留、沿用唐代的一些设置。元代基层行政单位的名称“在乡曰里，在城曰坊”。“在邑居者为坊”，在城邑里居住的人，所住的地方才叫作坊。“每里置

（里）正一人，若山谷阻远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显然，都城之外方称“里”。也就是说，“里”“坊”不可混淆，“集庆里”不等同于“集庆坊”。

参考文献

[1] 王伟杰：《北京环境史话》，地质出版社 1989 年版。

兴教寺寻踪

历史上的白石桥畔曾经有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等皇家敕建寺庙、宫观，《紫竹院公园志》同时提到东门外有兴教寺，那么兴教寺位置究竟在何处？又始建于何时呢？历史上京都又有几座兴教寺呢？

一、元代兴教寺

元代大兴教寺与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三座寺院都是由忽必烈时期第一代帝师八思巴的弟子，即元代著名的工程师阿尼哥建造的。其中大圣寿万安寺建有藏式白塔，即今天的白塔寺；大护国仁王寺是国师八思巴居住之所；而兴教寺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八思巴卒后为其所建。

《续通志》载，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大义，国人号为圣童。年十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及即位尊为国师”^①。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即大元帝师，使统天下佛教徒。至元元年（1264），使领总制院事，统辖藏区事务。至元六年（1269）制成蒙古新字，诏颁示天下，加号大宝法王。十一年（1274）请告西还，为西藏佛教萨迦派第五代师祖。十六年（1279）八思巴圆寂于萨迦，赐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之无上称号。忽必烈命印造八思巴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

八思巴圆寂后，至元十九年（1282），建造八思巴舍利塔；至元二十年（1283），建兴教寺；二十五年（1288）二月，赐兴教寺地百顷；大德五年（1301），赐兴教寺地百顷；延祐五年（1318）十月，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给钞万锭，六年（1319）三月赐寺僧斋食二万锭；至治初，下诏郡县建庙通祀，其制视文庙有加（规制视兴教寺）；英宗至治二年（1322）十月，建元太祖成吉思汗神御殿于兴教寺；文宗至顺三年给钞五万，于寺内修八思巴影殿。

建塔、赐地、建殿，兴教寺陆续建有八思巴塔、兴教寺大殿、八思巴影

^①（清）嵇璜：《续通志》。

殿、太祖成吉思汗神御殿，其过程历经五代元帝，持续近四十年的时间，其间不断进行修缮。

寺内不仅有塔、殿，还有池、泉。清张玉书《佩文韵府》载：“兴教寺（《舆地纪胜》）内有饮马池、卓刀泉，相传是项羽遗迹。”寺景观历史悠久。

《日下旧闻考》载：“兴教寺在阜财坊（《图经志书》）。”另一词条：“按《元大都图册》云，兴教寺在顺承门内街西佛会，甲于京师。”^①

元大都的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线，以中轴线上的丽正门为对称点，左右分设文明门与顺承门。顺承门位于大都城的西南方向，对应着八卦中的坤卦。城门从卦辞中撷取“顺承”二字为名，蕴含着顺天法民的治国理念。元大都城中有坊，坊中有巷，坊坊之间有街，街巷笔直宽阔。元大都坊包括福田坊、阜财坊、金城坊、玉铉坊、保大坊等五十个坊。

位于顺承门内阜财坊的兴教寺，元代甲于京师诸寺，至明代英宗时“已无此寺，殆久废矣”。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于西直门外赐额兴教寺。

史书记载了自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等几代皇帝于兴教寺建塔建殿，从皇家赐地给锭数次，大兴教寺与元初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大乾元寺、昭应宫等同为重要的皇家敕建寺院。如《元典章》载：“元贞初，钦奉圣旨拨赐与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出办钱物，令有司通行。”^②

《元史》中记载铁木迭儿“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垆园地三十亩”，也侧面反映了元兴教寺的土地规模。

元代实行两都制，大都是首都，上都是陪都、夏都。两都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大乾元寺是元代为镇护京城在其乾位兴建，为上都重要的皇家寺院。“五年二月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十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如兴教之数”之例^③。乾元寺受赐之地，不及兴教寺，赐钞之数比照兴教寺，亦见兴教寺作为皇家寺院之地位在乾元寺之上。

兴教寺是举行朝仪的重要寺院之一。《元史》载，元正受朝仪“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听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入至寝殿”。清秦蕙田《五礼通考》亦有记载。

①（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②（明）宋濂：《元史》。

③（明）王圻：《续文献通考》。

宋濂《元史》：元贞元年间置兴教寺“管房提领一员”。说到兴教寺的管房提领，不得不提到唯有元代才有的机构——宣政院。宣政院其设官分职唯元有之。至元初设立总制院，国师八思巴总领，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其用人则自选，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至元二十五年（1288），因唐制吐蕃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初设官有院使十人，同知、副使、佾院各二人，同佾、院判各三人，参议、经历各二人，都事三人，照磨、管勾各一人。二十五年（1288）置院使、同知、副使、参议、经历各二人，都事四人，管勾、照磨各一人。二十六年（1289）置断事官四人，二十八年（1291）后增省不一。天历二年（1329）定置如前，所属有大都、上都规运提点所、达鲁花赤等官，掌兴教寺管房提领等官。至正六年（1346），又以宗祿院所辖四总管府，并隆祥使司，俱改为规运提点所^①。

至元年间，元世祖“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土名德对辩，一一无差……积年疑滞，今日决开”^②。

至元二十二年（1285）乙酉春至二十四年（1287）丁亥夏，庆吉祥与维吾尔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众僧集于大都大兴教寺讲经辩法，究本穷源，各秉方言，精加辩质，“辉辉星布、重光法宝、大启群迷”。盛会规模空前，“然晋宋之弘兴、汉唐之恢阐，未有盛于此也”。

僧人庆吉祥等（“元时以吉祥为僧之美号”^③），奉诏于兴教寺著佛教经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④，该书分类编录自东汉永平十一年至元至元二十二年间，由一百九十四人所译著的佛典一千六百四十四部的目录，并校勘蕃、汉两种文字佛典的异同，“号列群函，标次藏乘，互明时代、文咏五录、译综多家”，而成此书，“作永久之绳规”“恢弘正法之意其至矣乎”^⑤。

二、明代兴教寺

元代兴教寺是忽必烈为纪念国师、大宝法王八思巴而建，而明代兴教寺建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以居大兴法王嘉勒斡凌戩。

《帝京景物略》载：“原兴教寺在双林寺东，成化二十一年建，以居大兴

①（明）王圻：《续文献通考》。

②（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③（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凤凰出版社1970年版。

④书的主要内容因系对勘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的异同，所以题名作“勘同总录”。

⑤（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法王嘉勒斡凌戩者。”明兴教寺始建于明宪宗成化年间，位于西直门外，毫无异议。那么兴教寺在紫竹院地区的具体位置及与相邻寺院的位置关系呢？

《兴教寺成化敕旨碑》载：兴教寺“其界东至叉道，南至大道，西至观垣，北至河岸”^①。南至大道，即今天的西直门外的大道；北至长河岸；“东至叉道”是指西直门外大街通往白石桥的斜路，即原动物园西墙外的斜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依然存在。岔道以西的低洼水塘，曾经是紫竹院公园的绿化用地（面积 7.13 公顷，约在今首都体育馆位置），1964 年 4 月 1 日紫竹院公园将三角地水面正式交给北京动物园管理。兴教寺与双林寺紧依高粱河偏北，而昭应宫面金水河偏南。因此，西直门外自东向西依次为兴教寺、昭应宫、双林寺。同时碑文清楚地交代寺庙面积，“赎升等田地一顷五十八亩五分”，兴教寺占地 158 亩 5 分，推测兴教寺应该在今天自方圆大厦至首体，北到长河，南到西外大街的大致范围。

《日下旧闻考》载：兴教寺旧址惟余仆碑二，一镌成化间赐敕，一列叙部札为明武宗正德间刻石者。

《兴教寺成化敕旨碑》原文如下：“朕惟佛氏之教，流传中国已久，化导群品，开悟迷途，功德所及，岂幽显之间哉？好善之士、崇奉之者一惟谨耳。寺在都城西直门外，司设监太监王助存日赎宛平县民黄升等地建修，以为祝釐之所……又建立宝塔一座于内。朕已赐额曰兴教。今助已故，特赐为大兴法王嘉勒斡凌戩焚修之所。国师扎巴藏布为寺提督，讲经索诺木巴勒丹兼住持，都纲章台扬札巴为住持，朝夕领众焚修。所赎升等田地一顷五十八亩五分该征粮草，悉令有司除豁，仍与寺管业。嘉勒斡凌戩恐年久被人侵占，乞换敕护持，兹允其请颁给之。自今凡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毋得侵占田土及侮慢欺凌以沮坏其教。敢有不遵朕命者，论之以法。故谕成化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②

兴教寺，原为明景泰中司设太监王助所建香火院，明宪宗赐额兴教寺，王助死后，为嘉勒斡凌戩焚修之所。嘉勒斡凌戩，又译结哇仁钦、结斡领占，15 世纪藏族高僧，兴教寺长老，受明封为“大兴法王”。初居北京城内大能仁寺。后敕建兴教寺，明帝赐其作为修法之所，命寺提督讲经国师扎巴藏布、住持都纲索诺木巴勒丹等助其管理寺院。应其请，明帝特颁诏拨田亩，免征粮草，并赐敕护，禁官员居民侵占土地，及侮慢欺凌以坏其教。兴教寺在明代得以保护。

①（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②（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万历四年（1576）孟秋双林寺落成，其东“旧有兴教寺，寺废惟余”^①。

兴教寺曾经海棠兴盛，明杨慎《兴教寺海棠》：“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②明赵完璧《秋日兴教寺》：“古寺青林外，轻车白日斜。秋怀开野色，午茗惬僧家。山鸟清吟兴，云松静物哗。禅关醒俗梦，坐晚意犹赊。”^③诗词中可窥寺前玉河、寺外青林、寺内繁花似锦的一幅兴教寺春秋图。

有人将赵完璧咏兴教寺诗与陕西兴教寺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此诗描写的是西直门外兴教寺。理由一：赵完璧，嘉靖贡生，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正是兴教寺建成兴盛之时，而西安兴教寺自唐以来历经沉浮，元以后的情况无从稽考，至明万历年间才有赵堡游兴教寺文，兴教寺的“殿宇法制，精密庄严”已不复存在，当时西安兴教寺的荒凉可见一斑。理由二：赵完璧诗多触事起兴，吐属天然，《海壑吟稿》所收录的《秋日出西直门》《秋日兴教寺》《都城送乐岱沧进士尹溧水》《都城冬日公出同杨东川寅丈宿僧舍二首》《朝回望西山》几首诗，季节相承，意蕴相继，描写的皆是元大都城内外景观，推测此诗所咏应为西直门外兴教寺。

明《太函集》中还记载了明代著名文学家、抗倭名将汪道昆等一行人送别久居兴教寺聚徒说法的首座^④璋公，于兴教寺林外赠言。《送首座璋公还鹫峰序》：“余帅二仲送之林外，把臂而语曰：公三住犹三观也，孰为空、孰为假、孰为中邪？公笑曰：三观一心，我无心也，无心则无观，无观则无空、无假、无中。司马以三有为住，吾以三无为住。住而无，住吾心，始生。生而无，生其斯，以为常住矣。”

①（清）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

②（明）杨慎：《升庵集》。

③（明）赵完璧：《海壑吟稿》。

④ 四大班首之一，其地位仅次于方丈和尚，常由丛林中德业兼修者充任。

高粱河畔极乐寺

长河北岸北京动物园后，五塔寺东，极乐寺东西街之间紫瑞家园（原第四制药厂）位置，为明清盛极一时的极乐寺，今天小区中心地带仍保留极乐寺的一座殿宇。



图1 极乐寺现存殿宇（2009年摄）

一、极乐寺概况

明清时期，出西直门，过高梁桥，三里而近有极乐寺。极乐寺“四周皆水，碧漪荡漾，其清澈底，长河荫前……岸北数十里，大抵皆招提兰若，低昂疏簇，紺宇红墙，与绿树参差相间，境殊幽胜。其与僧寺毗连者，多富贵家别业，泉石花木之美，楼台亭榭之丽，各擅其奇。”^①极乐寺东有雨花亭、石阁拥之，西有灵通观、云林寺，南临流水，西眺群峰。寺前后多果松，林列阶除，袁宏道、黄思立等将之比似小钱塘西湖，“士大夫多暇，数游寺”。

① （清）王韬：《淞滨琐话》。



图2 《西山风景名胜图》中极乐寺、大慧寺

关于极乐寺的始建年代，历史典籍资料观点模糊，众说纷纭，大致有元代至元、明代成化等几种说法。

清李卫、于敏中等均有元代至元建寺记载。如李卫《（雍正）畿辅通志》、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极乐寺在西直门外高粱桥西三里，寺为元至元年间建。

清代吴长元、孙承泽持明代建寺的观点。如吴长元《宸垣识略》、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都云“寺为明成化中建”。

孙承泽等也持元建明重修的观点。其《春明梦余录》谓成化中建当是重修。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载：极乐寺在西直门外高粱桥西三里，元至元间建，明成化中重修。

自元代建大都以来，元明清京都寺庙之多，不可胜数，仔细阅读史料古籍，可知当时京都至少有两个极乐寺。

《光绪顺天府志》引《万历沈志》：“极乐寺有敕建碑，在崇教坊北。”“安定门街东有极乐寺，元至元间建，明嘉靖辛酉重修。行人司尹校撰碑。旧闻考。按西直门外高粱桥西，亦有极乐寺，通志亦称元至元间建，是有两极乐寺矣。”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说：极乐寺在崇教北坊，安定门大街东，元至元间建。民国期间北京市政当局对寺庙进行了三次调查登记。1928年、1936年登记极乐寺，注明：一坐落于西郊第三分署太平庄十六号，另一坐落于内六区地安门内安乐堂胡同十一号。

由此可见，当时京都至少有两个极乐寺，一是安定门崇教北坊极乐寺，一是西直门外极乐寺；一有敕建碑，一为严嵩题碑。

西直门外极乐寺当为明代成化年间建，先宅后寺。明王同轨《耳谈类增》记载一个故事：“汪进士鸣鸾，婺源人，观政之暇，与群公游西直门外极乐寺，寺傍有楼乔林间，宜远览，欲登焉，而楼扃鐍已久戒，勿得开，益大疑，必令开之，移尊其上流览甚适，上有砌成台站，青衣因以酒炉籍之，而炮忽冲发，众皆奔避，独汪焚死，又死一仆。寺始为贵瑄宅，贵瑄家墓尚在，其后舍而为寺，其台站制以备盗，故戒勿开，而不知炉火下渗为游人祸也，今其楼尚在，予游此闻甚悉。”^①

西直门外极乐寺，始为太监宅邸，后为寺。明宋懋澄《九籀集》提到：“燕都城西有极乐寺，建自司礼暨公。”即由太监改建为寺庙。

据民国内政部 1936 年寺庙登记^②：极乐寺坐落在西郊西直门外太平庄 16 号，庙基十二亩，周围墙垣空茔十八亩，共三十亩，房屋五十八间。庙内法物有铜佛像三尊，木佛像三尊，泥佛像二尊，泥菩萨、木泥尊各一尊，木金刚两尊，木罗汉十八尊，木祖师一尊，木伽蓝一尊，泥韦陀一尊，木天王四尊，锡五供五件，磁（瓷）五供五件，木铁泥等五供三十五件，铁钟两口，殿鼓两面，铁磬两口，木鱼三个，铁牌一面，木梆一架，铁鼎一座，供桌十张，大乘经律数部，石碑两座。

1947 年寺庙登记时，极乐寺住持是松泉和尚，时庙舍已成残垣断壁。1951 年极乐寺鱼池有碑，杭县王来监刻。碑文大意：极乐寺依善念建了鱼池，佛教协会居士会会长王来主办，各居士集体出资建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乐寺僧侣大多以养鱼、种地为生，其中 9 人后移居八大处灵光寺。^③

二、明极乐寺景观

“空王台殿帝城垆，积翠铺金引百灵。”^④“极乐寺……其东有国花堂，西有勺亭，皆尘外之幽构也。”^⑤ 明朝中仕人多往来于郊外寺院，明代茅元仪、梅鼎祚、姚希孟、俞彦、张凤翼、宋懋澄、袁氏三兄弟及清代法式善等诸多

①（明）王同轨《耳谈类增·汪进士焚死极乐寺》。王同轨是万历时期的重要作家。

② 北京档案局《北京寺庙历史资料》。

③ 民国极乐寺信息由张有信老师提供。

④（明）张凤翼：《句注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

⑤（清）洪吉亮：《卷施阁集·游极乐寺看荷花序》。

文人都曾寻踪极乐寺。

（一）国花堂

成化年间极乐寺建国花堂。国花堂三楹，有国花堂匾，成邸所书^①，有题诗：“国花堂上有清晖，成邸留书墨采飞……粼粼曲蹇寒泉引，步步修廊锦障围。”^②堂左有三层楼，绕以曲栏，后凿池筑山养鱼其中，垂柳甚佳，婆娑可爱。

“牡丹竞艳丽，风华日飘泊。”^③“百花深处是花宫，每觅幽垌憩玉骢。”^④极乐寺国花堂因牡丹名，以牡丹盛，有牡丹芍药千本，明袁中道《珂雪斋集》简述了国花堂与牡丹的渊源。其兄袁宏道《游高梁桥记》提及极乐寺观花。长兄袁宗道在《极乐寺纪游》中赞同袁宏道关于极乐寺似小钱塘、苏堤的观点^⑤。明李贽《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赋》也提到了袁宏道曾游览极乐寺^⑥：“老桧深枝喧暮鹊，西风落日下庭梧。黄金台上思千里，为报中郎速进途。”极乐寺与袁氏三兄弟有着密切的联系，每至春季花开时节，袁氏三兄弟便携友人赏花极乐寺。

牡丹败后海棠盛。海棠名树高两三丈，凡数十株，国花堂前后皆海棠，望之如七宝浮屠有光，奕奕微风过之，锦茵满地，艳如赭霞，娇如晴雪；后海棠与丁香间植，花开红白，倍觉可人。“都门花事以极乐寺之海棠（大十围者，有八九十本）、枣花寺之牡丹、丰台之芍药、什刹海之荷花、宝藏寺之桂花、天宁寺之菊花为最盛。春秋佳日，挈榼携宾游骑不绝于道。”^⑦极乐寺之海棠与其他寺院之花盛开，构成京都风景线。清宝廷《偶斋诗草》、清宝鋆《文靖公遗集》、清汤鹏《海秋诗集》、清方浚颐《二知轩诗钞》、清周寿昌《思益堂集》、清陈衍《石遗室诗集》皆有咏海棠诗。

极乐寺之海棠源于朝中名士，相传为董文恭公诰手植。董诰，清代官员、书画家，董邦达长子，与其父有“大、小董”之称。乾隆年间中举，来

①（清）震钧：《天咫偶闻》。

②（清）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廿九日又集同人极乐寺看海棠》。

③（清）邓显鹤：《沅湘耆旧集》。

④（清）顾宗泰：《月满楼诗集·散归又集极乐寺有作》。

⑤（明）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之《极乐寺纪游》：“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殿前剔牙松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暇日曾与黄思立诸公游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思立亦以为然。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

⑥（明）李贽《焚书》之《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赋》：“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亦苏。老桧深枝喧暮鹊，西风落日下庭梧。黄金台上思千里，为报中郎速进途。”

⑦（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中华书局198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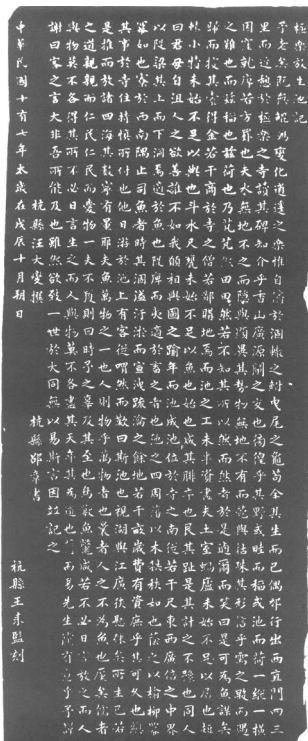


图3 极乐寺放生池记

年会试，名列一甲第三，得中探花。嘉庆四年（1799），董诰六十岁，擢为文华殿大学士，钦赐“紫禁城骑马”。董诰精书法，善绘画，更通晓军事。他五次归还故里，生活简朴，平易不倨傲，深为邻里称道。董诰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董诰死后六天，嘉庆皇帝亲临祭奠，所写哀诗中有“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田庄”之句，并亲自拨款建立董公祠。

袁中道^①两次提到了国花堂上演《白兔记》，皆引观戏者。“极乐寺左有国花堂……记癸卯夏一中贵造，此堂既成，招石洋与予饮，伶人演《白兔记》，座中中贵（太监）五六人，皆哭欲绝，遂不成欢而别。”“癸卯岁一中贵修此堂，甫落成时，汉阳王章甫寓焉，予偶至寺晤之其人，邀章甫饮邀予，予酒间偶点《白兔记》，中贵十余人皆痛哭欲绝。”^②袁中道与寓居于寺的老友饮酒，伶人演《白兔记》，情节感人，太监十余人痛哭欲绝。印证了当

①（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外集卷四·游居柿录》。

②（明）袁中道：《珂雪斋集·极乐寺》。

年极乐寺“轮蹄无虚日，堂轩无虚处”^①的繁华景象。

（二）勺亭

极乐寺西有勺亭，跨半亩塘。“小亭才似笠，林密叶周遮。柿认千头橘，枫当四面花。窗虚便坐客，石稳待煎茶。只欠栏干外，澄泓水一涯。”清黄钺《壹斋集》形象描绘了小亭胜景，“疏棂四面张，亭小聚秋光”。明清文人咏亭言志，或倚亭放眼，或冥想岩侧，或孤行竹中，或擘笺庭隅，或读画坞畔。“一勺自天地，此亭秋更闲，花随僧意放，云共佛光还，入夜或留月，隔墙时露山，洗心谁藉尔，溪水听潺湲”^②“勺水涤尘襟，清风生苦茗”^③等，句句诗带有勺亭参悟的禅意。

（三）李东阳墓

“北眺西涯墓，郁郁鬢陀林。”^④东阳墓与极乐寺南北相望。从极乐寺北望东阳墓郁郁葱葱，墓在大慧寺西，距寺三十步，何太监墓侧。墓之西一里许为畏吾村口，小径北通石道白塔庵，南则长河，由枯柳树迤邐南行，即望见极乐寺。

每岁清明节或李东阳生辰，清文人相约结伴至极乐寺后李东阳祠堂祭扫毕，“修禊事”于极乐寺，醺饮赏花，祓除不祥。清陶梁《国朝畿辅诗传》、秦瀛《小岍山人集》、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唐仲冕《陶山诗录》都有提到学士法式善、太守道生、野云山人等于极乐寺，拜明李文正祠墓之事。

明相国李东阳生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六月九日，号西涯，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居相位十五年。卒于正德年间，死后赠太师，谥文正。李东阳世居于京师。自曾祖始，凡五世皆葬于畏吾村。《怀麓堂集》有墓文可考。李东阳曾祖文祥，洪武初年，以戌籍隶燕山右护卫，其祖父名方挈，稍长代父役，靠手工艺制军器为生。其父名淳微，时为船夫，遇异人为择吉地，埋葬祖父骨于畏吾村，其父由树村迁畏吾村，东阳儿子兆无嗣，先卒祔葬，待东阳歿，已贫不能葬，门人故吏凑钱为其办理丧事。李东阳家族五世同葬于畏吾村墓地。

李东阳墓，为皇家敕建于明弘治年间。明顾清有祭奠诗《清明日遣三儿奠李文正公墓时上疏乞归未报》：“三年不拜先生墓，一滴尤伤此日心。古道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清）法式善：《勺亭》。

③（清）陆应穀：《抱真书屋诗钞·游极乐寺》。

④徐世昌：《晚晴簃诗汇·题潘伯寅侍郎极乐寺看花图卷》。

曲村犹历历，旧松新桧想森森。周旋未敢遗言坠，阅历空嗟往迹深。愿乞明灵表衷素，早教藜葛返初林。”^①嘉靖初，麻城尚书耿定向，为赎其旧宅，建置专祠。万历时李东阳先生墓已不可辨识，刘世节《瓦釜漫记》谓其家族姓渐微，至以墓前白石碑被锤碎，与贩盐者杂卖。万历中，宛平方从哲封其墓，同时又有王文迈进士重封树之，而未及立碑，遂为民产，东阡西陌，麻麦相望，有农人取土于冢，露其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谓：公五世之墓，聚于一地，身歿而子孙不振，至于夷冢为田屑，碑易食不亦伤哉，终沦于蓬蒿。

清乾隆时更找不到畏吾村中有知道东阳墓的人。清法式善著《明李文正公年谱》《西涯墓记书后》《赎李文正公墓田记》及清《（光绪）顺天府志》详细记录了李东阳墓被毁、重新发现、赎地重修及再建祠堂的过程。

法式善据诸家记述，数履其地，访之故老。当年宛平令及法式善等人亲访，遇一石翁年八十六，居畏吾村，且六世叩以文正墓，亦弗能知墓主，又询于内阁学士翁方纲先生，乃同诣大慧寺西北西三十步许，土阜一冢，岿然旁有二冢且夷平，确定李东阳墓，其所计地二十一亩，宛平令武进胡闻之，捐百金赎之墓，先有五冢仅存其二，胡君既赎墓田则封之如其旧，计划建祠、竖碑石，法式善、萧昆由二先生首其议同人，1800年庚申年祭酒为之记。

法式善、秦瀛、张祥河等“偕时帆诸君拜其墓”^②，祭酒数过其地，留下了“畏吾村畔路，来拜李东阳”“谁指畏吾村旧碣，茶陵游迹剩芳菲”等众多诗句。

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1941年摄于五塔寺北面的墓葬，为李东阳五世同域墓。照片可辨五冢，华表飞鹤，武将石生。清祁寓藻《饴觚亭集》“坛坫风流人去后，墓祠华表鹤归无”的诗句与赫达的照片相互印证。

①（明）顾清：《清明日遣三儿奠李文正公墓时上疏乞归未报》。

②（清）秦瀛：《小峴山人集》。



图4 五塔寺北面的墓葬（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1941年摄）

三、极乐寺名人逸事

（一）严嵩撰碑

极乐寺有明丞相严嵩撰碑。严嵩，字惟中，号介溪，袁州府分宜县人，生于明朝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曾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八载，著有《钤山堂集》。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诗文峻洁，声名愈著。嘉靖年间受到世宗皇帝的宠信，在内阁二十年，专擅国事。

极乐寺时有寺碑两块。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载：“极乐寺今尚存碑二，明嘉靖年立，一为大学士袁郡严嵩撰，一无撰人姓名。”清法式善有诗题：“看碑笑煞钤山堂，致君无术空文章。才人自古伤微贱，富贵到手性情变。老矣吾将焚笔砚。”^①

严嵩碑为嘉靖年间重修立碑。碑首铭文为：“创建极乐寺禅林碑记……严嵩撰……谈相书……始于嘉靖戊申之夏，次年己酉秋落成。”^②

（二）李卓吾与极乐寺

明代思想家李贽，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75岁高龄时寓居极乐寺，欲寻访黑衣宰相姚广孝遗书遗像，不得。

①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

② 中国国家图书馆存石碑拓片。

（三）白尔亨逸事

白正蒙（1581—1616），字尔亨，号五石，南直隶通州人。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蜀藩，谨礼严法。主要著作有《吹剑篇》《四松轩稿》《潮音集》《大梦斋文稿》《大梦诗稿》《梦醒轩赓和草》等。

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尔亨邀袁中道于城西极乐寺会晤，尔亨时年三十六，言老友：予住得一异梦，梦至帝所，予询以寿，帝曰汝试听我殿前钟声，予即静默听之，击圣三十六而止，予曰寿止三十六耶，帝无言，但令予归。今年予三十六矣，恐定数不可逃也。

后尔亨病重，犹奉命出使开封，秋病归而逝，得年果三十六。有诗曰：“春花生齿颊，秋水作精神。访岳盟何在，忧时墨尚新。漏钟三十六，定数漫悲辛。”^①

（四）戴璐著《藤阴杂记》于极乐寺

中国古代士人有不少曾厕身禅林，寄寓于寺庙，如明代思想家李卓吾、茅元仪、俞彦，清代钱樾等寓居、读书于极乐寺。清代戴璐《藤阴杂记》大部写于极乐寺，法式善《梧门诗话》有：“戴菴塘太常著《藤阴杂记》于此地有缺焉。”

戴璐（1739—1806），号菴塘，一号吟梅居士。清乾隆进士，历官工部郎中、太仆寺卿。他任职朝廷和地方四十年，又曾为广西乡试官，充文渊阁详校官，晚年为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对当时典章制度、科举情况、文坛掌故等所知甚多。除《藤阴杂记》外，还著有《石鼓斋杂记》《吴兴诗话》《秋树山房诗稿》等。《藤阴杂记》十二卷，是一部清代笔记。作者搜访坊巷名迹，掇拾闻见，考证精审，陆续增辑，在书中记载康熙中叶以后京城的典章逸事，并录存了诸多当时名家的诗词题咏。凡已见于成书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的皆不重录。

（五）梁漱溟与极乐寺

梁漱溟，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生于1893年。他的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老姓是“也先帖木儿”。其父曾为清廷内阁中书、侍读，后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梁漱溟早岁信佛而后归儒，亦不废佛，曾言：“人活着不难，活着不生厌世之感难。”“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再解决

①（明）袁中道：《珂雪斋集·邮亭见亡友白尔亨壁间诗感赋》。

人和人的关系，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

民国十三年（1924）春夏之交，面对诸多人生困惑，一连数月严重失眠的梁漱溟，走进了北京极乐寺。与庙里住的老和尚初见，就觉得似曾相识，相见恨晚。当时的极乐寺不大，有点破。住在极乐寺的四十多天里，梁漱溟表示自己四处奔忙，每每回忆起父亲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几欲自杀。他说只有在极乐寺静修时，他才能感觉到生命的可贵。其后，梁漱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昌运宫史话

海淀三虎桥西有昌运宫小区及昌运宫路。

昌运宫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大致位置在今天紫竹桥东北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东校区（原曙光中学、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存破败小庙，其周边（如今天的紫竹院街道办事处等）皆冠以昌运宫门牌号。

一、明代昌运宫

三虎桥西行里许，为天禧昌运宫，初名混元灵应宫，正德六年（1511），由司礼监太监张永建。有一敕建碑，为大学士李东阳撰文，杨廷和书，英国公张懋篆额，正德七年（1512）立。王慎中《宿混元灵应宫》是明代留存的唯一诗咏：“玄宫东瞰皇畿迺，碧水西潏汉甸斜。初月清悬仙子洞，归云深拥羽人家。珠林招近千年鹤，瑶篋分探九炼砂。未驾青牛凌紫气，且乘白鹿住丹霞。”^①明李东阳《怀麓堂集》记：“略国朝之制，道院多以观名，其名宫者，特为隆垂，在都城者，若朝天灵，济显灵延福，而郊关之外，惟昭应及此尔。”^②

《日下旧闻考》记：万历四十四年（1616）重修，督修者为太监林潮。竣工后更名为昌运宫。增置垣墉二百余丈，门庑百余间，殿宇七重，松栝二十三株，柏二十株，大皆合围，夹以杂树，上枝干霄，下阴（荫）蔽地，有二碑筑亭覆之，一碑为正德年碑，又一碑为万历中立，副使刘效祖撰文。

宫墙外有明武宗时“八虎”之一张永的墓。明正德年间，东宫的随侍太监以刘瑾为首，张永、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号称“八虎”。张永参与诛杀太监刘瑾，结束了“八虎”时代；他曾保护明代著名的思想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使其免遭陷害。

二、清代昌运宫

清李卫《（雍正）畿辅通志》载：昌运宫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修。

①（明）王慎中：《遵岩集》。

②（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自雍正八年（1730）五月至雍正十年（1732）九月，怡贤亲王金棺曾停放昌运宫。^①承袭怡亲王弘晓，怡贤亲王胤祥第七子，清朝著名藏书家、诗人，有《过昌运宫有感》：“昌运宫前泪昔垂，今朝重过复含悲。门庭烟锁空秋草，并有衰杨任晚吹。殿宇依然对夕阳，匆匆策马驻南冈。松枝满地苍苔滑，瑟瑟西风拂面凉。”因为与昌运宫这份特殊的情缘，弘晓感慨此地“风景最幽然”^②。

乾隆初年昌运宫曾经失火。^③乾隆二十一年（1756），和硕庄亲王奏，西直门外昌运宫庙宇一共计殿宇房座一百余间。粘修四十六间，添盖大殿五间，后照殿五间，前后配享殿十二间，转角围房四十二间，顺山僧房五十九间，并修理牌楼一座，门楼六座，旗杆三座，墙垣长一百六十七丈六尺。^④

乾隆三十四年（1769）奉敕重修，门内为元天圣境，有钟鼓楼、功曹殿，中为元天玉虚宝殿，恭悬御书，额曰“坎德尊严”，联曰“气合冲虚尊水府，灵昭赫奕肃星纲”。后为神霄延寿宝殿，额曰“元虚至德”，联曰“真宰无言神鼓荡，元机莫赞妙生成”。最后为玉霄上穹宝殿，联曰“绛阙云扶开跌宕，紫垣河绕引灵长”，皆御书，恭立御制诗碑二，右国书，左汉书，在玉霄上穹宝殿前。重修始竣，乾隆以落成瞻礼，有御制诗《昌运宫》：

玉泉发脉注长河，佛宇仙宫夹岸多。

阅岁郁攸致不戒，一时重鼎庆斯那。

高居上帝朝绛节，愿锡康年绥宝禾。

碑抚前朝珣肆横，谬称昌运运如何？

嘉庆年间昌运宫有过小修小补。^⑤

三、昌运宫之松柏

“昌运宫前松谡谡”^⑥，昌运宫风景优美，其中特以松柏著名。清阮葵生《茶余客话》说，京城古树如太学桧、慈仁寺松、吏部藤花、卧佛寺娑罗树、万寿寺及昌运宫白松皆数百年物。道光举人叶名沅认为，松当是辽金以前

①（清）李继白：《望古斋集》。

②（清）弘晓：《明善堂诗文集》。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2-01-03-03550-004，乾隆三年六月十三日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张廷玉咨文《遵议昌运宫住持太常寺赞礼郎张寿祥并司乐李正贵看守不慎致殿失火照例罚俸事》。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5-0147-053。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5-08-004-000004-0046，题名为《呈请派员踏勘粘修昌运宫正配各殿等房间事》。

⑥（清）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

物，人鲜知之者，“倏然五百年前物，飒飒涛声天半吹。元帝精灵有时降，白龙天矫岂无知。云霄得路垂阴碍，冰雪盘根历劫危。欲问武皇当日事，夕阳萧瑟映穹碑”^①。法式善《昌运宫》以树比千金：“老桧青上天，树底剩白日。日影忽西沉，桧阴墙外直。当年种树时，此树无人恤。谁知万金钱，付彼千荆棘。桧也老犹在，游者去每忆。我来坐其下，顿觉尘俗失。千年鹤又归，仿佛旧相识。一闻吟啸声，云中长叹息。”^②

清诗人多有关于昌运宫咏松的华彩辞章，其中乾嘉时期阮元《昌运宫白皮松歌》^③最为灵动：

昌运宫在香山乡，古松七株百尺长。
入门瞥眼惊相望，白龙乱窜千条光。
鳞鬣欲动冷忽僵，森然结夏堆雪霜。
阴羽鹤鹤飞来凉，仙人垓以琼瑶浆。
十步之外闻古香，手扪其肤腻若肪。
俯视桧柏翻老苍，相怜皆是沧海桑。
有明正德多权珣，永也差比彬瑾强。
所知尚有几希良，依松造墓深埋藏。
松涛暮起思茫茫，阳明古洞应斜阳。

杨大鹤《昌运宫道院看松歌》对白皮松树干、树枝、树叶、树皮等有形象细致的描述：

传闻琳宫松最古，入门离立苍髯迎。
虬枝修干互盘矗，霜皮黛叶纷纵横。
干如劈华耸云表，枝如翔凤垂绶缨。
叶如仙人散绿发，皮如积雪铺青苹。
一株两株已奇绝，何况二十四树罗。
瑶楨空阶无尘醺，坛静浓阴满地心。
神莹枝头谡谡幽，籁发耳畔仿佛闻。

清初康熙进士杨大鹤看到昌运宫白皮松仍有二十四株，清中期道光年间举人叶名沄看到有白皮松六株。清末同治年间宝廷眼中《昌运宫》：“壮观尽凋谢，琳宫余旧基。阶前四株松，曾见全盛时。我欲询前事，问松松不

①（清）叶名沄：《敦夙好斋诗全集》。

②（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

③（清）阮元：《揅经室集》。

知。”^①清书画家李光国写《昌运宫》：“传是前朝昌运宫，石垣缺处径相通。松枝压屋碧瓦堕，碑帽卧阶枯草丛。”^②此时琳宫株少垣圯，松压屋瓦，碑卧枯草。

清代第一女词人顾春^③亦有《戊子八月雨中游城西天禧昌运宫废址》：

烟叶青青豆叶黄，雨中荞麦凝雪霜。

野水草花自采采，虚亭老树更苍苍。

隔岸依稀露碧瓦，过桥断续堆红墙。

诸天法象认不出，荒草深埋真武堂。^④

四、清末废址作兵营

清光绪年间，海军警卫队总营设于昌运宫废址。刘锦藻记：“拟采用其制，就京师城外昌运宫废址，设立海军警卫队总营，以资试办。”^⑤后为西郊添练游缉队营地。清代内务府档案记：“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原西郊添练游缉队数营，拟将万寿寺及昌运宫空地，一并拨借分驻军队前边防军占用，该寺如有租价继续照交，如系借用，仍希准予借拨，并请迅速见覆等因公函一并。”

松柏沧桑，琳宫沧桑，昌运宫名称流传至今，是对历史的纪念。

（此文发表于《北京文物》，收录时有删改）

①（清）宝廷：《偶斋诗草》。

②（清）李光国：《定斋诗钞》。

③顾太清，名春，字梅仙。原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

④（清）顾春：《天游阁集》。

⑤（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

西域双林寺的历史变迁

紫竹院建园之初，位于公园东南部矗立着一座明代七层密檐式砖塔，它曾是紫竹院公园地标性建筑。明万历年间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别号双林）看中了这块福地，在西直门外建造双林寺并作为自己的茆地。当年的双林寺东接兴教寺，西望三虎桥，北临长河，环境优美，台榭数重，古木合抱，竹色葱茜，流水甚丰。

历史上，北京城东西各有一双林寺。东便门外有双林寺，清戴璐《藤阴杂记》记：“出东便门循河五里为双林寺，林木蔚秀。”查慎行《秋饮双林寺河亭上诗》：“共喜联鞍去，精蓝古堠边。断桥花底鹭，高岸柳阴蝉。野意迎凉爽，秋容得雨鲜。昔游吾自记，尘土梦三年。”^①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记：“双林寺在东便门外循河五里，寺之建置未详，旧闻考亦未载，林木蔚秀，昔年查粮御史尝驻寺中。”

两座双林寺，各具特色。西直门外双林寺，又称西域双林寺，因与印度僧足克戡古尔和西域高僧锁喃嚧结（又译为索诺木纳木结）结缘而得名。

一、结缘西域番僧

（一）足克戡古尔

“初息天宁寺，后过阜成门外二里沟，见一松盘覆，趺坐其下，默持陀罗尼咒。”^②太监毕某稟于朝廷，赐番僧织金禅衣。正值冯保建寺，并在宫廷斗争中失败，“因以居之，赐名西域双林寺。增设西番变相，非特建也”^③。

（二）锁喃嚧结

天启甲子年（1624）九月九日，万历进士李日华同曹愚公侍御，礼长水法师墓，浴雪井水，遇梵僧锁喃嚧结，深眼微须，能为汉音，与其同坐良久，因诘其西来缘起。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详细记述了锁喃嚧结一行五僧从西域至中原的过程。

①（清）查慎行：《敬业堂诗集》。

②（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③（清）吴长元：《宸垣识略》。

西域东天竺国有国名主活（卓哈），近名高昌，统二十聚落。城高十二丈，方圆百里，四门三层，四角有十二宰堵波。文武二楼，高二十五丈，龙楼凤阁，千二百座。名刹大院百所。人物雄奇，多有胜迹。城西百里有大乘寺，立像高十五丈，赤发青面，捧降魔杵。大殿睡佛，长十六丈，赤袈裟，白玉石。佛像澡瓶绿琉璃，高三尺，围三尺五寸。左十里有小乘寺，内供佛齿五寸，轮王齿三寸，有铁钵黑色，盛七升，乃燃灯佛遗迹。右西北二十里有答辣法藏寺，即锁喃嚩结出家之所。寺本周天元时甘露梵王创建。一寺三院，楼阁七重，中有诸天诸佛说法坛，坛内遗舍利三颗。紫金函供佛牙一，长一寸，广八分，黄色，常放光明。后林忭播楼供佛扫帚一把，乃迦舍草做成，长三尺，围七寸，帚柄杂宝装饰，玉石匣盛。后建法王殿、说法台，高昌国王曲文森哆所施。封一高僧无上法王，号圆通至胜佛。所度法子，名嘛喝实利，正锁喃嚩结之师。俗居恭御都官，是高昌王第七弟之遗宗，名播利铠。厌王官幻有之躯，欣菩提无生之果，遂投实利修习禅定。指示要路，东行九万里余，始至大明。有先代和尚班的答祖（兴教寺修行）歿东土，乃我成化皇帝国师嚩结翹慕华风，兼钦先德，发心结五众同行。初礼大雪山证道台、灵鹫山说法台。从王舍城过，入莫度达官所，上名领文挂号，批登五僧名：一锁喃嚩结、一锁喃陆竹、一锁喃坚剏、一展阳喃渴、一朵而只忭发站东过噉菖河，此河阿耨达池之源也。进茄赤建国，换牒挂号。一月方行。经喝捍国，行一月，至恭御城，人民乌黑，多习波罗门种。三千里，过白水城，多外道幻术，不敬僧。东行五千里，过咀逻斯城，其人圆睛黑面，短发长须，多习小乘，山出珍宝。住三月，东行至羯霜那国，换牒挂号。住十月，民敬三宝，诸物丰盛，米麦长寸。东行三千里，至葱岭山。山高险，有开辟至今不解之冰，凝亘汗漫，与天云相连，仰之皑然无际。晚其旁有冰峰摧落者，横踞路侧，高可百丈，广或数尺，以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冰雪杂飞，不禁寒颤，将欲眠食，绝无燥处，唯是悬釜而炊，就冰而寝，苦不尽言。七日方出。东南临至特伽国，闻说多暑十月时如别国八月之热，不可前进。因向东北行，至马蚁院，乃佛在世时使阿难教化之所，名因果处。停住一年调养，冻疮全愈方行。嚩结所伤两足，磕破膝额，尚存可验。又东行过殒伽河，即恒河，广可百丈。其水绿波见底，杂石所衬，两岸奇卉异香。木筏而往，一月至跋禄迦国，名小沙磧。王名碧多。都城高广，人物阜盛。唯有一寺，名阿奢埋儿，寺宽广，僧多，专学禅定，多游天竺。又东三千里，过屈支国。王号木文曲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多幻术，所餐诸物华美，衣服精丽，使用金银钱。停住一年。又行东过阿耆

尼国，多有银矿山、金矿山，高可百丈，光气腾曜，不可名状。贼寇极广，其人凶恶，惨杀无忌。又东行千里，乃古高昌国。先高昌王有妹，被主活国王取去，亦名高昌国。古高昌国亦名伊吾国，人物清秀。相传玄奘法师化道之所，时有汉僧驻锡。东行三千里，至流沙河，即沙漠碛是也，宽八百里，上无飞鸟，下绝走兽，地不出水，土无茎草，薰风炎灼，魑魅纵横。十日方出，至野马泉，安歇取水。有一大寺，名雷音，后一窟洞，名碧播屈，昔日如来降诸外道治火龙之所。住一月，东行千里，至五烽。从西烽取进，有一山，王乃五陇之后代，名王仑卜。山下一泉，方圆丈余，清澈甚美，有达官看守，凡取水者通报王知。王见五僧，甚生欢喜，留住数日，与书一封，寄东烽王，使人引出界，指说路径，付水皮袋盛之。其路一片沙漠，无有行处，望马粪骨聚而进，虎狼极多。行五日至东烽，远见山上城墙，止有一门，对列器械弓箭看守。达官瞭见五众，方要放箭，急呼西烽王有书。见书方许进见。细说西来之事，王亦甚喜，留住一月，付水甘粮。指路从贺延碛行，才有水。东行五日至碛，乃西番境界，名小西天。昔如来传法于此，号乌思藏。地面宽广，乃四家达王供奉之所，多出高僧。大殿内列法床五百张，有佛子法王、莲花上师所传番经番咒，出渗金佛人顶骨、数珠、氍毹、容金铃云昔汉班定远超住此，镇定西域。本朝刘、马太监征西入界处，地气多寒。参礼莲花上师，留二载余。临行与书一封，达五台山罗喉寺侯法王哨来。东至玉门关，有山无关。有葫芦河一道，上广下狭，洄波迅急，深不可渡。西岸多梧桐林，自砍大者作筏而进。从上稍至东北行，东南七十里是玉门大路，封王进贡悉由此行。随喜岷州秉灵寺、雅州红花寺山西一路而来，上五台山罗喉寺法王处住二年。遇钦差御马监太监刘润上山，引五僧至北京双林寺住。

万历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启奏明肃皇太后，命住万寿庵，持咒三年。有番经厂太监张贵引奏万岁爷，命住双林寺，设坛济幽四十九昼夜。赐紫衣宝冠，命西经厂掌坛教授中贵又赐织金禅衣、金段十匹、膳盒八副，寄与大能仁寺。盖先代班的答祖师于成化年间赐法王宝殿塔院也。僧五人，朵儿只忤灭于五台山菩萨顶，展阳喃渴灭于双林，其余二僧，一在山人海关，一在墨云，嚷结募造渗金观音一尊，朝南海天台，斋僧三千已满，得遇纳川，同行至嘉兴，宰官居士见者，往往诘问，纵由敢述，大都如此。^①

锁喃嚷结自述，因翹慕大兴法王先代班的答祖师（于兴教寺焚修），一

①（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

行五人东行九万余里，始达五台山，遇太监刘润，引至北京双林寺，明肃皇太后命住万寿庵。万历三十年（1602）番经厂太监张贵奏于御前引见，再住双林寺，设坛济幽四十九昼夜。五僧之一展阳喃渴亡于双林寺。

（三）西番变相

明崇祯八年（1635）刊印的《帝京景物略》详细描述了寺殿所供番相：“折法中三大士，西番变相也。相皆裸而跣，有冠，有裳，有金璎珞，犼、象、狮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夫也，五佛冠。上二，交而杵铃。下二，跌而坐。左右各蓝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顶汇二首，乃髻。首三项腰，各周以髑髅，而带以蛇。左喙鼻耳角，牛也。三十二臂，一十六足，中二手交，把髑髅半额，而铲取其脑。其三十手所执械：号者，旗幡鼓铃焉；御者，牌金火轮焉；缚者，绳；击者，捶杵；杀者，刀叉、枪剑、铁钺、弓矢焉。其所执残身头手足肉骨，血淋淋皆新。其有陈者，髑髅也。足左踏皆若凤，右踏皆若马。各有人金冠合掌，腰腹承之，其一人两手拍捧而悲也。右，魔王鬼神像也。其耳环，一十八臂而四足，手二交而托，十四仰而托，托皆葛巴刺碗。左之碗，盛菩萨，右盛虎、狮、象、驼、犀、海马，三色焉。葛巴刺碗者，解顶颅骨而金络，瓣棱尖如莲房也。足踏人四色，前仰后伏之。殿壁所遍绘，亦十方如来，示现忿怒尊者像也。有鞞，人革，其面爪趾宛然者。有倒络人首而为缨，蹬髑髅口而为镫者。有载人面首，若猎而狐兔雉累者。有尸三刃穿，有戟三首贯者。有方啖人半身，而披发垂于吻者。其计令瞻而众怖，思而猛省欤？忿怒变像，乌斯藏每贡之，曰马哈刺（拉）佛。”^①

《日下旧闻考》亦载清乾隆时期双林寺“佛殿三重，前二重。本寺僧众居之，后殿奉玛哈噶（嘎）拉佛，以处西域梵僧，别辟门于寺左侧”。玛哈噶（嘎）拉是藏语，音译“摩诃迦罗”，意译“大黑天神”。大黑天神为佛教密宗的重要护法神。

萧士玮有诗《西域双林寺》：“慈像居然战斗场，佛魔同异亦荒唐。啖尝不破虚空观，踏践能乘勇猛方。火色朱樱双树外，涛声翠柏一灯傍。如斯降伏如斯住，悲仰无量钟磬长。”

《西域双林寺碑记》载^②：

盖使也者，西方之圣人也，以光善出现于世，无非觉悟群生离苦，命复我感教化宽成善而司斋之寿之益，其教论□理俞明矣。始其后荒至自祇园精舍，以奉三宝而后禅官梵宇承布天下，呜呼其成矣哉，显西域启兴教。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 来源于网络，经与国图碑拓及《日下旧闻考》相关记录比对校正。

皇敕寺西原有招提一区，久已荒废。须岁，西番经厂掌坛毕公乘上知，恩使太监冯公施资所售，将其原祖圣像别创庙宇以安置之，以其地易庵供佛。毕公敬等中建恩之报塔，以垂永久。俄有梵僧法讳左吉古噜先寓天宁寺，次诣此庵。见其地势灵秀，松茂张盖，遂抚而盘桓，憩息于松下，结跏趺坐，耳环手钵，貌若达摩。必不味乎甘美，身不忧乎寒暑。毕公孚礼而问之，师曰：“吾乃西竺南印土方僧，特来游化中国耳。”

公为异感，遂留受供。其后一月不食，默坐持诵密咒。师以道貌所感内外士庶，云乐随喜，莫不手额罗拜而顶礼焉。遂动阁于慈圣皇太后、今上皇帝钦赐织金禅衣、钱锭银两，日斋万僧，仍赐酥油燃灯，以及所需。适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公奉命，诣昭应宫谒。

玄帝焚香悬缙，偶闻西僧，遂遍访为公曰：“吾尝闻成周之世越裳南国，天无烈风淫雨，海不扬波，三年意谓中国有圣人，故重三译来朝。今我圣明统运仁政移施，蛮夷款顺。侍僧梯山航海不远万里而来，观光大国，游览名山，非我圣人凡御之意。”致乎师斋日满期，即欲辞去，谓毕公曰：“此庵未足以绥佛圣，即其地势阔明，左连梵宇，右接琳宫，丛林环翠，建一大寺永奉上宝是吾之嘱也。”遂飘然长往，以是毕公等，述其言达知。

恩主冯公嘉其善事，捐施净资，特委名下西番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孔朝等董工修作。前为山门，金刚、钟鼓二楼，天王殿宇中为佛殿，左右伽蓝、护法，后为方丈，左右斋堂、禅室，两侧厨、库、僧房。其后修叠土石为山，高可丈余，上为明阳洞，左台右榭，群卉丛萃，墙垣周匝，佛像供具，凡寺之所宜有者无不备矣。其殿堂弘丽，金碧辉煌，焕然一新，永辅昭官，侍奉香灯于无穷也。工始于二月之春，落成于八月之秋。因西域之僧乃栖止于松树之下，而文寺官相峙，丛林萃茂。故我恩公命名双林之额也，以僧住持统领焚修，祝我皇图无疆，巩固之庥，更祈功德生绵延洪远之福。今已事竣，徵予文勒石为记，义不容辞，特述其事之始末云耳。

万历四年，岁次丙子，孟秋之吉。

嘉议大夫、工部右侍郎、直内阁予（预）修国史玉牒、经筵官、致仕昌黎王槐撰。

二、寺与塔见证兴衰

清代英廉有“一踏红尘四十年，吹衣秋雪在吟笺。儿时游迹何人识，松影参差塔影圆”的诗句，以细腻的笔触抒发了对双林寺的真挚情感。

双林寺规模可观。王槐撰《双林寺碑略》云：“前为山门，金刚、钟鼓

二楼，天王殿宇中为佛殿，左右伽蓝、护法，后为方丈，左右斋堂、禅室，两侧厨、库、僧房。其后修叠土石为山，高可丈余，上为明阳洞，左台右榭，群卉丛萃，墙垣周匝佛像供具，凡寺之所宜有者无不备矣。”于慎行《双林寺歌》：“输来多宝堆成塔，葶（犂）尽黄金布作田。法宫梵宇何连蔓，胜地名区看不断。墓上林园学九陵，祠前楼阁成双观。落成牛酒国亲供，建醮香花天女献。吁嗟此寺独渺小，赤刀已欲盈千万。”形象地描绘了双林寺的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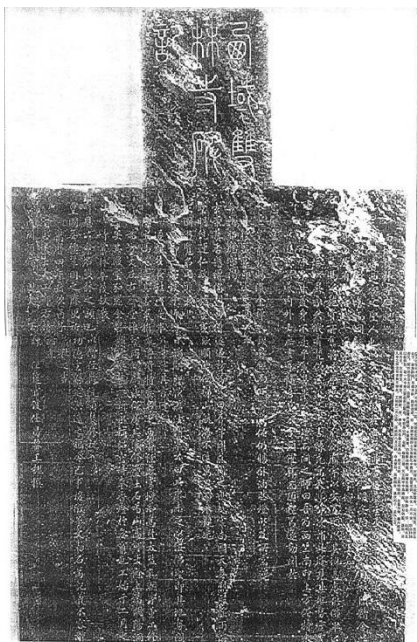


图1 双林寺碑记拓片

双林寺还有一个很宽阔的塔院，有佛塔僧塔数座。其中最高佛塔为七层八角密檐式实心砖塔，传为藏经塔。明冯琦：“城中甲第连白虎，城外浮图下赤乌。浮图矫矫凌云际，乘豹豳狸斗神异。”曾朝节也有“扣关寻碧洞，到塔抚轻（青）松”的诗句。因塔周多朱樱，双林寺塔又称朱樱塔。

“野棠花暝噪青禽，鸳舍萧寥粥鼓沈。瑯寺繁华归梦幻，苔碑檀越记双林。”^①乾隆后，双林寺寺后阳明洞台榭、朱樱皆无存，唯土阜隆起，各具山形而已。塔仅存其半，前后左右复有僧塔十余座。^②

① 斌良《抱冲斋诗集》之《过双林寺题壁》。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5-08-008-000113-0026，光绪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呈稿，《为讯明中正殿太监喇嘛陈得喜等呈控双林寺僧人桂林等霸占宛平县地亩等情一案拟结事》。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寺庙登记，双林寺情况如下：双林寺，坐落西郊三分署马哈拉庙一号，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光绪十五年（1889）重修，属私建。本庙面积庙基四亩五分九厘，又毗连三亩五分，瓦房土房十一间，庙后附属田地十三亩。庙内法物有泥像七尊、瓷香炉两个、瓦香炉四个、小铁磬一口，另有榆树二十棵、槐树三棵、杏树八棵、柳树一棵。茔地内有松树十五棵、槐树四棵、榆树五棵、杨树一棵、白果松一棵、马尾松两棵、砖井一眼、石碑三座（内一座无字）。1935年《旧都文物略》记“今庙宇全废，惟塔尚存”，并留下了珍贵的图片。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国之初，公园东侧余藏经塔一座，坟塔五六座。



图2 紫竹院公园建国后双林寺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院中多数塔已毁，仅有一座七层密檐实心塔及几座僧塔保存尚好。1953年10月，北京市文物组关于紫竹院双林寺塔的调查报告提到，双林寺双碑尚屹立，左为万历四年王槐撰碑，右为无字碑；塔高处第三层有破裂痕迹，文物组建议修缮保留。1974年地震，双林寺塔出现裂缝，并有倾斜，受到当年杭州六和塔伤人事件的影响，在请示文物局后，1975年6月拆除双林寺塔。

2012年，紫竹院公园启动了双林寺的地基考古发掘工作，弄清了塔基和塔身的形制、规模以及建造方式，并根据考古发现制定了保护方案。今天双林寺塔基可供游客参观。

三、太监及番僧的憩眠地

“天中画栋盘龙螭，阶下丰碑蹲赑屃。天子亲为降敕书，宰臣不惜书名字。布金刻玉神亦劳，衅血涂膏鬼所忌。从来执权如抱虎，黄钺一下无处所。半夜雷霆飞赤霄，百万金钱归少府。罪厚难徵帝释灵，谴轻未霁君王怒。大第深沉别有人，野寺凄凉已无主。”明冯琦诗句描写的是双林寺凄凉衰落的情形。

双林寺周边坟场遍布，“隔河杨柳谁家冢，纸灰堆积埋佳城。荒坟遍地少麦饭，夜台亦此炎凉情。山庄白石焕然在，野老谁复知旧名。双林寺古亦销歇，有碑无字空峥嵘”^①。

山东布政司参议王槐所书《西域双林寺碑记》云：“恩使太监冯公施资所售，将其原祖圣像别创庙宇以安置之，以其地易庵供佛。毕公敬等中建恩之报塔，以垂永久。俄有梵僧，法讳……特委名下西番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孔朝等董工修作。”双林寺本为太监冯保所建，西番经厂掌坛、御马太监孔朝修作，又与西域番僧结缘，因此西域双林寺与番僧、喇嘛、西番经厂掌坛太监的渊源深厚，寺塔院前后的坟墓主要为太监、喇嘛、僧墓。

清后期，双林寺成为故宫中正殿喇嘛下院，“阜成门外二里沟地占二十亩”，中正殿太监公产，所有太监喇嘛死后均葬埋于此。如明末清初西经厂掌坛于进朝，死在康熙七年（1668）；郝万通死在康熙庚午年（1690）；罗卜藏绰衣丹格隆，俗称李氏，亦内监，学番经，受命披剃授沙弥戒，死于雍正十三年（1735）；孔罗卜藏锡拉卜，内监，皇清钦授内廷慈宁宫掌黄坛事喇嘛总阁隆加蟒袍冠带，死于清乾隆二年（1737）；王朝相，内监，为正殿首领，死于乾隆六年（1741），葬双林寺西^②。

民国时期，双林寺有净业寺祖遗塔院坟地。净业寺与双林寺颇有渊源。《宸垣识略》记：“净业寺从德胜门西循城下行，径转得此寺，昔为智光寺之基，有明宣德六年钟一，东有轩二，楹可坐……”《北京寺庙历史资料》提到净业寺的坟地六亩五分在北平西郊白石桥。民国北平市寺庙登记表土地亩数登记，多次提到净业寺荒地，坟地六亩五分坐落西郊白石桥。“民国时期，坐落西郊第十八区白石桥马哈拉庙村六号第九保界内双林寺塔院，为内五区西海北沿净业寺原有祖遗。”

新中国成立初期，紫竹院东区已是坟岗遍布。

①（清）宝廷：《偶斋诗草》。

② 见北京市档案馆档案。

四、纳兰性德与双林寺

康熙十三年（1674），十九岁的纳兰与十七岁的卢氏结婚，夫妇两人度过了几年幸福生活。卢氏，为两广总督、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兴祖之女，她“生而婉娈，性本端庄”。夫妻感情弥笃，“自契同心，琴瑟嘉通”，两人共同生活了三年，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三十日，卢氏因难产去世。纳兰将亡妻暂厝于双林寺中，常到双林禅院陪伴亡妻的灵柩，并在寺内宿夜守灵，写有《忆江南·宿双林禅院有感》：“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摇落后，清吹那堪听。淅沥暗飘金井叶，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①

一年以后，纳兰再次夜宿双林寺参谒亡妻。在凄迷的经声佛火中又吟成一阕《忆江南·宿双林禅院有感》：“挑灯坐，坐久忆年时。薄雾笼花娇欲泣，夜深微月下杨枝，催道太眠迟。憔悴去，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望，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②纳兰迟迟不忍将灵柩入土，在禅院中挑灯独坐，夜不能寐。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二十八日，卢氏从双林寺起灵，下葬于皂荚屯纳兰祖茔。^③

①（清）纳兰性德：《纳兰词全集》。

②（清）纳兰性德：《纳兰词全集》。

③ 张宝章、郭云鹏：《纳兰性德的海淀故居（中）》，《中关村》2010年第9期，第94—96页。

明代艺术的殿堂大慧寺

大慧寺位于海淀区大慧寺路6号，是集明代建筑、彩塑和绘画三大艺术于一体的博物馆，具有震撼的艺术魅力和观赏价值。

大慧寺又名大佛寺，明正德年间由司礼监太监张雄建。“宝刹罗千树，清钟彻九霄。慈云生石窦，忍草遍山椒。”沈榜的《宛署杂记》生动描述了明代大慧寺的庙宇巍峨、林木葱茏、景色清幽。清初纳兰性德《绿水亭杂识》记载大慧寺殿宇共一百八十三楹，占地四百二十一亩。

“梵刹峥嵘峙，飞甍插斗杓。”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群中，今天大慧寺仅余的大悲宝殿坐落在石台基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是一座重檐庑殿顶建筑，外檐斗拱较大，内檐为鎏金斗拱，井口天花，蟠龙藻井，梁檩皆有旋子彩绘，为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

大慧寺环列四壁的雕塑以一尊高大的千手观音立像及两尊胁侍菩萨为主体，环衬二十八部众，组合成一组完整的宗教人物群体。千手观音立像原是一尊高5丈的铜佛，日军侵华时期被毁，后补了这尊木胎沥粉的千手观音泥塑像及两尊胁侍菩萨。28尊彩塑的组合尤其珍贵，其集写实和象征为一体的创作手法，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真实的生命感，塑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大殿两侧须弥座上，高3.3米的佛教护法神彩塑气势雄伟，帝释天、梵天等汉化诸天为帝王装束，肃容威仪；天王、韦陀是怒目金刚，天将威风；菩提树神、鬼子母神雍容端庄，慈祥敦厚。东首第一尊是东岳大帝，它是道教之神，被佛教“请”来护法。东岳大帝彩塑面上颧骨突出，两颊下陷，嘴角伸出一对獠牙，表现一副苍老而威严的人物形象。28尊塑像造型饱满，身体微向前倾，表示他们倾心听法。塑像色彩浓重的妆玺，以朱砂、黄丹、石青、石绿、赭石等天然矿石原料为主，并大量采用赤金、白银，形成富丽辉煌、金彩璀璨、富有装饰美的艺术效果，这些彩绘塑像浑然一体，色彩鲜明，形态生动逼真，造型奇伟罕见，绘塑极为精美，充分显示了明代彩塑的艺术魅力。中国寺庙泥塑造像具有悠久的历史。北京地区却少有泥塑造像寺庙，更少见佳作留存，大慧寺的明代木胎彩绘泥塑，是明代雕塑的上乘之作，在中国雕塑艺术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够保留至今，弥足珍贵。

大悲殿壁画内容取材于元代女画家管道升所著《观音大士传》，壁画采用展示连续情节的叙述性构图形式，漫写式勾线画法，人物、屋宇、树木各有分科专擅的画工，以流水作业分工合作完成，是明代绘画艺术的杰作。北京法海寺壁画有“中国西斯廷”的美称，大慧寺壁画也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精湛的绘画艺术在同期壁画中占有一定地位。

明代三大艺术珍品在大悲殿艺术殿堂中和谐共存，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大慧寺展现出令人炫目惊诧的文化异彩。

（发表于 2016 年《北京日报》，收录时略有删改）

慈寿寺玲珑塔

京西八里庄玲珑公园内玲珑宝塔，原名永安万寿塔，因为原属慈寿寺，又称慈寿寺塔。

慈寿寺建于万历四年（1576），是慈圣皇太后授意明神宗为隆庆皇帝祈求冥福而建。慈寿寺内原有天王殿、鼓楼、钟楼、永安万寿塔、延寿宝殿、宁安阁等建筑，形制整齐，规模宏大。清光绪年间一场大火致寺毁，现只存一塔、两碑及两株银杏树。

永安万寿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实心砖塔，高近 60 米，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分上下两层，下层为边角镶石的三层平台，上层是双层须弥座，雕有精美的莲花座台。须弥座上部雕刻有笙、箫、琴、瑟等古代乐器。塔身四面有砖雕的拱券门和半圆形雕窗。拱券门上有匾额：南面是“永安万寿塔”，东面是“镇静皇图”，北面是“真慈洪范”，西面是“辉腾日月”。每层有佛龕 24 个，原供奉铜佛 312 尊。门窗两侧塑有金刚力士像，这些塑像历经风雨，如今都露出了木芯。塔身各处布满砖雕和泥塑人物像，仍可辨当年威武雄浑、俊美生动的风采。清乾隆皇帝曾命人对塔进行精心修缮。塔檐角原挂有风铃千余枚，白云缭绕，铎铃幽幽。

塔北的两座石碑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刻工精美，线条流畅，形象逼真。东面石碑正面刻有紫竹观音像和赞词，背面刻《瑞莲赋》。慈圣皇太后尚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如承恩寺、海会寺、慈寿寺、万寿寺等，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紫竹观音刻像与万寿寺下院紫竹禅院内供奉的紫竹观音像为同一蓝本。西面石碑正面刻有鱼篮观音像和赞词，背面刻关圣帝像和赞词。据 20 世纪末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全国仅存两幅《鱼篮观音图》，另一幅在四川西昌泸山观音阁。鱼篮观音始于唐代传说，风姿窈窕的鱼篮观音形象相传出自盛唐画圣吴道子之手，亦是男相观音向女相观音过渡的典范。明隆庆至万历年间，中原地区曾流行一出名为《观音菩萨鱼篮记》的杂剧，戏中化身鱼姑的观世音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对当时的佛画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载，明书画家徐渭就曾以杂剧中此观世音的形象创作了《鱼篮观音图》。

（发表于 2016 年《北京日报》，收录时略有删改）

文献中的明清寺庙园林

西直门外自白石桥至麦钟桥，历史上皇亲贵戚、太监富商选址于山水佳趣的紫竹院地区，建寺修祠造园林，明代达到鼎盛。明嘉靖进士王樵与友会西直门，“并驴且行且话，遇佳处即下，相与眺揽。大抵西直门外，多中贵人（太监）别业，园亭之胜，一人一意，竞极新巧。春时休暇，大阉鼓吹导骑，各适所珍为戏乐，不绝于路，各有守者，亦不禁人游玩。予辈但至三四处，览大都而已，不能遍也”^①。王樵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长河两岸绿叶秾郁、禅刹相接、错落相列、争辉斗艳的太监别业及园林景象，如当时的悯贤祠、朝真观、永禧寺等，虽然它们的踪迹今天已无处可觅，但历史文献中可寻其端倪。

一、悯贤祠

1949年后海淀区出土由武德将军锦衣卫衣佑所副千户海山王深撰并书篆的明正德十五年（1520）十月明故御马监王钦墓志。

王钦，字惟寅，别号肃庵，生于成化丁亥（1467）十二月十有一日，其祖先直隶保定府之新城县人，自幼“聪丽，慎动举，不轻言笑，乡里敬重之”，弘治年间被选入内廷，供职御马监，丁巳除长随，戊午进奉御，癸亥升右监丞事。正德年间，明武宗命司礼监太监黄中出守南都，付以重任。王钦疏名请随之，“上准南京御马监如其官，署事兵仗局，带管龙江关。未几，上念黄公伴读春宫，早夜勤慎，终始不渝，召还管司礼监密务”。王钦“加左监丞金押，出管旧都府草场，出纳钱粮事。寻升右少监。丁卯，迁正监”。黄中卒，王钦治丧事，殡葬悉如礼，第造祠堂，请额“悯贤”，寺宇额“保恩”，生死一致，受到人们的称赞。事成上奏，明武宗“遂有蟒衣玉带之赐”。王钦“历政公勤”，为官长、僚友称重，政务闲暇诵诗读书，鼓琴作字，延贤论道，消遣世虑。王钦尝与同门司设监太监张公等，于都城西宛平县香山乡广源闸悯贤祠左择地，治以墙垣、树株，以为归葬之所，意以大期之来，万岁千秋，意与黄公紧邻。王钦于正德庚辰（1520）九月卒，寿五十

^①（明）王樵：《方麓集》。

有四。十月十八日归葬于前卜之地。王钦墓志铭显示，正德年间王钦为黄中造悯贤祠，王钦葬于“湖山之东，广源之北”，悯贤祠即位于广源闸北岸。

二、永禧寺

海淀文管所收藏的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明故尚膳监太监刘斌公墓志铭记载：“刘公葬于西直门外去广源闸不远永禧寺傍地，永禧寺右。”明弘治年是日前发现文献中永禧寺出现的最早年代。

明嘉靖翰林编修程文德咏永禧寺诗^①：

五塔入云空矫首，双松夹路一开尊。

何人已榜松萝院，我欲先题薜荔门。

明代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曹学佺也有《登永禧寺》诗^②：

独步斜阳在，清风满素襟。

小亭依涧曲，一径入林深。

幽榻渍花雨，晴窗印竹阴。

坐来沙鸟狎，久已忘机心。

明沈应文^③《（万历）顺天府志》也提到永禧寺。以上看，永禧寺至少存在于弘治至万历年间。从诗词推测，其位于五塔寺对岸，寺内亭台、松竹夹路。

三、朝真观

海淀万寿寺村出土的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秋刻朝真观重修碑记碑碑文记载：“朝真观始于有明宪宗朝内官监太监韦芳请建，至明神宗四十三年复发内□□太监周玉重修之，今又百年矣，其一切殿堂栋宇、庄严塑画不无倾圯，太常寺少卿励杜讷撰。”

“白石桥西有朝真观……朝真观有明碑三，成化年间碑二，皆都察院左都御史温阳李宾撰，万历四十三年碑一，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王文迈撰，又本朝康熙三十三年重修碑一，太常寺少卿励杜讷撰。”^④

“朝真观西有延庆寺……延庆寺凡明碑三，正德年间敕论碑二，崇祯癸

①（明）程文德：《程文恭公遗稿·游西山九首》。

②（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

③ 隆庆戊辰（1568）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④（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末年重修碑一，翰林院侍讲清苑孙从庆撰。”^①“《燕都游览志》有延寿庵在白石桥西二里，殿宇精严，疑即延庆寺。”^②今天延庆寺山门依然位于万寿寺左，大致可推朝真观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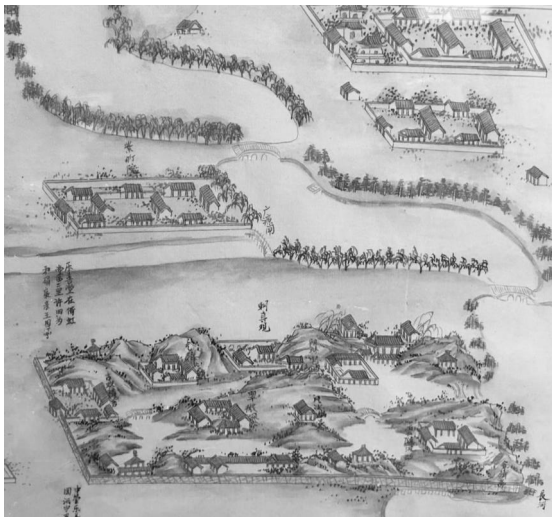


图1 《西郊诸园图》中的朝真观

四、郑戚畹园

《日下旧闻考》载：“原郑公庄在万寿寺左。度桥而南，有亭在平畴，亭外俱稻田，绿堤莲芡，盖郑戚畹园也。”

郑戚畹园，即万历皇帝宠妃郑贵妃^③父亲郑承宪的园子——郑公庄。

明朝外戚众多，外戚家族待遇主要取决于后妃受皇帝恩宠的程度。“万历年间，备受眷宠的皇贵妃郑氏家族恩荫授职人数，也远远多于皇后王氏家族。”^④有专家总结，有明一代受恩最隆、故恩荫授职人数最多的外戚家族当数仁宗张皇后家族、宣宗孙皇后家族、宪宗生母周太后家族、宪宗王皇后家

①（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②（清）吴长元：《宸垣识略》。

③ 郑贵妃，名郑梦境，出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人，是明恭宗朱常洵之母，明安宗（弘光帝）朱由崧祖母。万历九年（1581）朝廷备选九嫔，万历十年（1582）三月，明神宗册封九嫔，郑氏被封为淑嫔，位居九嫔第二位，其在之后的四年内晋封为德妃、贵妃、皇贵妃，郑氏貌美，有才情，能生养，宠冠后宫，与明神宗朱翊钧郎情妾意，伉俪情深，宠冠后宫长达三十八年。

④ 叶群英：《明代外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族（主要在弘治、正德年间）、宪宗万贵妃家族、孝宗张皇后家族、世宗祖母邵太后家族、世宗生母蒋太后家族、神宗生母李太后家族以及神宗郑贵妃家族。

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在万历十年（1582）郑皇贵妃初封为九嫔之一的淑嫔之时，被授予正五品正千户锦衣卫带俸一职。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郑皇贵妃从淑嫔晋封德妃，郑承宪升为正三品锦衣卫指挥使带俸。万历十二年（1584），郑皇贵妃从德妃晋升为贵妃，郑承宪升为正二品都指挥使带俸。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病逝，郑承宪已官至从一品都督同知。

郑承宪的郑公庄——郑戚畹园虽不比武清侯李伟“亭台楼阁直入云霄、奇花异草、怪石美箭俱具备”的李戚畹园，但其亭外稻田、绿堤莲芡，田园风味浓郁。武清侯李戚畹园旧址上，清代有了畅春园；郑戚畹园，清代已无存。

五、兴胜庵、三笑庵、吉庆寺

兴胜庵，万历中所建，在昌运宫西半里许，地名松林庄。庵内明碑二，皆万历四十五年（1617）立。后有藏经阁可眺西山，东北有果园，园中有亭曰众芳亭，北砌石为流觞曲水，其东有阁，额曰明远。春月桃杏杂发，登阁望之，不异锦城花海也。^①

查慎行有《兴胜庵看杏花》诗：“幸是韶光处处同，胜游随意转芳丛。别开香界松林外，遥指烟村杏社东。黛色浓添三面绿，日痕微减一分红。只须十步凌丹阁，多少花头在下风。及记当时载酒游，旧题几壁拂尘留。重随客到僧犹识，不待人言我欲愁。牧笛声中芳草路，鞭丝影里夕阳楼。花开花谢年年事，岂料伤春易白头。”^②唐东江有兴胜寺看杏花诗：“探花一骑西郊回，为言红杏千株开。间寻古寺惬幽赏，枝枝淡冶如肥梅。”^③戴璐曾特别注解：“寺在昌运宫，则非城中兴圣寺，查他山有兴胜寺杏花歌亦是此寺。”

清代兴胜庵尚存，果园及阁皆废，松无复存。

万寿寺稍西为三笑庵（在一些手绘图上标为三啸庵），过此为麦庄桥（今麦钟桥）。三笑庵相传为明代旧刹，清代重加修葺，有御制碑并御制诗。^④《日下旧闻考》云：“苏州街左以虎皮城墙连接万寿寺与三笑庵两庙。”三笑

①（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②（清）吴长元：《宸垣识略》。

③（清）戴璐：《藤阴杂记》。

④（清）吴长元：《宸垣识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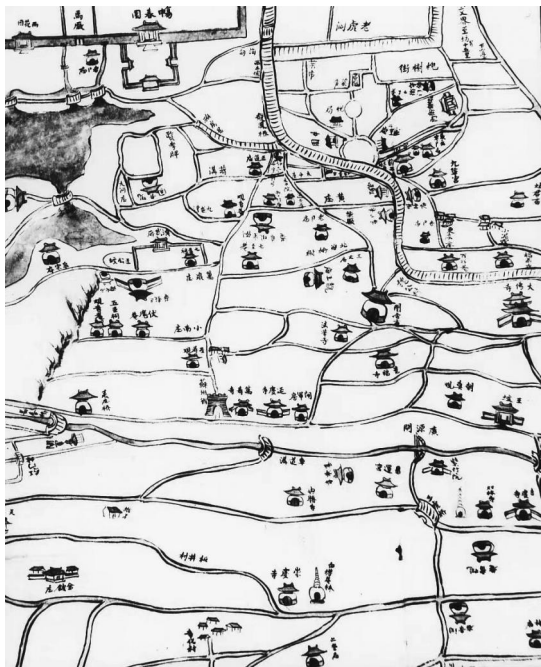


图2 兴胜寺、吉庆寺（紫竹院公园档案室存）

庵位于苏州街西。

因乾隆皇帝为母祝七十大寿，三笑庵与万寿寺一同得到修复。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七、九月长河工程处呈稿有详细记录，题名《为请领赶办万寿寺三笑庵及行宫等处工程所用银两事》《为请领修理万寿寺三笑庵等处工程各作所需工价银两事》《为请领万寿寺三笑庵及行宫等处油画及各作赶做活计所需物料工价银两事》^①。为当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崇庆皇太后庆典做准备。

《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记载：吉庆寺（僧庙）坐落于西直门外马哈拉庙八号，建于明万历年间，属私建，不动产房基地十八亩，茔地八亩，旱地二亩，房屋五十八间，附属耕地（山西会馆义地）八十三亩二分，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佛。庙内法物有佛像、神像三十尊，锡质五供两份，铜铁钟两口，铜铁磬两口，雕刻两件，经典一部，礼器八件，另有古槐一棵，榆树等树二十四株。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05-08-030-000037-0088、档案号 05-08-030-000037-0043、档案号 05-08-030-000037-0053。

园林建筑的表情

——紫竹院公园园林建筑的意境美

2008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尚·努维尔说：“建筑是以你所拥有的资源，以更有情感、更完美、更自然的方法让一个地方更富有诗意。”中国建筑的意境表现是多姿多彩的，或端庄伟壮，旷达飘逸，或曲折幽深，宁静清恬，纤丽娟秀，富于诗情画意。北京紫竹院公园为自然式山水园林，其基本格局为三湖两岛一渠一堤。园林及文物建筑总占地1935.9平方米，占全园陆地面积的3.8%。除福荫紫竹院外，大部分游赏建筑是20世纪50—80年代所建。在园中，山水植被、建筑小品、人文遗迹、自然气象等一系列要素，呈现着千变万化的园林意境美。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错落相织，皇家行宫与传统民居交相辉映，富于典雅美丽的神韵。园内竹茂荷香，翠竹百种万株，隐建筑物于山水之中，建筑美与自然美融糅，诗画情趣，使得建筑渗透着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散文的意趣。以长河为界，长河以北建筑以友贤山馆为基本蓝本，是中国南方民居建筑形式；长河南岸福荫紫竹院，是中国北方古典建筑形式。建筑屋身或虚或实，实者如厅房，三面墙垣，一面户牖，虚者如亭轩，四面空灵，廊庑周匝。屋顶形式丰富多彩，歇山华丽，悬山轻简，硬山朴实，亭廊轩榭，连续并列，多样聚合。紫竹院公园园林建筑风格独特，意境深远，韵味悠长。

一、古迹遗存的诉说

紫竹院具有“千年风景，百年竹韵，皇家禅院，人间福地”的美誉，虽历尽沧桑，仍难掩其华。

近500年来，伴随着福荫紫竹院从道院到禅院的变迁、修建，其意境渐次由“古寺境幽僻，小憩揽清趣”，到“山断溪曲通，林开塔半露。残荷尚有花，寒节未成絮”，如今成为“西风送晚凉，炎歆喜渐去”^①的幽静之所。

紫竹院的历史是通过有形的建筑来体现的。坐落于公园西北部的福荫紫竹院，北临长河，南面湖泊，原是高梁河的发源地，明万历年间，曾为万寿

^①（清）宝廷：《紫竹院》。

寺的下院，清乾隆年间在紫竹禅院以西建行宫，成为帝后由水路去颐和园的中途休息之所。紫竹院行宫为皇家敕建北方庭院建筑风格，庭前碧波粼粼，风景秀丽，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体现出情与景、形与神、意与象之间的高度统一，是公园代表性的历史建筑。

在相地选址上，紫竹院依河而建，“活水环流，绿圃苍畴”，乾隆时期在行宫前后、湖泊四周遍植芦苇，称“芦花渡”。清光绪十一年（1885）《重建紫竹院碑记》称：“……庙前小山一座，迎照莲塘数顷平铺，后绕长河，为护左右，双塔相映。更忻广源一桥，树木丛杂，不啻绿天庵中……足称峦嶂翠峨之区……”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诞辰之际，太后见紫竹院南岸山丘荒秃，便下令依山势遍植秋菊，名九花山。庭院前后夹水，土冈连绵，蜿蜒起伏，尽作山势，环四面，柳数屯，荷百亩。院址自身虽无山，但有良好的远近山景可借，可南望土冈，远眺山峰，罗青错黛，掩映眉端，呈“佳气迓三山”之境；在平面上和长河、湖泊、花木起共鸣作用；在垂直上又和远山、树木相互呼应，花开水流，鸟飞叶落，呈现一派秀丽风光。这样上下、左右、前后层层错落，巧妙地结合地形和环境，晨曦浴柳，夕霞耀波，于变化中营造出良好的园林意境。

其建筑为小型皇家庭院式建筑风格。

清乾隆年间疏通长河河道，整修苏州水街，修建行宫“福荫紫竹院”，成为帝后西郊游幸的休憩之所。行宫有三楹宫门、六间倒座房、十五间折角游廊、五楹正殿、三楹二宫门、九楹楼阁等建筑。宫门据传有乾隆御书“福荫紫竹院”“报恩楼”匾额。报恩楼是福荫紫竹院的后罩楼，为上下各九开间的两层楼房，南向，砖木结构，墙体磨砖对缝，上为青瓦覆顶，建筑精美，雕梁画栋，典雅不俗。现建筑为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翻修全庙时重建遗存。

民国期间，西直门外紫竹院，中有画楼，三面环水，水面荷花，花中游艇，是一个消夏的所在，为王怀庆别墅。

1949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手紫竹院西跨院七间房时，中院北侧有一座两层楼高的报恩楼，四周环以走廊，走廊前有栏杆，楼上架油漆彩画醒目，楼南侧是玻璃房，房北走廊使用玻璃封闭，南部走廊敞开。与影壁平行，东西有两排房。报恩楼东院是三合房院。三合院南侧有方门与中院相通。^①

报恩楼前有两棵玉兰树，长势高，其中一棵为白玉兰，一棵为紫玉兰。楼西南角有一座假山，东北角有一座假山，体量不大，西院亦有假山。

① 参见王同喜等撰写的《总参三部离休干部访谈录》（紫竹院公园档案室存）。

1952年，总参三部办公用房迁往新址，紫竹院成为总参三部幼儿园用房，并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对前殿进行了改修，将门窗墙壁由内檐推展到外檐，四面均为玻璃门窗，成为儿童活动室。1983年7月底，总参三部幼儿园迁出紫竹院，全部土地、房屋、树木及设施移交给公园。

1983年公园正式接管旧址后，对庙内房屋进行了全面整修，将前殿彻底落架重建，恢复了殿宇原貌。并请当代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写楼外抱柱之楹联“佳气迓三山紫竹清风澄俗虑，烟波临一水杏花春雨启诗情”和匾额“报恩楼”，内悬之楼名匾为爱新觉罗·溥杰题写。



图1 报恩楼

1992年9月，这里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名为“紫竹院清代行宫”。2012年修缮建筑面积1902.18平方米，倒座21间，前殿5间，后楼二层18间，东跨院（紫竹禅院旧址）9间；修复建筑面积1349.53平方米，包括行宫院内东西配殿4座12间、东西配房6间、南倒座房5间，山门内以影壁为障景，是整体建筑的序幕，转移视线，两侧38间游廊美轮美奂。东禅院二进房9间，从行宫院到禅院形成虚实相隔，让人感到园内有园，景外有景。

植物配置是造园艺术的主要载体。大殿前两株银杏，历经数百年，依旧生机勃勃，姿态古拙堪入画。1985年初步改造福荫紫竹院景区，按照传统的造园手法，移出与景区不协调的柿子树，栽植了西府海棠、七叶树、龙柏，突出天然山居的环境意象，烘托古建筑群古朴庄重的风格。2011年在东西配殿间植丁香、玉兰、山桃等，芳香馥郁，婆婆多姿，生意盎然。植

物、殿宇相互映衬，古翠照烂，落花缤纷，幽澹、野逸，更是桃花灿烂的妙悟境界。整体建筑恢宏、安谧，既有禅院的肃穆，又有皇室庭院之典丽。

园林美不仅是建筑、山水、花木在空间中横向呈现，同时与纵向流动的天时、气象交相作用，共成其变化不尽之美，“隐现无穷之志（态），招摇不尽之春”^①。每至秋日，福荫紫竹院古银杏摇曳，掩映行宫沧桑，一些原始的建筑意可能淡漠了、磨失了，而增添了些许历史积淀的派生建筑意。

二、紫竹休亭说情韵

紫竹院公园共有形式各异的亭 13 座，如四方的“听初亭”、六角的“熳春亭”、八角的“聆涛亭”、扇面的“朝晖亭”和海棠造型的“梅亭”等。亭式约而用博，体量大小自如，构筑十分简便，高度适应各种地形地势，以“揽翠亭”立山巅，“朝晖亭”傍岩壁，“听初亭”临涧壑，“菡萏亭”枕水流，“萌亭”处平野，“聆涛亭”藏幽林，独立自在，灵活自由。

亭造型传承传统建筑中极富民族特征的屋顶精华，结构上，如单檐的“远亭”，重檐的“镜游亭”，其形式卷棚流畅，攒尖耸秀，如翼斯飞，形象多姿，气势生动，充分表现出传统建筑在静态中具有飞动之美。

紫竹院公园的亭极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胜景处建亭，如与轩廊相连的“笠亭”，起到为水榭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景境富于民族色彩和精神；无胜景处建亭，如在四君山坡上的“三友亭”，于平淡中见精神，使景富于活力和灵魂。“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是敞旷性格的代表，具有旷世般的胸襟。筠石苑内“听初亭”，四项阙如，八方无碍，西临翠池，北接绿云轩，四面茂竹青翠，独立亭中，仿佛能够听到嫩竹初出拔节的声音，为观赏者带来宁静、自如的雅趣，“唯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观天”。“听初亭”与“刚柔忠义”四景石互为对景，起着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的作用，是融合时空于一体的独特创造，水石林竹之美，备尽之矣。

紫竹院公园的亭，是极具意象性的建筑，是点景、对景、借景的重要建筑。“镜游亭”与水榭形成对景，“梅亭”与“清凉掩秀”形成对景，“聆涛亭”建在松林的空白处，与“竹深荷静”形成对景。亭与周边环境“对景”或“借景”，使亭子既发挥“成景”的作用，又发挥“观景”的作用。四君山景区“四君亭”位于景区西部关键点，与东部莲花台、澄碧山房遥相呼

^①（明）计成：《园冶》。

应，有力控制绵延百米的四君山景区，有助于组织景区的空间网络，扩大景观的辐射面，扩展建筑意象的界域，在静穆的观照中与自然的节奏妙然契合，可获得审美的物化境界。

建于1956年的“揽翠亭”，是公园最早建设的茅亭，位于中山岛顶峰，为园内制高点，海拔高度57.94米。“突起那论径庭，羊肠盘上山顶。岂惜略劳步履，端知大惬性灵。”东接“松径”，西临大湖，南达“八宜轩”，视点高，景象广阔，一览园中湖光山色。小憩纳凉或漫步于苍松曲径之中，俯视两湖风光，登亭可观赏朝云初上的景象，获取“解意禽鸟，畅情林木”的境界，是一处“亭不自为胜，而合诸景以为胜”的极好借景观赏点。

公园园景之胜，咸纳于清风纳凉之亭。亭高而明，敞而回，既得园内之胜，又收园外之境。

三、友贤澄碧的梦境

紫竹院公园游憩与服务性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以庭院空间组合糅入时间的进程，突出了建筑美的时空流动特性，创造了平易近人、灵活有序、内向含蓄的境界。

（一）长河北岸友贤山馆



图2 友贤山馆

位于公园筠石苑内的“友贤山馆”是一处由厅、轩、游廊和围墙组成的院落。它由前厅、水竹居、任风轩、游廊、茶室、二层馆组成。馆与居连，廊与轩连，廊与室连，高者楼，低者轩，浮廊跨水，汀步当桥，凿池叠

石，置景自然，格调幽雅，仿江南民居半开敞式庭院，与四面环山翠竹、前院涓涓溪流交相呼应。整体布局上，活泼丰富，主次分明，虚实对照，错落有致，“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泉秀石，若顾若揖”，在花木、光影的映衬下，自成静美的小天地。

建筑群与山池花木交织穿插，建筑在山池花木间，山池花木在建筑间。水非一水，馆中水面被建筑一分为三，既分且合，由廊桥及水洞沟通内外，给人以深远的遐想；山非孤山，馆中主山之外，缀以余脉，精选特置之石，分列池边，以收剩水余山之效。山馆之建筑与山水结合自然，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秀若天成。

整组建筑的借景手法，是将连接山馆主厅与任风轩之间的过道处理为通透的廊桥，从而把北面国家图书馆面向筠石苑一侧的建筑轮廓纳入视野。“回廊不欲直，曲折足延步”，步移景异，使得园林营造在空间主题上突破以往“奥”“旷”的粗略性欣赏，以细腻方式丰富景观效果的塑造。建筑的空间与造型不仅与景境十分和谐协调，而且空间富有变幻莫测的情趣，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典建筑和古典园林对时空无限性与永恒性的追求。“曲廊堪展步，佳景每迎人”，园内有园，景外有景。庭院内外环境的和谐统一，增强了建筑美的艺术效果。

（二）长河南岸澄碧山房

四君山东部澄碧山房，占地 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511 平方米，东西长 50 米，南北宽 40 米，建于 1.5 米的高台上，面宽 16 米，高 9 米，山房与大湖有 2 米高差，以两条山石磴道左右盘旋而下，与水边石板小路相接。

澄碧山房按北方四合院形式布局，因山就势，背依四君山，西临碧水，二十四间游廊和四间爬山廊连接五间正殿、三间配房，按中轴对称的特点展开，层次分明，轩敞大方，曲直变化有序。歇山卷棚屋顶，翘角飞檐，前出抱厦，步步锦织摘窗，四面山石错落，苍松翠竹掩映，庭院后雕刻梅兰竹菊与植物相呼应，是充满自然美的“生境”与体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画境”的结合。院中叠石，设置小品点缀，莳木栽花，香草带露，翠竹迎风。前廊与南北游廊相连，建筑之间的联系用回廊沟通。廊是联系建筑物的脉络，又常是风景的导游线。它的布置往往随形而弯，依势而曲，蜿蜒逶迤，富有变化，而且可以划分空间，增加风景深度。游廊结合了湖景，爬山廊渗透了山景，促成了建筑曲折等丰富多样的形态，又使自身成为景观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可产生空间的分隔、连接、流动、渗透、层次、对比等，其本身还表现为一种形象美、节奏美，两面观景的空廊，可以分出三份

景致，最大限度地使人与四君山、澄鲜湖、松梅竹菊产生共鸣。园林中有了这一“空”的建筑物，才形成生机勃勃的空间。与“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的四君山融为一体，山不能言，建筑言之，代山川而立言，全组建筑采用深褐色油饰，色调质朴，清雅自然，高下有致，空间开朗，正所谓：“室之有高下，犹山之有曲折，水之有波澜。故水无波澜不致精，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情，室不能自为高下，因山构室，其趣恒佳。”

山房正殿、垂花门等处悬挂匾额。临湖游廊正方悬挂匾额“澄鲜”，取自南朝诗人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之意。从“澄鲜”到“澄碧山房”，从“柳荫怡情”到“夕阳入画”，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书法，修长、平正、瘦骨、清秀，增强了建筑的韵律美感，体现了深深的文化意境。

四、彩虹飞架紫竹院

桥梁建筑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协调融合于天然风景与建筑群体之中，因而很自然地给人以画一般的意境、诗一般的情感。

公园为三湖两岛一河一渠一堤基本格局，全园共有桥梁 10 余座，每座桥都能与景区的建设内容有机相连，颇具文化内涵：迂回的长河上轻轻巧巧地跨过一座“虹桥”，圆润的桥洞与曲折的河道相映成趣；“梅桥”的薄拱轻盈，凌波于杏花春雨的荷花湖上，更觉秀丽如画。有的凝重，有的轻盈，有的色彩灿烂，在不同的环境中因景物各异，动静有殊而形成了不同的画面。

如公园 350 米西堤上建二桥一亭，远望如彩虹卧波，近游似入画屏。堤上有越波桥、一得桥。越波桥由三块花岗岩巨石拼合而成，桥身低平，紧贴水面。西堤南部一得桥仿苏州寒山寺枫桥形式而建，单孔拱桥，两侧各有 12 级台阶，设游人垂钓区，有“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之意境。

紫竹院公园园林建筑无一不是从景出发，在以理性为主导的创作精神中交织着浪漫的意韵，高堂广榭，曲房奥屋，与山水、植物融为一体，各有所宜，安设得所，综合构成一个美的自然和美的生活境域，那淡淡的山水、悠长的斑竹小路、散淡的点点轻舟、迷离的翠筠烟雨，追求的是理与情、人工与天趣的统一。其建筑色调风格，不求铺锦列绣、错彩镂金之美，却营造出一种与市民公园特点相称的清水芙蓉、自然淡雅之美。

（发表于 2013 年《景观·紫竹院专刊》，收录时略有删改）

参考文献

- [1] 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版。
- [2] 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
- [3] 曹伟编著：《城市·建筑的生态图景》，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6 年版。
- [4] 张家骥、张凡：《建筑艺术哲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年版。
- [5] 罗言云主编：《园林艺术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
- [6] 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7] 张家骥：《园冶全释——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 [8] 胡杰、孙筱祥：《移天缩地——清代皇家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 [9] 紫竹院公园管理处编：《紫竹院公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 [10]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志·市政卷·园林绿化志》，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

金辉灿烂映禅院

福荫紫竹院（紫竹禅院）行宫正殿前有两棵历经数百年的银杏树，其古树编号分别为 A03632 和 A03633。枝繁叶茂，姿态古朴，春夏翠绿，深秋金黄，已有数百年历史，是福荫紫竹院古建筑群的一大亮点。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是世界珍稀树种之一，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被称作植物界的“活化石”“大熊猫”。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结果要二十多年，有“种树三十年，结籽（子）防凶猻”之说，四十年后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别名“公孙树”，意为“公种而孙得食”，是树中的老寿星。

银杏树是帝苑、王第的钟爱之树。紫竹禅院明为万寿寺下院，皇家寺院，清乾隆年间于禅院以西建行宫，乾隆题匾“福荫紫竹院”。1949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二局迁来北平，将“紫竹院”这座空庙作为办公地点。1950年朱德总司令来到福荫紫竹院中央军委二局驻地视察，看到紫竹院古树后做出指示：“园内的大树，你们要保护好，这就是我国的古文化。”

1953年紫竹院成为总参三部幼儿园专用房。1983年归属紫竹院公园。据总参三部的同志介绍，接手庙宇时，两棵古银杏主干有明显熏黑迹象，可能为火烧所致，也有遭雷电击打的可能，因此主干式微，蘖枝丛生。“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枝孙绿荫肥。”其中古树编号为 A03633 的银杏树树高 14 米，冠幅平均 13 米，主干树围可达 3.68 米，最大树围 8.07 米，蘖枝多达 26 根，远超大觉寺“七子抱母”景观的银杏树，最粗壮蘖枝围长也达 1.68 米。

银杏有“中国的菩提树”之称，4 月开花，10 月果熟，11 月落叶。银杏冠大荫状，姿如凤舞，苍翠四荫，像一把大伞，荫蔽绿色空间，拓展庭院的“天际线”。每至秋日，高大雄伟的银杏树与壮观古老的殿宇相衬托，犹如两顶黄龙伞分外耀眼。清风吹拂，落叶飘洒，纷纷扬扬，金色的叶片在空中飞旋而落，绿茵如毯的草地铺满金色的叶片，如同铺了一层“黄金地毯”，成就了树荫下一地金灿灿的美丽。阳光为银杏扇形的叶片镶嵌上金色的边缘，直至变成通身的金黄。树上、地上金黄一片，整个庭院充满了绝凡尘、净素雅的银杏叶，是活生生、金灿灿的秋日童话。银杏树释放出它最动人的魅力，让人沉醉，构成了一幅理想的美丽画卷，堪称极致，增添了庭院自然

生态的审美价值，增强了福荫紫竹院行宫庄重典雅的气氛。在园林师傅的精心养护下，今日的古银杏依然生机勃勃。

苏轼有名句：“台榭如富贵，时至则有。草木如名节，久而后成。”古银杏数百年来，顶风傲霜，经磨历劫，纵观朝代更替、城市兴衰，阅尽人间春色，而自身岿然不动，老而弥坚，气宇轩昂，雅若图卷，与古庙相映，体现文化生态的审美价值，是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劳动的延续。“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①，它是历史的见证。

古树承载了历史的追忆，折射了心境，古树的风姿给心灵增添了些许的温暖。温暖，是因为我们心存美好，正因如此，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成了某种最贴切的寄托与载体。人们尊重古木，爱护古木，见之油然而生敬意，由衷地萌生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情怀，两棵古银杏树已成为紫竹人追思抚远的精神寄托。

（发表于2013年《景观》；发表于2016年《北京日报》，收录时有删改）

①（清）乾隆：《游大觉寺》。

禅院吹拂雪域风

——“雪域星生珍藏唐卡艺术展”开幕

紫竹院公园澄鲜湖畔，紫竹禅院幽庭秀木，古翠葱茏。由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唐卡文化研究院与紫竹院公园联合举办的“雪域星生珍藏唐卡艺术展”于2015年5月30日开幕，犹如清风拂面，绚丽清凉，华美厚重，令人耳目一新。

一、雪域星生唐卡与紫竹禅院的缘

著名画家、收藏家、藏学家叶星生以收藏、守望西藏传统文化而闻名，其收藏的唐卡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唐卡也叫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唐卡，藏语有平坦、宽广之意，表示广袤无边，“唐”指广袤的空间，表示容纳一切；“卡”表示在光滑、干净的地方追求极致的圆满。唐卡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深刻奥妙的教理内涵，是雪域高原的文化瑰宝。它的兴衰与藏传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

紫竹院公园紫竹禅院，亦称福荫紫竹院，背依长河，面临紫竹院湖，历史上有着“远山近水、塔影桥堰、荷塘鸟语、夹岸高柳”的胜景，“柳荫深处是蓬莱”，在乾隆笔下宛如仙境。虽历尽沧桑，难掩其华，今天享有“千年风景，百年竹韵，皇家禅院，人间福地”的美誉。1985年10月曾短暂对外开放，2014年7月再次对公众开放，举办了清代皇家文化展等多项展览。

历史悠久的紫竹禅院，荷姿曼妙，竹韵梵音，静谧禅院邂逅雪域唐卡，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此碰撞生辉。

二、唐卡艺术博大精深，炫目多彩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卡的题材包罗万象，有宗教画、传记画、历史画、风俗画，也有反映

天文历算和藏医藏药、人体解剖图的科学画等。它们具有通俗性、趣味性、知识性、宗教性、工艺性等特点，故被人们誉为藏族的“百科全书”。传统上唐卡采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松石、孔雀石、朱砂等珍贵的矿物宝石和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物为颜料。这些天然原料保证了所绘制的唐卡经百年仍然艳丽明亮，璀璨夺目。

展厅展品精选了叶星生珍藏的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唐卡及佛像、法器等艺术品约 300 件，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题字。第二部分讲述唐卡知识，包括唐卡的产生、类别、作用和功能。第三部分展示各种风格流派的精品唐卡。第四部分展示新唐卡和佛像。

唐卡兴起于松赞干布时期，珍藏展包含了从宋代“扎噶利”小唐卡到现代唐卡作品百余件。根据制作唐卡所用材料，可以将唐卡分为两大类：一类用丝绢制成的唐卡叫“国唐”，另一种用颜料绘制的唐卡称为“止唐”，即彩绘类唐卡。根据画面背景所用的不同颜料色彩可以分为玛唐（红唐卡）、那唐（黑唐卡）、舍唐（金唐卡）、维唐（银唐卡）等。

唐卡常见的题材是宗教画——佛像。首次与观众见面的金奖藏品《明代朱砂金绘唐卡宗喀巴大师传》，为“玛唐”，即画面背景为红色。这种以朱砂为底，纯金描绘的唐卡，兴起于 13 世纪的萨迦时期，绘画工艺极为复杂，是藏传佛教唐卡艺术中的一绝。此唐卡表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从诞生、出家直至在卫藏地区弘扬佛法的传记故事，并在每组故事下方以金汁书写藏文。而极具特色的是此唐卡以朱砂、红珊瑚等珍贵材质为底，以顶级的黄金研磨绘制，并以金泥、磨金、漆金、描金等多种手法和特殊技艺来表现花草树木、行云流水、亭台楼阁及人物形象，画面空间层次丰富，看上去高贵华美，璀璨辉煌，令人叹为观止。“在拉萨，因为有阳光，于是原谅了所有寒冷。”有人说这是洒满温暖、圣洁的雪域高原特有的“太阳的味道”。

《胜乐金刚坛城》，在半米尺幅内，以 23 层圆形构成。中心圆为坛城本尊宫室，向外推出五层为各类金刚眷属，然后再向外推出三层，每组分为三层，均绘制各类金刚护法、佛塔、植物、动物及人物等图案，再加上外围的方形城墙对称均匀地绘满各种神像、眷属像、护法金刚像共计 2161 尊，各类人物 48 位，各类动物 100 只，还有花草树木、海水祥云及佛塔等各类祥瑞之物，绘制精准到位，绘画工艺高超。

唐卡不仅有宗教活动中的佛像、故事片段，也把万里高原的风情习俗、山光水色，尽收卷内。16 世纪唐卡出现勉唐、钦则、噶玛嘎孜三大主流画

派。噶玛嘎孜画派作品《释迦牟尼本生传》原有八幅，报恩楼第一展厅展出了叶先生收藏的其中两幅，不同于其他作品，这两幅受汉地绘画风格的影响，用笔精而有神韵，形象栩栩如生，花草树木，行云流水，空疏灵动，生机盎然，审美意愿与浪漫情调相结合，有力证明了藏汉关系源远流长。

第二展室以佛像、法器为主。《八瓣莲花金刚萨埵坛城》，整体为莲花开闭两种造型，莲花花瓣闭合开启自如，中央为一尊金刚萨埵，怀抱明妃，造型构思奇巧，雕铸技艺精湛，堪称藏传佛教工艺奇葩。铜质唐卡《敲铜莲花网目观音》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双身观音铜像。观音以舞立姿拥抱，双尊单足脚趾立地支撑，姿态优美。这是用铜敲出来的唐卡。

三、唐卡艺术展览的终极价值是向社会大众弘扬藏文化

世界第三极雪域西藏诞生出了特殊地域的文化形态——唐卡艺术。它是把艰深的教义、民族风情等通过艺匠虔诚、精心的绘制，形象直观地展现于世。费孝通先生认为：“民族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将这种强烈的感情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千百年来，唐卡蕴含着藏族顽强勃发的生命力，承载着藏族人民的思维心理、审美观念、宗教内涵和风俗习惯的信息，凝聚着藏族人民的信仰和智慧，记录着藏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寄托着藏族人民对佛祖无可比拟的情感和对雪域家乡的无限热爱。

今年恰逢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将以唐卡为主的藏传佛教艺术面向社会大众进行弘扬，对于人们了解西藏的人文、历史，正确解读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用聪明才智所创造的灿烂艺术，促进藏汉团结有着积极的意义。

唐卡，一颗中华文明璀璨的明珠，其原始的魅力和深宏的震撼力，叩击着观者的心灵。禅院拂过雪域风，竹韵梵音妙悟境，那一眼千年的绚烂，期待人们去欣赏，去品味，去感受，去解读，去领悟。

（发表于2015年《景观》，收录时有删改）

崇尚自然 和谐交融

——紫竹院公园“天人合一”的意蕴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十分深邃的哲理，在传统园林之中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准则。古往今来，人们不断地创造它、发展它、完善它。其宗旨，就是为了实现“天人之际，相融一体”的生活理想。

一、“天人合一”在中国园林中的渗透

“天人合一”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自然与人是相通、相类的。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柱，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基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影响着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作为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审美理想存在于园林审美意境中，还以多样形式渗透融入传统园林艺术的布局构建中。

中国传统园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统一体。从物质层面上来说，它融合了建筑、园艺、雕塑、美术、文学、绘画、书法、戏曲等多种艺术手段；从精神层面来看，它是物质与精神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但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人的文化品位，还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儒家、道家、佛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时时渗透交融在传统园林之中。当我们陶醉于传统园林的美景之时，随时可以从园林的组成元素和意境表达之中感受到这些无形的思想。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以“仁”为核心，主张将人的情感和意志融入园林造景之中，追求山林仁德，儒家主善；道家思想主张“道法自然”“返璞归真”，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道家主真；佛家思想追求的是“我佛一体”“物我合一”，注重的是“冥合自然”和“超凡脱俗”，佛家主美。传统园林有着极强的兼容性和整体性特点。古典园林注重四时得节，也就是将大千世界的万千景象，例如日月光影、山形水貌、绿植树木、春花冬雪等视作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元素加以充分利用，结合建筑形成蕴含一定意境的园林景观。

二、“天人合一”与紫竹院公园的造园艺术

北京紫竹院公园为自然式山水园林，其基本格局为三湖两岛一渠一堤。在园林设计理念上体现“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秉承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营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顺乎自然、追求天趣的意蕴。

紫竹院公园的造园艺术是自然的艺术升华，是人化了的自然。园林的布局、色彩、叠山理水，都追求和谐，有一种不和之和。如注重山水与自然之和，山水及植物的协调，水以石为美，水得山而媚，水边杨柳依依，流水悠悠，林间草木葱茏，行云倒映于流水，鸟啼花落，游鱼翔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公园里，水木明瑟，浓翠凝碧。四季有不谢之花，四时有不同景色，可谓是四季美景无穷无尽，给人的快乐亦是无穷无尽，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协调，那么相宜，那么和谐。

紫竹院公园处处体现自然美与人工美的融糅，追求师法自然但高于自然。园内竹茂荷香，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错落相织，皇家行宫与传统民居交相辉映，建筑小品隐于山水之中，建筑渗透着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散文的意趣。其空间划分融于自然，植物景观表现自然。寻求自然与人在精神层面、审美意趣上的契合。自然式园林，并不是简单再现自然山水，而是从精神思想上领悟自然美的精髓，并加以概括总结。园中每个部分、每个角落无不呈现和谐美的光辉，富于典雅美丽的神韵。

紫竹院公园造园追求意境美，注重景与情的结合，达到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至高体现。缘话竹君、友贤山馆等园林景观，可以触发人的情感，引人深思，从师法自然的景观中感受诗情画意般的氛围，即是意境。在历史流转的过程中，诗词、绘画的介入使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诗词书画注重对意境的追求，做到“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感情色彩浓厚。园中山水植被、建筑小品、人文遗迹、自然气象、声味光影等一系列要素，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呈现着千变万化的园林意境美。

紫竹院公园造园讲究含蓄、虚实共生，追求曲径通幽的自然式造园手法，寻求回归自然的诗情画意的境界。如斑竹麓等景点，注重造景手法，从大自然中找取、发掘符合造园主题的素材与灵感，自然天成的景观事物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意蕴。江南竹韵等景点讲究步移景异，人们置身园林中，感受其中扑朔迷离、不可穷尽的情感畅游，同时借助诗词的含蓄、优美，在园中求得大中见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的效果，将各种景观因素交织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体现传统文化内涵。

三、以醉红坡为例，“天人合一”在园林植物配置上的体现

植物在园林中可作为主景形成优美的景观，也可作为配景来衬托，从而赋予园林以生命的节拍和季相的变化，而山、石、水与植物搭配所形成的园景和意境，则是造园家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对大自然进行艺术构思的显现。园林植物是感情和吉祥的化身。物不仅能反映审美情趣，且富有性格特点，更有独特的空间特性，可与天地自然相融合，实现“天人合一”的效果，有利于对意境的渲染。

醉红坡是明月岛一景，明月岛是公园赏月最佳地点之一，景石的背面刻“山高先得月”。岛上石径盘纤，林木蓊郁，翠杆繁阴，岛西湖滨是水榭问月楼。当月夜降临，登楼，水上有明月，水下明月浮；攀山，步月廊里听风管，待月轩前看婵娟。

醉红坡又名箫声醉月，占地约 2500 平方米，在片片翠竹、修篁藤萝与应时借景待月轩、步月廊、八角藤萝架半封闭空间中，“仕女吹箫”汉白玉雕像，借北坡“醉红坡”景石两侧牡丹和紫薇，利用曲折错落框廊互相渗透，增添空间层次，借色组景，使景色更具特色和变化，增添艺术情趣。春夏之际，牡丹、紫薇红花朵朵，暖意丝丝，在晨雾中弥漫，如烟如云，带来了“烟云连绵人欣欣”的春意。赏此花，观此景，使人产生无尽的联想。浓浓的色块，让人觉察到了欣欣醉意。此时此地，此景此情，把游赏者的身心融入了诗情画意之中。其中的清幽，恰如漫步在明媚山林之中。园景在植物的辅助下，在诗意的点缀下，超越了有限的园林空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花丛中隐现篆隶结合的“苗子体”待月轩、步月廊匾额。当月朗星稀，静观“箫女”及著名书法家黄苗子先生的书法，顿觉万籁之音，袅袅如烟与满山紫薇、牡丹交相辉映，万古无穷，体会“箫声醉月”之无穷韵味。

四、“天人合一”在园林叠石、石刻上的体现

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提出，名山“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这一结合人体的自然构成之喻，形成著名的“石骨”说，是哲理、伦理、审美三者融贯一体的产物，又积淀在石文化的历程之中。石是园林之骨，正像人体不可无骨一样，园林不能无石。

园林中的石有多种用途，其中的名品可以构成园林景观主题乃至景观主题系列。如八宜轩轩前剑石嵌空纤巧，有通透秀瘦之致；斑竹麓景区竹深荷

静岸边寓意娥皇、女英的二石，如一个“竹”字，又如人立，做伛偻相诉之状，颇能勾起无尽的妙想。

文震亨在《长物志·水石》中写道：“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石是天地精华所种，这一园林美学名言，强调了水石在园林建构中的重要位置。石刻汇集篆、隶、真、草、楷各体，琳琅满目，相映成趣，为冈峦起伏的秀美山岩抹上了文化神采。

紫竹院公园东门内南侧“缘话竹君”景区由萌亭、景石、松柏翠竹组成。我国著名的书法篆刻大师王石川先生篆印石上：“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甘于“采薇为食”，《史记·伯夷列传》赞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在萌亭细赏，“幽轩相对久，古意日脩（脩）然”，这种怀古的体验，对于品赏者来说，又可发展为抱真、守拙、乐淳、求朴之想，所谓：“悠悠上古，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所谓返朴复拙，以全其真。”

景石背面峻嶒，有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题写的“伯夷叔齐颂”——“中华素称文化礼仪之邦，其伦理道德范畴之排比成列者颇不稀见。其中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最著，几家喻而户晓矣。伯夷叔齐的故事实能体现孝悌忠信之整体。”北宋司马光的《夷齐》：“夷齐双骨已成尘，独有清名日日新。饿死沟中人不识，可怜今古几多人。”石刻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交织相融中起到意境鉴赏指引作用，同时自身也成为人文景观的积淀，既增添了景物的人文景观价值，也进一步优化了景物客体的意境结构。

梁思成、林徽因曾写道：“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

“绿云轩”是一处以竹石造景的景点。在四面翠竹的拥抱下，东面的框景石正面刻有苏东坡《於潜僧绿筠轩》诗：“宁可（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表达了与竹为伴可以去俗气、去邪念，涤人之秽肠，使人胸襟风度、品格趣味趋于高雅圣洁。置身万竿修竹间，感受“无竹令人俗”“似高还似痴”的高尚情操与精神境界，给人以天人之际、相融一体的精神享受。

筠石苑景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以石、竹造景，因此得名。位于景区东部的“清凉掩秀”景区，汇集郑王府等几家私家园邸太湖石，嶙峋掇石，溪水鸣石，欣赏此景仿若置身于自然之中，可充分享受天然静趣，体悟“天真”的自然美，觉悟到自身之生命亦如这青山一样，原本是自然天道孕育滋养而成，回归自然，恢复天性，体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感悟自身身体与心灵的高度和谐。

千百年的文化心理积淀，每每提到山，不由得就生发出和静感，山能令人“释躁心，迎静气”，乃至“致虚极，守静笃”。叶燮主张为石叠山，要学“天地自然之真山”，只有掌握自然之本质及规律，叠山才能有“莫知山假”“似有野趣”的审美效果。

朱樱塔旁樱桃园

——明清诗人咏樱桃、荷花之妙

双林寺，“其后叠土石为山，高可丈余，上为明阳洞，左台右榭，群卉丛萃，凡寺之所宜有者无不备矣”。群卉丛萃的双林寺尤以樱桃与荷花著名。

一、姚之骝笔下樱桃园

明《帝京景物略》记载双林寺“寺后一土山，山前一塔，旁皆朱樱，实时火齐鞞鞞，的的灼灼，绕塔怀山”“火色朱樱双树外”^①。因塔周多朱樱，双林寺塔又称朱樱塔，成为当时官家、百姓赏樱的胜地。



图1 1935年朱樱塔

清史学家姚之骝，字鲁斯，浙江钱塘人。康熙年间科举进士，授翰林院

^①（明）萧士玮：《西域双林寺》。

庶吉士，官至御史。姚之骐曾编纂失传之八家《后汉书》为《后汉书补逸》，又摘取元明诸书分门编撰为《元明事类钞》，其父姚际恒，酷爱藏书，有目录学著作《古今伪书考》和《好古堂书目》。

《元明事类钞》提到双林寺寺后樱桃园，塔旁朱樱，引明诗人王叔承游樱桃园诗“珠林光万点，红乱野园芳”。王叔承喜游学，嗜酒。与之同样嗜酒的明朝内阁首辅李春芳以善写青词得明世宗赏识，他曾述王叔承客居其家，“常醉卧弗应，久之乃请其归”。王叔承以“光万点”喻樱桃，“红乱野园芳”仿佛一幅抽象油画。

二、明王世贞父子笔下樱桃“半吐成丹”

《帝京景物略》载，双林寺寺后一土山，山前一塔，傍多朱樱，解馋饱目。

王世贞《弇山园记》载，小罨画溪之西种含桃，“含桃成，岁得一解馋，花亦饱目”，因名含桃坞。说的是明代刑部尚书王世贞造弇山园，园中有一宽广庭院，王世贞本欲移栽五棵洞庭树，布置出“五老峰”之景，未能实行，便改种樱桃，起名“含桃坞”。樱桃的果实一年能解一次馋，而花也足以“饱目”。

王世贞子王士骥亦有诗喻樱桃：

小鸟枝头啄欲残，美人珍惜卷帘看。

霞烘的的珊瑚碎，露洗垂垂琥珀寒。

素面相逢浑似醉，朱唇半吐欲成丹。

若教纤手和烟折，也胜官家赤玉盘。

王士骥笔下的樱桃“霞烘的的珊瑚碎”，与“火齐鞮鞢，的的灼灼”的双林寺樱桃有异曲同工之妙。“素面相逢”“朱唇半吐”犹如娇羞美人，红唇轻咬，娇嫩欲滴。

三、元程从龙《樱桃赋》中喻之“红香”

程从龙“撷火齐于银盘，啖红香之琼液，玩其精华，服其风味”，与王世贞的“解馋饱目”又有不谋而合的精妙。

《樱桃赋》文摘如下：

元至正庚辰，馆寓石泐斋。舍后蔬圃，其中有樱桃，啖而美之，遂为小赋，以寓意云……

去卷红紫以回轳。系繁珠于佳树，但见的砾兮霰集。璀璨兮星聚蝶，欲

聚而辟易。莺欲啄而惊惧，俨翠幄之重重。韬至珍于茹圃，爰有诗人此焉。

睹珠颗之匀圆，始知其为樱桃也。攄火齐于银盘，啖红香之琼液，玩其精华，服其风味，爽可以愈沉疴，腴可以美意气。羌理内而益脾，信蠲烦而清臆……

遇压珠盘之佳色，何显赫之不常。乃失身于幽侧，每被销于凡齿。叹九重之悬，隔在物理而尚然。宜人情之通塞，感斯果之擅称，聊寄怀于翰墨。

四、明吴国伦笔下樱桃“逞素垂珠”

吴国伦，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著名文学家，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等七人并称“后七子”。其轻财好客，交游广泛，与《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过从甚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也与之交好，一生游历多地，先后于北京等地任职，所到之处，踏访当地名胜古迹，自语“彩毫随处纪名山”。他的诗作和题刻多有流传，有《樱桃花》：

御苑含桃树，花开作雪看。

谁移荒署里，偏助早春寒。

逞素愁金谷，垂珠迟玉盘。

不知萧颖士，何意独相残。

“逞素愁金谷，垂珠迟玉盘”，描写的是樱桃，却更像是人生，“何意独相残”！樱桃、樱桃花在诗人的笔下，无不柔媚姿美。

五、自翻荷叶午风喧

清周广业《过夏杂录》中写：“今京师西直门外，植荷甚多，荷藕之称，与南方无异。”“凡物皆先花后实，独此花实齐生。”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剩有蒹葭绿，还生菡萏红。翠微经雨后，高岫倚天中。”

清李渔以芙蕖之可人，并可借喻人生，其《芙蕖》：

群葩当令时，只在花开之数日，前此后此，皆属过而不问之秋矣，芙蕖则不然。自荷钱出水之日，便为点缀绿波。及其茎叶既生，则又日高一日，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摇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娇姿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秋，此时在花为分内之事，在人为应得之资者也。及花之既谢……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叶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

者也。

荷有飘摇之态、袅娜之姿的无穷逸致，其叶可鼻，其实可啖，互芬齿颊，又是人间一精妙之物也。

叶映榴咏荷“高翠捧珠光”。叶映榴，字丙（炳）霞，号苍岩。父亲叶有声，为明进士，官至都御史。映榴性刚烈，遇事若不屑为，而纤微毕照，顺治十八年（1661）其二十四岁时中进士，迁户部主事，礼部郎中，陕西提学，湖北粮道。康熙二十七年（1688）署布政司。同年朝廷决定裁去湖广总督一职，并裁减督标兵，激起楚兵的不满。夏逢龙率兵要挟巡抚支付饷银。武昌同知建议派兵镇压，楚兵得知后更加愤怒，手执武器集结在辕门，叶映榴急入，请巡抚亲自安抚，巡抚及其他人见势不妙，悄悄溜走，逃遁一空。士兵杀死巡抚仆，抢巡抚印绶。叶映榴见此，挺身而出，向楚兵晓以利害。楚兵逼其一起叛乱。叶映榴决心一死，托人带其妻子和老母逃出，又写遗疏，表达自己以身殉国的决心，其后拔刀自刎。不畏胁迫，可谓忠贞之士。康熙闻其死讯，特封其为工部右侍郎，又亲书“忠节”匾，赐书“丹心炳册”，以奖其忠贞。叶映榴有《双林禅院观荷诗》：

胜侣寻幽刹，芳筵对水张。

宿红窥镜影，高翠捧珠光。

雨后人尤爱，觴传我亦狂。

相看尘土气，俱付碧云乡。

汤右曾咏荷“自翻荷叶午风喧”，其《过双林寺》^①曰：

高柳鸣蝉已到门，小桥雨坏昼昏昏。

茶香一勺知新味，鸿爪何年识旧痕。

乍落槐花秋梦冷，自翻荷叶午风喧。

痴人未用痴相惜，宝带华缨一笑论。

①（清）汤右曾：《怀清堂集》。

第三篇 名人篇

赵孟頫撰书《胆巴碑》

皇庆二年（1313），赵孟頫奉命为大护国仁王寺住持胆巴书碑刻石，叙述元朝帝师胆巴的功德事迹，此为他所作第一篇《胆巴碑》。

一、胆巴其人

胆巴，元代德高望重的高僧、国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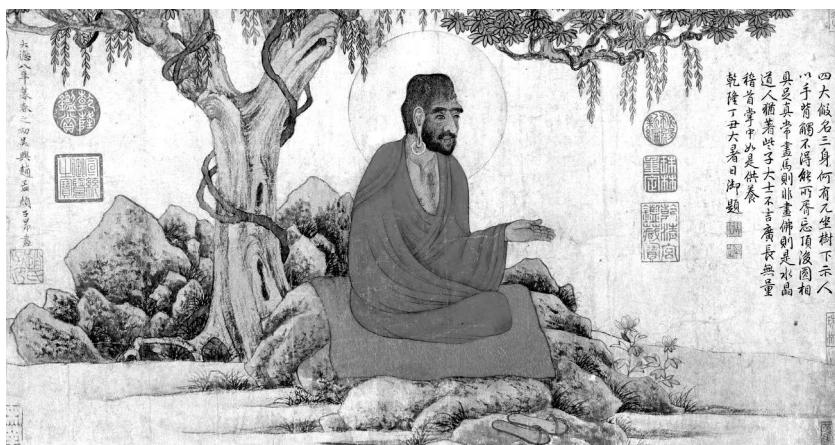


图1 赵孟頫《红衣西域僧图》

至元七年（1270），胆巴追随帝师八思巴来到中国。帝师八思巴告请回归西番时，将教门事务托付给胆巴。胆巴，“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间，帝师八思巴荐。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至元末，以不容于时相桑哥，力请西归。既复召还，谪之潮州。时枢密副使月的迷失镇潮，而妻得奇疾，胆巴以所持数珠加其身，即愈。又尝为月的迷失言异梦及已还朝期，皆验证”。至元二十八年（1291）桑哥死，复还京。至元三十年（1293）在内殿建观音道场，为元世祖忽必烈祈禳。

《元史》载：“至元七年（1270），诏请胆巴金刚上师，住持仁王寺，普度僧员。”元贞元年（1295）四月，奉帝命住持大都最宏大的庙宇大护国

仁王寺。送座时，成宗皇帝令太府给他使用皇帝出行时仪仗，并由百官护送。元贞年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刺神，已而捷果至。又为成宗祷疾，遄愈，赐予甚厚，且诏分御前校尉十人为之导从。大德六年（1302），成宗北巡，命胆巴以象舆前导。过云州，告诉诸弟子说：“此地有灵怪，恐惊乘舆，当密持神咒以厌之。”未几，风雨大至，众咸震惧，惟幄殿无虞，成宗赐其碧钿杯。

大德七年（1303）夏，胆巴在上都示寂。世寿七十四，僧腊六十二。^①遗体在上都庆安寺结塔荼毗，呈现五色宝光，收获舍利无数。舍利迎归大都，葬于大护国仁王寺的庆安塔。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追号胆巴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二、《胆巴碑》由来

《元史·释老传》及本文记载，元贞元年（1295），胆巴在龙兴寺期间上书皇太后，奉仁宗皇帝为龙兴寺大功德主，时仁宗尚未被立为太子。正月，大师忽然对众僧说：“即将有圣人出现复兴本寺。”于是就以梵文上书奏徽仁裕圣皇太后，供奉后来的皇帝仁宗为大功德主。大师预言了仁宗皇帝有登基的征兆。到至大元年（1308），仁宗果然被立为皇太子，皇庆元年（1312），仁宗即位，将旧宅田五十顷赐给龙兴寺作为固定产业。

皇庆元年（1312），仁宗命赵孟頫撰文并书，刻碑于白石桥畔大都仁王寺中。至延祐三年（1316），又应龙兴寺僧之请，复敕赵孟頫为文并书，刻石于真定路龙兴寺中。流传至今的《胆巴碑》，即赵孟頫第二次为胆巴所作的碑文，全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又称《帝师胆巴碑》等。原卷纵33.6厘米，横166厘米。卷后有清姚元之、杨岷、李鸿裔、潘祖荫等人题跋，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碑文于规整端严处见潇洒，点画顾盼有致，用笔沉着峻拔，充分体现了赵氏书法的风韵和神采，虽取法李邕《麓山寺碑》，但又较之舒展放松，去其险佻之势，化为端庄、肃穆、雍容之姿。为赵孟頫晚年楷书的代表之作。

赵孟頫向来以书画擅名，篆籀、分隶、真、行、草诸体，无不冠绝一时。他书学魏晋，深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笔法，兼法李邕，具李邕沉着庄重之气。其书风典雅醇和、秀逸清丽，人称“赵体”。赵孟頫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书迹，在众多传世作品中，晚年作品最能代表赵氏书

^① 僧尼受戒后的年岁。

风，其中楷、行为最，楷书中又以《胆巴碑》最为精彩，其所书《胆巴碑》被称为“古劲绝伦，品属第一”。遗憾的是刻碑于大都护国仁王寺中的《胆巴碑》已无存。龙兴寺《胆巴碑》碑文如下：

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

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臣赵孟頫奉敕撰并书篆

皇帝即位之元年，有诏：金刚上师胆巴赐谥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敕臣孟頫为文并书，刻石大都寺。五年，真定路龙兴寺僧迭凡八奏，师本住其寺，乞刻石寺中，复敕臣孟頫为文并书。臣孟頫预议，赐谥“大觉”以言乎师之体，“普慈”以言乎师之用，“广照”以言慧光之所照临，“无上”以言为帝者师。既奏有旨，于义甚当。谨按，师所生之地曰突甘斯坦麻，童子出家事圣师绰理哲哇为弟子，受名胆巴。梵言胆巴，华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继游西天竺国，遍参高僧，受经、律、论。繇是深入法海，博采道要，显密两融，空实兼照，独立三界，示众标的。至元七年，与帝师巴思八（八思巴）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子也。帝师告归西番，以教门之事属之于师。始于五台山建立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刺。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武宗皇帝、皇伯晋王及今皇帝、皇太后皆从受戒法，下至诸王、将相、贵人，委重宝为施，身执弟子礼，不可胜纪。龙兴寺建于隋世，寺有金铜大悲菩萨像。五代时，契丹入镇州，纵火焚寺，像毁于火，周人取其铜以铸钱。宋太祖伐河东，像已毁，为之叹息。僧可传言寺有复兴之谶，于是为降诏复造其像，高七十三尺，建大阁三重以覆之，旁翼之以两楼，壮丽奇伟，世未有也，繇是龙兴遂为河朔名寺。方营阁，有美木自五台山颊龙河流出，计其长短、小大、多寡之数，与阁材尽合，诏取以赐，僧惠演为之记。师始来东土寺，讲主僧宣微大师普整、雄辩大师永安等，即礼请师为首住持。元贞元年正月，师忽谓众僧曰：“将有圣人兴起山门。”即为梵书奏徽仁裕圣皇太后，奉今皇帝为大功德主主其寺。复谓众僧曰：“汝等继今可日讲《妙法莲华经》，孰复相代，无有已时。用召集神灵，拥护圣躬，受无量福。香华果饵之费，皆度我私财。”且预言圣德有受命之符。至大元年，东宫既建，以旧邸田五十顷赐寺，为常住业。师之所言，至此皆验。大德七年，师在上都弥陀院入般涅槃，现五色宝光，获舍利无数。皇元一统天下，西蕃上师至中国不绝，操行谨严，具智慧神通，无如师者。臣孟頫为之颂曰：师从无始劫，学道不退转。十方诸如来，一一所受记。来世必成佛，住娑婆世界。演说无量义，身为帝王师。度脱一切众，黄金为宫殿。七宝妙庄严，种种诸珍

异。供养无不备，建立大道场。邪魔及外道，破灭无踪迹。法力所护持，国土保安静。皇帝皇太后，寿命等天地。王官诸眷属，下至于舍生。归依法力故，皆证佛菩提。成就众善果，获无量福德。臣作如是言，传布于十方。下及未来世，赞叹不可尽。延祐三年□月立石。

宋褰与金水河及广源闸别港

“英宗、文宗两朝御舟藏广源闸上别港”，宋褰《燕石集》为后人留下了广源闸别港及金水河的宝贵信息。

宋褰（1294—1346），字显夫，自少敏悟，博览群书，出语惊人。延祐中，挟其所作诗歌，跟随其兄宋本入京师，“一时学者共传观之，公卿大夫争识其面，而大宋、小宋之名隐然传播于京都矣”^①。受到元明善、张养浩、蔡文渊、王士、熙方等学者的推荐。

至治元年（1321），其兄宋本左榜状元登进士第一，授翰林国史院修撰。泰定元年（1324），宋褰亦擢第，出于曹元用、虞集、李术鲁翀之门，时士人皆以论显夫为荣。初授秘书监校书郎，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詹事院立，掾转大禧宗祔院照磨，寻辟御史台，迁翰林修撰。至元初，擢监察御史，寻召拜翰林待制，迁国子司业，修宋、辽、金三史，拜翰林直学士，寻兼经筵讲官。其《燕石集》多写元大都的日常景致。

《燕石集》为其侄太常奉礼郎宋弘所编，凡诗十卷，文五卷，集中所载多为武宗至宁宗时期史事。首载至正八年（1348），有欧阳元、苏天爵、许有壬、吕思诚、危素五人作序，末附谥议墓志祭文挽诗。

欧阳元序称其诗“燕人凌云不羁之气，慷慨赴节之音，一转而为清新秀伟”。苏天爵序称“其为学精深坚苦”，其诗“清新飘逸，闲出奇古，若卢仝、李贺”。危素序则称其：“精深幽丽，而长于讽谕，核其所说，亦约略近之，至其词藻焕发时，患才多句……其文为作诗之余事，然温润而洁净，亦不失体裁焉。”

宋褰历经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元泰定帝、元文宗、元明宗、元宁宗、元惠宗等帝王，身历盛世，目睹了御码头广源闸别港的繁华与没落。

高粱河是大都城区通往西郊的黄金水道，在紫竹湖一带的广源闸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船只去往西郊，需在此藏舟换船，因优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水系状况，高粱河畔广源闸别港名噪一时。“仙馆旧时通辇路”“英宗、文

^①（元）苏天爵：《滋溪文稿》。

宗两朝御舟藏广源闸上别港”“官沟佳处似江津”“郊扉亭榭皆沽酒，石岸湾碕半鬻薪”。郊扉亭榭、湾碕鬻薪，通惠广源闸风物类南方，官沟似江津，为后人展现了一幅生动繁华的别港画卷。

“金水河宽风掠面，鸟语常因密树频”，金水河与高粱河相距不远。“官河相近御沟流”，想必立于别港高处，可以望见与高粱河平行的金水河，金水高于高粱水。宋褰的“辇路暗生芳草远，御沟平瞰碧波流”与乃贤的“御沟春水已平堤”异曲同工，描绘了金水河与堤平的状态。显夫随驾出行，作《早出过御沟》：“残月欲落日未生，树根交合清水明。翠华迢迢沙碛杳，铜驼陌上马声少。”勾勒出一幅御河晨景。

据《燕石集》，宋褰家住大都金城坊，即今阜成门里南侧。元中书省翰林国史院，宋褰在诗文中称其为“史局”，当时称为“中书北省”，地点在今什刹海北岸附近。有专家推测，宋褰自金城坊私第出门后向北，先走过御沟上的一座石桥，再向北通过跨越官河的桥梁，然后到达翰林国史院。每日可见的御河亲切又熟悉，同时承载着国运和民生，“偶随渔艇方游目，忽见龙舟却怆神”。

万寿寺下院：这里曾留下徐光启历局同仁的脚步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 17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徐光启历局同仁与《崇祯历书》

徐光启的天文学成就，主要是《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的各种疏奏。《崇祯历书》是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光禄卿李天经及西洋人汤若望等所修西洋新历。

崇祯二年（1629）九月成立历局，正式开始编撰历书。徐光启聘请外籍科学家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人任职历局。崇祯六年（1633）九月，徐光启因病无法继续主持改历，荐举了“博雅沉潜，兼通理数”的李天经接续主持修历，同年徐光启病逝。崇祯七年（1634），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崇祯历书》这部总计 137 卷的历史巨著终于问世。在历书中，徐光启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介绍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提供了第一张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是今天农历的起始。

汤若望，1592 年生于德国科隆，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 年到澳门，在中国生活 40 余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罗雅谷，意大利人，是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崇祯三年（1630）到北京，与汤若望等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汤若望、罗雅谷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汇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潮流。顺治二年（1645）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103 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袞。清廷定名为《时宪历》，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从此成为每年编制历书和各种天文推步的依据，直到今日，仍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开创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二、历局与万寿寺下院

徐光启、李天经“破格柔远，以励勤劳”，为罗雅谷等历局的西洋人找

寻田亩安身：

崇祯八年八月二十日具题，二十三日奉圣旨。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臣李天经谨题，为恭恳圣恩，破格柔远，以励勤劳，以光大典事，先该前辅臣徐光启叙录一疏，内开远臣罗雅谷、汤若望等，译撰书表、制造仪器、算测交食、躔度讲教、监局官生，数年来呕心沥血，几于颖秃唇焦，功应首叙，但远臣辈守素学道、不愿官职，劳无可酬，惟有量给无碍田房，以为安身养赡之地，不惟后学攸资，而异域归忠，亦可假此为劝等因，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随该臣再申前请，首为远臣查给田宅，奉圣旨礼部，酌议具奏钦此、钦遵，已经该部札行顺天府行查，后续据该府报称，查得替僧法宝已故，遗有御赐绝产，万寿寺下院香火地二十顷，隆长下院并相连住房共一段，久属游僧隐占，无人承顶，堪以量给，咨呈该部移会到臣，该臣看得修历一役，仰邀皇上不次之典……但臣等所翻译成书，推测合度者，实参用西法，而即两远臣之法也，臣等猥蒙异数，而陪臣辈，殫其所学，拮据六载，历务甫竣，继以旁通，乃勠力尽瘁，以愿效忠于本朝者，顾使之肄业，无所恒产，无资非所以，广圣恩风远人也，纵大官少有所给，乃月仅两余，未供饔飧，而万里孤踪，仕进弗甘，生产又绝，何以为劳，臣劝乎？

臣闻繇余西戎之裔，秦用以霸。金日磾西域之世子，为汉名卿。即马沙亦黑等，本回回族类，我太祖设专科以待之，且世其官而存其业，盖苟有利于国，远近何论焉？臣又按，万历三十八年，西洋远臣利玛窦航海，归化皇祖，怜其慕义远来，死之日，给以葬地，并其友伴庞迪我（峨）等亦居以赐宇，令其依止焚修，此成例具在。则一廛之受，数椽之栖，谅非浩荡之恩所靳也，伏乞敕下礼部遵前旨议覆，一以收录其成劳，一以勉励其新绩，且使绝域沾被，共仰圣化于无方……行督修历法，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臣李天经，谨题为遵旨，测验据实奏报，恭候圣明裁夺……

文中提到，前辅臣徐光启曾有一疏，“为恭恳圣恩，破格柔远，以励勤劳，以光大典事……惟有量给无碍田房”，李天经等查到有“御赐绝产，万寿寺下院香火地二十顷，隆长下院并相连住房共一段”，“以为安身养赡之地”，而使远臣“异域归忠”。

时万寿寺下院香火地二十顷、隆长下院，给罗雅谷和汤若望做安身之所。二十顷约 133 公顷，大于今天紫竹院公园的面积。隆长下院，是圣祚隆长寺的下院。圣祚隆长寺，据《北平庙宇通检》记载：“圣祚隆长寺位于报子胡同一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为‘汉经外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有乾隆御制诗。”与万寿寺下院连成一段的隆长下院，看

来就在紫竹院的附近。

三、罗雅谷、汤若望结缘万寿寺下院

罗雅谷、汤若望与万寿寺下院的缘分持续了多久呢？

《新法算书》有准确的时间记录：

崇祯八年八月二十日具题。供事九载于兹……因两臣守素学道不愿官职，已经礼部题准各给房一所，田数顷，谕允在案，而两臣又苦于书役之溪欲，难饜豪强之霸占可虞……远臣罗雅谷等奏为，圣明柔远过渥，微臣图报未遑，谨预辞谕允田房，以表忠荃事等因……崇祯十年九月十七日奉圣旨，罗雅谷等奏，辞田房，不必再行查给，该部还另议具奏钦此。钦遵抄部送司随准。督修历法山东按察使李天经手本开称，城守叙录谷等，幸叨优叙，但缘两臣不愿官秩题准查给田房，具疏控辞……另行措处给与两臣，自行购置，仍一面比照乡民吴守义等见行事。

自崇祯八年（1635），礼部遵旨题准各给房一所，即万寿寺下院、隆长下院，至崇祯十年（1637）因“两臣又苦于书役之溪欲，难饜豪强之霸占可虞”，而辞田房，仅两年时间。崇祯十一年（1638），即一年后，罗雅谷于北京逝世。万寿寺下院自此被游僧所占。1644年，明朝灭亡，大明历局与紫竹院的缘分就此终止。

展开四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史，不容忽视的是16世纪的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徐光启是明末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位重要人物。“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首好其说，其说骤兴。”^①关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季羨林也说过：“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天主教最初所依的不是国王，而是大臣和艺术家、学者，前者以徐光启为代表。”徐光启是明末中国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他积极介绍欧洲科学技术，吸收西方科技人才，为大明所用。徐光启被誉为“西学东渐之译祖”。

万寿寺下院——紫竹院，曾留下徐光启历局同仁的足迹。

^① 《明史·外国传教士传》。

释道忞紫竹院放生记

明末清初诗人、禅师释道忞，字木陈，又作木澄，号山翁，广东人。幼习儒学，二十岁考取生员。因读《金刚经》等而信佛，投庐山开先寺出家。后承父母命还俗，生一子。二十七岁再次出家，游方参禅，嗣法浙江天童寺圆悟禅师，圆悟卒后，住持天童寺。因精通佛、儒之学，擅长诗词、书法而声名远播。顺治十六年（1659），奉诏入宫为清世祖说法，受赐“弘觉禅师”法号。著作有《北游集》《弘觉忞禅师语录》《布水台集》等。

释道忞《布水台集》收有《北都城西紫竹院放生社序》：

……都城之西有紫竹院者，盖内臣宗公施庄居为精舍者也。背城僻处活水环流，绿圃苍畴一望无际，而罗青错黛掩映眉端者，则西山群峰之奇胜也。一日容舒沈公与诸同人憩游于此，睹兹胜概，慨然有发于怀，遂襄诸同志谋为放生之所。顾殿宇廊庑倾颓复甚，乃各醵金钱更番修葺，不旬日焕然一新。又岁以双月为期，远近闻者无不踊跃随喜，云赴川趋。诸凡賾而至者，潜鳞翔羽及角蹄介毛之属，咸各游泳自若安养得宜。复延僧众，六时课修，预为生物庄严净土。于是钟鱼交答，呗梵遥传，一时闻者见者各生慈怛，互相劝化，而华膺珍鲮之家或止或戒，翕然移风无虑数十百家矣。呜呼！容舒方留心祖道，果能与同社诸公因放生而求厥无生之理，求之既切，豁然如庞襄阳之一口吸尽西江水，宁止为一身一世洗业致祥？且将使穷生尽劫，我之与物共游常乐我净之乡，而后生不可得，死不可得，杀不可得，放亦不可得，乃至我之与物因业果报俱不可得，则利乐夫人世者又乌可穷哉？于时容舒与诸仁人闻是言已，乃各合掌赞叹，发大殊胜心，仍即勒诸贞珉，以为永久之券焉。

顺治十六年（1659），释道忞奉诏进京城，闲暇之际游西郊。紫竹院曾是内臣施姓庄居别业，用作精舍（僧道居住或说法布道的处所）。“容舒沈公与诸同人”游于紫竹院，睹兹胜景，感慨于怀，“遂襄诸同志谋为放生之所”。环顾“殿宇廊庑，倾颓复甚，乃各醵金钱，更番修葺”，不到半月，紫竹院焕然一新。时年释道忞六十三岁，他曾说：“六十不造屋，七十不造衣，此方内常谭……八十犹行脚宝掌，千岁走支那，则兄与弟辈不过出幼孩稚而

已。六十二而造殿矗云霄，正是其时。”^①六十三修葺紫竹院正合其时。

弘觉禅师开启了紫竹院放生的序幕。第二年，远近闻者无不踊跃，以双月为期，更多人加入放生的行列。释道忞认为此举“洗业致祥，且将使穷生尽劫”。直到今天多有僧人及居士于此放生，以放生鱼、龟、蟹等为主。

清顺治三年（1646），释道忞退居慈溪五磊山。其后历住越州云门寺、台州广润寺、越州大能仁禅寺、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寿寺、青州法庆寺。顺治十四年（1657）返回天童寺。

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出京，《天童寺志》载，世祖赐道忞御书唐诗一幅，后识庚子冬日书，诗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后人评此诗：此岑参《春梦》诗也。唐诗很多，何独书此以赐僧人？盖是时董妃已卒，多情天子，念念不忘美人枕上，不觉遂于老和尚发之。然可见道忞归后，帝眷未衰。

释道忞有御绘画像。顺治年为木陈敕建传灯寺，有忞公塔、忞公房，及御绘弘觉禅师像：老僧长约六尺，“露顶正立，发纯素，毵毵覆额，面成短圆，须亦无一元茎坏色，衣卷袖卓，藤杖过顶尺看咫，屣足隐跗”。李爱伯诗：“二百年来选佛场，呗音犹自祝章皇。松迎峰势排空待，云逐钟声过岭忙。盛世道林容讲席，名山元奘有经房。迎师访道新朝事，闲听闍黎话夕阳。”^②清李慈铭《传灯寺观章皇御绘宏觉禅师像敬赋》：“开国当年气象新，补天笔落自通神。鸠摩合为真王出，俯视凌烟阁上人。”^③《长安杂咏》第二首：“灯传初地中峰变，经过流沙万里来。代有异人为教出，鸠摩天付不凡材。”《瓯北诗话》评论：“顺治己亥征至京，住斋宫万寿殿，敕封宏觉国师。此诗乃指西藏达赖喇嘛入觐之事……自西藏不远万里入觐，故比之鸠摩罗什，谓西域神僧也。此岂道忞足以当之耶。”^④

顺治帝驾崩时，释道忞万分悲恸，曾经写下挽诗七律十首。第六首注：忞归山五月，上已二次遣官存问，故有“方辞凤辇归岩窦，又报山亭接玉音”之句。

道忞还精于书法，时人称其落笔有颜筋柳骨，笔力洞达，神气清健，意态雍容，温雅和穆。顺治帝称赞他的楷书字画圆动，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

①（清）李渔：《尺牍初征》释道忞五首《复白云鹿门禅师》。

② 杨钟羲：《雪桥诗话》。

③（清）李慈铭：《白华绛树阁诗集》。

④（清）赵翼：《瓯北诗话》。

套。顺治帝曾问他楷书学过什么帖，他答曰：“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临《夫子庙堂碑》。由于不能专心致志而无成。字在胸往往落笔即点画走窜。”时著名僧人担当和尚称他为“僧中王右军”。

弘觉禅师生性好静，自谓多誉多毁，晚号隐道人，卜居会稽。

王熙父子邂逅紫竹院

清代父子同朝为官，且同时官至尚书的，唯有宛平王崇简、王熙父子。

王崇简，字敬哉，一作敬斋，顺天府宛平（今北京市）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顺治三年（1646）授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顺治十五年（1658）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其子王熙，字子雍，同朝礼部尚书，康熙朝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衔，“父子俱登保傅，位极人臣，盖二百年间所未有也”。

一、王崇简中元节游憩紫竹院

王崇简早孤，嗣母张氏督之成立。少时即善属文，声名远播。明代国子监司业张鼎、提学左光斗素以知人闻名，见其文辄叹曰：“此公辅器也。”年二十六岁举于乡，负海内重望，为清流所推，出姚希梦之门。明崇祯十六年（1643）登进士第。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京师破，生母焦氏丧，王家息机园也被占。在《甲申纪略》中，王崇简详记：“以焦太夫人柩厝郊寺，虑及兵，出城权葬。”王崇简将生母焦氏的灵柩暂厝于祖茔（王龙墓真觉寺北）西边的紫竹院双林寺^①，“给假治葬在外，遂避难奔金陵，转徙吴越间。清朝定鼎，始间道归里”。

顺治二年（1645）九月，王崇简开始北返。清世祖顺治皇帝广求文学耆宿，以充馆选，顺治三年（1646）正月，王崇简被授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充任《明实录》纂修官。顺天府学政曹溶首荐之，补选庶常，擢秘书院检讨，历侍读学士，迁詹事府少詹事，以疾请告。顺治十二年（1655），刑部右侍郎戴明说荐其才可大用，特旨起补原官，兼弘文院侍讲学士，寻迁国史院学士。当时王崇简之子王熙亦官至弘文院学士，圣上以为父子不可同列，因擢王崇简为礼部侍郎，后升尚书，加太子太保。

王崇简品性敦厚，为人处世谦谨和善，明清之际的文人名士都喜与他往来结交，如董其昌、吴伟业、龚鼎孳、孙承泽、宋琬、申涵光等人。他们或流连山水寺庙间，或雅集楼台亭园里，相互间诗文唱和。王崇简所作之诗，

① 张宝章：《魏公村王崇简祖茔》，《海淀史志》2020年第2期，第43—47页，后同。

或清新整丽，或幽忧沉郁，其文典雅翔实。《七月十五日展墓憩紫竹院》再现其祭祖后停车紫竹院的情景：

又是中元节序过，祭从先祖拜松阿。

秋清迎面烟岚近，雨霁当途野潦多。

陌上嵩莱埋废碣，村中篱落敛初禾。

停车僧舍空亭晚，门闭深林挂薜萝。

康熙二年（1663）中元节，王崇简拜谒魏公村祖茔，因祖茔与紫竹院近在咫尺，隔河相望，祭祖后休憩古刹紫竹院，“村中篱落敛初禾”“门闭深林挂薜萝”，村落秋景赫然眼前，傍晚时分禅院寂寥。

王崇简十余年累迁至礼部尚书，仕途一帆风顺，生活安逸，尤其致仕后的晚年，子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宛平王氏宗谱》中比较完整地记载了王崇简的妻妾及其子女的情况。王崇简一妻六妾，他的六个儿子也都相继入仕。长子王熙，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次子王樵，桃源县知县；王然，广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王照，浙江金华道参议；王燕，贵州巡抚都察院副都御史；王默，刑部郎中。“阀阅（家世）之盛，时无其比。”有五女，“次适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右侍郎大兴孙承泽子、湖南岳州知府道林，田出”。王崇简后引疾解职，康熙十七年（1678）卒，谥文贞。有《青箱堂文集》《青箱堂诗集》传世。

二、王熙归骑紫竹院

王熙，王崇简之长子（有兄弟夭折），顺治四年（1647）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擢弘文院学士。

王崇简的妻子梁氏，是抚治郧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梁应泽之女，于二十六岁在阜成门内金城坊西武定胡同生下王熙，三十八岁去世，后与王崇简合葬于魏公村祖茔。

因祖茔在高梁河畔，想必王熙多次来过紫竹院，《紫竹院》诗当是其青年时代的作品，不似父亲“停车僧舍空亭晚”的安澜，“夕阳楼影下，归骑破春烟”散发一股挡不住的青春豪气：

紫竹禅关迥，虚亭老树前。

槛低花影静，林密鸟声传。

钟梵闲清昼，池塘遍野泉。

夕阳楼影下，归骑破春烟。

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评价王熙“早入词林，善谈史事。习清书，

逾年学成，世祖屡试，称最。扬历台阁，历六官，几遍于国家。典制巨细周知，同朝叹服。诗清丽芊绵，时有佳句”。

三、王氏父子别业

（一）王家祖传息机园

王崇简之父王爵，号南松，《家谱》称他“天性孝友，读书知大义，黽勉先业，强力审时，家益富”。王爵善于经营，成为富商。他用丰厚的积蓄在阜成门外修建了一座宽敞豪华的私家园林——息机园。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时，息机园被占。

（二）王氏父子别业——怡园

南半截胡同位于牛街地区东部，北与北半截胡同相连；南至南横西街，东西分别与菜市口胡同和烂缦胡同相邻。南半截胡同原与北半截胡同统称为“绊脚胡同”。清康熙时，南半截胡同南端至米市胡同一带，为王崇简及王熙之别业——怡园。怡园是在京营造园林的江南叠山高手张然建造，有花园、戏楼。园内叠石凿池，栽花植木，有二十余景，为清初具有江南宅第园林特色的名园之一。

（三）王熙之别业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丰台在宛平县西草桥南接连，为近郊养花之所，元人园亭皆在此，每逢春时为都人游观之地。自柳村俞家村乐吉桥一带有水田，桥东有园，其南有荷花池，墙外俱水田种稻。至蒋家街为故大学士王熙别业，向时亭台极盛，今亦荒芜矣。^①

四、王崇简家族墓^②

王崇简父子墓在海淀区中央民族大学校园一带。中央民族大学曾出土王崇简生父王爵的墓碑残段，还曾出土过王崇简的两个儿子王熙及王燕的墓志。

（一）王崇简先辈王龙家族墓在真觉寺北，其子王镗墓在祖莹西南

最早埋葬在附近的是宛平王氏开山祖王龙。王龙是直隶任丘人，他孤身到京城谋生，被阜成门外一位商人晋公招赘，以卖毯为生。王龙之子王镗，生有长子王爵、次子王爰。王爵便是王崇简的生身父亲，王崇简过继给他的叔父王爰为嗣。据王崇简《家谱》记载：王龙“生年阙，卒明嘉靖五年十二

①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② 张宝章：《王崇简祖莹》。

月二十六日，葬西城关外坊畏吾村真觉寺北。配晋氏，生一男子”，即王镗。晋氏去世后，与王龙合葬。王镗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二年（1584），葬于畏吾村祖茔，墓在祖茔西南数十武。

王爱生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十四日，字仁甫，号泾谷。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授山西潞安府推官，迁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再监兑浙江漕粮，督饷辽东三年，后授中大夫，加右布政使。王爱任潞安推官，只饮潞安水，不取潞安钱，被誉为“王青天”。王爱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病逝于定边治所，年仅四十八岁。王爱灵柩由妻子张氏“历三千七百里越月扶柩”运回北京祖茔。

（二）王崇简父王爵墓在王龙墓之西北

王崇简父王爵，号南松，《家谱》记载：王爵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葬于祖茔西北里。王爵墓碑在中央民族大学二号办公楼前，位于真觉寺北王龙墓的西北，与文献记载一致。

王崇简请同里方伯刘余泽为父亲写行状，请阁学方从哲撰写墓志铭，请董其昌写墓表，在家庙供奉父亲遗像。王崇简的先祖都陆续埋葬在京城西郊，他经常凭吊祖茔，曾经撰写多首诗作，表达自己的孝心。

王爵侧室焦氏，是王崇简的生母，与王爵合葬。康熙十三年（1674），王熙在祖母忌日到魏公村祖茔凭吊，回忆祖母慈祥恩爱，泪洒坟茔，作《先慈太夫人忌日展奠先茔感赋二首》：

其一

野外何萧瑟，山容望里微。
乌栖枯树少，人度板桥稀。
茅屋远还见，村烟近转非。
咏诗怜陟圯，洒泪对斜晖。

其二

薄宦人嗤拙，修名母念深。
回思当日语，凄断百年心。
古道荒榛满，高坟白日阴。
不堪惆怅处，残雪挂疏林。

当年长河北岸郊野，紫竹院周边，乌栖枯树，古道荒凉，雪挂疏林，一派萧瑟景象。

顺治元年（1644），王氏父子避难江南时，王崇简一连写了十余篇以“忆”为题的诗，如忆先茔、忆藏书、忆起斋、忆父母像、忆兄弟、忆琴、

忆亡室、忆西山、忆女、忆诸亲、忆亡女、忆亡室白描大士、忆同籍、忆同社、忆古瓶、忆番剑、忆崔青蚓画。其中，中元节写《忆先茔》，字字透露出怀念先茔所在郊野紫竹院的山山水水：

七月中心倍系情，客携酒榼上先茔。

思径丘垄关心切，望断松楸空泪盈。

祖父有灵应尽感，女妻孤魂谅多惊。

何时重渡高梁水，哭拜荒丘剪野荆。

王崇简返回北京后，急切地到西郊拜谒祖茔，“林树尽空无曲径，塋垣尚立有残阴。断肠遍踏荒荒草，寒陌鸦飞烟霭深”^①。

康熙三年（1664），王崇简因病被准以原官致仕。康熙十六年（1677），邀请严荪友、朱彝尊等几位老友在怡园会面谈心。康熙十七年（1678），王崇简卒，年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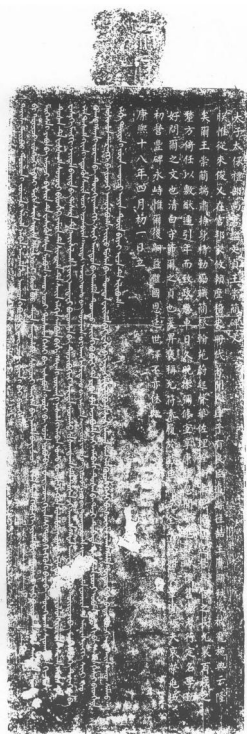


图1 王崇简墓碣

按常理，王崇简蒙皇帝赐葬，应当改卜新阡，但是王熙遵照王崇简不愿

①（清）王崇简：《青箱堂诗集》之《归拜先墓感昨年国变遁去》。

离开祖茔的遗命，带领家人恭迎谕祭，望阙谢恩行礼。四月二十一日，将王崇简的灵柩葬于高粱河北岸祖茔。

（三）王熙墓

清奕赓《煨桮闲谈》记载王熙墓在西直门外真觉寺金刚宝座之西。

王熙为官三十余年，为康熙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四十三年（1704）正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康熙帝闻讯后，命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大学士马齐临丧到王熙灵柩前行拜奠礼，举哀酹酒，恩礼有加，亲定谥号为“文靖”。

这年冬十一月将王熙葬于魏公村祖茔。朱彝尊为他撰《王文靖公传》，礼部尚书韩爌为他撰写行状，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为他写墓志铭，全面记载了王熙的生平业绩、社会地位、对朝廷的贡献，及两代皇帝对他的宠信。

王熙墓碑今存于海淀区文管所。王熙墓志，正书存 58 行，满行 70 字，共计 2873 字。“巍巍公，惟帝之弼。夹辅两朝……五十余年，敬慎笃诚。相业房壮，家韦平。帝眷旧劳，曰子元老。”墓志以千字颂扬其一生，谓其“名成身退，善全始终。视司马文正之在洛下，韩忠献之在相州，庶几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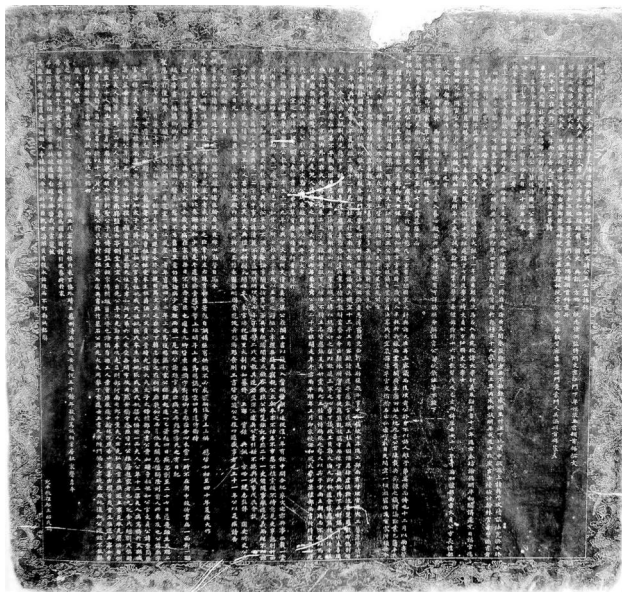


图 2 王熙墓碑拓片

王崇简、王熙父子生有诗文，殁有墓茔，生前身后，都与西郊紫竹院有着不解之缘。

刘诚印与福荫紫竹道院

说到慈禧宠信的大太监，人们总能联想到安德海和李莲英，其实老佛爷面前还曾经有一位红人，就是刘诚印。刘诚印，原名刘多生，道号素云道人，河北河间人。他依靠本人的财力和权势，修缮寺观多处，对北京地区寺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光绪《重建紫竹院碑记》中的刘素云

《重建紫竹院碑记》碑文如下：

夫都城多庙也。城之西数里长河地方，有古刹紫竹院者，乃万寿寺之下院也。方丈德果因下院众多，势难兼顾，恐误梵修，即商之于广化寺魁一和尚，拟让与乐善之人，无论僧道士庶，永助梵修，以偿此愿。魁一和尚即酌之白云观方丈高云溪、监院姚霭云两羽士，咸忻然曰：“兹有余同戒刘素云者，修建庙宇，济危救困，不可枚举。至于舍药施茶，乃其余事，可推谓功德之主也。其人生而聪慧，长而博学，言行忠信，作事仁慈，忠孝耿耿，儒道兼优，乐善好施，可谓手屈一指。”因而德果和尚笃慕善缘，愿将此庙奉送与刘素云羽士，永为梵修住持之所也。庙前小山一座，迎照莲塘，数顷平铺，后绕长河，为护左右，双塔相映。更忻广源一桥，树木丛杂，足称峦嶂翠峨之区，真可谓与名山争胜也！夫紫竹院者，乃观音大士之行宫也，奈年久废弛，殿宇倾塌。素云



图1 重建紫竹院碑记

曰：“似此胜境，何凋零至此！”因发愿募化，重修大殿三楹，东西耳殿各三楹，东西客堂各三楹，司房三楹，厨房三楹，华祖殿三楹，灵官殿三楹，南客堂六楹，三清殿三楹，东西静室各三楹，报恩楼九楹，供奉长春邱祖圣像，东为斋堂三楹，西为祠堂三楹，东西围房、库房、门户、游廊、亭台等百余楹。山门迤东为马号房户二十余间，大兴土木之工，三载有余，焕然一新，更名为福荫紫竹道院。素云敬约云溪、霭云两羽士，同入紫竹院，以为修息之所。素云，智人也，思深虑远，相约两羽士者，志在得人，恐无继绪，是以共修盛事，绵绵远远，永垂不朽，亦不负素云之一片苦心耳。为此，勒诸贞石，是为记。

大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谷旦立

赏戴花翎即选知县山左李其骞敬撰并书

碑文的大意是，万寿寺方丈德果因下院众多，势难兼顾，即商之于广化寺魁一和尚，拟让与乐善之人，无论僧道士庶，永助梵修，魁一和尚即酌之白云观方丈高云溪、监院姚霭云两羽士，愿将庙奉送与刘素云羽士，永为梵修住持之所。刘素云发愿募化重修，大兴土木之工三载有余，使之焕然一新。刘素云与高云溪、姚霭云两羽士同入紫竹院，紫竹院更名为“福荫紫竹道院”。

潘祖荫撰《福荫紫竹院碑》也提到：“兹素云，勤资群力，敬展微诚，鹤息留丹，虹飞叠翠，替戾闻乎……”刘素云重建紫竹院。

二、刘诚印——老佛爷身边的红人

刘多生，道光十九年（1839）生人，祖居山东即墨，明代迁至直隶东光县。父亲刘春苔（字丽轩），母亲汤氏，刘多生还没有出生，父亲就去世了。生活所迫，三岁那年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来到北京，投奔在朝廷负责撞钟的门卫（人称“撞钟元帅”）、本家族侄儿刘眉山。刘多生进宫里做了太监，三岁净身，开始领取俸禄，六岁被选入戏班学唱京剧，主攻青衣花旦行当，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十三岁成了咸丰皇帝的贴身太监，赐名增禄，后任储秀宫总管太监、长春宫总管太监。

安德海被丁宝楨以“宦竖私出，非制”为由斩杀，其后，刘多生接掌了安德海太监总管的职位，一直掌管玉玺大印，人称“印刘老爷”。光绪十五年（1889）被授予总管六宫事务之职，曾受“园亭骑马乘舟回寓、疾时加赐黄金药品之宠”，为宫内务府副总管，是内务府总管李莲英之副手。光绪二十年（1894）万寿庆典时恩赏三品顶戴，惠及三代。

三、刘素云与道教

同治年间，刘多生皈依道教，从此与北京的道教寺观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素云刘先师碑记》载：“戊辰因奉差至白云观，适南阳张律师阐教观中，一见相洽，殷勤展拜，执弟子礼甚恭，此师皈依道教之始也。”《素云真人道行碑铭》载：“南阳张真人传戒白云观中，公适因公至观，遂执弟子礼焉。”同治年间慈禧太后之母去世，其棺寄存在白云观，刘多生因料理“皇姥姥殡”事，与白云观第十九代方丈张耕云（张云樵，名圆璿，号耕云）结识，一见相洽，拜张耕云为师。据刘诚印碑铭，他于同治九年（1870）皈依道教，后来成为白云观第二十代律师，被称作名誉“方丈”，成了全真道第23代传人。^①自此，太监到白云观受戒蔚然成风。

张耕云律师在白云观传戒时，刘多生被举为本观护坛。同治十年（1871）张耕云律师传戒，刘多生募捐五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367人。高云溪为白云观方丈时，屡开戒坛，刘多生均为保举大师监戒。光绪八年（1882）募捐七千余金，为衣钵口粮传戒费，受戒者400人。光绪十年（1884），即紫竹院重建的同一时期，募捐九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525人。刘多生慷慨募捐了“以万计的薪粮履之资”。

四、刘素云修建紫竹院之缘由

清朝皇宫里的太监出身贫寒，少小离乡，几十年被困深宫，久与三亲六故失去联系，家族又不愿意接纳，还会被拒绝进祖坟。出宫的太监往往成立互助组织养老义会，抱团养老。养老义会通过捐助资财的方式，与寺观建立紧密联系，从而获得太监退休后可去寺庙养老的机会。养老义会也出资买地，自建寺观作为太监的栖身之所。以上两类寺观，均被称为“太监庙”。据统计，晚清时期，北京城内外的太监庙有近三十座。



图2 刘诚印墓碑

① 贾英华：《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刘多生依靠本人的财力和权势，自捐、募捐白银建寺观，购置田地。光绪年间，刘多生与白云观高云溪合作，重修紫竹道院，“以为修息之所”，目的为“自渡且渡人”。刘多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十一日无疾而终，葬于金山宝藏寺。

潘祖荫与福荫紫竹院碑

紫竹院存世碑共两块：其一是李其寓撰《重建紫竹院碑记》，其二是清代名臣潘祖荫撰《福荫紫竹院碑》。

一、潘祖荫撰《福荫紫竹院碑》

潘祖荫，清代名臣、书法家、藏书家。咸丰二年（1852）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大理寺卿等职，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行走近四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母忧服丧三年，后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署兵部尚书。恰重建紫竹院落成，撰《福荫紫竹院碑》。光绪十二年（1886）初，潘祖荫擢升工部尚书。光绪十三年（1887），他出任顺天府，兼府尹，议增建贡院。

《福荫紫竹院碑》碑文如下：

盖自法兰西遵陈绀马之仪，刹利东皈布青螺之教。摩尼慧影，虽照穷于浊水；祇园胜域，实曜等于化城。但以空有难，消机寂莫，悟金叶之布，安求铁鏃之怖斯甚？五诚十力，必累劫而始通，六趣七横或崇饰而可遣。是故天金天银之阙，铎语相闻，风轮火轮之界，幡枝密建。岂非能仁之广筏，足济浮囊，真谛之幽栖，即为醒境。

兹有福荫紫竹院者，庵罗旧苑，坚固贞林，溯创置于当年，纪营修于今日。珍台焕霄，拟天竺鸡头之刹；元阁驾空，如耆闍雕鹫之窟。婆楼蒂下，甘露潜生，律提鸟身，香花自洗。远五都之市，静若穹岩；接四誓之众，广同梵海。企瑞相于飞云，肃慈范于珂雪。一瞻一礼，喜万累之冰消；一赞一称，见群魔之雾卷。非止瓦官，擅三绝之秘，阳冰绕七级之崖，铄盘炫日，即号神功，石钵藏花，共传仙穴已也。其中之崇檐杰构，阿阁相承，桂虎森櫨，松楹窈窕，若夫隐旃檀之座，譬忉利之宫。琉蕤复起，银龕俯临，足以焜耀于兹寺者，则有报恩楼焉。所以恭祝皇太后、皇上万岁万万岁。亿万慈仪，垂裕符泰阶于三台；鸿号显扬，播徽音于万国。皇上承颜，有喜介福无疆，薄海臣民，同深欢忭。

兹素云，勤资群力，敬展微诚，鹤息留丹，虹飞叠翠，替戾闻乎，一同昙摩馨乎四果。亭亭芝干，产斗拱而未凋；彤彤莲蕊，奉宝龕而永固。经

始于光绪癸未年七月至乙酉年九月二十五日。厥功始竟，金碧为帙。净业之胜，以生铁鑿功，成大施之会，丕若念昔沪渎之浮，维卫爰溯穹珉，天水之颂佛龕，亦垂竹素，用是虔敷。愿海广设导师，餐具伊蒲施馥。磨勒匠由神运，机以冥通，不有镌题，曷昭来许？因兹无漏，聊识波旬，庶几彦和铭象，不黏外道之繇，源贺投辞，堪作祇洹之偈。

大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谷旦立。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少保花翎头品顶戴后兵部尚书南书房行走管理户部三库兼管钱法事务咸丰壬子恩科进士潘祖荫，字东甯，号伯寅拜撰。



图1 《福荫紫竹院碑》拓片

潘祖荫在碑文中描绘了重建后的福荫紫竹院建筑宏伟瑰丽，“远五都之市，静若穹岩”“珍台焕霄”“元阁驾空”“崇檐杰构，阿阁相承，桂庑森樛，松楹窈窕，若夫隐旃檀之座，譬忉利之宫”。特别赞美了慈禧换舟休憩之地——报恩楼：“琉甍复起，银龕俯临，足以焜耀于兹寺者。”也提到了刘素云勤资群力，敬展微诚，而有“虹飞叠翠……亭亭芝干，产斗拱而未凋；彤

彤莲蕊，奉宝龕而永固”的福荫紫竹道院。

二、潘祖荫其人

潘祖荫出身于名门望族，生长于北京，祖籍吴县。祖父潘世恩，为乾隆癸丑科状元，曾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等，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八十寿晋升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父亲潘曾绶，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为人正直，好吟诗，官至内阁侍读。他的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



图2 潘祖荫

潘祖荫擅长书法，研索钟鼎、篆、隶书法文字，与潘世恩、潘世璜一起被称为书法“苏州三杰”。在家族氛围的影响下，潘祖荫自幼勤奋好学，通读经史，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潘祖荫嗜好广泛，酷爱收藏，古玩字画、图书、金石收藏之丰富，藏品之精良，甲于吴中，闻名南北。他为此节衣缩食，曾用三百金购得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册，撰《滂喜斋读书记》。亦喜好藏印、搜罗碑帖，《清稗类钞》等书对于其访碑求帖都有记载。

潘氏酷嗜金石、青铜器，尤其注意吉金收藏，所藏钟鼎彝器之类五百余件。大孟鼎、大克鼎和毛公鼎，都是我国青铜器藏品中的至尊，其中前两件就为潘祖荫收藏，攀古楼是他存放青铜器和石碑的储藏处，他还留下《汉

沙南侯获刻石》《攀古楼彝器款识》两部金石目录。清朝达官贵人喜吸鼻烟，由此鼻烟壶艺术品及收藏蔚然成风，潘氏也是收藏和鉴赏鼻烟壶的大家。

潘祖荫学识渊博，才猷练达，为政期间励精图治。后半生在京，身居朝中高位，广开言路求人才，清正直言享美名，尤为注重提携后进，为朝廷选拔了大量人才，其中包括“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襄理军务，被人诬陷，诏令受审，罪将不测。潘祖荫设法援救，上疏皇帝极力保荐左宗棠，在潘祖荫力保之下，左宗棠终得以解除困境，后成为晚清重臣。

光绪十六年（1890），福荫紫竹院重建撰碑五年后，潘祖荫过世，年六十一，赠太子太傅，谥文勤。

清代文人诗咏紫竹院

清代京师士人帝京游赏蔚然成风，京城近郊的许多风景名胜、寺庙道观都是文人吟咏、流连忘返处，特别以西郊水景居住。西直门外，文人墨客或泛舟御河，赏荷观柳，或漫步禅院，淪茗微憩，相约荷花，浅唱低吟。凌晨“林闲月未沈，孤村延晓色”，傍晚“西风送晚凉，炎歎喜渐去”，暮鼓晨钟。

一、英廉三过紫竹院

英廉，本姓冯，别号竹井老人，辽宁沈阳人，隶属内务府汉军镶黄旗，雍正十年（1732）中举人，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乾隆初，往江南学习河工，补淮安府外河同知，擢永定河道，未几以误工革职，在高梁桥以西稻田厂效力，开启了英廉与紫竹院交集的序幕。

其诗《过紫竹院》^①：

烟水弥弥匝浅莎，松门倚杖逸情多。

沙禽爱向柔荳立，压得芦梢欲蘸波。

《再过紫竹院》：

落尽红衣绿减肥，残荷几柄带斜晖。

苇花不奈西风急，吹作一天秋雪飞。

“沙禽爱向柔荳立，压得芦梢欲蘸波”，以惟妙惟肖的笔触描绘了紫竹院湖畔沙禽戏水的动态画面及“残荷几柄带斜晖”如油画般唯美的静态画面，表达英廉的不同心境。

乾隆三十四年（1769），英廉征缅甸，后迁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正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九年（1774），遭弹劾，后复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累迁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外授江宁布政使，兼织造。英廉以父亲年老为由，请留京师，赐二品衔，授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其后协办大学士，暂署直隶总督。乾隆四十五年（1780），大学士于敏中卒，特授英廉汉大学士，汉军授汉大学士始自英廉。寻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复署直隶总督，加太子太保。后因病还京师养病。政坛沉浮四十年，英廉又过紫竹院，触景生

^①（清）英廉：《梦堂诗稿》。

情，寻年少踪迹，感念万端，感慨万千：

一踏红尘四十年，吹衣秋雪在吟笺。

儿时游迹何人识，松影参差塔影圆。

乾隆四十七年（1782），英廉卒，谥号文肃，入祀贤良祠。英廉工于诗文，善画山水及墨竹，著有《梦堂诗稿》。清洪亮吉《北江诗话》评“英廉诗如申韩著书，刻深自喜”。钱锺石尝谓其诗：“温润缜密，超然意象之表。”^①徐世昌谓其：“初通籍时雅嗜芸缃，尤敦车笠，诗坛酒社，翰墨飞腾……燕沈吟惧，独清崛起。”^②

二、法式善晨过紫竹院

乾嘉时期的文人学者法式善，几乎一生未离开北京城，其足迹遍布城内外，城西诸名利游览殆遍，作诗百余首，自然亦不会错过西直门外紫竹院，有诗《晨起过紫竹院》^③：

缓步青松坪，遂至紫竹院。

风吹片云堕，浓压清凉殿。

九朵芙蓉花，青苍隐不见。

老枫逞薄醉，作意霜姿炫。

法式善缓步于紫竹院，沉浸于清凉世界。《湖海诗传》编者王昶评价其诗“质而不癯，清而能绮”；《更生斋集》著者洪亮吉评价其诗“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其挚友吴锡麒有论曰：“论时帆之诗，而以为摩诘。”

法式善的父祖辈均在清廷供职，生于京城西安门，父亲早逝，随其叔父居丰盛胡同，迁侍读学士后移居净业湖杨柳湾，号称小西涯。明代李东阳，号西涯，曾居于此，法式善对于李东阳的道德文章极为崇拜，不仅为其画像、撰写年谱、寻访墓址、追和其诗，还于每年生辰日邀好友于西涯、极乐寺等地雅集为李东阳做寿。^④

法式善博览群书，以“诗龕”命名书斋，声誉日盛，洪亮吉《卷施阁集》记：“翰林近日诗名盛远，有诗龕近诗境（翁阁学土方纲，额其斋曰诗境），诗龕主人尤嗜诗，退直闭户吟（吟）多时。”竹林清雅、书墨幽香的诗龕是当时文人墨客雅会之地，学士名流咏诗属文、挥墨作画，共同赏画题

①（清）法式善：《八旗诗话》。

②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③（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

④ 参考本书《极乐寺》一文。

诗。他编选的《梧门诗话》，使得不少乾嘉时期诗人的诗作与逸事得以流传，以及更多的画家作品可以传世。法式善“主盟坛三十年”，驰骋于京城文坛。

嘉庆年间法式善因“坐言事不当”被免官，不久乞病归家。嘉庆十八年（1813），六十一岁病逝于诗龛。

三、斌良邂逅禅院僧

斌良，字吉甫，号梅舫、雪渔。初以荫生捐主事，嘉庆十年（1805）补太仆寺主事，历任按察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盛京刑部侍郎、西藏办事大臣。道光二十七年（1847）卒于西藏任上，年六十四岁。

其父闽浙总督玉德，其弟文华大学士、恭亲王奕訢的岳丈桂良。斌良善为诗，其六弟法良汇刊《抱冲斋全集》称其早年诗“风华典赡，雅近竹垞（朱彝尊别号）……诗格坚老，古体胎息汉、魏、韩、杜、苏、李，律诗则纯法盛唐”。有诗《花朝日游紫竹院泛舟长河和濮子耕韵》^①：

兰若依芳渚，寻幽得暂过。
风花迷蝶梦，烟月澹鸥波。
菜把叨官圃，鱼苗种御河。
清游尚如昨，惊见燕营窠。

斌良诗、书、画样样精通，他的山水诗以诗人兼书画家的独特视角来品评山水，呈现出一种清新淡雅、自然秀丽的风格。作为一位杰出的画家，斌良能够敏锐地捕捉合适的意象、色彩，营造独特意境，如《晓出西郭游紫竹禅院》中“孤村延晓色”“断塔接云阴”，宛如一幅水墨画呈现眼前。

晓出西郭，泛舟吟游，回归自然，诗人寻找那份淳朴本真，滋润心灵，以“长此息机心”。即便是题诗酒家壁，斌良亦不忘紫竹院莲舍，如《雨后过六郎庄题酒家壁》：

翠峦如笑卧春云，奁拓湖光绉縠纹。
鸠妇引吭珠一串，慈姑种水碧三分。
攒眉自懒同莲舍，任达何妨狎鹭群。
烟趣分明属渔者，酒瓶蓑藉醉斜曛。

斌良在紫竹院赏鱼观鸟，瞧松看塔，更有植树之情。紫竹禅院阶前“根错殊崎嵌”的石榴树，是叔父偕少年斌良亲手所植，再回禅院，邂逅旧僧，询家世，话往事，睹君家故物，“廿载法雨淋”的石榴树，“花光赤玛瑙，翠

^①（清）斌良：《抱冲斋诗集》。

叶交繁阴”，花时仍烂漫可观，昔人已白发萧萧，“往事徒沾襟”，物是人非，感念万端：

佛院傍湖筑，篠簌秀成林。门前大圆镜，波滢堪洗心。入门境阒寂，豆房昼愔愔。低眉佛意静，面古消黄金。钟鱼罢击撞，经卷蚀蠹蟬。到眼景荒率，松栝垂萧森。老僧出迎客，茶色坏衲纁。清臞（癯）耸鹤骨，鬓白攒银针。殷勤询里閭，语作寒虫吟。闻言增慨叹，变色生敬钦。事过疑阅世，逡巡尚堪寻。低回忆畴曩，甲子岁在壬。宝公解组还，杖履曾相临。为觅十笏地，借榻思摊衾。居士亦陪过，玉貌冠华簪。相别穀乳顷，岁月驰骎骎。疾如赴壑蛇，一去势莫禁。瞥眼雪盈颠，老态倏见侵。侧闻建牙纛，绝塞颡利擒。又闻陟卿贰，献纳陈名箴。行边戴鹖冠，入卫佩剑鐔。朱轮半昆季，宣政输恫忱。云胡厕郎署，卑位久滞淫。俯仰话今昔，吹嘘感升沉。余闻惠勤语，竟作龚胜喑。一笑姑置之，浮云拂高岑。照眼石榴树，根错殊崎嶇。臣叔手亲植，廿载法雨淋。花光赤玛瑙，翠叶交繁阴。人杳思后哲，空谷金玉音。覆蕉追梦鹿，攀柳变鸣禽。吁嗟刹那顷，往事徒沾襟。长歌当作记，托兴亦何深。^①

四、叶名沔瀹茗添香紫竹院

叶名沔，字润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官内阁侍读。闻翁方纲曾孙女混迹市中，贫无以度，引为己女，择名门子嫁之，士林益顿其贤。后改浙江候补道。叶名沔博学好古，尤工诗，居京师，扃户苦吟不辍。好游山水，所至皆纪以诗，时为名士，诗有真意，张际亮称其深得唐人三昧，著有《敦夙好斋诗》《桥西杂记》传世。

昨询紫竹院，徒御皆迷踪。蓄意兹再来，榜题落眼中。方塘廓荆蔓，云水交冥蒙。入门亦修洁，筱簌摇青葱。庭树纷陨箨，飒飒疑雨风。瀹茗得微憩，何必闻清钟。相约荷花时，却暑酣碧筒。^②

叶名沔与友人秋季游极乐寺、万寿寺、紫竹禅院等，惊叹“景物萃郊浚”，看禅院外“方塘廓荆蔓，云水交冥蒙”，禅院内“筱簌摇青葱”“庭树纷陨箨”。

①（清）斌良：《抱冲斋诗集》之《过紫竹禅院僧询余家世惊曰廿年前偕宝公同来之公子也，一刹那顷，白发萧萧矣，感叹久之，并指阶前石榴树曰，此犹居士之叔宝心斋公手植，花时仍烂漫可观，亦君家故物，并言朴斋六兄已化，去子孙辈，近无来游者，因感成此什纪之》。

②（清）叶名沔《敦夙好斋诗全集》之《九月二十六日同吴稼轩张午桥小饮因至西郊游极乐寺万寿寺紫竹禅院晚入西便门归途过善果寺四首》。

叶名沔《桥西杂记》，因作者时居京城虎坊桥西得名。全书记述杂事、见闻、掌故，介绍书籍、版本等，还有一些诗文考证注释之类的内容，内容庞杂。叶名沔喜考古，其考证“壹贰叁肆”等字“隋唐已然”。《桥西杂记》云：“壹贰叁肆”等字，陆容《菽园杂记》谓，始于明初刑部尚书开济，而宋边实《昆山志》已有之……唐开元寺，贞和尚塔铭书：开元贰拾陆年元和；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迟恭碑粟米壹阡伍伯石，然则，壹贰叁肆等字，后世公牒循用……”考证“小年夜”风俗，“此风始于宋时禁中，大中祥符元年，以是日为降圣节，圣祖于是日降延恩殿”。此外，还考证了蒙古棋、漆沙砚；考证《儒林外史》著者吴敬梓；考证了“铤”：“《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为五十两，至元时，乃改用铤字。”考证内容不一而足、千差万别，又与生活息息相关。^①

五、宝廷傍晚寻幽紫竹院

宝廷，爱新觉罗氏，初名宝贤，字少溪，号竹坡，晚年自号偶斋，隶满洲镶蓝旗，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

宝廷自幼天资颖悟，喜读善悟，十三岁便学习诗歌写作。其父常禄被罢后，家道中落，少年时代四年居京城，四年居西山。咸丰八年（1858），宝廷初次应举落榜。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兼充文渊阁掌“注册点验”校理、翰林院侍读，累迁詹事府左中允、国子监司业、侍读学士兼詹事府少詹事、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西陵监修大臣、正黄旗蒙古副都统等，与张佩纶、黄体芳、张之洞号称“翰林四谏”，声震天下。

其《紫竹院戊》^②：

古寺境幽僻，小憩揽清趣。
禅扉昼不启，寂寥人罕遇。
山断溪曲通，林开塔半露。
残荷尚有花，寒芦未成絮。
西风送晚凉，炎歆喜渐去。
坐久尘想空，悠然得新句。

“宝廷喜吟咏，好山泽游。”^③紫竹院东、长河北岸原有郑亲王济尔哈朗

①（清）俞樾：《茶香室丛钞》。

②（清）宝廷：《偶斋诗草》。

③（清）震钧：《天咫偶闻》。

的家族墓地郑王坟，作为郑亲王后人，宝廷自小往返京城及西山，阅紫竹禅院，可谓近水楼台，暮时寻幽禅院，“悠然得新句”。其诗模山范水，和平冲澹，自写天机。

“晚清八旗诗人，当推偶斋第一。”^①宝廷诗尤以五言、七言歌行擅长，品质上乘，诗歌风格与王维、白居易、陆游、杨万里最为接近，有《偶斋诗草》传世。宝廷不仅以其诗才享誉诗坛，还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同时代的诗人，如翁同龢、陈宝琛，以及其门生郑孝胥、林纾、陈衍等。

诗是民族精神的印迹，诗是历史深处的回响。诗人们灵动的诗句，穿越时空，字字句句，似云间落笔，直击心灵，给人启发。掩卷遐思，在琐碎的日子里，仰望蓝天，俯听流水，生发些许莫名感动，仿佛为你而来……致敬每一位诗人。

^①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

郭沫若紫竹院观鱼

游客游览紫竹院公园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集自郭沫若书迹的“紫竹院公园”。

郭沫若与紫竹院公园颇有渊源，曾多次携家人游览紫竹院公园，对公园的景色欣赏有加。在参观活鱼食堂后，看到湖中鱼儿鲜活、银鳞闪耀，便为中心岛湖边茅亭起名为“望鱼亭”，此亭后几经建设拆除，20世纪80年代在岛上最高点改建为揽翠亭。郭沫若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他现场题写的“紫竹院活鱼食堂”匾额是紫竹院人的骄傲。

山水也得好诗吟，再好的山水，没有诗，就少了味，犹如摆了一桌好宴席，却没有酒一样。1960年6月郭沫若多次参观紫竹院公园活鱼食堂，6月11日公园收到郭沫若赠亲笔题诗的四川罗鉴中的绘画一幅，并致函答谢。画序：“且喜洋洋乐，春江水不寒；榴花红可爱，遍映绿波间。沫若先生指



图1 郭沫若题字

正，五六年六月鉴中先生写并题。”其后为郭沫若补题：“此乃罗鉴中所绘画中有鱼，用补题一诗，以特赠紫竹院活鱼食堂，时一九六〇年六月八日也。”

鱼乐在观不在尝，回思庄惠辩濠梁。

天机活泼个中见，朝气清新分外香。

花木不移非寂灭，龙蛇之蛰在飞扬。

宜人风物均劳逸，紫竹院中一食堂。

书法现存两幅，一幅存紫竹院档案室，另一幅存中国画院。

1960年6月26日赋诗一首：

草鱼食鱼草，鱼草食草鱼。

大小群鱼来，食草声喁喁。

银中翻清波，金轮转通衢。

昂首望堤上，树底人读书。

小鱼问大鱼，其乐复何如？

诗跋：“晨游紫竹院看群鱼舞，得此题赋紫竹院活鱼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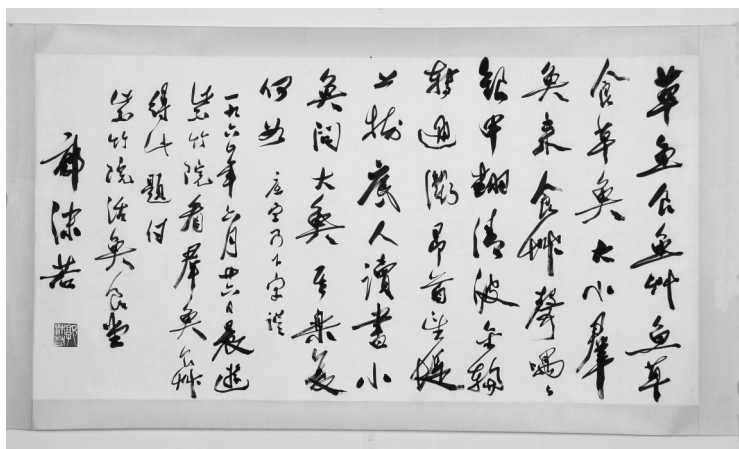


图2 郭沫若题字

这组诗最初发表于1960年《诗刊》第7期，后收录于1963年出版的《东风集》，一首五律，为《紫竹院观鱼》；一首七律，为《题紫竹院食堂》。两首诗为一组，总题为《紫竹院观鱼》，内容即为以上两诗，略有增改。

正像郭沫若生前来园游览时赋诗所说：“昂首望堤上，树底人读书。小鱼问大鱼，其乐复何如？”其乐如何？必是“乐陶陶”了。

在两首诗中，郭沫若以学者的睿智思辨和诗人的才气情怀描绘了鱼群的活泼生机、公园的美丽景色，抒发了鱼乐人乐的古今理趣。

1964年活鱼食堂停办，但郭沫若与紫竹院的缘分还在延续。

紫竹院地区栽植荷花的历史久远，历史上多次被诗人吟咏赞美。清代叶映榴有“宿红窥镜影，高翠捧珠光”及清代汤右曾有“乍落槐花秋梦冷，自翻荷叶午风喧”的咏荷诗句。两湖荷花美不胜收，惹人喜爱。据公园退休职工成喜安回忆，为增加收入，公园将南、北小湖30余亩荷叶剪掉，卖给肉联厂做包装用。1964年9月，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来园看到满湖的荷花只剩光秃的荷叶秆后，向市有关部门及时反映：“这一公园美景是用钱买不来的。”此后公园的两湖荷花景观得以保留。今天的“荷花渡”景观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1973年春，郭沫若将自家院中的20棵枣树苗送给紫竹院公园，栽植在大湖北岸的藤萝架旁。在历次的改造调整中，原来的枣树不知所终，目前仍有七八棵郁郁葱葱的枣树望长河而立，已成为紫竹院公园一个永久的文化景观。



图3 郭沫若故居内郭沫若像

（发表于2013年12月《北京日报》，略有删改）

张伯驹夫妇情系紫竹院

张伯驹先生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奇才。张伯驹夫妇一生对美有着独特的感悟，与风景如画的紫竹院公园亦有着不解之缘。

张伯驹，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先生与夫人潘素的旷世情缘，更是令世人只羡鸳鸯不羡仙。公园人对先生夫妇“高山仰止”久矣，北京动物园第一任园长，时任紫竹院公园主任的崔占平多次到后海南沿26号院拜访，年事已高的伯驹先生不喜多言，平静如水，清淡如云，满腹经纶，博闻风雅，秉守一种优裕的传统教养，“只向内心求生活”，散发出的贵族气息，谦逊的态度，优雅的气质，平易近人的风格，表达出的一种人生态度，让公园人记忆犹新，时年90岁的崔主任提到伯驹先生，敬仰之情即刻溢于言表。

1981年紫竹院公园水榭工程竣工，在公园的力邀下，年事已高的伯驹先生偕夫人潘素与李苦禅等名画家，共同为当时北京最大、堪称紫竹院地标建筑的水榭问月楼落成揭幕。李苦禅亲笔题写问月楼牌匾，许麟庐、萧劳、胡絮青、孙墨佛、刘继卣、刘玉楼、崔瑞鹿、程振国、雷圭元、康殷、黄苗子等六七十名书画家及社会名流参加了落成典礼及书画展开幕式。

问月楼位于紫竹院公园明月岛，岛上石径盘纡，林木蓊郁，翠竹繁荫。翠竹、紫薇相掩映于“待月轩”“步月廊”，水榭问月楼位于岛西湖滨，当月夜降临，登楼有“水上有明月，水下明月浮”的意境。问月楼一层石刻大篆“观鱼”为雕刻家康殷（别名大康）作品。

在风景如诗的园林里，文采风流，一身才学，年届84岁的伯驹先生慷慨留墨。时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宋振庭深知先生书画的价值，建议公园出资收藏几幅先生的作品，公园小心翼翼提出求字的要求，伯驹先生分文未取，慨然写下“依绿”“心旷神怡”两幅字画，溢美之词充满对公园的热爱。伯驹先生书法独创一格，被艺坛称为“鸟羽体”。初看“鸟羽体”，给人的感觉是新奇中透着点怪异，细细品味可知是源有所本，非深入书道者不能为。伯驹先生先学右军《十七帖》，再书蔡襄《自书诗》，广泛涉猎褚遂良书格、宋徽宗瘦金体及秦刻、汉碑等，巧加融会，脱化形成以瘦立于体的个人书风，当是他的倾心妙语，独得之秘，留给后人揣摩和理解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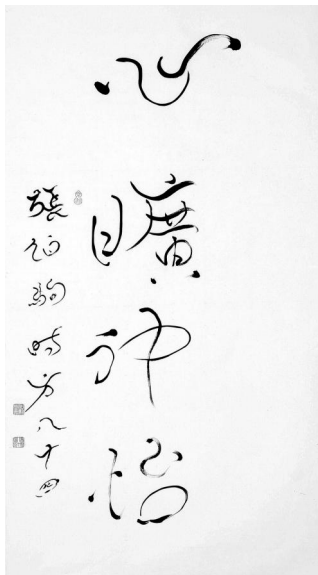


图1 心旷神怡

伯驹先生还擅长画梅、兰，一如其书法，清逸绝伦。夫人潘素非但琴筝琵琶独步海内，绿水青山画尤享国际声誉，夫妇琴瑟和谐。伯驹先生、潘素与许麟庐合作一幅《石瘦兰芬梅清》图，题跋：“伯驹写兰潘素写石麟庐补梅，辛酉春于紫竹院望月楼。”1981年1月伯驹先生夫妇继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后，于当年5月1日为紫竹院问月楼及书画展揭幕，1982年2月伯驹先生仙逝。“依绿”和“心旷神怡”，算是伯驹先生留给人间最后的墨宝。1982年夫人潘素与李苦禅等十位画家合作墨竹图，丰富了公园的文化收藏。夫妇二人以智者之思在丹青翰墨间相携相伴，寄托情怀，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折射着高贵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出身贵胄的张伯驹先生，为使国宝不外流，卖房卖产，晚年经济拮据。提到伯驹先生晚年生活的清苦，公园人倍感心痛。1981年冬，崔主任与同人再次前往后海拜访致谢。狭窄的小院，清冷的北房内，年事已高的先生独自躺在床上，还有蜂窝煤炉上即将烧干的牛奶，此情此景令公园人心酸不已。

伯驹先生通晓古今，不仅以文物鉴藏、戏剧、书法、诗词闻名于世，且喜篆刻，通音律，可以操古琴、古筝，善棋道，尤其是他的词学成就，被著名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誉为“词以李后主始，而以丛碧为殿”。伯驹先生词集中多有与好友君坦同游京城名园的记忆。黄君坦，诗人黄曾源之子，书法家兼词家，中央文史官员，曾为徐世昌撰《晚晴簃诗汇序》。先生与好友黄

君坦等同游京城名园，香山观枫叶，故宫观牡丹，大觉寺观杏花，颐和园观紫辛夷、海棠、芍药，紫竹院看荷花，重阳陶然亭登亭。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荷，秋天的七夕、白露，冬季的霜、雪，特别是紫竹院的蝉、荷，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

前调·同君坦紫竹院观荷，和君坦

清溪堤外稻花田。水接源头第一泉。垂柳阴阴飞白鸟，野风吹破一湖烟。亭子北边倚小阿。矮松如槛竹如窝。荷花十顷西风里，却到斜阳仆射坡。茶灶无烟剩废垆。连枝朝槿乱花扶。柳风来去蝉声寂，白藕香中读佛书。

先生直率天成，一任自然。黄永玉在《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中写道：“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老人读书与今人有别，修德与游玩，亦与今人有别，古法也。”



图2 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黄永玉绘）

风入松·再游紫竹院观白荷花

妆成夏意与秋痕。玉立镇丰神。接天映日无穷碧，罨（烟）蒙蒙、湖水湖云。来去偶然翠羽，浮游自在金鳞。愿将慧业问前因。入火入泥身。相忘尔我虚空里，噪（噪）蝉声、聒耳无闻。刹那人间净土，清凉世外红尘。

历史悠久、自然野趣的紫竹院公园两湖荷花，令词人生发别样情怀。“白藕香中读佛书”“白莲花里是吾家”，今古人天，拈翠拈红，词淳雅而真率，缠绵秀隽，自然超逸，格高韵远。

伯驹先生到了晚年常常携带外孙、外孙女游紫竹院，尽享天伦之乐。

小秦王·和君坦

去西安前，携外孙游紫竹院。

沿堤暑雨长蒹葭。万柳垂阴水一涯。何处更寻干净土，白莲花里是吾家。岳势河流一望收，少年尤记梦中游。而今又向长安道，残月疏星过郑州。熏蒸暑气热如羹，喜得新凉雨后行。远近长安今并见，一天高日挂金钲。娇女依依亦太憨，因风咏絮已能谙。老来欲傲林和靖，守对梅花似鹤男。

小秦王·携外孙女游紫竹院

天半阴，坐湖边，蝉声断续，白莲初开，赋此。

耳际蝉声换世声。风来荷气入心清。浮生半日如千日，应是忘情太上情。

荷清气新，小女娇憨，自比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忘情于太上情，一派逍遥神态。“丛碧之词放情尘外，寓迹人间，笔阵纵横，心香勃溢。”“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

所谓大师，是指有大学问、大智慧、大德行的人。章伯钧读先生词有感：“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一句话涵盖丰富，耐人寻味。

伯驹先生诗词文史，造诣精深，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是学富五车的文化奇才。这位传奇人物与京城公园那些往事，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魅力，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温暖着紫竹院人的文化记忆。

（发表于2016年《北京日报》及《海淀文史资料》，略有删改）

李四光结缘紫竹院

2019 年是李四光先生诞辰 130 周年。李四光先生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之一。先生的旧居坐落于紫竹院公园北，与公园比邻，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一直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

一、地质力学所选址，比邻紫竹院

李四光结缘紫竹院始于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原名研究室）办公选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李四光的家就安在象鼻子沟。20 世纪 60 年代，因工作需要，地质所要搬迁，住宅也随之而迁。李四光谢绝了东城某宅院，他感觉房子不应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工作相左，位置应首选清静简朴之地，此后，他亲自在西郊多处选址。紫竹院公园位于古高粱河之滨，20 世纪 60 年代的紫竹院公园尚属建园初期，未设围墙，挖湖工程刚刚竣工，整理挖湖堆积土山，路面加铺炉灰渣及碎石屑，三湖两岛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在“园林结合生产”方针指引下，公园实行林粮间作，种植蔬菜、粮食，绿化长河以北新征 8 公顷土地，种植苹果园、桃园、葡萄园，简拙古朴，人烟稀少，当时紫竹院地区到处是农田、菜地、果园、农户，袅袅炊烟，自然而恬静。李四光是地质学家，他于 1923 年发表《“风水”之另一解释》，其中说：“风和水对于人生确实实有重大关系。不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与从前所说的风水根本上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直接地影响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所谓大师，所谓巨匠，就是善于在寻常的事物中发现其独特价值。1960 年李四光与地质力学所同人来到紫竹院，田园牧歌般的地区传统文化品格，深厚的历史文化气质，犹如世外桃源，深深吸引一行考察人员，于是在紫竹院长河以北选中一片荒地，南面是水光潋滟、绿色葱茏的紫竹院湖，西面是万寿古寺，北面是法华古寺。门前有一棵千年银杏树，树围十余米，树冠荫地 400 平方米，至今枝繁叶茂。这里僻静，是研究所开展科研的绝佳之选。这片荒地共 18 亩，其中 9 亩作为地质力学研究所办公（归地质部所有），9

亩作为住宅使用（归国务院事务管理局所有），住宅楼由夫人许淑彬依照象鼻子沟住处描述设计建造，1961年年底建成。1962年1月李四光举家迁住于此，自此开启了先生比邻紫竹院的一段佳话。

二、李四光小道与紫竹院

“李四光小道”通常是指自地质力学研究所向东至白颐路（今中关村南大街），因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条路上来回踱步、思考问题，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李四光小道”。传统认为“李四光小道”是指一条李四光及地质力学研究所同人出出进进的必经之路，而李四光边思考边散步边休息的小路延伸到公园内长河。

当年，中央民族大学紧邻社会主义学院，南侧是一片小松树林，即今天的舞蹈学院，门前有几棵松柏、国槐，古拙伟岸，先生自地质力学研究所南门外的古银杏树北侧一条蜿蜒于农户、菜园间的土路，向东走到松树林处，向南（约今天公园小北门处）折入公园至长河，再沿长河行至白石桥，起点是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侧的银杏树，终点是白石桥路。先生每天习惯于下午四点多出来，在这条长长窄窄、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上散步，附近的村民大都认识他，不愿轻易打扰这位白发学者。先生沿长河慢慢踱步思考，行至白石桥，再往回走，不论春夏秋冬总要在這條路上走几个来回，既是他思考的空间，又是他休息的方式，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妙合自然之气韵，酌取天地的生机，先生后期的著作及重要的思考、探索都与这条静谧的小路及古银杏树相关。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科学巨人的世界中，诞生了先生晚年的重要著作《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全书15万字，包含了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与国外学术交流的文章，也是先生在这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口述给不善英文的秘书，这条小路也成为这位秘书的英文启蒙之路。

李四光小道的起点是地质力学研究所南侧的古银杏树。21世纪初，古银杏树周边从西至东，作为北京市规划代征路用地委托紫竹院公园代征。据一些专家考证，这棵大银杏树约为元代种植，应是元代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门前的银杏树。树围8.1米，树冠覆盖面积约为330平方米，每当深秋季节，树上树下一片金黄，景色怡人。现代人又称其为拴马树，相传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前，途经此地，天气渐晚，为不扰民，将战马拴于此树，在其冠下

露宿，后人称该树为“拴马树”。

银杏树及紫竹院周边曾是一片乱坟岗，在这棵古银杏树下，尤其是炎炎夏日，李四光经常在工作之余，提着马扎在树下乘凉，常常手捧图书在浓密树荫里读书、思考，先生外孙女邹宗平女士骑在树下倒伏的明太监的墓碑上，听姥爷讲许许多多的地质考察故事。

李四光小道及这棵古银杏树记录了先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先生执着、坚毅、创新、踏实的科学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三、李四光与紫竹院公园

李四光一家与公园比邻而居，其一家两代三院士名闻业内，指的是李四光和同为剑桥毕业的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李林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27岁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投身于我国核事业。邹承鲁，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和酶的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回国的头几年，他们在远离北京的上海开创各自的事业，无暇照顾父母。女儿出生后，李林将其放在李四光身边，算是对父母的一种弥补，这所宅院、这棵古银杏及紫竹院的山水草木、果园菜园、绵长蜿蜒的长河都为童年的邹女士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每一次李家胡保姆将菜园里人们丢弃的豌豆苗捡回做菜，每一次小朋友们一起在长河捞蝌蚪、河虾，听蛙鸣，每一次孩子们在树枝上打闹，满满都是邹女士幸福的回忆。

李四光曾说：“书是死的，自然是活的，读书是间接的求学，读自然书乃是直接的求学。只知道书，不知道自然的人是书呆子。”先生喜爱大自然，喜爱音乐，善于在自然中学习。紫竹院公园如同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后花园，老树如骑士，水柳如美人，湖水潋滟，像一曲优美的乐谱，给予科学家无尽的灵感，为世人留下了不朽的巨著，带给紫竹院无尽的情思与佳话。紫竹院也记录了这位科学巨擘为事业鞠躬尽瘁的身影。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里氏6.8级地震，人民群众伤亡惨重，当时李四光患有动脉瘤等疾病，不允许前往地震灾区，他在北京心急如焚，时刻关注灾区动态，几次提出到灾区一线的申请不被批准，夫人许淑彬不停劝慰，在周总理几次亲赴灾区视察的感召下，决心利用这一地震机会，将地震预报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求得夫人、大夫、同事的支持。是月，李四光与夫人到紫竹院长河北岸促膝长谈，李四光夫妇来园的信息被公园工作人员记录，收录于《紫竹院大事记》中。李四光终于在四月带病奔赴灾区，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他坚定地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我们敬佩李四光先生的高尚品德。先生一生不愿麻烦别人，打扰别人，不愿给别人带来不便，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在小河边踱步。何人堪当大师？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求索精神感动着周边百姓，感动着紫竹院人。

四、李四光纪念馆

1989年李四光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在其地质所旧居成立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纪念馆分东西两区，东区即李四光先生旧居，院墙绿藤环绕，院内有假山、喷泉、松树，曲径通幽。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种，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先生最后十年亦是他人生辉煌的十年。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都曾光临小院看望过李四光先生，包括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先生，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著名学者张奚若先生。

伟人亦简朴。简单、实用是李四光先生建设住宅的首要标准。院内一幢仿欧式别墅式两层建筑，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楼门朝西。楼门右手是一间客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这些家具都是当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此开会交流。

旧居展有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书柜及靠窗一侧陈列的野外考察第四纪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各类石头……徜徉其中犹如跨越时空，与科学前辈相遇。李四光有许多家喻户晓的身份：古生物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等，但他的音乐造诣不太为人所知，木柜中的小提琴静静地讲述着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谱诞生及伉俪邂逅的故事。

音乐家萧友梅过世后，亲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首小提琴曲谱《行路难》，上有李仲揆签名，音乐学院同人特请李四光家人予以鉴别，确认为李四光本人笔迹。这首曲子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

1913年，李四光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在此期间他学会了拉小提琴，用微薄的收入购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李四光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师大附中的音乐教师许淑彬相识。许淑彬是晚清学者许士熊的

女儿，其父曾任职中国驻英大使馆，她有良好的英语、音乐修养，弹得一手好钢琴。音乐为媒，李四光夫妇结为伉俪，两人一个拉琴，一个弹奏，鸾凤和鸣。

2009年9月，李四光被评为“100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评价他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群星中最为明亮的一颗”。一个月后，一颗遨游在浩瀚苍穹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李四光星”。无论是创立地质力学，还是确立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推进地震预报，勇于挑战、坚持自主探索，是李四光的精神实质所在。古银杏见证了先生最后十年的生活，先生的晚年生活紧紧与紫竹院联系在一起。老树奇士，田园牧歌，紫竹院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赋予先生无限灵感，科学泰斗的比邻也为公园增添了文化神韵，科学巨擘的科学品质与不朽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紫竹院人。

（发表于2018年《海淀文史》，略有删改）

擦肩而过的遗憾

齐白石先生纪念馆位于他的家乡湘潭市白马湖风景区。而齐白石纪念馆也曾与紫竹院公园擦肩而过。翻开紫竹院公园 20 世纪的档案，齐白石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一、缘起突然，不尽尽之

事情起源于 1988 年 3 月，公园管理处收到一封转自市长办公室的来信。大意是：内蒙古松石印社社长刘云柱先生从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倡议书》，获知齐白石先生纪念馆将建在紫竹院公园，心潮澎湃，表示愿尽绵薄之力。管理处接到来信，一头雾水，派人到有关单位进行接洽、调查了解。

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于 1987 年正式注册，会长为齐白石大弟子卢光照，名誉会长有张爱萍、王首道等，副会长有齐良已、廖静文、吴运铎等，秘书长为航天部勘察院办公室陈刚。研究会有意找一风景优美处建齐白石纪念馆。《倡议书》只是初步征求意见，并非正式行文，仅限内部传阅。《倡议书》提出将纪念馆建在紫竹院是简单的巧合还是因紫竹院公园的特色使然？

紫竹院是以竹石造景的自然山水园，20 世纪 80 年代进一步明确了公园以竹为景的发展特色，特别是 1986 年建设的筠石苑景区，按照“以竹为友”的规划设计思想，突出以竹石造景的理念，“借得江南一角幽，满园篁竹倚清秋”，呈现一派江南风光，得到业界普遍的赞许。石被认为是坚定、牢固的品格象征，石令人古，返朴复拙，抱朴含真，是天地精华；竹，劲本坚节，修篁弄影，潇洒出尘，是“清高、气节、坚贞”的象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竹石精神恰契合了白石先生作画做人的风格。

二、抱朴含真，坚韧有节

齐白石，出身贫寒，做过农活，早年曾为木工。“他学诗文书法，游山川名胜，做幕僚寓客，终于成了诗、书、画、印全人神品的千古伟人。”他将中国画的精神与时代的精神相统一，他朴实谦虚、自信自强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刚柔兼济、工书俱佳。他的画能够直接地感动人心，传达生命的智慧和生活的哲理。1953 年 1 月文化部授予其荣誉奖状及“人民艺术家”称号；

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其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196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其为世界文化名人。

白石先生有一句名言：“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梨橘有余甘。”作画如斯，做人亦如斯。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表示“画不卖于官家”。日伪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厅，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毫。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看你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还有一次，有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旁题诗一首：“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的翡翠鸟都是站在石头或荷茎上，窥伺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石却一反常态，不去画水面上的鲟鱼，而画深水中的虾，画题：“从来画翡翠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翡翠奈何？”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做官的汉奸与日本人比作翡翠鸟，意味深长，发人深思。“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齐白石先生如竹石般的气节，与公园弘扬的竹石精神不谋而合。



图1 紫竹院公园收藏的齐白石画



图2 紫竹院公园收藏的齐白石画

由于种种原因，齐白石纪念馆最终与紫竹院公园擦肩而过。或许，紫竹院所具有的特质，就是齐白石艺术研究会选择馆址的初衷吧！

（发表于2013年《北京地方志》，略有删改）

第四篇 事件篇

紫竹禅院与明代皇帝替僧

紫竹禅院为长河文化带上的重要节点，历史悠久。明万历五年（1577）万寿寺重建，同时建禅院为万寿寺下院，有皇帝替僧在此修行。

有学者将明代香火院分为四类：一是皇帝敕建的寺院，建造之资有些是出自内帑，或由太后等出资合建，有皇帝的替僧在此出家。二是宦官的香火院。三是皇帝将寺院赐给臣下，成为官员的香火院。四是缙绅们出资兴建，寺院住持亦由兴建者自定。

紫竹禅院，即万寿寺下院，为明代皇家敕建禅院，显然属于第一类。万历初年，万历皇帝即将成婚，并到了亲政的年纪，慈圣李太后出资，在广源闸之西由司礼监冯保督建而成万寿寺，同时重修紫竹院旧庙作为万寿寺之下院，为皇家敕建庙宇，活水环流，绿圃苍畴，罗青错黛，环境优美，成为明皇帝替僧修度之所。万历帝替僧开创了明代皇帝在此修行的先河。

在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进程中，“替僧”是其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所谓“替僧”，又叫“替度”“替身”“替身僧”“替修”“替修僧”“替生儿”等。“替僧”最早出现于一千多年前梁武帝萧衍时期。就笃信佛教的皇帝来说，可照常稳坐龙位，一呼百应，不失“人主”的威严，不弃现世的享乐；同时由他的“替僧”为他“虔诚”修行诵经，以祈今生善终、来世洪福，可谓两全其美。

史料记载，元代皇帝就有替僧。清嵇璜《续通志》记，元大德六年（1302）胆巴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

明代帝王更是承袭了这一替僧制。明张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记：“皇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作为僧，名替度，虽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凡是皇太子、诸王子诞生，就要剃度幼童一人，替皇子出家为僧，称“替僧”。初选替僧之时，要从众僧中卜一年命最贵之人，才允许披剃。这些僧人因为是皇帝的替僧，在一般僧众中具有极高的声望，而朝廷给予他们的奉养居处等同王公。明黄景昉《国史唯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本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作为僧名替度……制颇非雅度，亦宣德后事耳，二祖时当不其然。”《重修海会寺碑》：“海会寺创于嘉靖乙未十四年，世、穆二庙咸命僧代度于此。”这一制度是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的，明

世宗、明穆宗时期有了明确的记载。

明代学者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今京师城南有海会寺者，传闻为先帝穆宗初生受厘之所，今上万历二年重修，已称巨丽。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壮伟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盖从龙泉寺移锡于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万寿寺于西直门外七里……予再游万寿时，正值寺衲为主上祝釐，其梵呗者几千人，声如海潮音。内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问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盖志善者已谢世，此又代职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隆庆皇帝朱载堉在海会寺初生受釐。穆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李太后崇佛兴寺，因万历皇帝替僧志善所居龙泉寺年久失修，不宜扩建，于城之西南建承恩寺，志善以僧录司左善世之职进驻。志善谢世后，“年未二十，美如倩妇”的替僧又移居万寿寺。

作为万历皇帝的出家替身，“美如倩妇”的少年主持了寺院的重要佛事活动。万寿寺与万历皇帝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它成为远近闻名的皇家大寺，成为聚集四方僧众为皇上祝寿的场所，佛事活动规模宏大。每当万寿节等节日，万寿寺便聚集近千名僧众为皇太后、皇上诵经祝寿，场面十分壮观，“其梵呗者几千人，声如海潮音”。万寿寺盛大的祝寿佛事活动引得世人瞩目。^①明代诗人张燮《万寿寺》曾赞叹：

大千荫盖法云回，万寿同声万姓垓。

深院鼓传雷瀟至，隔林钟报海潮来。

峦危近寺斜窥洞，树古穿篱别有台。

千叶莲华（花）轮许大，祝厘运对尚方开。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长椿寺在土地庙斜街，明慈孝皇后建以居水斋禅师，其大弟子为神宗替修，赐千佛衣及姑绒衣各八百件米麦等。”长椿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神宗替修”是水斋禅师的大弟子，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抑或者因种种不明原因，水斋禅师大弟子承接了替僧之职，我们也可以推测：万历皇帝替僧依次为志善、“年未二十，美如倩妇”者、水斋禅师大弟子。

另有明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今上圣母建慈寿寺成，延淳公为住持，以公弟子了宁为替僧。”慈寿寺是万历皇帝为母亲圣母慈圣皇太后祝寿所建，所以替僧了宁应该是李太后的替僧。

明《新法算书》中记，崇祯十年（1637），“替僧法宝已故……万寿寺

① 孙祥利：《北京长河史·万寿寺史》，荣宝斋出版社2006年版。

下院香火地……无人承顶”。自万历皇帝始，皇帝替僧在万寿寺及下院修行，至明末崇祯时期，明代皇帝最后一任替僧法宝故去，明王朝随后亦灰飞烟灭。

明代替僧的历史故事即是半部明代兴衰史。

（发表于2018年3月的《海淀史地》，有增改）

参考文献

[1] 孔令彬：《佛教中“替僧”现象考略》，《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

寺庙上下院之别

万历五年（1577），紫竹院成为万寿寺敕建皇家寺院的下院。万寿寺究竟有几个下院呢？上、下院又有何区别呢？

一、万寿寺下院

光绪十一年（1885）《重建紫竹院碑记》：“夫都城多庙也。城之西数里长河地方，有古刹紫竹院者，乃万寿寺之下院也。方丈德果因下院众多，势难兼顾，恐误梵修。”“下院众多，势难兼顾”，足见万寿寺不仅仅有紫竹院一个下院。

（一）长春南岭的农神庙

以“农神庙曾为北京万寿寺的下院”为题，吉林省《长春晚报》报道：位于长春老城宽城子，民间通称它为南岭的农神庙的影响，不只在于它对逝者的容留与超度，还在于它得到了普通商民的认可，并且它还曾作为北京万寿寺的下院被官府重视，一直到民国时期，它都备受重视。据记载，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的调查员到长春组织分会，这位调查员并没有住在城里的寺院中，而是选择农神庙作为“通讯社”来筹建分会。由此可见，农神庙在当时的佛教人士眼中地位很高。而最能体现农神庙地位的，当是1914年举行的全国性祭天活动。从这一年起，冬至日被规定为祭天日，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首次祭天大典。根据规定，全国各地省市县也都要在同一天举行祭天活动。当时的长春县知事易翔将其安排在了农神庙，为此，还提前派人将农神庙修缮、打扫。当天早上，长春官绅们很早就前往农神庙。这一天，全校的学校都放假一天，那些劝学员、中学校长、学监等都随同去了活动现场，并分担职务，官方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①由此文可见，作为北京万寿寺下院的长春农神庙的重要地位。

（二）延庆寺

《香林千衲图》描绘了庆典期间在万寿寺举行的各类礼佛、唱咏等佛事的盛况，画中万寿寺山门的右上方不远处的院落中矗立着两根旗杆，文字标

① 《长春晚报》中刊登《详说长春老城消失的庙宇·农神庙曾是北京万寿寺下院》。

注为万寿寺下院，其在长河北岸（紫竹院在长河南岸），以方位判断，即为延庆寺所在地，由此推测，延庆寺最晚在清朝时曾作为万寿寺的下院，所以后来的文献中都不再专门提到延庆寺。

二、上、下院之别

有人说，上院是主院，下院亦称别院，是附属院。别院可做闭关、静养、备用等之用。也有人认为，就是依山高而建上院，山门下建下院。下院是僧寺的分院，上院是对寺院的敬称。

寺院丛林制度自唐朝始有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有天台宗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与属于净土宗的庐山东林寺，被称为该宗的祖庭，在这之下的称为子孙寺庙，也称下院。近现代，这种称呼逐渐模糊，现今的上院与下院之别，即一个大和尚兼住持有几个下院或宗庭的寺庙，例如上海的天台宗祖庭法藏讲寺，其下院就是位于江湾镇的三观堂。佛家寺院建设规模有大小之分，大寺能容上千人共修，小寺仅容一两人修行（茅棚）。“下院”指的是大寺院的下属庙宇。

据说在北京有数十个作为寺庙的下院，在功能上也有差异，并不只是人们常说的落脚和住宿的场所。比如潭柘寺在栗元庄的下院奉福寺，下院里设有佛殿，人们既可以把其作为进香途中的礼佛之地，也可以直接作为进香的目的地。人们认为在奉福寺祭拜同样能达到在潭柘寺拜谒的效果。因为进香路途遥远，下院往往能供人喝茶解困或者住宿。比如现在的西峰山庄，最早是西峰寺的茶棚子（也可以说是其下院），能供香客歇息，后来才变为载滢（恭亲王奕訢次子）的祭院。还有较特殊的功能，比如西峰寺作为戒台寺的下院，早期还曾有过“火葬场”的功能，戒台寺僧人圆寂后，尸体在此火化。《宸垣识略》记，清代“承恩律寺在都城西南隅承恩寺街，其址即古雪堂，为戒坛下院”。

当然，下院的功能往往不是单一的，经常是几种功能兼具。

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有明确清晰的记录：“双林寺曾为故宫中正殿喇嘛下院”^①，属中正殿太监公产，所有太监喇嘛等死后均葬埋于此。另一档案中写有：“中正殿太监喇嘛陈德喜称，阜成门外二里沟双林寺中正殿官地二十

^①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J181-020-01868《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关于尚有信盗窃双林寺庙产地契一案的训令》。

亩。”^①双林寺最晚在光绪时期已经成为故宫中正殿喇嘛下院。

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恩恤则例》记载：“嘉庆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养心殿总管梁进忠奉谕旨，总管内务府大臣缙布奏查抄入官，西直门外白石桥地一顷零九亩，着赏给宫内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太监等取租，以为永远料理众太监等……二十三日奉谕旨，昨赏太监等地一顷零九亩，所取租银，不敷一年香火等项之用，此外尚有地一顷八十亩，与此地毗连，着加赏众太监，及南府景山太监等取租嗣后。”^②由此可见，作为故宫中正殿下院，白石桥畔双林寺既是太监的茆地，又以此田地取租收银。

三、昔日上院，今日下院

徐光启《新法算书》：“遗有御赐绝产，万寿寺下院香火地二十顷，隆长下院并相连住房共一段，久属游僧隐占，无人承顶……”

圣祚隆长寺原为明代汉经厂的外厂，明汉经厂与番经厂设在景山后街的嵩祝寺和智珠寺，称内厂，故此曰外厂。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奉敕建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对此寺有大规模的重修。据《北平庙宇通检》记载：“圣祚隆长寺位于报子胡同一号，明万历四十五年建，为‘汉经外厂’。清乾隆二十一年重修。今为戒坛（台）寺下院。”

圣祚隆长寺原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敕建碑，现已无存。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时，有御制诗。殿中有匾二，一曰“般若观空”，一曰“莲花净界”，联曰“妙谛不多禅一指，善缘无量佛千身”，皆为乾隆皇帝御书。乾隆二十一年（1756）御制诗曰：“燕都四百载，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捐。间因为葺筑，亦以近街廛。重见金轮焕，成诗纪岁年。”

明代在西郊的下院，比邻紫竹院的隆长寺，乾隆时期“重见金轮焕”，民国时期却是戒台寺的下院。戒台寺的下院还有西峰寺。

总之，上、下院的例子不胜枚举。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5-08-008-000113-0026，光绪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呈稿，《为讯明中正殿太监喇嘛陈得喜等呈控双林寺僧人桂林等霸占宛平县地亩等情一案拟结事》。

② 参考《西域双林寺》一文。

高粱河之战

高粱河之战是北宋初年对辽的战役。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灭北汉后，率师攻辽，包围南京（今北京市），与辽兵战于高粱河，在辽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的夹击下，宋军大败而退，辽军乘胜追击至涿州而止。高粱河之战是北宋统一中原之后与辽的第一场大战，此后宋军再也无力对辽发起总攻。

一、高粱河之战的起因

北汉是“五代”后汉的残余势力，虽然占据表里山河的山西大地，但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讲，早已是囊中之物。而幽云十六州，自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将其割给辽国已近40年，后晋、后周都曾经尝试收复。幽云十六州，以太行山为界，分山前和山后，如同一把利剑悬在河北平原之上。幽云十六州对于中原王朝和辽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原王朝失去了这一战略要地，辽国骑兵就可以长驱直入河北平原，帝都开封无险可守。宋太宗赵光义执政伊始，最需要的是威望，他欲抓住平灭北汉、收复幽云十六州这一历史时机。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先以名将潘美、崔彦进为大帅，御驾亲征，率领北宋禁军直扑太原，仅五个月就灭掉北汉。正当众将准备受赏班师回朝之时，却发现新皇准备移镇北上。此时太原重兵云集，将领大多是太祖时候的旧臣，不敢直言进谏。这时，殿前司都虞候崔翰说：“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崔翰此言，甚合帝意，太宗大喜，下令枢密使曹彬继续调集众军北上，杀向幽云十六州，军队不下20万。这是一支自后周以来百战百胜的军队，大军翻越太行山，仅用了十天就到了幽州城南附近。一路上，易州、涿州的辽军望风而降，高粱河之战正式开始。

二、高粱河之战又称幽州之战

三月，在宋军进攻北汉，韩侔、耶律善布、耶律沙等救援北汉时，辽已增派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将领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伊实王萨哈）等，率兵戍守燕地。当时辽南京（宋称幽州，辽代为南京析津府）守将为权知南京留

守韩德让，以及权知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辽在幽州的守军共约两万人。

赵光义驻蹕城南宝光寺，令宋军先锋傅潜、孔守在幽州城北巡哨，正遇上驻守城北的辽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宋军直接战胜辽军，生擒五百余人。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屯兵得胜口（河北昌平天寿山西北），看宋军锐气正盛，不敢与之直接冲突，便趁着耶律奚底新败，在得胜口用青帜伪做收容溃军之状以诱敌。赵光义得到探马报告，麾军继续攻击，乘胜追击，斩首千余级。而耶律斜轸抓住机会突然袭击宋军后方，宋军败退，与耶律斜轸军对峙于清沙河（北京城北二十里）北。六月二十五日，宋军看出耶律斜轸兵力不足，只是据险而守，便只留一部兵力与之对峙，而用大军围攻幽州城。此时，宋军无论是人数，还是士气都占绝对优势。宋军四面攻城猛攻，强将尽出，定国节度使宋偓与尚食使侯昭愿领兵万余攻城东南面，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与内供奉官江守钧率兵万余攻西北面，彰信节度使刘遇率军攻东北面，定武节度使孟玄珪攻西南面，四下围城，迫使辽幽州守军只能死守而无法突围弃城。

六月二十六日，赵光义亲督众将进兵，攻击清沙河辽军，大战一日，杀敌甚众，获马三百余匹，辽军稍却，仍然凭借险要坚守。没有彻底解决耶律斜轸，为宋军围攻幽州留下了巨大隐患。三十日，赵光义又督军攻城，宋军三百人乘夜登城被擒，后又挖隧道被堵。而辽南京被围，远近震动，使得幽州周围的小城顺州、蓟州的辽军守将（都是汉人）相继投降宋军，幽州已成一座孤城。但此时宋军由于连续作战，也已成强弩之末，屯兵坚城之下，连日不克，士气开始下降。

辽景宗知道南、北院大王的援军都受阻，急忙派出南院宰相耶律沙率军增援。这时，辽国名将耶律休哥主动请缨，代替北院大王率军解幽州之围。

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初六，耶律沙援军至幽州，耶律沙部与宋军战于高粱河畔，败退，宋军乘胜尾追，因宋军已经围攻幽州多日，人困马乏，从中午到傍晚只追了十余里就停下了，所以没有歼灭辽军。于高粱河畔列阵，时近黄昏，耶律休哥率大军从东北方向驰至，趁着暮色出其不意杀出，耶律斜轸的骑兵部队也从西北角进攻，乘夜夹攻宋军，而此时幽州守军也出城迎敌，战局瞬间反转。耶律休哥孤注一掷，指挥军队突袭赵光义的大阵，赵光义大腿中箭，乘驴车仓皇逃离了高粱河战场。太宗逃跑后，宋军随即崩溃，纷纷退去，辽军追到了涿州城。轰轰烈烈的北宋伐辽第一战——高粱河之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三、高粱河之战的位置

“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①，一般认为可互证为高粱河的战场就在南京城的西北隅处，宋军即排兵布阵于高粱河东西沿线。

1. 幽州城的位置

在宋辽两军激战高粱河之前，宋军曾围攻幽州城，久攻不克。辽国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共有五个都城，合称“五京”，其中南京城幽州规模最大。按照《辽史·地理志》记载，南京城周长36里，城墙高3丈，宽1.5丈。城有8门：东为安东门、迎春门，南为丹凤门、开阳门，西为清晋门、显西门，北为通天门、拱辰门。当时幽州城约30万人，包括了汉、契丹、奚、渤海、女真等民族。城内划分了26个“坊”，各坊有围墙、坊门，门上有坊名，以此管理城内居民。据《契丹国志》记载，南京城“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水甘土厚，人多技艺”。

辽南京城基本上是沿用唐代幽州城，只是重修了城墙，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当今史学界达成共识的唐代幽州城垣的四至，即北垣在今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头发胡同东西一线，而头发胡同北边的受水河胡同很可能就是辽南京城北垣外的护城河；西垣在今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东垣在今烂缦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南垣是在今姚家井以北的里仁街东西一线，这就是之后辽代南京城、金代中都城扩大发展的根基。

2. 高粱河的位置

高粱桥附近及北边的海淀，水泊很多，南北也可通行。高粱河之战，通常认为就发生在紫竹院湖往东，长河沿线，至元之后的高粱桥范围。

臧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高粱河：在京兆宛平县西。《水经注》高粱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清一统志》：高粱河在西直门外半里。自昌平州沙涧东，东南流经高粱店，又东南流入都城积水潭。水急而清。鱼沉水底，鳞鬣皆见。绿树紺宇，荫爽交匝。辽将耶律沙与宋兵战于高粱河，即此。金时亦谓之皂河。”^②

清《读史方輿纪要》：“高粱河在府城西自昌平州沙涧东南流经高粱店又东南，流入都城积水潭，宋太宗伐辽与辽将耶律沙等战于高粱河是也。”^③

对于高粱河战役战场是否位于紫竹院高粱河畔，也有不同声音。

① 《宋史》。

② 臧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③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

观点一，因高粱桥一线未出土剑、矛、戈等兵器，有研究者认为高粱河之战场址可能并不在此而在海淀山后。观点二，有研究者认为，“解围”的战斗就在城下展开，认为当发生在玉渊潭、复兴门一带。

《辽史·耶律学古传》记：“会援军至，围遂解，学古开门列阵，四面鸣鼓，居民大呼，声震天地，旋有高粱之捷。”有研究者认为，开门列阵，居民大呼，说明战争地点不会在离幽州城 15 里以外地区。“马蹄不憚平芜远。”冷兵器时代，两军对峙，前后奔袭，犬牙交错。幽州屹立在华北平原之上，一马平川，宋军列兵于今天的长河一线，以高粱河为守拒辽兵。辽国最擅骑兵，随时随地都能奔袭往来。立于城墙，远望幽州城外，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耶律沙分别率领骑兵从两翼包抄，耶律休哥从中路杀来。听到城外杀声震天，幽州城中的韩德让、耶律学古也开城门率军出战。“四面鸣鼓，居民大呼”，一时间，包围了辽军一个月的宋军被反包围了。喊杀声震天，此时战场范围已不局限于高粱河两岸的有限范围，因此又被称为幽州之战。

高粱河之战，是长河两岸历史上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战争。

参考文献

- [1] 臧励稣：《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王怀庆及其京畿花园别墅

王怀庆，字懋轩，1875年生于河北宁晋县凤凰镇南塔庄村，是与“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同辈的军阀。1891年，王怀庆在直隶提督聂士成手下当兵，进天津武备学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聂士成战死在天津八里台子，王怀庆于枪林弹雨之中背其回营棺殓，亲送灵柩至其原籍合肥安葬，效死于主将的“忠义”之名轰动一时。1903年投身袁世凯麾下，1907年跟从徐世昌。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为直奉军改编。1922年5月28日，王怀庆任京畿卫戍总司令。

一、王怀庆花园——达园

王怀庆的私家花园，俗称王怀庆花园，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公园西南侧。1919年（民国八年），王怀庆依靠权势占据了东扇子湖以及湖北岸的慧福寺、善缘庵一带，开始为自己修筑私家园林，花园占地12万平方米，水面占30%，分为南北两部分，南为湖区，北为建筑群。北岸有昆仑碑、游廊，东有船坞，南有湖心亭。北区建筑为中西合璧式，整个花园融江南园林与北方建筑于一体，布局巧妙，景色宜人。园内藏有乾隆御笔石碑、稀有的古代石笋等，也有大量珍奇太湖石点缀其间，独具特色。1922年（民国十一年）建成，定名“达园”，当地人称之为“王怀庆花园”。

修筑达园时期正是王怀庆官职最高、权势最显赫的阶段。据焦雄先生调研口述史料，当时王怀庆曾经买通圆明园的守护太监，从御园中盗走了大量残存的屋宇材料以及山石等^①，所以园中拥有不少圆明园旧物。达园依靠圆明园宫门外的东扇面湖修筑而成，水面辽阔，溪流曲折，园中原有的山水格局和主要建筑至今基本保持完整，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北京西北郊民国私家园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辟为达园宾馆，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① 贾珩：《小桥凌水长堤卧波——北京西郊达园记》，《中国园林》2005年第9期，第55—57页。

二、王怀庆别墅——紫竹院行宫

在达园建成的同年，王怀庆副官来到西直门外昌运宫，欲购买大殿坍塌废墟基石，重修花园别墅。1924年，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凭借权势迫使清宫把紫竹院行宫作为私产划归其名下。“西直门外紫竹院，中有画楼，三面环水，水面荷花，花中游艇，是一个消夏的所在”，人们称之为“王怀庆别墅”。

6月28日正式清点交割，并由内务府发给“执照”，以为信守。“执照”原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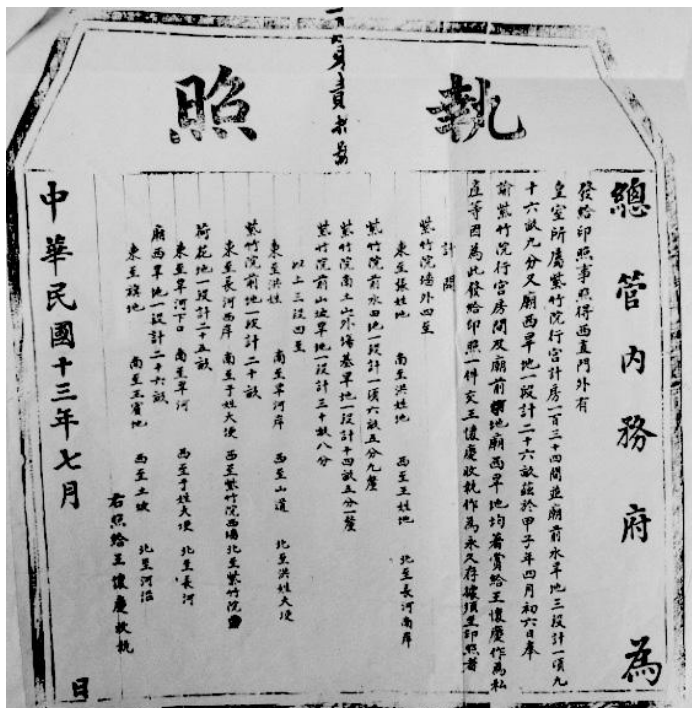


图1 民国十三年（1924）王怀庆送地执照

发给印照事，照得西直门外有皇室所属紫竹院行宫，计房一百三十四间，并庙前河地二段计四十五亩；庙西旱地一段计二十六亩，前经王敬玺等恳租照准在案。兹于甲子年四月初六日奉谕：紫竹院行宫房间及庙前河地、庙西旱地，均着赏给王怀庆作为私产等因，为此发给印照一件，交王怀庆收执，作为永久存据。须至印照者。^①

① 紫竹院公园管理处编：《紫竹院公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7日王怀庆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二路总司令，辖两个师另四个旅，总兵力五万五千人。王怀庆率部参加直奉大战，数月后前线直军溃败，大势已去。11月3日，京畿卫戍总司令被撤销，王怀庆军队被奉军收编，王怀庆回天津赋闲。付款四百大洋的昌运宫石块一直未被运走利用^①，更无力重修紫竹院行宫。

三、马桶将军与功德碑

1. 马桶将军

民国军阀多有绰号，如“秀才将军”吴佩孚、“基督将军”冯玉祥，唐生智因本人信佛，手下将士集体受戒，被称为“和尚将军”，孙殿英被称为“盗墓将军”，曹瑛因年轻时在妓院帮过工，而得“茶壶将军”之名。或许是因便秘的缘故，王怀庆有一个不雅的外号“马桶将军”。据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具漆红烫金上面镶嵌着一个斗大“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就坐在写着“王”字的马桶上督战。

王怀庆的用人之术，说来也简单，越是山乡农民越受欢迎，民国有众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喝过洋墨水的，王怀庆不收，他提拔的人都是穿了军装的乡农。在北洋军阀时期倒戈、背叛随处发生的情形下，王怀庆的部队却没有倒戈的，但这样的军队也不长久，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王怀庆再无力东山再起。

2. 王怀庆功德碑

在中共中央党校南院内有一残碑，立于民国十一年壬戌仲夏之月（1922年农历五月），是西苑一带的商家出资为王怀庆所立的功德碑。

自小住在中央党校的著名文史专家王密林发现了这一石碑，并对碑文加以整理。此碑为卧碑式，碑材为青白石，镌云鹤纹，现残存部分约为原碑的四分之一，碑阴文字是捐资立碑的西苑地区诸商户和商号。碑文记述了发生在北京西郊、由第一次直奉战争引发的兵祸。战祸初起时，北京西郊民众“奔走骇汗”“恐难幸免”。碑文还记录了兵祸被平息的过程，并对督办资遣溃兵工作的直系将领王怀庆倍加赞誉。

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西路奉军被王怀庆缴械，直系战胜后控制了北京政局，部分奉军溃军流落到西苑一带，滋扰了周围的

^① 详情可参看《民国昌运宫》一文。

居民和商家，为维护地方稳定，直系军阀联合地方政府出资处理遣散溃军，当时的步军统领、第十三师师长王怀庆制定了《收束溃兵简章》，由步军统领衙门与京师警察厅于5月6日发布，规定：“分设收容所，收容溃兵暂住”“遣退回籍之溃退官兵，应分别发给川资，计下级官兵，一律发给二十元，营长以上三十元，其士兵应一律发给十元，有特别情形者酌量增加”。至5月15日资遣溃兵工作结束，先后共遣返了10096人，避免了溃兵滋事，维护了地方稳定。西苑商家共同出资立碑，以示感谢。该碑原应立在西苑地区的通衢要道上。^①

① 王密林：《民国残碑见证的历史》（内部资料）。

民国昌运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溥仪逊位，清王朝正式结束了在中国的统治。随着清王朝灭亡，清王朝所属官产寺院宫观陷入混乱状态。

有资料显示，民国初年，昌运宫由道士单纯一主持。北京市档案馆档案《京师警察厅西郊区署关于昌运宫道士单纯一因接收该庙发生纠葛》^①全文如下：

宪令据李克明呈购西直门外昌运宫庙基等情，请查具复等，因奉此当飭该管第三分署查的该庙系属清空庙产，业经据情先后呈复在案，嗣于本月二十四日接奉。

指令内开，呈悉查，该庙既属官庙，该主持单纯一声请暂免接管一节，又无正当理由，仰仍查照前令，接收保管，并将办理情形具报等因，奉此，当令该分署遵照办理去后。兹据称正拟接管之际，风闻单纯一有将该庙各殿基石块价，卖予前步军统领王将军（王怀庆）情事，当将单纯一传署询，据供称于民国十一年间，王将军派张副官长，同乐善园汛王文颢来庙强买殿基石块，当时给价洋四百元，单收下，言作为修庙之用，立有字据，未将石块运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间，王守备派部队官黄桐彬追索石价，单言因修理德胜门内妙云寺，用去二百四十元，只存洋一百六十元，黄桐彬即将余款如数索去，并给收据一纸，今将呈案等语。查黄桐彬现充三分署一分驻所巡长，当将传署询问，所称与单纯一略同，惟称索回石价一百六十元，交由王文颢，素日交款在西直门外聚丰油盐店李某某收存，该款是否由王文颢取走，不知悉，手中尚存有单纯一，定限出卖石块字据纸条等情。呈解到署，提讯单纯一与原供相同，查接受昌运宫既往纠葛，未敢擅便应如何处理录供，将单纯一呈解。

宪厅讯夺谨呈京师警察厅总监

西郊警察署署长刘凤藻

单纯一，妙云观道士，浙江山阴人，在德胜门内大石桥二十三号妙云观居住，师父名刘聚仙，称妙云观是其师父传留之私产，存有手本。趁乱

^①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J181-019-47194。

世，单纯一自行接管西直门外清属庙产昌运宫，当住持。单纯一称昌运宫属官庙，庙内原有大殿一座坍塌，殿座系石块，并无具体数目。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间，有前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派张副官买石，单纯一私自变卖寺庙财产，收取大洋，中饱私囊……因时局动荡，王怀庆忙于前线战事，废石一直未运走。民国十三年（1924），王怀庆兵败。黄桐彬时任西郊第三分署第一分驻所巡长，即将余款如数索去，并给收据一纸。钱款交王文颢。就此结案。昌运宫于民国十四年（1925）六月二十八日经西郊警察署接收。

昌运宫曾由钦安殿、储秀宫管理。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三日，由官产局卖与马秀。民国二十七年（1938）马秀卖地与日本人山崎武夫，引出一段卖地移坟的土地官司。

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北京特别市警察局侦缉队关于送马秀盗卖昌运宫太监枚（墓）一案的呈》^①显示：

民国二十九年，原故官太监王锡立、刘广庭、郭海亭呈。王锡立名下有太监茔地一处，坐落在西郊昌运宫地方，该项坟地自明代即为太监公墓，枝（支）派相传，辈辈祭扫，迨清季入关后，划归钦安殿首领祭扫管理，嗣因钦安殿首领王长永病故，又移归储秀宫首领王锡立等管理，彼时双方均有交代相传，至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三日，由官产局卖与民人马秀为业。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马秀复转卖与日本人山崎武夫为业，已立正式合同，自卖之后，新业主拟于该地建设窑业工场，需用甚急，再三催促，将该地坟墓迅予挪移，以便兴工建设。

锡立等迫切无法，深恐先祖遗冢，有平灭无踪之虞，遂向新业主商妥，于西郊紫竹院地方购买净地一块，用作挪移该项坟之用俾。锡立等便于祭扫，藉免平灭之虞，为此呈报。

均鉴伏乞恩示准予起移，则生歿皆感大德矣。

谨呈 北京市公署警察局局长余。

具呈人：王锡立 刘广庭 郭海亭

民国二十九年二月

王锡立等陈述，明清时期太监古墓应在保护之列，界内有灵柩三十余座，其中明代墓共十二座，其余为清代墓。

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由马秀将所留置该坟地内“五亩六分八厘，及未留置之坟地四亩四分”，均卖与日本人山崎武夫。山崎武夫称购买该地

^① 北京市档案馆档号 J181-026-11093。

系开砖瓦窑使用，地内坟冢必须迁移。经追要，已由马秀在其留置地东毗连处（紫竹院）购回地“四亩四分”，在财政局办理换地手续。

卷宗还包括代表王锡立受讯的刘广庭、代表郭海亭的傅惠江等几个太监的供词。刘广庭，四十九岁，沧县人，住后门外拐棒胡同二号，清太监，先前在养心殿充太监，王锡山是其师父，言西郊昌运宫太监墓归王锡山管理，刘广庭代表未在京的王锡山来案，恳求将已售出地内之坟冢移至新购得净地紫竹院四亩余地内。民国三十一年（1942）八月，马秀到财政局办理相关地契。

这份档案显示，清后期，昌运宫与故宫养心殿、钦安殿、储秀宫等都有着紧密关系，昌运宫或是故宫各殿租地或是太监死后茔地。

双林寺庙产地契案

“道旁佛宫谁者筑，珠楼宝殿横山麓。”清陈田《双林寺歌》记录了西域双林寺当年的辉煌。位于西直门外的西域双林寺，由明太监冯保健，历经数百年风雨飘摇，至清末已残破腐朽。北京市档案馆民国十九年（1930）一月《关于刘德福指控尚有信盗窃双林寺庙产地契案》卷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寺庙混乱的管理秩序，揭示了太监走出故宫后的悲惨生存现实。

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有一太监刘德福来到双林寺，自称为刚刚病故住持孙晓山之师，欲为孙晓山重新发表，并与寺庙承租人尚有信发生口角。

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北平特别市公安局西郊区署对双林寺庙产进行了核查，对双林寺动产及不动产逐一查清并编号、绘图：

双林寺庙基一段，庙之四周围墙一匝倾斜欲塌；坍塌头层殿三间；院内东（带字）、西首（无字）石碑各一统；二层殿三间，内有三大士泥像三尊；三层殿五间内有千手泥佛一尊，玛哈嘎拉佛二尊；小铁磬一个；粗磁香炉二个。庙墙内大小榆树十四棵，桑树一棵，大小杏树八棵，槐树一棵，柳树一棵；大小条石八块，柱顶石大小八块；庙内西土房三间（尚有信自建）；庙内孙晓山坟一座；庙基内南旗杆座八块，庙基内南砖井一眼。庙基北柱顶石十六块，条石十四条，碎石三块。庙基内东带字石碑一通，条石二十六块，柱顶石三块，砖坟一座，砖塔坟一座，榆树一棵，石碣一块，砖门楼一座。庙基内东北两面计地十三亩一段，内砖井一眼，北土房五间。庙西坟地十亩一段，内石碑五通；槐树四棵，榆树八棵；松树十四棵，杨树一棵，柳树一棵，马尾松三棵，木黄瓜树一棵；石碑三通，石桌一张。庙基内南榆树五棵，槐树两棵。

尚有信申述：马哈拉庙门牌一号双林寺，系清故宫中正殿喇嘛下院，早年其祖父照管双林寺庙产一座，及庙外所有坟地三段共计二十三亩耕种，自祖上至今百余年，原无租项，后因故宫收归国有，喇嘛孙晓山移居该寺，该地改租种。自同治六年（1867）始言定，每年租钱二百吊，由孙晓山及师弟马廷珍来取，民国十年（1921）马廷珍病故，全由孙晓山取租。后改为每年交租洋二十三元，立有长种字据，并附有红契一纸。孙晓山病故，尚有信备

棺装殓，暂厝寺庙，并将生前所有债押红契字据、登记批示等件用洋七十六元赎回押字，销毁其契据。

太监刘德福自称是光绪末年（1908）擢升中正殿首领，民国时同众多太监一样赋闲在家。自述“情知中正殿上辈太监公共置有西便门外马哈拉庙村双林寺公产一处，有坟茔地备用，太监有疾病或休养或葬埋之用向，派中正殿太监携带庙本及地契，前往该庙住持保管”。

双林寺庙产究竟属于谁？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恩恤则例》记载，嘉庆四年（1799）四月二十二日养心殿总管梁进忠奉谕，西直门外白石桥地毗连一顷八十亩，着赏给宫内太监等取租，以为永远料理众太监等，双林寺系清故宫中正殿喇嘛下院。^①而孙晓山早在其病故前的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十一日，私自呈报双林寺系私产建设，呈请北平特别市公安局登记，并等待核准。但经西郊分署核查，双林寺系清太监共同建立，有碑文数通可以证明，非个人私有。

孙晓山曾用祖遗地亩“蒙混投税，领得契纸”，转押于关崇年、喜方二人。尚有信知孙晓山无嗣，用洋七十六元，由关、喜两姓手内将庙本地契赎回。庙附带坟地二十三亩原为尚有信耕种，每年向该庙纳租，拟仍归尚有信租佃。所有庙本地契，飭令尚有信交案保存，赎回契纸款项，准其在每年租金内扣抵。太监刘德福主张接收管业，未能提供任何凭证，毫无根据，予以驳斥。

刘德福，河北沧州人，年六十五岁，在后门内西板桥门牌十三号居住。自称原在皇宫中正殿当首领太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宣统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结束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23年，随着紫禁城里一千多名太监排队出宫，与中国帝制一样长的太监制度从此被取消。为数众多的太监，身在紫禁城，与世隔绝太久，如刘德福等，他们回到田间不会劳作，缺少谋生的手段，一天天变老，生活日益艰难，所以上演了一段意欲接收双林寺的闹剧。

民国十八年（1929），双林寺最后一任住持孙晓山故去，庙宇颓败。民国十九年（1930），由西郊警署接收保管，归为公产，租户尚有信继续租种。自此，双林寺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发表于2018年1月《海淀史地》，有删改）

^① 参考《西域双林寺》一文。

沧海桑田紫竹院

紫竹院公园始建于1953年，位于海淀区白颐路南端路西，北邻国家图书馆，东望首都体育馆，是一座以竹造景、以竹取胜、环境优美的自然式山水园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园内山形水脉已基本形成，属全市性综合公园，园内南长河、双紫渠穿园而过，有“三湖两岛一堤一渠”。植物丛茂，竹香荷翠，全园占地面积45.73公顷，其中水面15.11公顷。

紫竹院地区历史上湖泉众多，水源丰富，是高梁河的源头。清乾隆年间疏通长河河道，整修苏州水街，修建行宫“福荫紫竹院”，成为帝后西郊游幸的休憩之所。1908年慈禧死后，隆裕皇太后在清王室风雨飘摇之际，宣称永不幸游颐和园，长河御道因此废弃，紫竹院也随之荒废。

一、王敬玺租地

辛亥革命（1911）以后，清朝灭亡，为示优待，给溥仪保留了故宫后部的住处，“紫竹院”仍属皇室的财产。

皇室为弥补开支的困难，1920年曾将“紫竹院”的房屋和庙外土地，出租给民户王敬玺一家，每年租金银圆300元。民国九年（1920）八月二十七日的租文如下：

具呈承租人王敬玺，今租到紫竹院庙一处，计楼房上下十八间，大下房九十六间，游廊二十间，总计一百三十四间，亭子二座，砖塔一座……原有玉兰三棵，葡萄七架，柿树、果树共三十九棵，牡丹六池。庙前河地二段共计四十五亩，仍归原佃户洪德山承种，每年租价归交王宅，总计各项每月情况，情愿纳租现洋三百元。

故宫博物院的《废帝档案》中存有军阀出租批文：

宣统十二年（1923）七月十四日，王敬玺恳租紫竹院：

据呈已悉，恳租紫竹院行宫地基，以及花果树木，计房一百三十四间；并庙前河地二段计四十五亩；庙西旱地一段计二十六亩。每年情愿纳租现洋三百元。自应照准，日后为皇室需用，应即交还。此批。右批给承租人王敬玺准此。

据1923年清查的账目，紫竹院的陈设计有231件，木器193件以及匾

额、福寿字、春条、铺垫、对靠枕、桌套、幔帐纱帘、大小窗档、宫灯等。到 1924 年 5 月，皇室中断出租。

二、王怀庆私家别墅

1924 年清宫为了讨好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决定把紫竹院行宫送给王怀庆作为私产。5 月开始清点交割，7 月 8 日（四月初六）由内务府发给“执照”，以为信守。“西直门外紫竹院，中有画楼，三面环水，水面荷花，花中游艇，是一个消夏的所在”，成为王怀庆的私家花园别墅。

三、奉军“炮兵司令部”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溃退，奉军进驻北京，“紫竹院”即被奉军占据，作为“炮兵司令部”。

中将司令邹作华即在“报恩楼”楼上东首办公。邹作华，吉林省永吉县人，1917 年春赴日本学习军事。1919 年毕业回国后，历任参战军教导团副队长，奉军炮兵团团长、旅长、炮兵司令、炮兵军长。

四、西郊警察分署保安三队

1928 年 6 月奉军撤走，“北京”改称“北平”，划为中央直属特别市。在机构改组中，新成立的西郊警察分署下辖的保安三队进驻“紫竹院”。

五、东北军入关驻军

1928 年 12 月东北易帜。1929 年奉军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约 30 万人，由张学良统辖。1930 年爆发中原大战，东北军主力入关，控制京津地区，部分东北军陆续进驻京津地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王以哲第七旅 621 团、东北军通信大队相继进驻紫竹院、万寿寺地区。

六、西郊紫竹院一号疗养院

1937 年 7 月，日本侵华，占据北平的日军进驻“紫竹院”，对外挂牌用黑体大字写着“天然疗养院”，后为结核疗养院。当时的日本北京代理总领事田中三男给北京特别市长的函如下：“径启者兹财团法人，北京厚生医会会长田中三男，以总会购买西郊紫竹院一号原万寿天然疗养院，作为结核疗养所房屋之用，兹因该院前面贵府所有之水池，如作疗养所患者养鱼鸭之

用，极为通宜，因拟所求拨给该池等情形。核荷此致 民国三十三年（1944）六月十四日。”^①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受降，接管北平，国民党的军队又进驻“紫竹院”，影壁上画着青天白日旗，写着“……精诚团结”八个大字，紫竹院成为“空军疗养院”。

七、总参三部幼儿园

1949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二局迁来北平，选定“紫竹院”作为办公地点，全部驻用。二局后改为三局，又改为总参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这片土地为人民所用，不同单位进驻，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发表于2014年第4期《海淀史地》，有增删）

^①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代理总领事田中三男给北京特别市长的函》。

只言片语紫竹院公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紫竹院过去是一片苇塘，经原卫生工程局疏浚，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种植、绿化，总面积23.66公顷，绿化面积11.55公顷，水面12.4公顷。1958年紫竹院公园管理处成立，新建房屋面积917平方米，1959年房屋建筑面积1353平方米。

一、公园曾经的邂逅

1. 总参三部幼儿园

1949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二局迁来北平，在“紫竹院”办公。1950年朱德总司令来到福荫紫竹院中央军委二局驻地视察。后“二局”改“三局”，又改称“总参三部”。1952年总参三部幼儿园成立，1953年总参三部办公用房迁往新址，“紫竹院”成为总参三部幼儿园专用房，并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在“报恩楼”以西新建了“工”字形厅房，作为办公、医疗、洗衣、宿舍等服务用房，还新建了厨房、饭厅、电影厅、锅炉房等房舍。对前殿也进行了改修，将门窗墙壁由内檐推展到外檐，四面均为玻璃门窗，成为儿童活动室。不久，北京市规划局将总参三部幼儿园全部土地划入紫竹院公园绿地范围内。1983年7月底，总参三部幼儿园迁出紫竹院，全部土地、房屋、树木及设施移交给公园所有。

2. 北京海淀评剧团

1956年1月17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56）建管地字第4207号》函中，北京市园林局批准紫竹院公园三角地绿化用地面积约7.13公顷。该处绿化地因一条斜岔路连接白颐路和紫竹院南路，俗称三角地，此处就是今天的首都体育馆区域。三角地原有一座旧庙，因后殿奉马哈拉（玛哈嘎拉、玛哈噶拉）佛，俗称马哈拉庙，亦称玛哈噶（嘎）拉庙。1928年资料显示，时存殿房十一间。1959年1月成立的北京海淀评剧团同年迁到玛哈噶（嘎）拉庙办公。海淀评剧团的前身是文化部直属的中国评剧院第三巡回演出队，为全民所有制国营剧团，业务上受市文化局和中国评剧院领导。评剧团重点为海淀区服务。从建团至“文革”前，剧团每年演出场次330—450场，为海淀区演出的场次占到50%以上。为建设首都体育馆，1966年上半年评剧

团迁往翠微路，后迁入现地址（海淀区高粱桥斜街甲 30 号）。

1964 年 4 月 1 日，三角地水面与绿地一并交由动物园管理。庙宇于建设首都体育馆时被拆除。首都体育馆于 1966 年 6 月 1 日开工，1968 年正式投入使用。当年的《体育报》报道：1968 年落成之际，周恩来在视察首都体育馆时，有同志提出，体育馆的停车场面积不足，而紧邻的紫竹院面积很大，希望考虑把公园划出一部分，作为停车场用地。听到这儿，总理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让工作人员拿来施工图纸，思考良久，清晰画出停车场位置，没有占用公园，语重心长地说：“公园是人民的，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要占用。”

3. 北京第一皮鞋厂

今天国家图书馆西南及公园小东门往北地区原为北京第一皮鞋厂厂址，厂门南向，临长河，西与公园交界，1958 年建厂，隶属于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公司。据 1975 年调查统计，皮鞋厂占用紫竹院公园土地面积 7444 平方米。

1973 年，总理批示在紫竹院北侧建立图书馆新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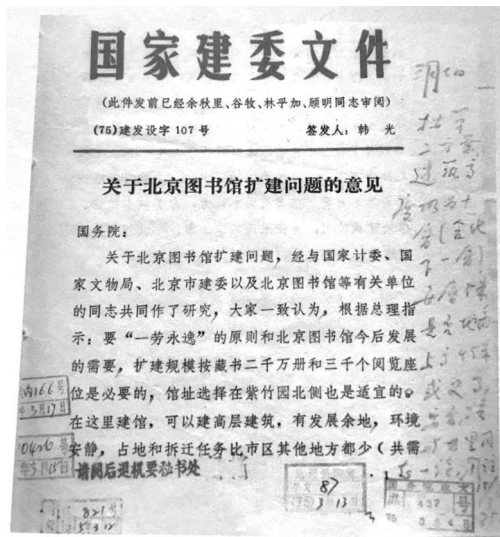


图 1 国家图书馆在紫竹院北侧扩建的文件

1976 年，得知白石桥以北公园地界内修建北京图书馆新馆的消息，紫竹院公园在皮鞋厂以西确定自南向北的一条直线，修建砖墙作为地界。1979 年 12 月 10 日，第一皮鞋厂就借用的生产用地 976.5 平方米与公园补签了协议。到 1982 年北京图书馆正式征地建新馆时，北京市规划局所拨土地以此

墙为界向东扩展。1983 年第一皮鞋厂全部迁往魏公村，1993 年名称变更为百花皮鞋厂，目前经多次重组后，更名为百花集团有限公司。

二、公园发展的印记

1953 年紫竹院公园成立，1958 年 11 月成立公园管理处，其后，隶属关系又几经变化，其间的生产、文化活动内容亦反映时代特征。今天因种种原因，踪迹难寻。为了曾经的脚印，为了忘却的记忆，在此一一梳理。



图 2 紫竹院旧影

1. 水产办公室

遵照中央指示“大搞城市养鱼”和园林局“公园结合生产”的方针，1959 年 1 月 25 日市园林局决定撤销紫竹院公园管理处，改建为市园林局水产办公室，负责市园林局系统公园水面养殖及紫竹院公园的管理工作，赵春如为副主任。办公室位于今天长河北岸北侧“工”形平房，管理包括颐和园、动物园、玉渊潭、红领巾公园、巴沟渔场等河湖，共 6000 亩。1961 年鲢鳙鱼人工孵化获得成功，紫竹院大湖 130 亩，连续三年获得大面积丰产。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白鲢、黄鲢、青虾、牛蛙等珍贵品种养殖，并部分供应市场。另外还参与支援本市、中央机关的养鱼生产。

管理上，严格执行“统一管理、统一捕捞、统一分配”规定，加强业务领导，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和生产上，紫竹院、颐和园团城位于郊区，饲料来源充足，条件好，采用人工投饵的饲养方法，每亩放养 300—500 尾，是其他湖面放养鱼的 2—5 倍。

水产办将产鱼三分之二的水面，约 4000 亩，作为完成市任务生产之用，产出鱼全部归市统一分配。三分之一水面所产鱼由园林局水产办直接分配，作为政治任务，供应公园“高级点”活鱼食堂用鱼。

几年来生产的成鱼在活跃市场，改善首都人民生活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16 天上市活鱼 32 万斤，占全市活鱼上市量的 84%，把过去供应鲜鱼的惯例改为供应活鱼，深受市民喜爱。最重要的是满足了中央宴会、外宾、首长等各项政治任务需要。苏联、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渔业代表团先后 15 次前来参观，多次博得外宾和首长的好评。如金日成首相回国举行宴会时一次供应同样规格的草鱼 700 余尾，计 2000 余斤。

1964 年 4 月 27 日，市园林局水产办公室撤销，成立紫竹院玉渊潭管理处。

2. 紫竹院冰窖

由于公园的天然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各大公园大都开展冰窖业务，以供应工厂、企业加工等行业的需要，为食品、肉类等保鲜，即发挥今天的冰箱、冰柜的冷冻、冷藏作用。1959 年 2 月，北京市园林局水产办公室成立，负责园林局所属各公园水面养殖工作及紫竹院公园的管理工作。紫竹院公园冰窖业务随水产办的成立而开办，伴随活鱼食堂的发展而发展。

冰窖具体位置大约在今天四君山中部地区，冰窖入口在今南码头卫生间处。紫竹院冰窖有运距小、坡度小、成本低等优越的条件，容积 5000 立方米，可容毛冰 700 万斤。自建窖以来，对解决活鱼食堂及西郊一带的机关、工厂、商店等天然冰的供应起了不小的作用。西直门外仅紫竹院一处冰窖，用户较多。冬季从大湖切割成块，靠人力拉冰，码放在搭建的简易棚中，以掸幕席等方法保存。除供给活鱼食堂用冰外，还供应工厂、企业、机关、学校，服务各部门的需要。在出窖冰方面，最初为人拉肩扛，后来采用了机械化。这在当年的总结中描述为“不仅是解决了大批劳动力，减轻了体力强度，而且体现了多快好省的建设原则”。根据上级领导“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减少冰的损耗，争取有盈余”的精神，积极钻研业务，提高工作效率。1960 年 5 月 15 日，仅北京特殊钢厂就与公园签了 120 万斤购冰协议，并按计划提取天然冰。1962 年出窖冰 600 万斤，全年收入 22100 元。

由于公园游客逐年增多，每当出冰季节，冰窖附近车辆往来，道路泥泞，既影响园容观瞻，又妨碍卫生整洁，影响游客安全。为此，紫竹院冰窖

于1963年冬季停止采冰。1963年10月25日，经市园林局副局长范栋申批示，同意紫竹院公园停办冰窖业务。公园窖冰存冰售罄后，将窖坑填平，并进行了绿化。四年的窖冰生产基本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3. 紫竹院冰场

紫竹院冰场于1959年开放。公园档案室存有当年冰场手绘示意图。1964年4月27日，市园林局水产办公室撤销，成立紫竹院玉渊潭公园管理处。经历行政隶属关系变更，紫竹院公园准备电磨冰刀，出租冰鞋、冰车，并设有小卖部。1964年12月29日，紫竹院冰场迎来机构调整后的第一批游客。

当年宣传工作以报纸宣传为主，冰场开放的消息连续在《北京日报》刊登三天，还以公文的形式发至北京化工学校、北京水利电力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工业学院附中、中央团校、外国语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对外贸易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多所院校及中央气象局、北京无线电厂、一机部设计院等周边中央国家机关单位。开放场次：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两场。早场：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夜场：晚4时30分至8时30分。星期日及节假日，每日三场，早场、午场、夜场。平时下午停开，但为了配合附近学校的冰上体育课程，专为学校开放下午专场。票价为每人0.1元。

4. 游泳场

提起紫竹院公园冰场，老北京人几乎都有许多记忆。但提起紫竹院公园游泳场，知道的人并不多。

1965年为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给群众创造“到江河湖海去游泳，到大风大浪去锻炼”的条件，园林局指示：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将紫竹院湖辟为天然游泳场。仅用三天时间完成场面整理，搭设存衣棚等，6月1日正式接待游人。共开放99天（6月1日—9月5日），接待游泳群众23万人次。

紫竹院湖于1958年人工清淤挖掘，面积130亩，湖底比较平坦，泥质，一般水深保持在1.4—1.5米，湖东北角有一闸口，引长河水，定期补充湖水渗透和蒸发。游泳场设备简陋，用幕席搭设男女更衣室、存衣棚、急救站300平方米，岸边铺垫100立方米沙土。水中架设三处休息室，为防止滑倒，还用树杈做了9个扶手。根据业务分为救护和服务两组。服务人员16人（其中救护6人，存衣6人，存车2人，广播售票2人）。其间开展了多项群众游泳活动，配合有关单位横渡和武装泅渡13次，进行讲解示范，普

及抢救等救护知识。大学经常组织学生前来练习游泳。

由于大湖底面为淤泥，游人下水后，淤泥上翻，水质浑浊，次年游泳场停办。

5. 中日友谊林

1965年8月26日，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朋友约800人与北京青年共同在紫竹院公园东南部（今天的萌亭景区）种植“中日青年友谊林”，栽植白皮松223株。1972年中日建交，1974年中日缔结友好条约，经市建委同意，对“中日青年友谊林”进行调整。1984年9月，日本神奈川青年代表团一行15人来园参观，并为“友谊林”浇水。

6. 大山樱花林

1972年秋，中日两国建交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给中国1000株日本名花大山樱苗，分给紫竹院150株。据公园老职工张新捷回忆，1973年春天，栽植于长河北岸当时的园艺队队部门前，约在今天的“江南竹韵”景区位置。因公园土质偏碱，大山樱喜偏酸性土质条件，栽植前，每个林坑填放京西灵山一带的酸性土壤，以确保成活。当时林苗干高只有1.2米，干径只有1厘米，经过师傅们的精心养护，当年全部成活，第二年陆续开花，吸引许多京城百姓前来观赏。后终因北京干燥气候、土壤条件等因素，及当时的养护技术和水平所限，樱花长势衰弱，1982年，仅存三分之一，1986年建设筠石苑移栽时几乎消亡，目前已全部无存。

7. 北京第一座室内旱冰场

为落实中央对首都建设的四项指示，丰富首都人民文化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更好地引导青少年开展体育活动，1981年10月25日，北京市第一座室内旱冰场在紫竹院公园开始运营。

旱冰场利用大湖北岸库房（长10余米，宽约30米，建筑面积为584平方米，使用面积558平方米），因陋就简，室内四周增置安全栏杆，地面进行水泥处理，屋架进行加固，室外地面铺设方砖，修建了售票室、存衣室，并购置了旱冰鞋，设有存衣、租鞋、医疗、广播、小卖部等服务设施。旱冰场于1981年5月6—11日开放试滑，每日开放4场，分早场、中场、下午场、晚场，每场2小时。票价为日场4角，晚场5角，每场限额售票为220张。其间召开座谈会总结经验，遵照公安部门安全建议进行改进，10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每日三场，每场容量改为150人。开办初期，光顾者很多，后来，因场地地面多处塌陷不平，影响滑行，又考虑翻修费时费工，投资较大，故于1983年8月停办。旱冰场共接待游人45799人次。

难忘昔日紫竹院活鱼食堂

在今天紫竹院公园中山岛东侧面向南小湖、北临长河的茶点部位置，曾经是京城百姓惦念的活鱼食堂，专门对外供应随要随杀的活鱼宴。当年来此光顾的，既有寻常百姓，也有各界知名人士。陈毅、胡耀邦、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均来此视察过；郭沫若多次来此并留下宝贵的墨迹；新风霞、小白玉霜、陈强等许多演艺界名人曾光顾活鱼食堂，并现场即兴演唱。“活鱼食堂就在紫竹院东门内，前面有个养鱼池，现捞现烧。”^①

活鱼食堂利用紫竹院原有职工宿舍，因陋就简，稍加修缮，作为营业饭厅，新建了简陋的厨房。据记载，1960年5月1日开业，因为以活鱼为主料，现吃现做，故称“活鱼食堂”。活鱼食堂初期是海淀区政府按照“普通点”设置的，1962年5月由“一般点”改为“高级点”，1963年4月由“高级点”改回“一般食堂”，食堂等级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活鱼食堂面西背东，南北一排7间青砖瓦平房，内有4—5人餐桌10余张，营业面积仅110平方米，中心为一海棠形活鱼池，池内放养着每天从公园湖内或其他公园捕捞的活鱼，品种有草鱼、鲤鱼、鲫鱼、鲂鱼等。顾客就餐时可在池内选取活鱼，随即送入灶间加工，现做现吃，颇有情趣，很受顾客欢迎。根据货源数量，采取了每日定份供应的办法。北岛在《三不老胡同1号》中做了生动的记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盘中剩下鱼骨头，我们兄妹仨咂着嘴，大眼瞪小眼。”可见，当年普通百姓吃一次鱼宴的不易。

据曾经在活鱼食堂做过服务人员，后来调岗到公园医务室的退休职工高淑清回忆：活鱼食堂经营以活鱼为主的川鲁风味菜肴，专门聘请厨师钟福为活鱼食堂总指导。因为调料供应有限，油不够用，就多做用油少或不用油的鱼菜，如红炖鱼、五柳鱼、熏鱼、酥鱼等，还创制了烤鱼、腊鱼、酱豆腐汁鱼、清炖鱼块等新的供应品种，以及鱼羹、煎鱼饼、鱼丸子、较细的鱼丁面

^① 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城门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包等共 60 多个品种，日常有 20 多个品种轮流供应，满足顾客品尝活鱼的要求，颇受欢迎。不仅本市市民，许多外省来京人员，也慕名到紫竹院来吃活鱼。据说收到的表扬信达千封。有一位外省来京的顾客写道：“活鱼活鱼做得香，天下第一美名扬。远近遐迩都知晓，下次来京再来尝。”

社会各界名人也对活鱼食堂给予好评。郭沫若同志曾题诗称赞，并为活鱼食堂写了匾额。



图 1 郭沫若题“活鱼食堂”

由于营业面积有限，顾客经常排队等位。因此，流传一首打油诗：“活鱼食堂，赫赫有名；一次就餐，时间太长……”

开业之际，海淀区政府按照“普通点”设置，随着活鱼食堂政治接待任务增加，营业面积小和食品调料不足成为困扰活鱼食堂经营的主要问题。当时的水产办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希望扩大营业面积，提高餐厅级别。为适应发展需要及活鱼食堂独特的风味，1962 年 5 月 1 日起，经上级批准，活鱼食堂改为“高级点”，食物原材料得到充实，增加了菜品花样。经过老师傅的耐心指导，适当调配了技术力量，菜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从过去的白水炖鲇鱼、大锅熬菜，改为烧鱼、单灼炒菜，将过去的大盘菜改成小盘菜，降低价格。鱼类由过去整条大鱼出售，改为既有整条大鱼，又有按块单份的，这样顾客吃起来方便。同时增加了提供开水、牙签等服务，随时给顾客添汤送水。

随着国家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 年 4 月由“高级点”改为“一般食堂”。为了增加收入，开办早点，增加炸货，添设小盘廉价菜品，一鱼多做，新添大饼、面条、炒饼、炒饭等大众化食品，菜样由 30 多种增加到 60 多种。将餐厅前露天面积 361 平方米，铺设洋灰（水泥）砖，拓展营业面积。添置消毒锅，使碗具消毒有了保证，开创了凭证用碗的“碗证”办法，既解决了碗具的消毒问题，也解决了碗具的丢失现象，改善了设备条件。

1964年4月27日，市园林局水产办公室撤销，成立紫竹院玉渊潭公园管理处，活鱼食堂停业。20世纪60年代，陈毅、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公园参观游览，还多次询问活鱼食堂。1964年5月2日，邓小平来公园视察，参观了活鱼食堂餐厅及接待室。198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紫竹院公园，从公园南门进园，沿大湖西岸行走时问起公园活鱼食堂，建议重建活鱼食堂，以丰富百姓生活。198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杨尚昆游览公园，在提到活鱼食堂时指示，公园是要搞点服务项目，应有吃的地方，吃完以后再玩，游人会更多一些。

紫竹院公园活鱼食堂，是老北京记忆链上亲切的一环，短短四年，她留给京城百姓许多美好的回忆，也留给紫竹院人诸多的追寻，在特殊的年代，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向往，是人们物质生活的期盼，是百姓温暖的记忆。

（发表于2014年1月《北京日报》及《北京市文史资料》，有删改）

郑王府惠园与紫竹院公园聆涛亭

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郑王墓地曾经位于北京西北的海淀白石桥畔、长河北岸，紧邻紫竹院。令后人意想不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紫竹院公园与济尔哈朗封邸郑王府花园惠园再次有了时空交集。

一、郑王府

郑王府位于北京大木仓胡同，据说原址为明初功臣荣国公姚广孝的府第，从明万历年间的《北京历史地图》看，此处已经形成府第，仍然属于阜财坊，府西有河槽和一些水坑，后来二龙坑的地名就来源于此，周边胡同肌理变密。郑王府全部面积八十余亩，房屋九百余间，东为郑王府夹道，西侧为二龙坑，府后为劈柴胡同。郑亲王府正门五间，银安殿面阔五间，有丹墀，两侧翼楼五开间，后殿三间，后寝、后楼均七间。郑王府的第一任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从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成为清朝历史上除多尔袞外唯一一位受“叔王”封号的人，崇德元年（1636）以军功封和硕郑亲王，并继承镶蓝旗旗主地位。顺治皇帝福临即位后，他与多尔袞一起辅理国政，地位显赫，顺治元年（1644）被加封为信义辅政叔王。

在等级森严的清王朝，王公大臣的宅第营建均有定制，比如府门几间，门钉几颗，殿基高度等均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逾制。但郑亲王倚仗自己的权势，在建府时多处逾制，并擅用铜狮、铜龟、铜鹤等。多尔袞素与其争权，抓住机会，将其弹劾。郑王府刚建成即遭厄运，济尔哈朗被罢免辅政资格，并被罚银两千两。顺治八年（1651）济尔哈朗协同诸王追论多尔袞谋逆大罪，于次年恢复郑亲王爵位。

济尔哈朗之子济度于顺治十四年（1657）袭亲王爵，因之前的封号为简郡王，因此沿用为简亲王。其后承袭的王爷分别是德塞、喇布、雅布、雅尔江阿、神保住。但是，乾隆十三年（1748）第七代亲王神保住因“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又虐待儿女”被革爵，德沛承袭，德沛屡任封疆，操守廉洁，对王府建设贡献巨大。其后承袭的王爷有奇通哈、丰纳亨、积哈纳、乌尔恭哈、端华。咸丰十一年（1861），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作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参与“辛酉政变”，被慈禧太后革爵赐死，郑亲王爵位被降为不入

八分辅国公。王府被朝廷收回，改赐钟郡王奕诒，郑亲王后代被迫迁至西单北大街的徽子王胡同。同治三年（1864），郑亲王爵位才得以恢复，由端华之侄庆至继承，同治十年（1871）发还府第家产，复为郑王府。郑亲王加上简亲王先后共有十八位^①（也有十七位之说）亲王生活在这里。

二、郑王府惠园与紫竹院公园

紫竹院的聆涛亭，源于北京大木仓胡同的郑王府惠园。

郑王府建成后，历代袭王有所修缮或扩建，西路花园名“惠园”，为京师王府花园中最具盛名者。《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称：“京师园林，以各府为胜，如太平湖之旧醇王府、三转桥之恭王府、甘水桥北岸之新醇王府，尤以二龙坑之郑王府为最有名，其园甚巨丽，奥如旷如，各极其妙。”

惠园立碑一方，记述建园始末，系用王俸自建。据钱泳《履园丛话》所载：“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一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树之间；其后即内宫门也……楼后有瀑布一条，高丈余，其声琅然尤妙。”传说它是清初造园家李渔设计的，是他在京城设计的三园之一，另外两座是半亩园和芥子园。

惠园借助二龙坑地区多河槽和水坑的地利，借水入园，营造的水景甚是精妙，郑王府建有瀑布，陈从周先生在《梓室余墨》中评价说：“瀑布一端尤宜注意，实为园林中罕见之例。”

据说惠园的西府海棠亦誉满京城。民国年间，郑王府被用作中国大学的校舍，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曾为丁香定为校花而书一小启：“幽燕旧邸，花木原多，满院丁香，一天香雪，丛生繁殖，尤适朔方。冷若冰霜，艳如桃李，爰采众议，定为校花，以彼象征，表吾特色。”^②

据钱泳《履园丛话》文，“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李渔生于明末清初，亡于康熙时代。如果是李渔设计建造，那么惠园定建造于清初康熙年之前。

清代笔记《嘯亭杂录》的作者为清朝皇族宗室爱新觉罗·昭槁，书中保存了大量有关清道光初年以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典章制度、文武官员的逸闻趣事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宝贵史料。《嘯亭杂录》记载：“邸库中存贮银数万两。王见，诧谓其长史曰：‘此祸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无貽祸

① 阎崇年：《清朝开国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② 引自赵乃基《郑王府与中国大学》（网络资料）。

后人也。’因散给其邸中人若干两，余者建造别墅，亭榭轩然，故近日诸王邸中以郑王园亭为最优。”乾隆十三年（1748）德沛承袭简亲王，认为府中数万两存银是祸根，于是借助建造府西的园林消耗之，着力打造郑王园亭。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啸亭杂录》的内容有相当的客观性。德沛乾隆十三年承袭爵位，乾隆十七年（1752）薨，因此有研究者推测德沛建园当在乾隆十五年（1750）到十七年之间。

按照《啸亭杂录》记载，惠园为第八代郑亲王德沛所建，德沛建惠园轰动京城。昭梈、钱泳出生于乾隆时期，基本与德沛为同一时代人。德沛乾隆年间袭爵，《履园丛话》《啸亭杂录》所记似有矛盾之处，但不论是康熙年间李渔设计建造，还是乾隆年间德沛扩建，惠园都出于名家之手。

《帝京旧影》中收录有20世纪20年代瑞典学者喜仁龙拍摄的郑亲王府（时为成王府）园林照片，一共11张，当时还保留有检公亭、萃英亭、漱玉亭、望日门、来声阁、净真亭、殿春堂、静佳斋、禅诵堂、跨虹亭等园林建筑。这些景点名称都富含深厚的文学来源与典故，意境深远。如雏凤楼来自唐李商隐《寄韩冬郎兼长之员外》的“雏凤清于老风声”诗句；殿春堂来自宋苏东坡《咏芍药》的“尚留芍药殿春风”诗句；漱玉亭来自宋杨万里《漱玉亭》的“山根玉泉仰面飞，飞出山顶却下驰”诗句。其中天香堂为五间周围廊歇山顶大厅；来声阁为五间歇山卷棚顶屋宇；西仙楼是一长排二层楼阁；净真亭为一座双卷棚屋宇的前出抱厦；跨虹亭建于水池上，歇山顶四出悬山抱厦，造型精巧。

郑王府花园保存至20世纪50年代。刘叶秋先生在《回忆旧北京》一书中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惠园的景象：“1936年余曾至其地，西跨院大操场北即惠园所在，有大厅数楹，为校当局治事之所。曲径通幽。奇石森列。楼台掩映，花木扶疏，与钱氏所描绘者（指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对郑王府园的描写），犹相仿佛。规模虽小，而意境悠远。惟瀑布已无，水池亦枯，尚存小桥，横跨池上。又西进圆月门，有小山矗立一亭，可以眺远，其北大厅为图书馆。疑园址本不止此。或因其前颓败，而辟之为操场欤？”至20世纪50年代，王府“花园大体尚存，格局紧凑，游廊曲折，其间穿插假山、水池和花木，但其景物已经难以与清代文献和民国旧照一一对应”。此后“陆续拆除遗物，兴建新楼，目前花园部分旧址属（北师大实验）二龙路中学，园景已基本无存”^①。

① 贾珺：《北京私家园林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世纪70年代中期，惠园内堆叠精巧的假山、湖石被拆除，大部分拆迁下的园林建筑、山石被移走，大部分移到了东单公园。1978年年底，紫竹院公园从惠园中拆得部分石基座，用于公园造景，其中漱玉亭——木质结构八角亭整体搬迁至紫竹院公园长河北岸。时任园长的崔占平清楚地记得经多次磋商斡旋后，从西单大木仓胡同运回园林小品的情景。据说同期从惠园运走的还有大量的景石，由加长的130卡车运输，安置堆放于颐和园谐趣园南部。

《紫竹院公园志》记：“1981年公园工程部和崇文古建公司进行旧亭复建工作，经过重新修整，油饰一新，亭檐上翘，八根红榛大柱，支撑亭顶。”聆涛亭为木质结构八角亭，由时任公园副主任史震宇命名，取自《林海雪原》林涛吼唱句，体现“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山河壮丽，万千气象”的景象，在长河北岸山坡之上，松林环抱，苍翠挺拔，漫步在山亭之中，风吹松林，传来阵阵松涛声，俯视“竹深荷静”，景象万千，令人心旷神怡。

2011年紫竹院公园特邀《人民日报》原社长邵华泽为聆涛亭题匾。10月3日，邵华泽及夫人、篆刻大师王十川后代王长春及夫人一行四人出席“聆涛亭”揭匾仪式。

仰望聆涛亭，感受其历史价值。

水产办公室曾经的辉煌

1959年北京市园林局水产办成立，1964年水产办撤销。水产办公室设在长河以北现国家图书馆位置。水产办负责市园林局所属公园水面及紫竹院公园的管理工作。水产办公室下设巴沟颐和园西堤渔场队、紫竹院公园养鱼队和东郊青年湖队3个队。市园林局拨水产试验费10万元，其中包括建试验所用房、温室、购置药品等项资金。

遵照中央的指示“大搞城市养鱼”和园林局提出的“公园结合生产”的方针，健全组织，首先将颐和园、动物园、玉渊潭、红领巾公园等进行了深挖疏浚，扩大养鱼水面，由4600亩扩大到6000亩。其中紫竹院大湖130亩，共挖出土方十余万立方米，为养鱼丰产奠定了基础。养鱼队伍由28人增加到300余人。鱼种池由原来的120亩扩大到320亩。

水产办贯彻游览、养鱼两不误的方针。几年来生产的成鱼在活跃市场、改善首都人民生活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仅在1959年国庆期间16天即上市活鱼32万斤，占全市活鱼上市量的84%，而且破天荒地把过去供应鲜鱼的

惯例改变为供应活鱼，深受市民的欢迎，满足了中央宴会、外宾宴等各项政治任务用鱼的需要，曾多次博得首长、外宾的好评。后来逐步增加了鳊鱼、白鲢、青虾、牛蛙等珍贵品种的饲养，并部分供应市场。

饲养的夏花（鱼苗经一段时间的培育，当体长达到2.6—3.3厘米时，称为夏花），还支援了密云水库、服务局、石雕公司等20多个单位，270万尾鱼苗，满足单位的需要。还挑选了规格均匀，体质健壮的鱼苗110余万尾，分别运往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



图1 紫竹院湖打鱼

等兄弟国家。在水产部的指导下，用尼龙袋做盛鱼工具，空运鱼到苏联，正式运输前做了两次小型实验，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结果采用了“水多鱼少、充分加氧”的办法，经过 10 小时空运到苏联后，成活率达 60%。

1960 年 1 月 20 日，水产办公室参加北京市青、草、鲢、鳙鱼人工卵孵化研究工作委员会，确定以紫竹院公园为试验中心进行试验工作。12 月 20 日，中央水产部提出要保证 100 万斤鲜鱼任务的完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截至 1961 年年底，3 年共产鱼 112 万斤。

1962 年，园林系统 6050 亩的养鱼水面，在保证中央宴会、外宾等各项任务用鱼的需要后，不断组织活鱼上市，供应市民，达到了工作纲要提出的“常年供应，合理分配，留有储备，为政治服务”的目标要求。1962 年比计划任务 30 万斤超额 26.6%。

水产办公室 1962—1963 年规划提出：以管好公园为总方针，并继续贯彻游览、养鱼两不误的原则。

1963 年采用肥水养鱼的方法。根据各公园水质条件，因地制宜，分别对待，将水面分为三类：1. 水源方便，面积不大，饲养条件较好的单位进行丰产试验，采用人工投饵的饲养方法。如紫竹院、颐和园的团城，每亩放养 300—500 尾。2. 饲养条件较差，水源不便，距肥源较近的单位，采取自然肥水养鱼。如龙潭湖、金鱼池、中山、陶然亭，每亩放 200—300 尾。3. 活水、面积较大湖区，充分利用水中自然饵料，采取粗放粗养的办法，如颐和园大湖、北海、什刹海、积水潭、红领巾公园、玉渊潭等，每亩 50—150 尾。

1963 年全年养鱼因多种原因未达到“收支平衡”。

1964 年撤销水产办，5 月改为玉渊潭紫竹院公园管理处，调整了组织，精简了人员，工作重点从养鱼转向公园管理。

问月楼的故事

紫竹院公园内恬静、幽美的景区中，点缀着几处园林建筑，其中“水榭”是公园的主景。亭桥伸向湖中，环绕成一个内部空间的“水庭园”。庭院外是开阔的水面，这里凉风习习，是来园消夏的好去处。庭内湖波镜影，红鱼隐现，一柱喷泉，几只麻鸭，使人意兴盎然。岸边假山高耸，一帘瀑布直下，水花飞溅，击石有声，也是水榭有趣之景。主厅“问月楼”经常举办各种展览，供游客参观游览。

1976年，八十高龄的著名书法家萧劳应邀来园，游赏兴致之余，留下了“紫竹观音院，漾陂千顷，塘水流鱼浪细，风动藕花香，啼鸟当春，半亩蝉度夏长，主人能好客，新茗试旌枪”的书法作品，描述的就是公园绿波涟漪、蝉鸣荷藕的天然美景。紫竹院公园水榭工程自1977年开工，1981年5月完成叠石、瀑布、假山施工，建筑面积1370平方米，1981年6月竣工，时为北京规模最大的水榭，也是紫竹院公园地标性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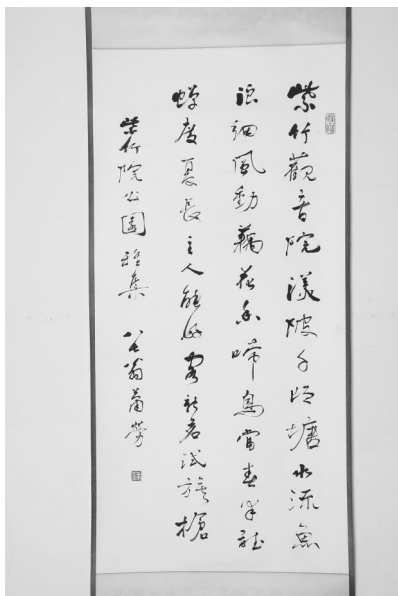


图1 萧劳八十书法作品

问月楼名称是如何诞生的呢？

当时公园主任崔占平、副主任王蔷等班子成员，邀请著名画家李苦禅、许麟庐等来园，在新建成的水榭畅想公园未来与发展，一起讨论新建水榭的命名问题。有人提议：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有长诗《天问》，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是屈原对于天地、自然和人世等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表现了屈原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新建二层建筑不如称为“问天阁”。又有人说，“问天阁”问得好，但其悲壮色彩太过浓厚，公园作为大众娱乐教育的场所，应多些喜乐、欢庆的色彩。还有人提议借鉴苏轼《水调歌头》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称之为“问月楼”，更多些诗情画意。座谈会上主要领导皆拍手称赞，一致同意，“问月楼”的名称就此诞生。李苦禅先生欣然题匾“问月楼”。



图2 李苦禅题字

水榭自1981年竣工，今天的明月岛景区包含了箫声醉月、步月廊及问月楼等景点。

明月岛入口景石上五个大字“山高先得月”，为著名篆刻大师王十川的弟子、紫竹院职工王跃篆书。

“箫声醉月”位于水榭之东，有“玉女吹箫”，与“醉红坡”满山紫薇、牡丹交相辉映，静观“箫女”，如闻箫声在耳，遥想翩翩，顿觉万籁之音，袅袅如烟。身后隐秘于竹林之中的步月廊，环境幽雅，一步一景。

走入“水榭”，微波粼粼的湖面让人豁然开朗，问月楼、四角方亭、双层西廊、湖心曲桥、假山以及伸入湖中的圆顶小亭映入眼帘。当月朗星稀之时，登上问月楼，近水微波，风景如画，星光点点，看天上皎洁的明月，看水中明月的倒影，“水上有明月，水下明月浮”的诗句油然而生。李苦禅撰

书“问月”的“月”字倾斜，欹正相谐，规整中显活泼；笠亭旁的石雕有大康^①篆书的“观鱼”二字，金文笔法，甲骨象形，极为生动。名家书法、篆刻、匾额与景色相得益彰，给人以美的享受。

问月楼竣工第二年，1982年5月在水榭问月楼举办现代名人书画展，主要有著名书法家启功、萧劳、孙墨佛、黄苗子的行书近作；现代著名画家李苦禅、任率英、潘素、陶一清、秦岭云、许麟庐、刘继卣、胡爽庵等共展出作品100余幅。李苦禅、张伯驹、胡絮青、白雪石、周怀民、夏永学、李远等著名画家、书法家合作为公园留墨。

1982年7月20—30日，紫竹院公园在水榭问月楼举办书画联展，展出本市20多位青年绘画爱好者的国画书法作品100多幅。20世纪80年代，问月楼举办数次各类书画展及花卉展。1990年、1991年举办笔会，冯亦吾、顾冠群、李铎、爱新觉罗·启骧等为公园写竹。2004年公园再次组织笔会，刘玉楼、马文典、史振兴等著名画家为公园留墨。

问月楼的建成为市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场所。同时，为公园积累了厚重的人文价值，成为紫竹院宝贵的文化财富。近年来，公园陆续展出了档案室收藏的几百幅书画作品。

① 康殷，别署大康，为中国当代古文字学专家、古玺印专家、篆刻家、书法家、画家。2013年值建园60周年之际，崔占平主任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刻有“紫竹院”三字的大康篆刻石印，赠送公园，由公园档案室收藏。

紫竹院游园活动小忆

20 世纪 70 年代，紫竹院公园作为五一、国庆游园场所，为北京市民提供了节日休息娱乐文化场所。

笔者有幸遇到了当年的亲历者史贵生先生。史贵生，1948 年生人，从酒泉发射基地复员回来，被分配到西城法院工作，直到退休。史老师回忆起与紫竹院的六年之缘。回到那个时代，感受时人参与游园活动的幸福与喜悦。

1973 年，史先生来到西城法院工作，年富力强、充满青春活力的他见证了在紫竹院公园举办的五一大型游园活动，并自 1973 年起连续六年参与了在紫竹院举办的五一、国庆游园活动的筹备。

史老师介绍，20 世纪 70 年代，每逢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全市各主要城区都各自开展丰富的文化娱乐游园活动。东城游园活动在中山公园、崇文在天坛公园、宣武在陶然亭公园、海淀在颐和园举行。由于当时北海、景山两园自 1971 年起停止对外开放^①，西城游园活动设在了位于海淀、紧邻西城的紫竹院公园。西城区各委办局、各街道分别抽调人员，组成活动指挥部。

1973 年 8 月，史老师作为西城法院专派人员，被抽调到西城委员会活动组织指挥组。指挥组下设游艺组、活动组、文艺组、保卫组等，办公地点位于紫竹院老管理处旁边的外宾接待室，即今天的茶点部院南侧职工之家位置，指挥组、游艺组、票务组在此办公，其余组设在各委办局、各街道。每个部门从项目设计、实施、专人管理一条龙负责，如卫生局、教育局、财政局及各街道等各负责一个活动点。

组织指挥部曾经到北海庆霄楼短暂驻扎，计划筹备活动，但最终还是转入了紫竹院公园。

最初参加活动筹备时，紫竹院公园内的主要建筑只有茶点部行宫及零星几个亭子、水榭。史老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双林寺塔依然矗立，1975 年

^① 据《北海公园大事记》记载：1971 年 2 月“五一九工程”北京分指挥部因中南海工程需要，北海、景山两园停止对外开放。基于工程的安全和保密性，园内的制高点——琼岛地区由部队守卫。

双林寺塔被拆除后，在原地还曾竖起了仿制的新竹制塔，延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后来不复存在。

在史老师的记忆中，1973年至1978年六年中，紫竹院游园活动中出现了众多的大腕级明星。他记忆最深的是以《桃花庵》等作品蜚声剧坛的著名评剧旦角演员花月仙，代表市游园指挥部到紫竹院公园看望慰问西城指挥部成员的情景。

当时的游园活动票全部为发放，每个部门才有几张票，可谓一票难求。以1976年活动为例，共分八个活动区，七个舞台，有专业队、业余队演出及木偶剧等，游艺四十八项，其规模可见一斑。

游园参加人数由最初1971年的两万，到1977年的9万，逐年递增，体现了市民对文化的需求、对艺术的喜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紫竹院游园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和变迁。

1971年国庆至1977年国庆，紫竹院公园共承担了六年劳动节庆祝活动和七年的国庆节游园活动。

《北海公园大事记》记载，北海公园于1977年9月对外开放。1978年北海公园对外开放后一年，西城区五一、国庆游园活动回归北海公园。史老师记忆中，1978年是紫竹院最后一年组织活动。自此，紫竹院不再承担西城区节日游园活动任务。

20世纪70年代的游园活动，为今后的大型游园活动积累了经验。如1986年由海淀区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紫竹院公园联合举办的“海淀科技灯会展”开幕。参展单位达800余个，各式各样的花灯1400余盏，历时8天，参观人数约40万人次，开创了北京市举办灯会的先河。再如1994年开始的紫竹院公园文化节，连续举办了近30届，受到北京市民的广泛关注和欢迎。

紫竹院公园陶瓷商店

1981年7月1日，紫竹院公园知青联社成立，销售宜兴陶瓷，成为北京市第一家宜兴陶瓷商品代理经营部。此外，知青联社还经营食品、冷饮等，安排职工子女就业27人，白延兴任第一任经理。

当时宜兴陶瓷在北京仅两家代理，一家是紫竹院公园陶瓷经营部，以青瓷和紫砂为主。另一家是北京日杂商店，以日用陶瓷，如陶瓷炉等为主。紫竹院经营部品种比较丰富。

紫竹院陶瓷店品种丰富，样式繁多。品种有厨用陶瓷，包括闷罐、汽锅、砂锅、坛子等；美术陶瓷，包括各类动物、花瓶、艺术造型瓷器等；花艺陶瓷，包括各类大小花盆；生活陶瓷，包括香炉、茶壶、果皮箱、陶台、陶椅等，及工业陶瓷反应罐等。还有如顾锦洲、曹荣等名家制作的紫砂。

紫竹院陶瓷商店常年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农展馆、工人俱乐部、老舍茶馆、地坛、龙潭湖等单位举办的各项展览。如参与了老舍茶馆“迎亚运紫砂壶名人展”。在北海有一长期经营点，经营紫竹院陶瓷。颐和园听鹂馆代销高档紫砂壶，如潘持平、汪寅仙等名家作品。除了常年由宜兴陶瓷厂家供货外，当时也由大连一家叫“葡萄常”的出口公司供货。

西南门门市自20世纪80年代开业起，主要代理宜兴紫砂陶瓷。2019年闭市，历经近40年的风雨沉浮，帮助宜兴紫砂陶瓷打开了通往京城的路。

北京亚运会期间，门市曾经作为旅游专卖店，销售紫砂、珠宝、玉器、字画等，主要接待日本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游客，以华人为主。熊猫造型的果皮箱、鸡鸭造型的陶瓷颇受欢迎。日本使馆工作人员多次购买。

作为西郊公园（北京动物园）第一任主任的崔占平，时任紫竹院公园主任，富有开拓精神，带领公园不仅在文化活动上开京城之先，首先举办科技灯会等，同时，找到一条挖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的理性之路。在今天看来，这些理念依旧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启功曾为其作诗一首：

堂前燕子去而归，堂上居人是又非。

领取画家真实义，柳枝常绿燕无违。

1978年紫竹院公园开展各类科普展览，主办消夏晚会、电影晚会等，中央歌舞团、民族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北京说唱团等都曾受邀参加。著名画家管桦、李苦禅、许麟庐、刘继卣、潘素等在问月楼举办画展，为公园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

（口述人：崔占平、白延兴、任锡军、马全利）

第五篇 林苑琐谈

嵌入风景的《诗经》

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焐热了古典文学中的众多生僻汉字，拂去了它们轻掩多年的尘埃，露出了它们曼妙的身形，也敞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文化，受到语言文字爱好者的热捧。皇家园林的景名、石刻、匾额中常见“豳风”一词，如北京动物园东北有豳风堂，颐和园西堤有豳风桥，该词常被误读。

“豳风”，语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地方民间歌谣；“雅”主要是朝廷乐歌、贵族的宫廷正乐，分大雅和小雅；“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

“风”的意思是土风、歌谣。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代表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即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一些地方。

“豳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豳地的民歌，反映西周豳地的生产状况和风土人情，多描写农家生活，辛勤劳作的情景，情感质朴，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豳”同“邠”，古都邑名，在今陕西彬州。豳风共有诗八篇八十八句，其中《七月》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为大家熟知。《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记录从春耕到冬藏，把月份与二十四节气结合在一起，“衣冠古朴，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生活气息浓厚，形象生动鲜明，真实细腻。它的史料价值对当代天文、历法、地理、农业、民俗等各个领域都弥足珍贵。

颐和园西堤的豳风桥始建于乾隆年间，在清漪园时代称为桑苎桥。为避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訢名讳而改名，取《诗经》中《豳风》诗意为桥名。桥上有亭，是一座屋桥，桥亭为长方形，面阔三间，重檐四脊攒尖方顶。桑苎桥、豳风桥两个桥名都与农业有关，桥西乾隆时期是耕织图景区，有蚕神庙、织染局、水村居等，颇具江南水乡风韵。咸丰十年（1860）桥亭被毁，光绪时重修。时至今日，豳风桥周围尚存少量百年以上的桑树，成了历史的见证。

北京动物园东部有餐厅名曰豳风堂，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

值农事试验场竣工正式对外开放，场内花卉、果类及五谷种类繁多，有动植物的“博览园”之称。初建时为五大间嵌有冰梅玻璃窗的房屋。《闲话西郊》记：“幽风堂建敞，藻绘鲜华。”堂额书“幽风堂”，联书“云峦四起迎宸幄，水村千重绕御筵”，该联现已无存。堂前有文冠树数株，为珍奇之品。其后土山林木茂密，风景幽雅。院外沿荷花池旁设茶座，在此品茗观荷，别有风味。慈禧、光绪于农事试验场建成时，曾来游览，慈禧至幽风堂小憩，见有商肆陈列，亲问物价，肆商跪陈数目。1946年幽风堂各处分设茶点馆与浮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幽风堂被辟为大众餐厅。

幽风堂与幽风桥，其名取自《诗经》，借景相关农事，诗意系于长河，风景有殊，意境相似，品名品景，意蕴悠长。

（发表于2015年《北京日报》，收录时有删改）

参考文献

[1]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版。

[2] 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编：《北京动物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

西式行宫畅观楼

畅观楼位于北京动物园（原农事试验场）西北部，建成于 1908 年年初，是清后期具有独特风格的皇室长河行宫。

慈禧自长河舟行至农事试验场，即从西北宫门入内进畅观楼。楼正门有太后自题匾额“畅观楼”。楹联曰：“池御迓龙旌，云成幄，轩窗蹇象纬方旭，扬晖。”楼周围环水，楼前数十米处有南薰桥。不同于颐和园的“畅观堂”，畅观楼的建筑风格为欧洲复古式，楼为七楹两层，整个墙体均为清水墙，土红色，有 75 厘米高的基座，为灰色砖砌筑。当时的《顺天时报》叹其：“高大恢宏，华丽无比。”楼的东西两侧不对称。东边为圆柱形三层，楼顶为一圆形平台，在此可俯视远处。西边为八角形二层，屋顶为西式盔顶。正面为七开间，两边分别为三开间外廊。

畅观楼为传膳之所，楼内的陈设、器具都是当时最新式样。楼内特制的各式沙发、椅垫等大部分是农工商部绣工科特别制造的，所绣花卉禽鱼五彩斑斓。地板、楼梯皆铺地毯，五彩织绒，铜条饰边。楼内四壁悬挂螺钿屏、钿绣屏，绣屏上有款识。西边二层两室，各置铜床，黄色帐褥，为慈禧、光绪来场时休息之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九月，慈禧及光绪曾两次来场，均在此小憩。慈禧在畅观楼三层平台上观看场内景致，并与光绪、李莲英等在楼上用茶点。东边三层楼上陈列着很多珍贵瓷器。

宣统三年（1911），畅观楼即开始售票对外开放。票价为每人二百钱。

民国期间，畅观楼多次接待孙中山先生。1912 年 8 月 29 日，广东公会、全国铁路协会、邮政协会在农事试验场及畅观楼内欢迎孙中山先生，会场以鲜花拼成“欢迎”二字。“广东公会及邮政协会在入门头座设招待室，铁路协会在畅观楼设招待室。”下午，以两名卫队军官为前导，孙中山、王宠惠乘橡皮人力车而至，会场奏乐欢迎，会员在两旁迎接。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致欢迎词后，孙中山发表演说，并与广东公会同乡合影。之后，又到全国铁路协会的欢迎会场畅观楼，就中国铁路问题发表演说。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提议推举孙先生为全国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会员一致赞成。会后亦合影留念。8 月 31 日，北京参议院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下午 1:00，孙中山偕夫人及宋霭龄女士，与随行诸人到达畅观楼欢迎会场。由吴景濂

议长招待入席，并致欢迎词。9月1日，军警界在畅观楼开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到会者约200人，冯国璋致欢迎词，孙中山致答谢词。

1945年2月，日军占据农事试验场前，“农场”将楼内原有的40件贵重物品（瓷器）寄放在故宫博物院内。1946年时，此处为北平防空司令部情报所占用。

今天畅观楼风采依旧，由于其风格独特，许多影视节目在此取景拍摄。

（发表于2014年《北京日报》）

参考文献

[1] 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编：《北京动物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

莺歌鸣啭听鹂馆

听鹂馆坐落于颐和园万寿山南麓，前隔长廊，面临碧波荡漾的昆明湖，背靠万寿山上著名的“画中游”，四周古木青翠，景色如画。听鹂馆匾额系慈禧太后亲笔手书。听鹂馆饭庄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宫廷风味饭庄，以经营正宗的宫廷风味菜肴及中华滋补药膳而闻名。

听鹂馆曾是清皇室欣赏音乐和宴饮娱乐的重要场所，内有古建戏台。乾隆皇帝《听鹂馆》云：“山馆因何名听鹂？梨园兹向奉慈禧。”梨园唱曲优美如“莺歌”鸣啭，宛若天籁，故名“听鹂馆”。寿山福海之间，黄莺啾啾，闲适清幽的景色与听鹂馆匾额巧妙对接、遥相呼应。黄鹂羽毛华丽，鸣声悦耳清脆，富有韵律，是大自然的“歌唱家”，古代诗歌常以黄鹂入诗，耳熟能详的有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及“深柳叫黄鹂，清音入空翠”“夏木阴阴啭黄莺”“隔叶黄鹂空好音”等。《世说新语补》记述了南朝人爱黄鹂的故事，每至春日戴颙常“携双柑斗酒”出游，“往听黄鹂声”。苏舜钦有诗曰：“娅姹（娇騃）人家小女儿，半啼半语隔花枝。”用拟人手法把花枝后面的莺莺，比成是妙龄少女的歌声，自此人们常把少女的语音称为“燕语莺音”。

乾隆皇帝亦爱黄鹂。听鹂馆始建于乾隆年间，1750年，乾隆皇帝为其母亲孝圣皇太后祝寿而修建，内有两层戏台，乾隆有诗“黄鹂都啭罢，笑我始来听”“几啭栗留窗外，仲若先获我心”“山馆输他独听鹂”等。栗留即黄鹂，又名黄莺。清漪园时期院内的戏楼是戏楼居北，殿座在南，坐北朝南。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上台为皇太后表演，一国之君上台，戏台当然向南。

听鹂馆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1892年重建颐和园时，将原来南殿北台改为北殿南台，作为慈禧太后宴请外国使臣，与朝臣、妃嫔看戏、听音乐、饮宴的场所。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亲自题写匾额。听鹂馆的入口正门匾额“金支秀华”，是指这里有一支人数众多、乐器齐全和装饰豪华的皇家乐队。今天的金支秀华殿是戏楼的后台，戏楼的北面是正殿听鹂馆，听鹂馆坐北朝南，面阔五间，歇山顶，正殿外檐悬匾“听鹂馆”。两侧有东西顺山殿各三间。颐和园内的德和园建成三层大戏楼后，慈禧等人就经常在德和园的

颐乐殿里看戏，听鹂馆的小戏楼只举办一些小型戏曲演出，一直发挥着膳房的作用。1901—1904年，慈禧每年都在颐和园举行盛大的生日庆典，一应饮食由颐和园御膳房承办。据《上驷杂志》记载，颐和园内为慈禧太后做饮食的“寿膳房”大小共八个院落，厨师（太监）一百二十多名。每逢她在园中做寿，都要大设宴席，宴请王公大臣、公主命妇，“日费千万两，歌舞无休日”。

“游在颐和园，吃在听鹂馆。”1914年，一商人开设听鹂馆励志社招待所，开展餐饮、茶座服务；1924年，商人陈玉山在听鹂馆开设万寿山食堂；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后在颐和园益寿堂的第一餐饭就是由听鹂馆制作的；1949年5月，听鹂馆开始承担以餐饮为主的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外宾的工作。1962年，听鹂馆饭庄对外开放，以清代颐和园寿膳房的菜单和大量宫廷饮食档案资料为依据，经过挖掘整理，推陈出新，形成了一整套宫廷寿膳宴席。先后接待过国家领导人以及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等多位国家元首和高层领导人。爱新觉罗·启镗题词：“中国美食名扬天下，听鹂馆餐饮为最佳。”

听鹂馆还悬挂了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题写的两块匾额。听鹂馆饭庄共有“寿膳厅”“福寿厅”“贵寿厅”“药膳厅”等大小餐厅八间，其中福寿厅位于西侧，匾额“宫廷寿宴”为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所题。正中赤金寿字，两边百寿图和天花顶上的福字交织成为福寿图。药膳厅在东侧，匾额“中国宫廷滋补药膳”为爱新觉罗·毓桓继明先生所书。

（发表于2014年《北京日报》）

参考文献

- [1] 颐和园管理处编：《颐和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年版。

春漫樱桃沟

樱桃沟位于卧佛寺西北寿安山西麓，是一条两山所夹长约 750 米的自然溪涧。樱桃沟地貌结构呈梯形、树枝状分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空气湿润，“花间婉转风团玉，月底依微露洗珠”，山花烂漫，溪水淙淙，宛若世外桃源。

樱桃沟最早被称为水源头、水尽头，“一水流春涧，泠泠作小喧”，泉水清澈甘甜，鸟鸣声声，平添了山谷幽静的气氛。《天府广记》载：“水源头两山相夹，小径如线，乱水淙淙，深入数里。”明清之际多有咏水源头的诗句，“乱石参差出，泉光碎不全”“崖转细流生乱石，风回清响下苍岚”。康熙年间《宛平县志》把“退谷水源”列入“宛平新八景”之内。昔日甘醇旺盛的水源头，今日尚有涓涓细流。

樱桃沟被游赏的历史可追溯到金代，金章宗曾在樱桃沟内建有“看花台”。明代是樱桃沟的繁盛时期，山涧两旁开始遍植樱桃树，沟中溪流潺潺，“水纹晕樱桃，玲珑光琐碎”；沟内溪流潺潺，竹篁幽曳，奇石突兀，林木葱郁，山径深幽，隆教寺、五华观、广泉寺等众多寺观遍布沟谷两侧。“飞觞过泉峡，杂坐互倾递”“况有山水音，挟我诗情往”，明朝中叶水源头已成为文人墨客的游览胜地。

樱桃沟的名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皇帝游览樱桃沟水源头，其《石壁临天池》诗注：“卧佛寺西北樱桃沟有泉至观音阁，石壁下蓄有天池，流经寺前，东南引渠至玉泉山垂为瀑布。”

樱桃沟盛景有赖于文人的文化传承，明崇祯进士、清礼部左侍郎孙承泽在北京有若干处住所，如樱桃沟、金鱼池等，都是人们熟知的名胜。孙承泽起先居住在京师宣武门外寓所，清初其宅第和花园被称为“孙公园”。宅内有研山堂、万卷楼、戏台等建筑。清末咸丰年间被分为以住宅为主的“前孙公园”和以花园为主、规模宏敞的“后孙公园”。据记载，仅后孙公园就有院子 9 个，房 60 余间，东西长 80 余米，南北长 110 米，建筑少，院落宽，院内多假山亭榭、树木花草。不似樱桃沟的自然山林，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孙公园面目全非，只有残存的古砖、戏台仿佛诉说当年的繁华。“前孙公园”“后孙公园”的胡同名称今日依然沿用。

清顺治十一年（1654），孙承泽退隐西山，种松植竹，建台造亭，自号退翁，不问政事，吟诗赏画，以文会友，著书立说，开始了山林隐逸的文人学者生活。在樱桃沟构筑退翁亭、退翁书屋、烟霞窟，并题碣“退谷”，作《退谷小志》，在此还写出了著名的北京地方史料《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因此樱桃沟又名退谷。《日下旧闻考》作者朱彝尊以诗为记：“退翁爱退谷，未老先抽簪。行药乱峰路，筑亭双树林。闲中春酒榼，静里山泉音。满目市朝贵，何人期此心？”^①

樱桃沟的另一位退翁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长周肇祥，他在樱桃沟营建了私人别墅“鹿岩精舍”，又称周家花园。

鹿岩精舍，源于一个神仙的传说。相传辽代有仙人骑白鹿来此一石洞定居，白鹿洞由此得名。白鹿洞上白鹿岩高6米、长14米，上大下小，形如“元宝”，又名“元宝石”。“亭亭石上松，下有潺湲水，清声杂远响，坐听醉心耳。”水源头、石上松与元宝石合称樱桃沟三绝。“元宝石”与“石上松”这一“木石姻缘”的奇特景观，据说给了曹雪芹无限灵感，因此有了“木石前盟”的旷世奇缘，由此演绎出石上仙草与神瑛侍者的因缘际会，家喻户晓的《石头记》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故事便应运而生。“退谷石上松，人称木石缘。曹公生花笔，宝黛永世传。”朗朗上口的民间小曲在当地代代流传。

（发表于2015年《北京日报》）

①（清）朱彝尊：《曝书亭集·题退谷》。

海淀万泉河名称的传说

今春万泉河碧波荡漾，清河再生水厂近日起向日益干涸的万泉河日供水8000立方米。历史上曾有万泉汇流、稻花飘香、芙蓉绽放的怡人美景。早年的万泉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玉泉山的泉水，一个是万泉庄“平地所出”的泉源群，沿海淀台地西缘自南向北蜿蜒于圆明园、北大未名湖和清华近春园等园林之间，汇入清河。现有的河道建于1984年，水源由京密引水渠引入。

海淀万泉庄历史上因遍地涌泉而得名。弘历曾勘察了万泉庄泉水涌出的情况，调查水的流向，疏浚了万泉河；在村南修建了小行宫泉宗庙，还撰写了《万泉庄记》和《泉宗庙记》，并镌石立碑。他在《泉宗庙记》中写道：“万泉庄之记，记泉之源委；泉宗庙之记，记神所凭依。”万泉庄是弘历经常莅临之地。小村距畅春园仅二三里路。他经常在畅春园向皇太后请安后，乘坐肩舆或骑马顺万泉河堤到泉宗庙游憩、赏景、吟诗。

北京有一条万泉河，海南也有条万泉河，据说海淀万泉河名字的背后有一段元文宗徙居海南的美丽传说。元文宗在位期间尊崇儒学，大规模推行“文治”，发展经筵制度、设置奎章阁、组织编写《经世大典》等，是元朝颇有建树的一位皇帝。同时经历也颇为丰富，两次即帝位，历经两都之战、天历之变、明文之争等历史事件。

据正德《琼台志》记载，元文宗徙居琼州，“元帅陈谦亨家有侍女名青梅，通词翰，善歌舞，声色并丽。至治间，文宗至潜邸，慕之。尝视其家，以觊窥之。意不就，因赋诗云：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僻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也高”。道光《琼州府志》中亦有相似记载。

元代中期，由于宫廷斗争，武宗海山的次子图帖睦尔被贬至海南岛，偶遇帅府歌姬李青梅，当地黎族首领王官“为之出三百金，以聘青梅”，因有婚约在先，青梅未允，贵为王子图帖睦尔不愿以势压人，以赋诗自哂，吟咏一曲《青梅诗》，怅然放手北上，成就了这段千古传唱的佳话。文宗登基后，不忘海南情缘，思念万泉河优美的风光与淳朴善良的人民，因此将大都清河一支流命名为“万泉河”。

万泉河的得名是否源于文宗“问着青梅价也高”的故事呢？北京地理专

家们认为海淀“万泉河”之名应不早于清代。关于万泉河泉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很早，在金元时期水量丰沛，其流域胜似江南的美景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明代因其流经巴沟村，称之巴沟水。清乾隆时期依泉建泉宗庙，疏浚泉眼，二十八口名泉，是万泉河的荣耀历史，历史古迹为自然美景再添人文气息，“万泉”之名应是随着“三山五园”格局的形成而广为流传。

或许善良的人们钟情于这千古佳话，附会了海淀这条河的名字。但毋庸置疑的是，万泉河水塑造了海淀的园林，海淀园林又带动了海淀的似锦繁华。也正是因万泉河水的滋润，海淀六郎庄、万泉庄一带享有“京西稻之乡”的盛誉。

（发表于2016年《北京日报》）

“来今雨轩”匾

在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一座百年中华老字号饭庄——来今雨轩。它始建于1915年，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就餐环境及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著名。

“来今雨轩”由当时中央公园董事会发起成立，轩名由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所定，其意取自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秋述》小序：“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轩取名“来今雨”意为新旧朋友来此欢聚。《秋述》诗虽少人记住，序却广为流传，蕴含一段人情冷暖的历史典故：杜甫居长安时，曾被唐玄宗赏识，众人便主动上门结交，一时车马不绝，但他后来终没做成什么官，于是人们又对他逐渐疏远。一日，秋雨绵绵，杜甫贫病交迫，一个姓魏的老友前去探望，诗人感慨作诗以表谢意。从此“旧雨”“今雨”就成了老朋友、新朋友的代称，并常常为后人所借用。辛弃疾《雨中花慢·登新楼有怀》里有“旧雨常来，今雨不来，佳人偃蹇谁留”，范成大有“冷暖旧雨今雨，是非一波万波”，钱谦益有“关心旧雨还今雨，回首长亭复短亭”等诗句。

“来今雨轩”原址位于中山公园内坛墙东南角外，黑筒瓦歇山卷棚屋面，建筑面积481平方米，建成后初拟做俱乐部，后招商经营，开办餐馆和茶社。环境清静幽雅，被北平的文化人选作聚会的好去处，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大学教授、鸿儒名医常来此聚会。有人将其与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朱光潜“慈慧殿三号”^①这样的沙龙空间相比。张恨水先生与《新闻报》严独鹤先生在这里邂逅，写成了不朽之作《啼笑因缘》。萧乾与林徽因就是在此邀约好友沈从文、杨振声、李健吾、凌叔华、老舍、张天翼、沙汀等聊天、品茶，谈文学、谈人生，征集稿件，商定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选目和序言。蔡锷和小凤仙就是在这里借机脱险、成功出逃的，成就了蔡锷的一世英名。鲁迅、陈寅恪、萧乾、冰心、叶圣陶、李大钊、高君宇等社会名人也多次到来今雨轩聚餐品茗。

^① 梁思成、林徽因位于北总布胡同3号的“太太的客厅”，和朱光潜、梁宗岱在景山后面慈慧殿3号寓所每月一次的“读诗会”并列为当时北平著名的文学沙龙。

匾额最初由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书。1966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题写的匾额被摘下做了厨房面板，现此匾已不存。1971年重新装修油饰后，据说是受周恩来总理之托，有“中国第一书法家”之称的郭风惠题写了“来今雨轩”四字，制成木质匾额。现匾是1985年赵朴初所题，郭风惠题写的匾额被摘下存于库房。1990年饭庄迁到公园西侧杏花村新址。

赵朴初题写的“来今雨轩”字形流畅秀逸，结构严谨缜密，灵动的行笔中透出朴拙气息，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旧雨”“今雨”的理解，诠释了朋友的真谛，传递了对天下朋友的美好祝愿，同时祝福着新朋旧友的相会与欢聚。

（发表于2014年《北京日报》）

参考文献

- [1] 中山公园管理处编：《中山公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

中轴线上的景山寿皇殿

2013年12月27日，北京市少年宫摘下了悬挂在寿皇殿57年的金色匾额，标志着寿皇殿古建筑群移交给景山公园。

寿皇殿古建筑群位于景山正北，占地面积5.4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是中轴线上古建筑群中除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是景山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寿皇殿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为单重宫墙，前后四重建筑的独立建筑群，其所在位置比现在寿皇殿中轴线的位置偏东十几米。

清乾隆十四年（1749）仿太庙的形制进行了移建，是专为供奉皇室祖先影像的地方。每年初一和四时节令、忌辰，皇帝亲往或遣亲王、贝勒来此行礼祭祀。《日下旧闻考》载：“寿皇殿旧在景山东北，乾隆十四年上命移建……殿内敬奉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御容，皇上岁时瞻礼于此。并自体仁阁恭迎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列后圣容，敬谨尊藏殿内，岁朝则展奉合祀。”

关于乾隆皇帝重建景山寿皇殿一事，在《御制重建寿皇殿碑文》中说：“我皇考因以奉神御，初未择山向之正偏，合闕宫之法度也。乃命奉宸发内帑，鸠工庀材，中峰正午，砖城戟门，明堂九室，一仿太庙而约之。盖安佑寿皇之义，寿皇视安佑之制。”乾隆皇帝重建景山寿皇殿是为了“纠偏”，为了“合闕宫之法度”。有专家认为将寿皇殿的位置调整到与皇宫主体建筑重合的同一建筑轴线上，主要是与景山同归“中峰正午”，形成国都皇宫建筑轴线的大一统。

清代的寿皇殿建筑群整体上是仿照太庙的规制修建的。其规格远远高于明代寿皇殿。“砖城、戟门、明堂九室，一仿太庙而约之。”从规制上讲，属于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景山寿皇殿与太和殿、太庙的相同之处在于：同样为重檐庑殿式，殿顶全部覆盖金色琉璃瓦件、鸱吻南北挂鎏金吻带，这些都是体现皇家建筑的特殊形式；寿皇殿的梁、枋、檩、桁等全部为金龙和玺彩绘，这也是中国皇权制度中最高等级的彩绘形式。

民国时期，政府曾利用寿皇殿的一部分房屋作为文物整理委员会仓库。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景山寿皇殿内的所有御容及陈设，先后被故宫博物院

收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北防空司令部曾在此布置防空设施。1955年8月，景山寿皇殿建筑交北京市少年宫使用。

现今的寿皇殿坐北朝南，外有四柱九楼的木牌坊三座，分别位于东、西、南三面，通面阔16.2米。四柱九楼为四阿顶，黄琉璃筒瓦，吻兽、仙人、三小兽；正楼平身科六攒；边楼四攒，为七踩重昂斗拱；夹间楼为一攒五踩单昂斗拱。殿门前有两座石狮。寿皇殿正殿九间，左右山殿各三间，东西配殿各五间，另有碑亭、井亭各二间，神厨、神库各五间。

今天的寿皇殿建筑群，与北面的地安门、钟鼓楼，共同坐落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对称而协调，向北延展了紫禁城的宫城范围，使北京皇城的气势显得更宏伟壮丽。

（发表于2014年《北京日报》）

参考文献

[1] 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编：《北海景山公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

贝家花园的如烟往事

北京西山属太行山余脉，自金代始多为帝王行宫御苑。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政府的高官以及中外富商、文化名人纷纷在西山地区修建别墅，如熊希龄双清别墅、周肇祥鹿岩精舍、庄士敦乐静山居、林行规鹫峰山庄、杨以德杨家花园等，深厚的文化底蕴无与伦比，其中的精品贝熙业贝家花园及其尘封历史鲜为人知。

法国人贝熙业是一位在抗战期间无私地援助中国人民的医生，1872 年出生于法国，1913 年来到北京，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医官、法国医院大夫，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一起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为中法大学董事、教授兼任校医。1923 年，贝熙业在京西阳台山东麓修建的别墅山庄，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老贝家”。

贝家花园依山就势建在牛涧沟两侧坡地上，自东向西沿山径筑台地，渐次升高，苍髯环耸，烟树葱茏，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山地园林景观。当年的贝家花园山明水媚，从碉楼到南台、北台鼎足而三，主要包括古堡式石楼、北台歇山顶二层北楼和南台南大房三组建筑，曲折小径连通，北楼古朴典雅，南台秀丽清幽，高下错落，山庄疏朗，林间徜徉，柳暗花明，充分展现建筑依托自然山林美的风姿。

东侧山脚下一座阶梯形三层石楼，仿香山健锐营碉楼，曾是贝大夫的诊所，一层为候诊室，二层为诊疗室，三层储存药品兼作休息室。石楼正门上方嵌紫褐色石板一块，上首行书“济世之医”。登碉楼居高临下，西望鹫峰，北眺凤凰岭，东察上山小径，可谓山庄要塞。

从石楼往西北拾级而上，即可到达北台，为贝大夫的主要生活区。一座半歇山、半硬山顶的二层“中西合璧”楼房，坐北朝南，上、下两层各有房间四间，西式风格主要表现在室内装修，墙面嵌有瓷砖，内有欧式壁炉、浴盆及楼前欧式喷泉、藤萝架等。花园中植七叶树，树木间有水池、石桥。雕梁画栋的北大楼，饰以苏式彩绘，2014 年修缮后保留了部分彩绘原迹，西式焦点透视绘画，清晰明快，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

沿小路南行，南台主房建在高台之上，是面东的五间厅堂。庭院铺碎石菊花图案甬路，堂前植枫树、龙爪槐。其后山坡，有若干仆佣附属用房。从

台上向山下极目远眺，可见平畴岗埠、田园农舍，炊烟袅袅，景色佳美。

贝家花园曾聚集了一批法国精英和民国名人，如中法大学校董、《红楼梦》法文翻译审校者铎尔孟及中法大学主要发起人李石曾等，成为中法名人的社交中心，在中法民间交流中留下重要一笔。

贝熙业在中国生活了 40 多年，曾为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等要人治病，声名鹊起。有资料显示，他还曾为当时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治过脚伤。贝熙业在山庄居住期间，为百姓免费诊疗，分发药品，态度和蔼，享誉西山；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他“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深爱这片土地的贝熙业与铎尔孟计划合作筹建一所住宅，并在中法大学附近选好墓地，打算终老中国，却因种种原因于 1954 年匆匆返法，4 年后病故于巴黎。

碉楼、藤架、喷泉见证了贝家花园的如烟往事。岁月轻掩了曾经的历史，却抹不掉建筑承载的记忆。掀开贝家花园神秘的面纱，如同开启了中法文化交流史的一扇窗，叙述那历历往事、曾经的沧桑与温情。贝家花园是一种文化，一段时代，一种精神，犹如幽居的隐士，隐逸山林，安然沉寂，等待着人们走近她、关注她、欣赏她、感受她，寻景探幽，收获感动。

（发表于 2015 年《北京日报》）

金山寺三绝

历史上的西山云雾流泉，久负盛名，“百道泉光飞宝地，万年松影静瑶坛”。今天的阳台山金山泉依然吸引络绎不绝的背水客，临泉而建的金山寺便幽居其中。

金山古刹位于北安河村西阳台山麓上行4千米处，建于高台之上，坐西向东，台前有二层小楼的龙王庙和两个方池，池水自龙口喷出，流入水池，池中锦鳞游泳。东南林中有一座方亭，俯临大壑。寺前后两进，三层殿宇。前殿供奉释尊，后面是玉清殿，北配殿是三义殿，供刘备、关羽和张飞像。金山寺始建无考，明正德年间重修，今存重修残碑一块，记“赐进士第中顺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东御史政干徐宪篆。妙峰山陟而上之赐名也，山岭则金山寺也。寺之兴建始末世远，莫可考。其他幽谷，人迹罕至，明正德壬申土特建圣寿山”。金山寺院外正西山坡上有清代光绪年间悟璋和尚的覆钵式砖塔，绿琉璃莲花瓣镶嵌在塔身上，别致夺目。

金山寺，又称金仙寺。仙与山二字相近，人居山中即为仙。相传清慈禧太后的表妹金仙姑娘，因婚后家中不睦，削发为尼，隐居修行，并重修此寺，故易名“金仙庵”，有别于玉泉山北的另一金山寺。“泠泠钟磬音，金口惬幽寻。溪绕芙蓉殿，山开薝蔔林”^①，说的即是玉泉山金山寺。

阳台山金山寺素以“三绝”闻名，第一绝为公孙林，公孙树即银杏树，俗称白果树，是著名的植物活化石。入山门殿，寺前院尚存两株古银杏，雌雄两株对峙，直径近2米，有七八百年树龄。寺前银杏成林，寺后山石有吴稚晖题篆“公孙林”。第二绝为金山泉，因寺后山峰名金山而得名，金山泉是北京西山名泉之一，金山翠碧幽谷，金水泉冽，泉水清凉绵甜，沁人心脾。据说民国期间，金山汽水公司产的金山汽水曾远销欧洲。据当地居民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金山泉水流巨大，在泊岸的石阶处形成瀑布，二三里地之外就能听到哗哗水声。今天金山泉是西山为数不多的丰水泉。第三绝为玉清殿的关帝爷，关公塑像体形敦实，目光严峻，双手抱笏，仪态矜持，现已无存。又有金山四大名产之说：银杏、牡丹、玉兰、泉水。

^①（明）欧大任：《欧虞部集·金山寺》。

金章宗时期，享有盛名的“西山八大水院”中香水院（法云寺）、清水院（大觉寺）都在阳台山一带。当年的金山寺青山环抱，池水盈门，树古泉老，石拙苔陈，深幽胜地，有学者认为阳台山金山泉之金山寺即金章宗金水院。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纵火毁庵，除山门外，原有建筑已无存。近年，依遗址实地勘察复建，从遗址的平面看，此地有两处房基痕迹：一处是在金山泉眼西侧的高台之上，基址坐西朝东，于此复建金仙寺。另一处在平台小广场北侧，基址坐北朝南，似是生活区，为僧寮、香积厨、斋堂、茶房等僧人居住之所，在此复建金仙庵。

今天的金山泉之金山寺景区包括金仙寺、金仙庵、朝阳院、古香道等。金仙寺北有金仙庵，金仙庵门前就是妙峰山中北路古道。妙峰古香道曾是旧时人们去妙峰山进香的主要道路，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北道最为繁盛。古道全程共 40 里，平均每 8 里有一个茶棚，金仙庵是中北道上著名的天津崇修堂茶棚。有碑记清同治九年（1870），钟粹宫太监范平喜曾修此道和金仙庵茶棚。

金仙庵下坎是朝阳院，古松夭矫侧出，状如游龙，殿前流觞曲水，作圆寿字式，院后有塔，高约十数丈，2011 年复建明万历覆钵塔。

（发表于 2015 年《北京日报》）

七王坟——消失的香水院

七王坟位于北京西郊北安河西北妙高峰古香道旁，为清道光帝第七个儿子醇亲王奕譞的陵墓，是北京地区等级较高、保存较好的清代王坟。

墓主醇亲王奕譞，是光绪皇帝生父、慈禧太后的妹夫，曾任御前大臣等要职。醇亲王总理海军衙门事务时，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营建颐和园。醇亲王于同治七年（1868）开始修建生圻，1890年病逝后葬于此，溥仪继位后，改其称号为“皇帝本生祖考”。

七王坟阳宅是一座五进的四合院落，依山而建，布局严谨，建筑精致，院中大小建筑数十间，有祠堂、过厅、廊庑等，取名“退潜别墅”。奕譞为人谨慎谦卑，生前自取别号“退潜居士”，以示谦退、无为之意。“一条寒泻玉琤琤，激石穿云昼夜声。悟彻澄清淆浊旨，洗心洗耳总邀名。”退潜居士以花园题石明志。

七王坟阴宅墓地建筑依山势而设，由低到高，层层有序，拾级而上，一座黄琉璃瓦碑亭四面券门，内中矗立着光绪亲书铭文的石碑。碑文记载着醇亲王的生平。七王坟阴宅林木茂盛，古木参天，颇有灵性。《帝京景物略》记载：“塘之红莲花相传已久，而偃松阴（荫）数亩久过之，二银杏大数十围久又过之，计寺为院时，松已森森，银杏已幡幡矣。”文中提到的可覆数亩之松，时人称为大青龙，有碑记清时被某山僧伐制为楸树，山僧圆寂后遭暴露之祸，“于是好事附会若或有灵异者然云”。当年法云寺、香水院遗留的两棵千年幡幡银杏树，青阴盈亩，垂实累累，翠色参天可观。银杏树又名白果树，百日维新后帝后失和，民间传言白字加王字正是个皇帝的皇字，李莲英认为白果树长在王爷坟上是大大的凶兆，这让迷信的慈禧太后惶惶不可终日，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即令内务府工匠们砍去了白果树，据说这棵历经千年的白果树被砍后从根部不时往外流血，吓坏了一行人，以为惊动了神灵。实际是因白果树中空，山蛇盘踞被伤所致。光绪帝听闻祖坟宝树被砍，无奈地号啕痛哭。

七王坟早在唐代就是佛家圣地法云寺，金代是“西山八院”之香水院。金代明昌年间，金章宗骋目西山设清水院、泉水院、金水院等八院，皆极岩石之胜，春水秋山无日不往，后人称之为“八大水院”。其中的香水院在西

山八院中见诸史籍最多。

香水院何以名香？有碑记：二泉皆从石罅中出汇为洪流，如溅珠渐似悬帛，尝之若帝台之浆，嗅之作旃檀之气，故以香水为名。清宝鋆题诗“奇绝双流香在水，琴音峡雪胜幽潺”。还有一说是因满山的杏花芬芳，“香水从何来，杏花了不见”。

清初朱彝尊咏香水院：“坏磴接云根，流泉来树底。宛转入僧厨，淙淙鸣不已。”^①香水院左右有涧，泉跳珠溅，西泉出石罅间，经茶堂两庑绕中溜而下，东泉出后山，后山经蔬圃绕香积厨而下，双泉汇于寺门内方池之中，方池四周砌有假山石。

今天的七王坟古建筑保存完整，古松成林，环境清幽，春天满山的杏花、桃花等香弥其中，“峰黛皆过画，花幽莫辨名”，是京西名杏的盛产地，亦是京西极富山林景观的游览胜地之一。

（发表于2016年《北京日报》）

①（清）朱彝尊：《曝书亭集·香水院》。

凤凰岭上石佛殿

“林壑绕重重，徐行曳短筇……云去山添瘦，烟凝树更浓。”北京市境内年代最久、文物价值最高、带有彩绘的石佛像——北魏太和造像，就曾经供奉在山峦平缓蜿蜒、林木丛密如画的凤凰岭石佛殿方石亭中。

最早记载有关石佛殿的书籍是清代志润所著《寄影轩诗钞》。1929年奉宽著《妙峰山琐记》记：“有南向洞一，前筑谷场，石佛殿在洞之西北。山门一座，三楹，并东向……庙以石佛殿称，不知有无寺院名也。”又有1935年马芷庠编著的《北平旅游指南》记：“寺坐西向东，山门已塌，佛殿三层，亦残缺，前殿有韦陀，中殿为正殿，供石佛。”从以上记载可知，石佛殿有山门三楹，殿宇三层，前殿供韦陀，正殿供石佛。

民国时期石佛殿濒于倾圮，时任中法大学董事长李石曾看到后，邀请曾在法国学习建筑设计的段其光主持重修，仿照山东历城四门塔的造型并融以欧式风格，聘用附近白虎涧村的石匠高手，建起了石佛殿。殿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米，四面墙高3.2米，各面辟高2.2米券门，台基四面出四级垂带踏步，顶部饰以八棱锥体尖顶，整个建筑高约8米，由十三层石料叠砌，暗合宝塔“十三天”相轮之式。石佛殿外观朴素简洁，坚固稳重。石屋中曾保存一座石佛像。

供奉其中的北魏太和造像是北京现存最早的石像，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属同时代的石雕佛像代表作，“实我国古代石刻之渊薮”。其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北魏太和造像是一尊释迦牟尼佛，主佛的法相庄严，神态恬静，袈裟飘逸，跣足似远行归来。据说这尊造像就是根据当时的太皇太后——冯太后的形象雕刻而成的。

北魏冯太后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曾经两度临朝听政，是当时北魏的实际统治者。冯太后掌权的20多年，正处于北魏承上启下的时期，正是由于她指导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元宏进行大量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北魏的国力才达到鼎盛。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冯太后以个人智慧实现了北魏两代人的顺利交接，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打下了基础。

这尊石造像的雕造年代是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距今已有1500余

年，是一尊带背光的释迦立像。石佛身高 1.65 米，立于高 1.15 米的石雕须弥莲花石座上。石佛面部慈善丰满，双耳垂肩，袒胸赤足，左手自然下垂抚股，右手微弯亮掌，斜披袈裟，长袖垂地，下系羊肠大裙，衣纹以凸线表示，流畅有力。石佛后面有高 2.2 米的美丽背光，其上用高浮雕的技法，雕刻出火焰纹、忍冬纹和击鼓吹箫的伎乐天人等，技法高超，惟妙惟肖。背光的背后，自上而下横向排列了 12 排小佛像，每排数量不等，总数为 124 个。小佛像一般高 12 厘米，最小的一个只有 4 厘米，均施以彩绘。造像神圣庄重，典雅而宁静，展现了衣冠楚楚、秀骨清像、遗韵万千的北魏风格。



图 1 魏太和像（北京石刻艺术馆藏）

北魏太和造像在北京众多的古代石雕佛像中，堪称出类拔萃，是北京地区石刻文化的瑰宝。1957 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8 年被盗，同年破案，但石佛受损，断为五块，佛像经专家修复，存放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五塔寺），自此北魏太和造像告别了石佛殿。

（发表于 2015 年《北京日报》）

“廓然大公”物顺自然

春日圆明园，桃红柳绿，倒影如画，远山如黛，宛如一幅水墨画。漫步福海西北，游人稀至，更显古老园林的安谧幽静。沿福海向北，走过小径，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廓然大公”令人豁然开朗。

“廓然大公”语出程颢《定性书》。程颢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物来而顺应。”“廓然大公”是指“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的无私欲的状态，即精神与生命统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圆明园廓然大公，建于康熙年间，时称深柳学堂，1726年增建，亦称双鹤斋，乾隆四年（1739）定名廓然大公，其后又进行了改建。位于舍卫城东北，占地5万平方米，是园中一组较大的建筑。景区以池塘为中心，北面广叠山石，殿宇亭台环水而建。主体建筑位于水池南岸，其正宇为前出抱厦的五开间殿宇双鹤斋，外观若两卷殿，左右游廊各十一间，接面阔七间的“廓然大公”殿，后接抱厦三间。北濒临水池，景色倒映，一立一浮，俨然两景，殿东“临河画”寓意于此。“廓然大公”西有规月桥，池西北为静嘉轩，仲夏之际，满塘荷开，乾隆称“菱荷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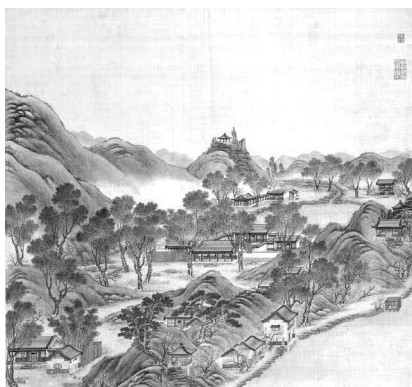


图1 圆明园四十景之廓然大公

廓然大公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叠石丰富。因地处偏僻，三面环山，林木茂密，廓然大公在1860年幸免于英法联军之役，但于1900年彻底毁于

战乱。

北京有两处以“廓然大公”为景名的，一在圆明园，另一处在玉泉山静明园南宫门内，为皇帝听政的主殿，静明园十六景之一，清康熙年间建，清末毁于战火。正殿七楹，悬御书匾额。东西配殿各五楹；第二进院的后殿三楹，悬“涵万象”御书匾额。

清代三山五园是“世界园林艺术的典范”，中国古代哲学、宗教、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廓然大公，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表达了乾隆对宋程夫子^①的敬仰之情，反映了皇家园林的特有精神追求。乾隆诗咏《廓然大公》：

有山不让土，故得高巖巖。有河不择流，故得宽弥弥。是之谓大公，而我以名此。偶值清晏闲，凭眺诚乐只。识得圣人心，闻诸程夫子。

物质富足的今天，人类的幸福更有赖于人心的向善和精神灵魂的升华。廓然大公，廓然悟道，廓然无私，顺物自然，方能享受生命之美。

① 程夫子，即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颢，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

附录 历代咏紫竹院地区诗词集锦

1. 镇国寺

镇国寺观迎佛^①

元 王恽

九曜趋降世圣尊，象车香满绮罗尘。
人传此技中宫制，上下双轮转十人。

归至镇国寺嗣宗以酒相劳四绝^②

元 张之翰

烟霞满面足惊猜，恰自霜岩顶上来。
渠若问余休说似，一尊遥为锦屏开。

西山最好是秋深，几处重阳负此心。
眼界今年多少阔，千峰顶上一登临。

山行全不觉艰辛，白石清泉尽可人。
不着一杯三咽下，几时融作满怀春。

收拾秋光入兔毫，归途残照下林皋。
青旗解唤游山客，斜卷西风五丈高。

镇国寺与张子对酌夜谈^③

明 王慎中

松栝枝团广岫阴，仲冬凉月静萧森。
青山白水随生事，高榻芳尊共解襟。

①（元）王恽：《秋涧集》。

②（元）张之翰：《西岩集》。

③（明）王慎中：《遵岩集》。

画省香烟空入梦，远公白社许相寻。
依栖拟问三天法，长啸真悬万里心。

2. 昭应宫

咏御沟^①

元 宋褰

泱泱穿云出涧初，千回百折到皇居。
行人不敢来饮马，稚子时能坐钓鱼。
昭应宫前晴滉漾，云岩观后晚舒徐。
波漫略约通丹禁，风飏辘轳映翠裾。
三月霏烟着杨柳，九秋凉露泣芙蕖。
荒唐莫说流红怨，自是清涟解起予。

过昭应宫^②

明 马中锡

翠湿松梢露滴珠，洞门下马独踟躇。
丹成勾漏知何在？花发玄都恐未知。
游客漫劳题凤字，道流不喜换鹅书。
分明也住人间世，往往相逢说步虚。

次韵席仁同（春）游昭应宫^③

明 杨慎

佩声齐下日华东，朝退春游有客同。
却转河堤晴霭外，回瞻宫阙晓云中。
曲江池泛仙源碧，下苑花交御宿红。
琼玖木桃酬未得，青门紫陌兴何穷。

①（元）蒋易：《皇元风雅》。

②（明）马中锡：《东田漫稿》。

③（明）杨慎：《升庵集》。

3. 广源闸

七月望日西山即景十二韵^①

元 宋褰

朔土中元展墓辰，暂时从俗出重闾。
 秋光萧飒无余暑，野色虚明不动尘。
 仙馆旧时通辇路，官沟佳处似江津。
 郊扉亭榭皆沽酒，石岸湾埼半鬻薪。
 见寺参差多白塔，逢僧络绎尽红巾。
 鳧茨映草花轻小，鸿茭遮萍大叶匀。
 洁白芙蕖犹是夏，淡黄杨柳不如春。
 偶随渔艇方游目，忽见龙舟却怆神。
 金水河宽风掠面，玉泉山暗雨催人。
 马蹄不惮平芜远，鸟语常因密树频。
 可惜痴顽携子侄，未能放旷会亲宾。
 茫茫世网谁堪约，负郭同为学稼民。

广源闸望西山^②

明 何御

山水有佳趣，景象在朝曦。
 晨倚河堤望，旷然尽平原。
 春干寂已歇，秋容粲复繁。
 疏峰互对立，叠涧迅相奔。
 行人穿露薄，樵子出烟村。
 陟岭遂及巅，溯流得穷源。
 诂询世外乐，聊辟区中喧。

①（元）宋褰：《燕石集》。

②（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

园看花杂咏纪事八绝句^①

清 斌良

广源闸畔小车停，桃萼烘霞柳带青。
暖隼香云通曲径，乔松谖籁满清听。

披袈老衲下阶迎，闲向青鸳结净盟。
入室尘襟顿湔涤，梵香影里石泉声。

物外栖情远避嚣，东风将暖趁花朝。
碧檀栾曳青鸾舞，红探春开粉蝶撩。

凉磬风飘递暗廊，庄严迦叶见香光。
狮王搏象仍全力，妙墨东平独擅场。

幽邃禅关四面通，谁移峭石起层峰。
山僧笑向奚童说，墙角星榆认卧龙。

熘雨苍皮四十围，法华古桧翠烟霏。
金元桢干伊谁植，可有千年老鹤归。

岸颓石虎卧榛芳，众象祁连匠作能。
万姓脂膏供指染，杈瑯碣半藓花凝。

回挝乘兴觅菟裘，一贴茶缘半晌留，
妙悟濠梁真趣足，非鱼鱼乐我知不。

蓝靛厂道中^②

清 宝鋆

广源闸水绿弥弥，细柳营高杨柳垂。
白叟黄童闻笑语，丰神仍似看操时。

（前任阅兵大臣屡看外火器营操，故经过多有识者）

①（清）斌良：《抱冲斋诗集》。

②（清）宝鋆：《文靖公遗集》。

早发广源闸望西山道上作^①

清 陈田

西山访昔游，仍协省中彦。
佳豫迈芳辰，清言出华宴。
纡徐订前诺，延绵得深眷。
俯穷青野观，仰极玄宵盼。
梵刹布金银，湖光照台殿。
千岩雨后姿，万壑晴霞变。
荷芡随沿洄，鹭鸿递隐见。
行爱岚气袭，坐惜鸟声缣。
殊景纷在兹，盈瞩讵能遍。
但获昭旷怀，归途不知晏。

4. 白石庄、白石桥

(1) 白石庄

三肴立夏前一日潘长甫携具招同方肃之步高粱桥至白石庄览眺^②

明 姚孙业

一尊求友向芳郊，尘土盈襟尽可抛。
为爱清流堪洗耳，更探胜地忆诛茅。
新荷试水依桥长，深柳萦春待夏交。
最是羁人耽赏处，涛声叠起五松梢。

早春游万驸马白石庄和卧子韵^③

清 李雯

白石桥边接御堤，沁园池馆向清溪。
花分洛苑香犹静，树拟长杨叶未齐。
金井床寒妆阁后，玉楼箫断凤城西。
青山半入朱轩里，门外春风听马嘶。

①（清）陈田：《明诗纪事》。

②（明）姚孙业：《亦园全集》。

③（清）李雯：《蓼斋集》。

望湖亭^①

清 博尔都

傍岭高楼迥，沿堤细柳斜。
浮鸥并没鹭，都作水中花。

瓮山^②

清 博尔都

青龙桥畔夕阳斜，白石庄前玩物华。
昨夜山头一片雨，今朝水面数重花。
留人语燕停新幔，携子轻鸥宿浅沙。
耶律风标何处问，唯余荒冢锁烟霞。

复沿柳堤而西至一村肆饮得诗四首^③

清 钱载

一番游兴始，六日出郊才。
野雪凭洼积，河冰向曲开。
欢声午鸡送，暖色蹇驴催。
并岸红亭识，年曾此际来。

那问前朝事，难忘后院松。

（万寿寺白松七株，翠阴满庭，大者十数围）

假山儿戏业，高阁佛缘踪。
村树疏疏密，云峦澹澹浓。
阍黎不相语，看客自从容。

白石庄西路，寻诗步履偕。
风还动春鬓，草欲茁乡怀。
一诏蠲租乍，三吴望幸皆。
无田为贱士，转觉滞烟涯。

①（清）博尔都：《问亭诗集》。

②（清）博尔都：《问亭诗集》。

③（清）钱载：《箴石斋诗集》。

肥割花猪肉，鲜和豆腐羹。
相邀店门坐，亦具主人情。
场圃丰年后，林垆淑气生。
绿杨千万树，待我作清明。

胡云坡司寇席上观摩诃庵集篆金刚经拓本

同心余编修香亭太常涵斋侍讲作^①

清 翁方纲

十里吟鞭看花处，红杏连云一千树。
杏花看过看古碑，道肯摹来又洪度。
写释文者十二人，香山何到秀水陈。
陈时寓寺跋寺壁，小蓬莱叟下笔亲。

三十年后记追写，点笔怱怱非旧社。
可怜石畔感涕人，犹是庵中读书者。
香山乡接白石庄，古墓石马眠牛羊。
童时每到辄徙倚，怀纸窃拓窥锋芒。

朱十旧闻未及采，或以其篆遗其楷。
郭忠恕书还附刊，休上人诗尚好在。
韦五十六英十八，草篆何烦识恶札。
徒闻文字扫西来，那借徽弦开古刹。

铃声幡影花阴转，绿酒红灯客开卷。
但惊栏槛烟雨痕，谁执蠹虫科斗篆。
巨手莫嗟东石台，青箱漫感王敬哉。
老屋丁丁夜漏起，石经试续小蓬莱。

^①（清）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

九日鄂松亭前辈招集广善寺同游可园作（园
在西直门外，即明万驸马白石庄）^①

清 曹楫坚

去寻萝径转莓墙，驸马园林白石庄。
远近山光团紫翠，浅深树色间红黄。
低桥断版通鸥渚，荒草寒坡认鹿场。
难得萧闲似今日，长安一十二重阳。

不劳斋饌设伊蒲，白玉盘行竹里厨。
山鸟自啼游客少，秋花相对宦情无。
喜招日下新诗伴，还觅高阳旧酒徒。
闻说春时桃杏好，开门重为扫烟芜。

冬日过白石庄^②

清 袁翼

喧阗市井渐荒凉，江浒犹存白石庄。
重艇喜添三尺水，疏钟寒打五更霜。
趁墟落落农人少，飞檄萧萧驿骑忙。
凫鸭亦知冬气肃，沙堤展翼向朝阳。

白石庄^③

明 刘荣嗣

仙圃宜秋色，相将恋夕曛。
松青新濯雨，槐古旧侵云。
竹牖池光合，山亭石翠分。
凤箫遗韵在，拟向月中闻。

①（清）曹楫坚：《芸云阁集》。

②（清）袁翼：《邃怀堂全集》。

③（清）吴长元：《宸垣识略》。

白石庄看牡丹^①

明 吴惟英

尊酒邀清赏，名园迥不群。
雨枝苔上绿，风朵锦回文。
入幕香初骇，移灯影乍纷。
留春坚客住，丝竹说殷勤。

游白石庄^②

清 张燮

乘闲西出郭，高柳覆沦漪。
径辟山窥槛，亭空竹作篱。
丰年庾氏玉，爽气习家池。
鱼过断萍匿，风先弱线披。

酒深催韵急，坐满接言迟。
奢矣花兼石，繁哉竹与丝。
溪惊鹭不下，峰晚雾将垂。
略订辞花出，来当未谢时。

白石园看牡丹^③

明末清初 张学曾

为爱药栏胜，旬中一再来。
分香妆阁照，择圃几瓶栽。
朵朵初方蕊，垂垂今正开。
怜春如此候，展转不能回。

爽阁^④

明末清初 张学曾

疏雨偶然过，青山晚近人。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③（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④（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全凭高阁爽，共仰月华新。
树转尊前影，花愁暗处春。
客喧无一醒，灯火觉相亲。

白石庄^①

明 阮泰元

径辟龙孙长碧鲜，高台迥出蔚蓝天。
虽多老干俱槐后，略种名花佐柳妍。
山缺恰当高树补，池深雅得芰荷先。
主人爽一如亭阁，不用笙歌促酒筵。

白石庄可园小集雨中作^②

清 宝鋈

鼎臣闲倚玉阑干，才子卢纶笑语欢。
贤辅昨闻同轨辙，良辰今我快盘桓。
碧云翠润亭台古，绿水香深荷芰宽。
细雨更欣增飒爽，全将尘梦洗邯郸。

水村山郭景咸宜，芦荻成林柳漾丝。
飞盏喜频名酒酌，披襟无限好风吹。
李绅诗感日当午，杜甫文惊云下垂。
国愿年丰人极乐，雨声潇洒兴淋漓。

欢然尽日倒金尊，丽泽门西薜荔门。
人聚竹林谁作客，地多杨柳自成村。
朗吟笠重吴天雨，豪举杯浇易水魂。
醉墨狂挥儿辈笑，激昂清气满乾坤。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清）宝鋈：《文靖公遗集》。

(2) 白石桥

白石桥^①

明 王嘉谟

纷衍石桥路，西山野望初。
中流白鹭起，两岸绿杨疏。
泉贮团仙籁，钟鸣隐佛庐。
所嗟尘市远，不得更踟蹰。

白石桥^②

清 法式善

雪液松根流，烟水溪头溅。
泻入杏花西，斜阳红一片。
近河三五家，生计鱼虾贱。
我为看花来，瞥逢松竹健。
无心随白云，萧然入僧院。
山色餐未饱，经声听已倦。
欲逐林鸦归，回头溪月恋。

白石桥^③

清 法式善

水东万柳围，水西诸寺拥。
净绿草根齐，远黛山腰拱。
茅茨三两家，一竿酒旗耸。
幽鸟那嫌孤，寒鱼莫弃冗。
杉桧卧墙阴，犹抱寒雪肿。
暂闲遂自矜，百事嗟不勇。
早岁谢世怜，老宁怙佛宠。
过眼优昙花，何如麦横垄。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

③（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

冬日白石桥柴老家醉中作^①

明 王嘉谟

白石桥头路，苍然松树林。
清霜飘败叶，红紫散如金。
高山粲然开，迢迢果幽寻。
最有野人知我趣，一尊宛转留人住。
白醪初熟满村香，大雪才消天未暮。
何处问安道，举杯醉渊明。
乘兴却迷路近远，酩酊惟觉身欹倾。
北风凛冽助酒力，古道枯声散客情。
流连更怜主人意，上马不辞仍复醉。
茅店荒鸡时一鸣，归途恋恋依空翠。

上巳同公玉伯从野步遇又章白石桥村肆小饮^②

清 宝廷

山远难常游，郊野时闲步。
漫行无所之，信步随去路。
昨日新雨过，杂花忽满树。
石桥值村肆，足疲聊小住。
邂逅来故人，小酌饱野蔬。
酒尽日亦斜，相将各归去。
万物皆可观，美恶从所遇。
悦目即赏心，行乐无定处。

上巳后十日携二儿富寿白石桥闲步用去年上^③

（已口占韵）

清 宝廷

过桥寻旧径，河畔有人家。
村落带疏柳，亭台杂乱花。
芳田随水曲，粉壁逐山斜。

①（明）王嘉谟：《蓟秋集》。

②（清）宝廷：《偶斋诗草》。

③（清）宝廷：《偶斋诗草》。

小憩呼儿伴，空林鸟不哗。

上巳偕两儿西郊闲步至白石桥而回^①

清 宝廷

石桥南畔路，寥落少人家。
古寺隔流水，荒园隐乱花。
雨过田尚润，云散日初斜。
老子诗将就，群儿且漫哗。

寒食同芷亭艺圃韵清寿富白石桥踏青小饮村肆^②

清 宝廷

安步过溪桥，山庄忆白石。
风寒遏花机，雨晴增柳色。
旷野祭扫多，佳节逢寒食。
枯发萦草青，朽骨黏纸白。
感此念人生，哀乐终有极。
薄酒聊取醉，静观空胸臆。

5. 双林寺

双林寺歌^③

明 冯琦

长安春风能几许，阵阵化作秋来雨。
苍狗白衣那可辨，古今荣瘁宁堪数。
君不见玄明宫，君不见双林寺。
双林寺主迹如扫，路人犹说繁华事。
忆昔金貂近帝枢，转日回天倾上都。
九列有时关进退，五侯无敢同驰驱。
纵横五鹿客，交结霍家奴。
城中甲第连白虎，城外浮图下赤乌。

①（清）宝廷：《偶斋诗草》。

②（清）宝廷：《偶斋诗草》。

③（明）冯琦：《宗伯集》。

浮图矫矫凌云际，乘豹骖狸斗神异。
天中画栋蟠龙螭，阶下丰碑蹲赑屃。
天子亲为降敕书，宰臣不惜书名字。
布金刻玉神亦劳，衅血涂膏鬼所忌。
从来执权如抱虎，黄钺一下无处所。
半夜雷霆飞赤霄，百万金钱归少府。
罪厚难徼帝释灵，谴轻未霁君王怒。
大第深沉别有人，野寺凄凉已无主。
试看今日蓬与蒿，试看旧日石与牢。
豪华意气竟何在，寂寞楼台空复高。
黄金台前车已覆，黄金坞中满已朴。
何处流人泣向隅，何人贵近欣当轴。
一岁花开一度春，一年世事一回新。
惟有寺前松柏树，年年长对往来人。

双林寺^①

明 曾朝节

系马今双树，香台正晓钟。
叩关寻碧洞，到塔抚青松。
梵像慈何怒，凡情悟在恭。
但怀舒望眼，天际翠千重。

西域双林寺^②

明末清初 萧士玮

慈像居然战斗场，佛魔同异亦荒唐。
啖尝不破虚空观，踏践能乘勇猛方。
火色朱樱双树外，涛声翠柏一灯傍。
如斯降伏如斯住，悲仰无量钟磬长。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双林禅院观荷诗^①

清 叶映榴

胜侣寻幽刹，芳筵对水张。
宿红窥镜影，高翠捧珠光。
雨后人尤爱，觞传我亦狂。
相看尘土气，俱付碧云乡。

双林寺歌^②

清 于慎行

道旁佛宫谁者筑，珠楼宝殿横山麓。
僧徒指点为予说，此寺方成主人逐。
忆昨十载气薰天，吐纳日月挥云烟。
外廷稍引三公势，内禁亲操六玺权。
出入钩陈留管钥，笑谈甲观走金蝉。
建寺平侵贵主第，施僧直请大官钱。
输来多宝堆成塔，辇尽黄金布作田。
法宫梵宇何连蔓，胜地名区看不断。
墓上林园学九陵，祠前楼阁成双观。
落成牛酒国亲供，建醮香花天女献。
吁嗟此寺独渺小，赤刀已欲盈千万。
我皇神威符世祖，距脱大奸俯地取。
郭家金穴入水衡，邓氏铜山归少府。
庐儿解玉乞街衢，宅妇怀簪随卒虏。
惟余此寺在郊原，虹梁绮构谁为主。
蛛网空悬梵铎风，青苔自锁玲琅雨。
盛衰转盼那不有，几年翻覆看如许。
君不见江陵城头土三尺，若敖馁鬼不来食。
一代贤豪此谓何，尔全首领恩亦极。

①（清）叶映榴：《叶忠节公遗稿》。

②（清）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

过双林寺^①

清 汤右曾

高柳鸣蝉已到门，小桥雨坏昼昏昏。
茶香一勺知新味，鸿爪何年识旧痕。
乍落槐花秋梦冷，自翻荷叶午风喧。
痴人未用痴相惜，宝带华缨一笑论。

双林寺^②

（明大珰冯保墓葬地在西直门外）

清 徐宝善

阴阴松柏参天长，浮屠半截撑青苍。
丰碑赑屃苔藓蚀，古佛趺坐容矜庄。
双林额寺义何取，僧言创自冯貂珰。
当年神庙方践祚，司礼赫赫提天纲。
外托江陵内慈圣，窃据威福隳彝常。
首踣新郑继吴赵，布列豺虎钜忠良。
十龄天子但垂拱，大伴入殿神扬扬。
偶裁章疏值阍病，病起恚詬尤披猖。
天诛不畏畏鬼谴，穷极媚祷崇空王。
从来此辈备洒扫，铁碑祖训垂煌煌。
谁持太阿柄倒授，此衅无乃开文皇。
危亡千古踵一辙，家奴坐制尤所伤。
熏天烈焰卒覆灭，势若霰雪逢骄阳。
生前茔圻竟安用，幸保要领逃王章。
残骸已令蝼蚁饱，幽宅但付狐狸藏。
我来落日衰草白，纷纷牧笛归牛羊。

双林寺^③

清 钱大昕

可怖修罗相，无遮演揲儿。

①（清）汤右曾：《怀清堂集》。

②（清）徐宝善：《壶园诗钞选》。

③（清）钱大昕：《潜研堂诗集》。

祇林谁昔构，像设至今贻。
洞失明阳迹，碑留媚灶词。
隔墙半亩地，片瓦拾沙弥。

过双林寺题壁^①

清 斌良

野棠花暝噪青禽，鸳舍萧寥粥鼓沈。
琅寺繁华归梦幻，苔碑檀越记双林。
罽裘卓锡偃松柯，诡甲狞鳞变相多。
几许膏脂供悉索，绣衣土木奈愁何。
天魔婉娜舞鸾幢，兜率珠宫秘密双。
多事冶游狂士女，红深翠隙暗窥窗。
殿角金轮夕照高，莲台影弹蔓黄蒿。
却灰一片墙阴黑，埏埴残僧老业陶。

二月十七日同钱蔣石庶子辛楣学士博晰斋洗马周稚圭侍讲自西苑归沿长河一带游万寿寺、昌运宫、双林寺、大正觉寺凡四首^②

清 翁方纲

盘空苍石磴，不到倏三年。
驻马聊参偈，开门即听泉。
松花清磬外，蒲席晚钟边。
始信仇池穴，能通小有天。

遂跨广源闸，因寻昌运宫。
碑曾勒杨李，人尚说张冯。
合抱诸松在，苍荫万寿同。
正临春涨阔，谡谡响回风。

碧砌通朱户，红栏倒绿波。
闲于桥宛转，飞出石嵯峨。
苑树和烟密，山云得翠多。

①（清）斌良：《抱冲斋诗集》。

②（清）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

不图双步履，半日画中过。

梵磬双林度，风铃五塔闻。
台留释迦迹，户揭贝多文。
有屋皆临水，无窗不纳云。
定乘五六月，于此散炎氛。

春日野游放歌^①

清 宝廷

天骤暖如人暴贵，陡然气象皆变更。
时花竞开乱节序，枝垂条殚根不胜。
野禽得意忘缯缴，向人高噪疑斗争。
飞虫满空逐人嘬，挥之愈集头颈盈。
连朝大风昨始止，寒食已过犹有冰。
寒燠反掌改朝夕，造化不测惟天能。
隔河杨柳谁氏冢，纸灰堆积埋佳城。
荒坟遍地少麦饭，夜台亦此炎凉情。
山庄白石焕然在，野老谁复知旧名。
双林寺古亦销歇，有碑无字空峥嵘。
忧来聊就野店饮，欲言稚子安解听。
弹指前游倏一载，流光迅速良足惊。
功名富贵岂敢望，闲身但愿常太平。

6. 兴教寺

兴教寺海棠^②

明 杨慎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①（清）宝廷：《偶斋诗草》。

②（明）杨慎：《升庵集》。

秋日兴教寺^①

明 赵完璧

古寺青林外，轻车白日斜。
秋怀开野色，午茗惬僧家。
山鸟清吟兴，云松静物哗。
禅关醒俗梦，坐晚意犹赊。

夏夜同管张二君宿兴教寺^②

明 刘储秀

绝壁开金藏，明河耿玉绳。
经过留下榻，宴坐对燃灯。
桂殿通虚敞，松门隔郁蒸。
不知今夕梦，谁解入真乘。

7. 极乐寺

元日极乐寺大雨雪^③

明 李贽

万国衣冠共一新，婆娑独占上方春。
谁知向阙山呼日，正是飞花极乐辰。
寂寂僧归云际寺，溶溶月照陇头人。
季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

游高粱桥极乐诸寺^④

明 丘兆麟

寺观参差出，山溪掩映间。
塔尖全蔽日，林隙稍窥山。
俗与僧租胜，朝从野贷闲。
盛游资好友，尽日得开颜。

①（明）赵完璧：《海壑吟稿》。

②（明）刘储秀：《刘西陂集》。

③（明）李贽：《焚书》。

④（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寓极乐寺^①

明 王衡

湾湾绿水带城阴，白日青莲双树林。
万迭（叠）云山千里梦，六时钟磬五更心。
寒灯贝叶翻香蠹，春日檐花坐语禽。
随意竹床葵菜好，经帘不卷法（画）堂深。

极乐寺^②

明 顾起元

迟日郊原景物繁，翛然人坐给孤园。
松垂佛殿云从入，花落经床鸟自翻。
静倚鸣琴消白昼，闲因挥尘狎清言。
红尘冉冉长溪外，厌听高城暝柝喧。

极乐寺^③

明 王应翼

于以连镳拂柳行，豫游真喜值春晴。
携来新茗如浮蚁，穿入垂杨有坐莺。
近水佛含花鸟气，到门僧了木鱼声。
谁探幽僻调清楚，一路清溪宛宛明。

极乐寺

明末清初 官抚辰

古泉无宿水，古柳无强枝。
游望渺攸属，金碧生其姿。
门柳不更圃，径泉不更池。
色然堂国花，曰僧律所持。
游人有时去，鱼鸟闲知之。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③（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又寄乐二^①

明 宋懋澄

去年同人极乐寺，花下马头香上衣。
柳堤滩头水细下，砂磧草中雁息飞。
野僧禁酒苦淹住，美人畏晚连促归。
入门似闻金吾语，大内传教罢打围。

引自《顺成门游极乐寺纪事》^②一文

明 方应祥

帝城三月好风光，柳绿桃红马足忙。
忽忆江南旧游处，鹧鸪声里系兰航。

游极乐寺^③

明 张凤翼

空王台殿帝城垆，积翠铺金引百灵。
西化青鸳今证果，东来白马旧传经。
双幡绕刹风逾定，六镜悬龕日转亭。
闻道此中堪住世，几人会得息心铭。

六月十九日出西直门溯长河憩极乐寺^④

清 钱楷

晨策延朝爽，十里溪山迸。
出郭取新术，沿流俯清镜。
飞朱桥转栏，障渌荷持柄。
巍然佛屋棱，门隐密林靛。
辘辘惊吠龙，客至僧先诤。
茶话水中亭，迢径泉流竞。
万树啮蝸蟾，声与炎风劲。
回头堀堞中，身在诸天净。

①（明）宋懋澄：《九籀集》。

②（明）方应祥：《青来阁初集》。

③（明）张凤翼：《句注山房集》。

④（清）钱楷：《绿天书舍存草》。

出西直门至极乐寺^①

清 秦瀛

趁晓度石梁，到眼清流洑。
迂轸缘坡陀，日出深树里。
松风递钟梵，兰若即在迤。
入寺清且幽，绕径花木美。
山僧引笕泉，灌溉无时已。
煮茗惬道心，翻经悟禅理。
诸君寻旧游，我游从此始。
还指畏吾村，一拜西涯氏。

极乐寺海棠歌^②

清 宝廷

满庭芳草丁香白，海棠几树生新碧。
数点残花留树梢，脂枯粉褪无颜色。
国香堂闭悄无人，花事凋零不见春。
尘生禅榻窗纱旧，佛子浑如游客贫。
老僧去年已示寂，花径苔深少游客。
羽觞无酒酌东风，夜静花神空叹息。
转瞬繁华去若驰，禅宫消歇亦如兹。
闲身赢得花闲立，可惜虚过花盛时。
蜂离蝶散春难闹，花落何须留晚照。
佛心若使果多情，拈花也恐难成笑。
从来乐极会悲生，莫向花前感废兴。
回头西望众香国，海气迷漫舍卫城。

①（清）秦瀛：《小岍山人集》。

②（清）宝廷：《偶斋诗草》。

极乐寺小憩偶成^①

清 宝鋆

咿喔鸡鸣曙色开，帝城金碧闪楼台。
乍逢北陆青霜肃，喜看西郊红叶来。
烟水有情皆罨画，神仙随处是蓬莱。
国花堂共山僧话，笑借茶铛当酒罍。

春日偕子耕蓼葦燕山游极乐寺^②

清 斌良

柳坞藏深寺，朋簪取次寻。
梵音喧贝叶，香树植河林。
流水净禅性，白云清道心。
何须岩壑隐，已少俗尘侵。

甲申浴佛日偕同直出西直门至极乐寺看海棠归途偶成^③

徐世昌

终年局促困辕驹，一出郊坰景便殊。
树色迎来青欲滴，波痕漾处碧平铺。
嘉招不速宾皆主，妙理同参释亦儒。
多谢天公真解事，昨宵吹垢雨如酥。

莫嫌冷艳已残妆，相对忘言醉一觴。
地以远尘称极乐，花能殊众是无香。
似闻道左流莺语，堪笑城南走马忙。
难得萧闲逢此日，归来缓轡已斜阳。

①（清）宝鋆：《文靖公遗集》。

②（清）斌良：《抱冲斋诗集》。

③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8. 昌运宫

宿混元灵应宫^①

明 王慎中

玄宫东瞰皇畿迥，碧水西潏汉甸斜。
初月清悬仙子洞，归云深拥羽人家。
珠林招近千年鹤，瑶篋分探九炼砂。
未驾青牛凌紫气，且乘白鹿住丹霞。

昌运宫^②

清 钱大昕

香火前朝院，天风戛玉笙。
门开青嶂对，人荫白松行。
亭覆康陵敕，苔封内监茔。
客来谭往事，差觉胜元明。

昌运宫^③

清 乾隆

玉泉发脉注长河，佛宇仙宫夹岸多。
阅岁郁攸致不戒，一时重鼎庆斯那。
高居上帝朝绛节，愿锡康年绥宝禾。
碑抚前朝珣肆横，谬称昌运运如何？

昌运宫^④

清 查慎行

老鹳巢古枝，虚廊交冷翠。
凄凉前代冢，传是张常侍。
煌煌元老文，苔蚀仆碑字。
赐域满西山，斯人或无愧。

①（明）王慎中：《遵岩集》。

②（清）钱大昕：《潜研堂集》。

③（清）乾隆：《御制诗集》。

④（清）查慎行：《敬业堂诗集》。

昌运宫^①

清 法式善

老桧青上天，树底剩白日。
日影忽西沉，桧阴墙外直。
当年种树时，此树无人恤。
谁知万金钱，付彼千荆棘。
桧也老犹在，游者去每忆。
我来坐其下，顿觉尘俗失。
千年鹤又归，仿佛旧相识。
一闻吟啸声，云中长叹息。

过昌运宫有感^②

清 弘晓

昌运宫前泪昔垂，今朝重过复含悲。
门庭烟锁空秋草，并有衰杨任晚吹。

其二

殿宇依然对夕阳，匆匆策马驻南冈。
松枝满地苍苔滑，瑟瑟西风拂面凉。

长至

一阳初复应黄钟，刺绣初添一线工。
此日寒回春意动，梅花新笑画楼东。

闻鹤

数声嘹唳九霄晴，夹日穿云杂凤鸣。
丹顶已成毛羽满，排空万里不胜情。

郊外远眺

节届深冬后，行围郭外田。

①（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

②（清）弘晓：《明善堂诗文集》。

荒村余积雪，峻岭锁寒烟。
犬吠依萧寺，鸿声度远天。
停鞭凝望处，风景最幽然。

昌运宫^①

清 李光国

传是前朝昌运宫，石垣缺处径相通。
松枝压屋碧瓦堕，碑帽卧阶枯草丛。
应有金泥留玉府，空将紫气入清风。
不须细细寻丹灶，万古玄元一老翁。

昌运宫道院看松歌

杨大鹤

春光二月满帝京，廉纤朝雨尘埃轻。
玉堂读书得余暇，芳郊揽辔沿溪行。
柳条杏蕊逞姿态，过眼未觉怡深情。
传闻琳宫松最古，入门离立苍髯迎。
虬枝修干互盘矗，霜皮黛叶纷纵横。
干如劈华耸云表，枝如翔凤垂绶缨。
叶如仙人散绿发，皮如积雪铺青苹。
一株两株已奇绝，何况二十四树罗。
瑶桢空阶无尘醺，坛静浓阴满地心。
神茔枝头谡谡幽，籁发耳畔仿佛闻。
韶讌天风倏然起，空际溟渤汹涌洪。
涛惊听来喧寂两，无着时有啄木声。
丁丁更从杰阁一，周眺参天插汉凌。
蓬瀛凭虚直上势，未已四野苍翠凝。
光晶石梁三株劳，想象岱宗千尺烦。
屏营慈仁双松昔，曾见拿云攫雾相。
拄撑俗僧市侩日，铍削坤物变化留。
遗名托根兹壤沐，雨露帝力培养标。

^①（清）李光国：《定斋诗钞》。

奇英无言岂肯逐，桃李有质固是殊。
杉桧毕宏韦偃画，不得公输匠石徒。
盱衡摩娑尽日复，枝柯百丈扶天枒。

戊子八月雨中游城西天禧昌运宫废址^①

清 顾春

烟叶青青豆叶黄，雨中荞麦凝雪霜。
野水苹花自采采，虚亭老树更苍苍。
隔岸依稀露碧瓦，过桥断续堆红墙。
诸天法象认不出，荒草深埋真武堂。

昌运宫白皮松歌^②

清 阮元

昌运宫在香山乡，古松七株百尺长。
入门瞥眼惊相望，白龙乱窜千条光。
鳞鬣欲动冷忽僵，森然结夏堆雪霜。
阴羽鹤鹤飞来凉，仙人亟以琼瑶浆。
十步之外闻古香，手扪其肤膩若肪。
俯视桧柏翻老苍，相怜皆是沧海桑。
有明正德多权珰，永也差比彬瑾强。
所知尚有几希良，依松造墓深埋藏。
松涛暮起思茫茫，阳明古洞应斜阳。

天禧昌运宫松^③

（在西直门外二里许，广源闸南，明武宗为内侍张永建道院于此，今就圯矣，
有白皮松六株，当是辽金以前物，人鲜知之者）

清 叶名沣

儵然五百年前物，飒飒涛声天半吹。
元帝精灵有时降，白龙夭矫岂无知。
云霄得路垂阴碍，冰雪盘根历劫危。

①（清）顾春：《天游阁集》。

②（清）阮元：《擘经室集》。

③（清）叶名沣：《敦夙好斋诗全集》。

欲问武皇当日事，夕阳萧瑟映穹碑。

昌运宫^①

清 宝廷

壮观尽凋谢，琳宫余旧基。
阶前四株松，曾见全盛时。
我欲询前事，问松松不知。

《春感用杜秦州杂诗韵》^② 节选

清 宝廷

扶杖出西郭，久传昌运宫。
人心异兴废，仙道本虚空。
梅压几春雪，松吹前代风。
长河发何处，依旧水流东。

八月一日刘芙初太史招游长河极乐寺，饭后至万寿寺看松石，渡河小憩昌运宫而归得诗四首^③

清 陈沆

尘事百齷齪，负此秋气清。
故人招出郭，遥见西山迎。
水禽有奇羽，风荻无定声。

隔林寻钟声，一往肆幽敞。
屐行落叶深，门敲秋云响。
不知何花开，奇馨悦静想。

一松一精神，一石一造化。
坐久佛无言，微闻鹤叹咤。
何不入山深，人闲少真暇。

①（清）宝廷：《偶斋诗草》。

②（清）宝廷：《偶斋诗草》。

③（清）陈沆：《简学斋诗》。

看松可当山，看柳可当水。
刘子妙语言，诗中有佛理。
坐感江湖心，莼鲈秋正美。

9. 紫竹院

紫竹院^①

清 王熙

紫竹禅关迥，虚亭老树前。
槛低花影静，林密鸟声传。
钟梵闲清昼，池塘遍野泉。
夕阳楼影下，归骑破春烟。

过紫竹院^②

清 英廉

烟水弥弥匝浅莎，松门倚杖逸情多。
沙禽爱向柔荑立，压得芦梢欲蘸波。

再过紫竹院^③

清 英廉

落尽红衣绿减肥，残荷几柄带斜晖。
葦花不奈西风急，吹作一天秋雪飞。

过紫竹院^④

清 英廉

一踏红尘四十年，吹衣秋雪在吟笺。
儿时游迹何人识，松影参差塔影圆。

①（清）王熙：《王文靖公集》。

②（清）英廉：《梦堂诗稿》。

③（清）英廉：《梦堂诗稿》。

④（清）英廉：《梦堂诗稿》。

晨起过紫竹院^①

清 法式善

缓步青松坪，遂至紫竹院。
风吹片云堕，浓压清凉殿。
九朵芙蓉花，青苍隐不见。
老枫逞薄醉，作意霜姿炫。

花朝日游紫竹院泛舟长河和濮子耕韵^②

清 斌良

兰若依芳渚，寻幽得暂过。
风花迷蝶梦，烟月澹鸥波。
菜把叨官圃，鱼苗种御河。
清游尚如昨，惊见燕营窠。

晓出西郭游紫竹禅院^③

清 斌良

田畔雀争噪，林闲月未沈。
孤村延晓色，断塔接云阴。
枯木横桥窄，乔松隐寺深。
言寻鸥鹭侣，长此息机心。

过紫竹禅院，僧询余家世，惊曰廿年前偕宝公同来之公子也一刹那顷白发萧萧矣，感叹久之，并指阶前石榴树曰：“此犹居士之叔宝心斋公手植，花时仍烂漫可观，亦君家故物。”并言朴斋六兄已化去，子孙辈近无来游者，因感成此什纪之。^④

清 斌良

佛院傍湖筑，窳簌秀成林。门前大圆镜，波滢堪洗心。入门境阒寂，豆房昼愔愔。低眉佛意静，面古消黄金。钟鱼罢击撞，经卷蚀蠹蟬，到眼景荒率，松栝垂萧森。老僧出迎客，茶色坏衲纁。清臞（癯）耸鹤骨，鬓白攒银

①（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

②（清）斌良：《抱冲斋诗集》。

③（清）斌良：《抱冲斋诗集》。

④（清）斌良：《抱冲斋诗集》。

针。殷勤询里闾，语作寒虫吟。闻言增慨叹，变色生敬钦。事过疑阅世，逡巡尚堪寻。低回忆畴曩，甲子岁在壬。宝公解组还，杖履曾相临。为觅十笏地，借榻思摊衾。居士亦陪过，玉貌冠华簪。相别穀乳顷，岁月驰骎骎。疾如赴壑蛇，一去势莫禁。瞥眼雪盈颠，老态倏见侵。侧闻建牙纛，绝塞颧利擒。又闻陟卿贰，献纳陈名箴。行边戴鹖冠，入卫佩剑鐔。朱轮半昆季，宣政输悃忱。云胡厕郎署，卑位久滞淫。俯仰话今昔，吹嘘感升沉。余闻惠勤语，竟作龚胜喑。一笑姑置之，浮云拂高岑。照眼石榴树，根错殊崎嵌。巨叔手亲植，廿载法雨淋。花光赤玛瑙，翠叶交繁阴。人杳思后哲，空谷金玉音。覆蕉追梦鹿，攀柳变鸣禽。吁嗟刹那顷，往事徒沾襟。长歌当作记，托兴亦何深。

紫竹院戊^①

清 宝廷

古寺境幽僻，小憩揽清趣。
禅扉昼不启，寂寥人罕遇。
山断溪曲通，林开塔半露。
残荷尚有花，寒芦未成絮。
西风送晚凉，炎歊喜渐去。
坐久尘想空，悠然得新句。

九月二十六日同吴稼轩张午桥小饮因至西郊游极乐寺、万寿寺、紫竹禅院晚入西便门归途过善果寺四首^②

清 叶名沣

暂释尘鞅劳，聊与壶樽欢。
酒罢各无事，出郭相盘桓。
霜曦肃万汇，山色何高寒。
当午气自煦，桥水鸣潺潺。
纡曲见僧寺，犬吠疏林间。
沈沈国花堂，高柳垂蹒跚。
我来未及旬，长条凄已残。

在昔乾隆年，景物萃郊淀。

①（清）宝廷：《偶斋诗草》。

②（清）叶名沣：《敦夙好斋诗全集》。

几暇屡省耕，龙舟盛游宴。
时奉圣母来，万寿崇经院。
一人自咏陶，四海当清晏。
所嗟岁月遥，吾生未及见。
郁郁支离翁，人事阅飞电。
丰碑屹山门，亿载仰宸眷。

昨询紫竹院，徒御皆迷踪。
蓄意兹再来，榜题落眼中。
方塘廓荆蔓，云水交冥蒙。
入门亦修洁，筱簞摇青葱。
庭树纷陨蔕，飒飒疑雨风。
淪茗得微憩，何必闻清钟。
相约荷花时，却暑酣碧筒。

日落天西隅，寒光散林藪。
并辔遵严闾，晷短苦未久。
陂陀转复尽，精蓝大道口。
寻碑纵余兴，廊宇环深黝。
东林拊名贤，取笑彭泽叟。
微吟闲居篇，忽复逾重九。
故园几树梅，此日着花否？

10. 金水河、长河、高粱河

金水河^①

元 王冕

金水河从金口来，龙光清澈净无埃。
流归天上不多路，肯许人间用一杯。
杨柳青融春雾拥，芙蓉秋霁锦帆开。
老夫白发少年志，适兴时来看一回。

① （元）王冕：《竹斋集》。

金水河春兴^①

元 王冕

神州何处见繁华，尽好当时富贵家。
慷慨唤来黄字酒，丁宁将出紫帘车。
春风裊裊穿杨柳，小雨冥冥度杏花。
沈（沉）醉归来不知夜，又传清响按琵琶。

金水河边柳色新，玉山馆外少沙尘。
琵琶未必能愁客，鹦鹉如何错唤人。
翠袖绵（锦）檐驮白马，落花飞絮哄朱轮。
人间天上无多路，只隔红门别是春。

御沟春日偶成（四首）^②

元 马祖常

御沟流水晓潺潺，直似长虹曲似环。
流入宫墙才一尺，便分天上与人间。

拍拍春波满玉沟，酒浓花艳柳枝柔。
江淹空有文如锦，不得千金买莫愁。

春波十顷碧琉璃，白日楼台照影时。
好为画船都载酒，半酣西望碧参差。

水南沙路雨清尘，桃李花开蛱蝶春。
三月京华寒食近，东风十里酒旗新。

绝句（三首）^③

元 马祖常

春云五色建章西，流水平桥两岸低。

①（元）王冕：《竹斋集》。

②（元）马祖常：《石田文集》。

③（元）马祖常：《石田文集》。

客子年光偏易失，御沟杨柳又莺啼。

一春不得见花开，何况飞红堕酒杯。
今日城南花万树，看花不肯放春回。

九陌初晴拂紫埃，春衣花满趁春回。
丫丫小女相传语，昨日堂前燕子来。

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之一）^①

元 马祖常

玉绳双阙回苍龙，御沟石甃金水春。
螭坳词臣紫囊在，千年河清今日逢。

先兄正献公坟所寒食自和气门归马上赋^②

元 宋褰

适野襟怀自豁然，入城景物又堪怜。
御沟春水高于路，海岸风尘暗似烟。
醉客轻生驰騷袅，痴儿薄行调婵媛。
徐驱返顾西山色，自笑诗人嗜好偏。

早出过御沟^③

元 宋褰

残月欲落日未生，树根交合清水明。
翠华迢迢沙磧杳，铜驼陌上马声少。

京城立春^④

元 萨都刺

燕姬白马青丝缰，短衣窄袖银镫光。
御沟饮马不回首，贪看柳花飞过墙。

①（元）马祖常：《石田文集》。

②（元）宋褰：《燕石集》。

③（元）宋褰：《燕石集》。

④（元）萨都刺：《萨天锡诗集》。

燕姬十五未出门，燕姬满眼诸王孙。
马头相见不相识，乱絮游丝空断魂。

送张兵部巡视运河^①

元 虞集

画桥冰泮动龙舟，鸭绿粼粼出御沟。
使者旌旗穿柳过，人家鳧雁傍溪浮。
桃花吹雨春牵缆，江水平堤夜唱筹。
应有余波方浩荡，不令归楫恨淹留。

次韵宋显甫^②

元 虞集

御沟雪融三月初，鳧鹭鸿雁总来居。
蒲萄水绿可为酒，杨柳条青堪贯鱼。
迤邐天河起箕尾，滉漾云海浮青徐。
舟前花落傍飞燕，堤上风来湿舞裾。
翠辇时留金骕袅，锦波不着玉芙渠。
临流宋玉偏能赋，莫待东都客问予。

春云^③

元 虞集

春云漠漠度宫城，楼雪初融水未生。
行过御沟成久立，起头枝上有流莺。

赋京师^④

元 傅温充

贤材充赋日，祖道问京华。
春色照行李，光风泛去槎。

①（元）虞集：《道园学古录》。

②（元）虞集：《道园学古录》。

③（元）虞集：《道园学古录》。

④（元）金守正：《雪厓先生诗集》。

御沟晴洗马，宫树晓啼鸦。
伫听陈三策，鸣珂出殿衙。

送玉止善入京^①

元 柯九思

君到京华怯暮春，御沟波暖绿粼粼。
城南牡丹大如斗，马上葡萄能醉人。

早春燕城怀古^②

明 刘嵩

金水河枯禁苑荒，东风吹雨入宫墙。
树头槐子干未落，沙际草芽青已黄。
北口晚阴犹有雪，蓟门春早渐无霜。
城楼隐映山如戟，笳鼓萧萧送夕阳。

拟古宫词（三首之一）^③

明 李濂

金水河边云日微，洗妆楼下试罗衣。
双双紫燕何多事，似惜春归掠地飞。

壬子秋过故宫（十九首之一）^④

明 宋讷

仙裳宫袖拥龙舟，一夕兵来罢盛游。
万户千门银烛冷，六军百职布袍秋。
御桥路坏盘龙石，金水河成饮马沟。
日暮胡笳和羌笛，舞儿羞见锦缠头。

①（元）柯九思：《丹邱生集》。

②（明）刘嵩：《槎翁诗集》。

③（明）李濂：《嵩渚文集》。

④（明）宋讷：《西隐集》。

长河晓望^①

清 张宜泉

青晓长河望，悠悠兴趣多。
残星翻近浪，初日动遥波。
树密金堤暗，亭孤玉岸和。
仙槎如肯渡，直犯斗牛过。

自高亮桥泛舟过万寿寺至昆明湖之作^②

清 乾隆

夹岸轻笼绿柳阴，进舟川路霁烟沉。
有时送响新蝉急，无碍沿洄涨水深。
古寺小年付僧领，西山秀色待人寻。
近耽湖上风光好，雨后空明尽畅吟。

高亮桥进舟达昆明湖川路揽景即目成什

清 乾隆

玉泉一脉溯源头，湖辟昆明渚众流。
近郭石桥横蟒蛭，晓凉命进木兰舟。
状元雨过天如水，丞相舟平水似天。
昨日宫城凭望处，西山新翠霁光鲜。
牐唱典成回御园，川途取便弄潺湲。
抡魁漫道三年例，舟楫从来个里存。
快晴景物值薰嘉，白芷青蒲蹙浪花。
甓社菱丝堤畔柳，风帆一样逐横斜。

高粱桥泛舟至昆明湖之作

清 乾隆

长河舟进趁晨凉，两岸蝉声樾霭苍。
望雨畏燄消半月，湖光今日作秋光。
早田可卜收无碍，晚种惟期过半收。
失望生愁过望喜，人情那得免随流。

①（清）张宜泉：《春柳堂诗稿》。

②（清）乾隆：《御制诗集》。后同。

未逾五日畏炎官，破晓河风又怯寒。
不与惟时过去易，无恒者意测来难。

玉河泛舟归万寿山

清 乾隆

归舟泛玉河，背指玉山螺。
搜景未良久，得诗亦已多。
篷延斜岸绿，帆趁顺流波。
胜处日方午，余闲一再过。

长河放舟进宫之作

清 乾隆

三岁抡魁典具陈，朝来清蹕返枫宸。
长河廿里轻舟进，蓄眼清和霁色新。

欲激湍流涨影增，天光烟态漾空澄。
凤凰墩畔鸣榔过，妙绘分明落剡藤。

西山螺翠绿波涵，聚散云容天蔚蓝。
汀芷堤杨风澹荡，诗情端不让江南。

稻畦麦垄绿芊芊，踏水车声别一川。
最喜迎眸皆润意，洒珠丝又暮兰船。

自玉河泛舟至玉泉山即景杂咏

清 乾隆

春入年前气已暄，玉河解冻水沄沄。
轻浮画舫才经刻，早喜沿流遂得源。

柳眼将舒弱自扶，水村山墅接川途。
个中颇有丰年景，叠鼓声喧赛紫姑。

耕织图边一舸舟，来观织作岂来游。

万方衣庇吾恒愿，张氏还嗤为己谋。

灵源不冻碧波涵，松籁岚光愜静参。
指点壁间题绿字，云何瞥作隔年谈。

长河进舟至昆明湖

清 乾隆

高粱桥外放烟舟，两岸蝉声响报秋。
今岁真饶十分幸，往来常看黍如油。

点缀茶亭复酒家，川途廿里一帆斜。
最怜阿那沙汀畔，芦荻萧萧已作花。

疏剔泉源治水田，鳞塍蔚绿闸河边。
今年雨足资输灌，庠者勤休献眼前。

岸虫入听不为喧，晓露荷香数里繁。
伊轧舟行忘远近，镜中早见凤凰墩。

玉河

清 乾隆

玉河五里玉泉接，每以寻源便溯流。
伊轧橹声知远近，菜花黄里度红舟。

玉河泛舟至石舫登岸

清 乾隆

顺水轻舟如不行，五里玉河半刻争。
山移岸转一篷里，昆明石舫相逢迎。
舍彼登此只跬步，一例飞云异进住。
浪花拍舳却无停，翻觉乘流得佳趣。
动静名相谁主宾，我亦因之悟匪真。
回首玉泉遥若彼，复识匪真无定理。

进舟长河至昆明湖万寿山

清 乾隆

爽进轻航细雨余，长河今岁是权舆。
麦登场好黍云蔚，桃谢堤芳柳线梳。
万景已欣吟不尽，三吴那更较何如。
昆明亟待亲沿赏，过眼其它姑舍诸。

玉河泛舟至玉泉

清 乾隆

平湖雨后似生潮，山色源头翠不遥。
耐可进舟乘润爽，石桥恰过第三条。

蜗庐蟹舍学江村，桑叶荫荫曲抱原。
诗意画情神会处，疑披合幅阅王孙。

舟向界湖楼畔维，峰姿峦态雅宜追。
芙蓉旧迹寻不得，塔影横云又一时。

偷闲揽景亦寻题，江砚宣毫侍者贻。
绝胜常年凭赏处，稻塍禾垄绿云齐。

自玉河放舟至石舫

清 乾隆

灵泉不冻泻长川，丽石欣开顺水船。
桂棹兰桨初耐可，堤杨溪藻已怀鲜。

水态山光意相投，载阳天气惠风柔。
恰从耕织图边过，一岁农桑自此筹。

画舫轻移石舫近，玉河回望玉泉遥。
分疏名实谁宾主，毕竟同归天一寥。

自玉河泛舟至石舫

清 乾隆

玉河生水可通舟，便与乘闲一溯游。
石舫却如迎人告，不因消长作沉浮。

万寿寺

清 乾隆

广源闸隔水高下，至此长河例换船。
雨霁气清兼值暇，檀林一涉净因缘。

松杉三百余年老，插壑犹然说假山。
个里却含无量义，须弥方广异同间。

月色溪声闲鹿苑，禅枝忍草护蜂台。
洒然精舍堪清憩，一岁曾消几度来。

自玉河泛舟至石舫得句

清 乾隆

轻舆趁晓玉泉游，薄午归开顺水舟。
几叠帆筠拂烟出，两行岸柳受风留。

岸转横陈耕织图，耕临候矣织犹须。
艰哉衣食勤民本，此志何时可暂无。

溯游还复因风利，一瞬舟临石舫维。
仿佛舫如向舟语，虽艰动转不他资。

高粱桥放舟至昆明湖沿途即景杂咏

清 乾隆

迺来炎歊特异常，放舟川路取延凉。
几湾过雨菰蒲重，夹岸含风禾黍香。

何必嫌迟上水船，溪风襟袖正泠然。

岸旁行骑活于画，树里鸣蝉清胜弦。

乘凉缆急进舟轻，堤柳浓荫覆水清。
乐善园将万寿寺，今朝权付不留行。

绣漪桥过即昆湖，万顷空明意与俱。
已到清凉无暑处，不妨胜处憩斯须。

舟过万寿寺未入，遂由绣漪桥至昆明湖水
路揽景杂咏得诗六首

清 乾隆

片刻徘徊乐善园，进舟仍复溯长源。
麦刚茁陇新膏润，稻未栽塍宿水存。

广源闸隔水高低，易舫之间屣步堤。
万寿寺才离半里，扬帆姑且置招提。

麦庄桥过接长春，两岸轻烟冒柳新。
石坝金河泄余水，天然洪泽那堪伦。

坝外湖心亭好在，乍因缀景忆西湖。
曾经一到常空过，似此何须构筑乎。

绣漪月漾忽当头，绿柳红桃四面稠。
寒食明朝兼上巳，岂能分日作遨游。

陆纤入湖易水纤，湖光上下漾天光。
小船轧轧鸣榔处，不辨吴村与越乡。

自高粱桥进舟由长河至昆明湖

清 乾隆

长河雨后波增涨，趁爽平明好进船。
柳岸忽闻嫩簧响，始知复育化成蝉。

依水园存乐善名，兰堤几转面前迎。
径过自是慵游览，不为忙乘风利行。

广源闸限水高下，登岸因之又换舟。
悟得盈科成利济，前人经理足佳谋。

沿堤垂柳复高榆，浓绿阴中牵缆纤。
才过绣漪桥侧畔，波光迎面顿清殊。

自长河进舟至昆明川路即目得诗六首
清 乾隆

倚虹堂畔进烟舟，一泛长河溯逆流。
已爽人炎宁不廛，知他纤路柳阴稠。

舟移岸转几循环，乐善名园近水隈。
属我盼霖游兴懒，御门徒望竟空开。

沿堤陆陇复溪塍，一例菁葱象已凭。
再得时霖收可卜，为兹渴泽念弥增。

广源闸限水高低，登陆易舟复进西。
川路何妨较常浅，节宣原为灌鳞畦。

岸旁万寿古祇园，禅衲红衣跪侯门。
写出都官诗里意，不须到点向重论。

溪路曾无廿里遥，鸣榔径渡绣漪桥。
谁言拙速六章就，也觉其间半刻消。

自玉河泛舟至昆明湖即景杂咏

清 乾隆

去就轻舆归泛船，往来水陆路俱便。
清吟数首足酬兴，佳处吾原戒逗连。

玉泉流注玉河溪，画舫轻移柳转堤。
堤外稻塍分左右，爱看一例绿芃齐。

耕织图中阅耕织，绿秧插就白丝成。
心闲赢得延清听，轧轧机声答棹声。

山容水态绘成图，沿揽瞿然乍惕吾。
却是卑宫惭北阙，那更十景拟西湖。

舟过万寿寺

清 乾隆

兰若长河岸，往来舟必经。
却因风帆利，姑置月窗停。
幡影飘时见，钟声过后听。
如如调御相，真视以无形。

自玉河泛舟至石舫

清 乾隆

胜处游消半日闲，足酬清兴可云还。
画船六棹如舒翮，柳岸萦纡历几湾。

数顷溪田碧水盈，稻秧过雨正宜晴。
鹭飞阿那轻烟外，又听山村打麦声。

竹篱风送枣花香，渔舍蜗寮肖水乡。
陌上从新桑叶长，新丝缫得过蚕忙。

明湖潏沔廓无边，陆纤艰行水纤牵。

石舫浑成系舫处，轻舆早候柳塘前。

长河进舟过万寿寺不入

清 乾隆

沼园背指放烟轮，桥闸须臾至广仁。
水异高低舟合换，便教前进不逡巡。

绀宫窈窕枕长河，不必停舟蓦直过。
合掌阁黎门外候，试言佛法较如何。

古树茏葱几百年，绿波影似镜中悬。
底须更问金绳路，一目居然望里全。

自长河泛舟至万寿山杂咏八首

清 乾隆

高粱岁久事重修，岸水横堤筑两头。
今日倚虹权不到，更从西始放轻舟。

长河过雨涨潺湲，岸转忽临乐善园。
前度入游兹可罢，于凡从简厌其繁。

一水溯洄堤两边，接堤陆垄复溪田。
麦收黍稻均芄茂，慰矣因之倍惕然。

广源闸限水高低，有事更船更向西。
万理若斯总殊致，庄生齐物盖难齐。

道院禅宫郁相望，前朝创属桷人为。
城狐窃势有如此，安得朱家社不移。

麦庄碑志有亭存，节蓄根由记里论。
日下春明多舛误，万泉水诂此同源。

丝绳引纤度河东，桥过长春披北风。
爱听疏钟因背指，广仁宫在绿云中。

玉玦行行过绣漪，豁然天水望无涯。
凤凰墩即蓬壶境，笑彼求仙又底为。

自高粱桥泛舟由长河回御园即景

清 乾隆

太和晓日视朝回，趁爽长河画舫开。
拍岸盈堤涨水足，溯游鲜值自兹来。

沼园乐善路经过，倒影楼台写碧波。
遮莫泊舟寻柳径，缮营欲笑向缘何。

广源闸隔水高低，那畔兰舟傍岸蹊。
易舫川途还便进，不须白业访招提。

绣漪桥入即昆明，淼淼波光镜浦平。
却是水华亦需泽，香霞过雨总舒荣。

凤皇墩峙水中央，檐际波翻潋滟光。
屈指三年未经入，主人自问有何忙。

到岸轻舆返御园，有谁章奏候金门。
沿缘半晌足游目，过此应非敬所存。

自长河泛舟回御园之作

清 乾隆

长河溯洄水，直可达昆明。
聊罢步舆进，遂开烟舫轻。
衣衫拂朝爽，禾黍畅新晴。
乐善名园近，维舟试意行。

御制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沿缘即景杂咏

清 乾隆

广源设闸界长堤，河水遂分高与低。
过闸陆行才数武，换舟因复溯洄西。

万寿寺无二里遥，墙头高见绣幡飘。
维新梵宇非崇佛，都为今冬庆典昭。

朱衣僧跪寺门前，不挂紫衣不透禅。
蓦直进舟弗返顾，个维调御证因缘。

夹岸香翻禾黍风，无论高下绿芃芃。
所希此后雨旸若，未敢秋前说兆丰。

水痕涨落尺犹余，蒲苇根还泥带淤。
北运河消堤岸固，关心庆未害菑畬。

麦庄迤迤接长春，平水无劳更易舳。
西岸营房初建置，无非惠众俾安身。

东岸墙临圣化寺，其中林木颇清幽。
晨凉图趁归御苑，更弗门前命系舟。

轧轧鸣榔过绣漪，昆明百顷绿波披。
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

广源闸易舟过万寿寺至昆明湖，登陆回御

园沿途即景杂咏^①

清 乾隆

广源一闸界东西，水截长河高与低。
舟不可通应易进，早看舢舨候前堤。

① 《乾隆皇帝咏万寿山风景诗》。

花宫窈窕枕长川，云水僧人跪道边。
 风利不须重结缆，付他到点自参禅。
 麦浪翻风麦穗翘，幸哉今度麦庄桥。
 碑亭志水昔年建，农计殷殷廛旰宵。
 西转长河更北行，岸旁火器建新营。
 便于操练省赁屋，一举还看两得成。
 玉河高水向东流，滚坝平铺雪浪浮。
 多少节宣资灌注，湖心西望峙层楼。
 绣漪桥北坦昆明，一碧澄波漾舫轻。
 奚必天孙费机杼，七襄宛在面前呈。
 凤凰墩据水中央，来往频过眇渺茫。
 却似神州从瀛海，那教容易舣烟航。
 东岸湖亭俯廓如，到斯登陆易轻舆。
 军营驿传曾来否，捷报而今正盼予。

长河泛舟入昆明湖至廓如亭登陆沿途揽景杂咏^①

清 乾隆

乐善园中小憩迟，晓凉仍便进舟宜。
 岸杨初听新蛰响，万物由来不让时。
 一闸高低两水阑，精蓝万寿枕河干。
 朱衣僧自门前跪，点到知伊着语难。
 长春桥北建营房，火器营兵驻以常。
 艺习居安兼惠下，多需内帑定何妨。
 绣漪桥进即昆明，倒影楼台纵复横。
 亭到廓如更遵陆，御园筹笔谕军情。

长河纪游诗^②

清 戴璐

秋色西来好，因之谢吏人。印须金马客，容裔玉河津。
 柳拂沙头老，虫鸣草际新。转怜斯路熟，未得及侵晨。
 系马曾游处，青帘白石桥。曲栏依窈窕，古塔郁岩峩。

① 《乾隆皇帝咏万寿山风景诗》。

② （清）戴璐：《藤阴杂记》。

画本才横幅，花枝尚短条。银河通五尺，未敢问轻桡。
 细水才如涧，涛奔怒不流。虹梁收别壑，雪瀑溅高秋。
 但少香茆屋，从添白酒筇。何时携钓具，真作漫郎游。
 梵呗效祠官，高居太乙坛。古松横爪鬣，阴洞出琅玕。
 清磬一声彻，微风三夏寒。竹宫遥拜后，老衲话迎銮。
 汉室中常侍，唐家神策军。斯人能佼佼，奴辈目纷纷。
 香火归天帝，频繁纪墓文。穷奇看朽骨，几保碧云坟。
 一径垂杨下，沿流古道斜。刹竿迷佛火，篱角络秋瓜。
 行殿梁窥燕，虚堂幔卷纱。暮笳何处起，蕃马戏平沙。

高粱桥^①

明 袁中道

觅寺何辞远，逢僧不厌多。
 一泓春水疾，十里柳风和。
 香雾迷车骑，花枝拂绮罗。
 半年尘土色，涤浣此清波。

高粱桥^②

明 顾起元

初夏风吹麦穗寒，柳花才放杏花残。
 高粱桥水鳞鳞碧，直似江南雨后看。

高粱河^③

元 马祖常

天上名山护北邦，水经曾见注高粱。
 一觞清浅出昌邑，几折萦回朝帝乡。
 和义门边通辇路，广寒宫外接天潢。
 小舟最爱南薰里，杨柳芙蕖纳晚凉。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②（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③（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

后 记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掀开北京名城保护工作的新篇章，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总体思路、具体目标，梳理出了主要任务清单和政策体系……特别是保护好北京文化遗产“金名片”。紫竹院作为大运河文化带上的重要一环，广源闸、白石桥等皆为文化带上的“金名片”，紫竹院人有责任有义务去思考、去挖掘、去发现，厘清其历史。

有人说，不懂得历史，不能走好现在的路。了解历史，才能使我们的脚步更加稳健。了解历史，让我们从脚下乡土开始，从紫竹院这片热土出发，怀抱家国情愫，抒发家园情怀。

紫竹院，我工作的地方，三十二年的青春时光，在人生最好的年华，看过了春夏秋冬最美景色，回眸时光长廊，曾一页一页翻读日子，素淡的文字里，总会找到几缕馨香温暖的记忆，经年后，依然暗香阵阵。那些大多早就见不到往昔模样的地方，都在另一个时空，曾经有我关心、钦佩的人留下足迹。原来我所行之处，冥冥中竟然有着一如此暗合的路线。那些熟悉的寻常地方，因为有了故事而变得不再寻常，因为有了敬仰的人在此流连而变得有了一种神圣感。也许，这就是故事存在的意义。

本书紫竹院水系部分，以侯仁之先生理论为基础——紫竹院湖为西北平地泉，高粱河的源头——展开全篇论述。但同样关注关于古高粱河水系的其他观点，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并钦佩张文大老师的独到见解。本书虽然对一些文章提出了疑问，阐述并列举了自己的意见，但同样尊重每位作者的辛勤劳动，同时，也欢迎来自同行的质疑。讨论才能出观点，质疑方能辨真理。

读书、写作，再读书、再写作，犹如爬山、看风景，其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面对生活的快乐。艰辛中的顿悟，可以直面生命中一切繁杂。“爬上山顶并不是为了让世界看到你，而是为了让你看到整个世界”，并尽情享受爬山的过程，爬山让我遇见了各位可敬的老师 and 可亲的朋友。在此，感谢岳升阳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在我感到困惑时为我指点迷津，感谢张宝章、崔占平、史震宇等已故老领导和老一辈文

史工作者的激励，感谢马宏图、张有信、王铭珍等老前辈提供的宝贵历史资料，感谢《北京日报》彭俐老师、《北京晚报》姜宝君老师的鼎力支持，感谢张文大、祖金华老师的真诚指导，感谢原中心史志办主任王来水，以及紫竹院老前辈王同喜、高峰、白延兴的助力，感谢任树勋、李毅忠等老前辈的精彩故事，感谢赵跃坤、王荣梅、王密林等一众好友对我的无私帮助。感谢公园党委书记、园长于辉为本书作序，感谢公园副园长王寿远，同僚王勇、王伟对我写作的支持。特别感谢王依淳、姜翰对本书近百张照片收集、编辑的辛苦工作。再次对编写此书给予关心、支持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紫竹院公园于1953年建园，在建园70周年之际，本书得以交付出版社审核。感谢海淀史志办领导和同人为我提供良好的平台。感谢李强主任、马龙虎主任、赵习杰副主任，以及田颖、宁葆新等史志办老师倾力相助。特别感谢周勇老师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和不畏繁琐、甘于寂寞的精神，完成了大量审校工作，为本书2025年顺利付梓提供了重要支持。

写作的目的从来不是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体验，一种初探。写作的真谛，只在于两个字：启示。关于紫竹院地区的历史脉络及种种故事，还需要后人不断努力去探索、挖掘、求证、思考。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

“云覆千山不露顶，雨滴阶前渐渐深。”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